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西 河 文 集

(七)

毛 奇 齡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西 河 文 集

(七)

毛 奇 齡 著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西河文集

湘湖水利志目

卷一

宋熙寧年縣民殷慶等請開湖之始

宣和年議罷湖不許

乾道年清估湖者

約束記文

嘉定年清估疏濬定例湖沿以金線爲界

明洪武年頒水利圖記刻石縣庭

景泰年清估有英宗皇帝敕禁諭文

卷二

弘治年何御史清估始末

正德年清估勒榜

本朝康熙年清估勒石始末

西河文集 湘湖水利志目

政和年開湖

南宋紹興年定均水則例

淳熙年清估立均水約束記

清水穴

元至正年修湖

圖記圖跋

欽奉敕諭

蕭山水利志

禁革侵佔湘湖榜例

水利衙縣府落泉申文發票節略

鄉官揭議節略

永禁私築勒石記

卷三

附議

附白馬湖

附詹家湖

附瓜瀝湖

附落星湖梓湖

附二堰

附蕭山水利事述

條例

湘湖歷代禁餉舊例

西河文集

蕭山毛奇齡

字春莊
又名姓稿

文輝充有較
遠宗姬濱

湘湖水利志一

〔宋熙寧年縣民殷慶等請開湖之始〕

蕭山土磽而水深。雨則暴漲。稍乾。曠則渠港皆圯。縣西二里許有高阜。在西山之陰。距隔阜菊花諸山。相去越二里。而東西夾束。如衙衛然。每春夏多雨。山水流離。漫無所滯。既不可以藝植。而一當秋曠。則中高外堵。望如蒿蘆。真蕪田也。宋熙寧間。縣民殷慶一作度。明初有殷且爲侍御史。卽其族也。今縣無此姓矣。等。度通縣之地。此爲頗高。可以下注。而東西兩山。蜿蜒如長隄。天然捍蔽。惟北南山盡處。橫亘以塘。卽巨浸也。春夏山雨下。可以蓄水。而秋曠卽洩。旣之以數萬畝易滯之田。救十餘萬畝。硤裂不鋤之地。似乎較便。因具狀奏聞。請築爲湖。時神宗皇帝頗留心水利。已可其奏。下本縣會議。時富民多游移。不能畫一。而令其地者。又憚于任事。遂不決而罷。

〔政和年開湖〕

徽宗大觀間。縣民復有以築湖請者。至政和二年。將樂楊時字中立。號龜山。程明道高弟子也。官至工部侍郎致仕。因

後此賢令多失職字號。故統稱名。補蕭山縣令。集耆老會議。躬歷其所。相山之可依與地之可圩者。增庫補陜。但築兩塘于北南。一在羊騎山。歷山之南。一在菊花西山之足。兩相攔築。而其瀦已成。大約周廻八十餘里。通計其田有三萬七千零二畝。統以爲湖。用以溉由化等鄉諸田。得一十四萬六千八百六十八畝。有奇。卽以湖田原糧一千石零七升五合。加派之由化等鄉得水之田。每田一畝。派七合五勺。以代爲上納。謂之均包湖米。其當時制度本極詳密。而世遠籍亡。漸有不可考者。但其大概則如此。

〔宣和年議罷湖不許〕

宣和改元。豪民卽有請罷湖復爲田者。下本縣會議。時梅雨初過。湖岸淫溢。守者皆撤防待涸。而議不盡。一旦議罷者少。議築者多。主客不敵。遂遲久未決。入夏頓晴。而運河水淺。民甚虞之。值鄉官有主罷議者。被召入汴。里老十人詣其家。跪請勿罷。會縣令送者亦在坐。助里老言。各咨嗟間。里老請視今年旱澇。果須溉與否。以定行止。旱則留之。否則聽罷之可耳。許之。是年適大旱。秋後河涸。賴湖水救濟。得不饑。于是議罷不許。時民謠曰。民有天。湖不田。脫未信。視此年。

〔南宋紹興年定均水則例〕

高宗紹興二十八年戊寅。歲旱。爭水。九鄉之決。旣者多寡早晚。不得均平。因有毆擊致訟者。縣丞趙善濟。爲集塘長暨諸上戶。與之定議。設一均水法。相高低以分先後。計毫釐以酌多寡。限尺寸以制泄放。立爲渠則。絕無枯苑偏頗之患。衆皆悅伏。無敢爭者。其所定例。遂永以爲法。見後均水約束記。

〔乾道年清佔湖者〕

孝宗乾道二年。湖民徐彥明。私獻湖與恩平郡王璩。使請爲田。而招討使李顯忠。亦謀據之爲外墅。又大節使周仁。暗乞佃種若干畝。彼此紛紛。諸論併發。時縣丞趙善濟。以他事渡江入朝。詣朝堂。有論及佃湖事者。善濟力爭之。侍郎單君。待郎一作中丞亡其名。直善濟爲之具奏。會史丞相浩。知紹興府。善濟至府。又極言其利害于浩。浩悟。爲榜禁之。得免。

〔淳熙年清佔立均水約束記〕

淳熙九年。錢唐顧冲來宰邑。甫下車。卽備訊湖湖利弊。以防水旱。先是。七年大旱。八年復大水。民多流移。至是年。又旱。冲乃取趙丞則水之法。使之均平。而衆尙未愜。以其法多湮失。且隱佔者衆也。冲乃先去其隱佔者。十年六月十四日。鄉民王四四。論李百七等六人佔湖爲田。而王四一者。四四兄也。行遇褚百六于途。百六與李百七等。皆佔田者。因詛四一曰。何爲使四四論種湖田。攔而詛之。握石斲其頭。頭血押之。往張提舉家。而汪琚等十一人。列狀論王七盜種牛坊塢田甚夥。難以枚計。及追到王七。則七供牛坊塢田湖田也。七安敢種哉。張提舉僱七插秧耳。顧亦不得知畝步坵片多少。冲乃直揭張提舉。而追到褚百六等。各杖百。斷罪。其他汪寧趙七等。或占爲田。或占養魚。或占種荷。或暗置私穴。盜水以溉己田。重卽解府。斷罪追償。輕卽就縣行遣。湖爲之清。至十一年五月大雨。湖水溢岸。冲乘舟遍巡。集鄉夫增壘橫塘。河墅堰及諸穴洩放之處。各培土三尺。惟石湫一穴。逼近運河。觀此則運河在孝宗朝已有之。世傳史彌遠所鑿。謬也。常令開洩。以殺水勢。且戒曰。雨止則閉。是年水倍盈。而六月大旱。常年水止。溉九鄉。至是。及一十二鄉。歲則大熟。于是補輯趙善濟洩水渠。則作爲記。以勒于石。其記見後。

〔蕭山縣湘湖均水利約束記〕

謹按圖經。湘湖在縣西二里。周廻八十里。溉田千餘頃。水之所至九鄉。紹興二十有八載。縣丞趙善濟。以旱歲多訟。乃集塘長暨諸上戶。與之定議。相高低以分先後。計毫釐以約多寡。限尺寸以制泄放。立爲成規。人皆悅之。第八鄉既均。其稍有未及者。惟許賢一鄉。得水頗陋。雖後有告不均者。爲之開穴。以通其利。而舊約未改。迄今垂二十餘年。莫之重定。其新舊約惜俱不詳。

淳熙九年。冲濫宰斯邑。適丁旱傷之餘。歷詢湖利。去其侵奪爲田者。乃復謀于衆。斟酌舊約。因少損八鄉之水。以益許賢。使之均等。大約九鄉管田得一十四萬六千八百六十八畝二角。其水以十分爲準。每畝合得六絲八忽一杪。積而計之。以地勢有高。低之異。故放水有先後之次。分爲六等。柳塘最高。故先。黃家窰最低。故後。其間高低相若。同等者同放。此先後之序。不可易者。〔去水穴一十有八〕。每穴闊五尺。自水面掘深三尺。其傍柱以石。底亦如之。非石則衝洗深闊。去水無限矣。〔其放水次第。約計有六〕。先者重罰。私置穴中夜盜水者。其罰尤倍。相傳揭防斷臂。寶水斷趾。言折傷也。其後有割堤剽指盜水。鈇趾之令。昔召信臣居南陽。作均水約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紛爭。後人敬慕之。茲仿其意。亦以放水穴次。與時刻先後開列于後。

〔第一放〕〔柳塘〕溉夏孝鄉范巷村二百二十四畝。一角四十步。得水一釐三毫七絲七忽。放四時一刻止。

〔周婆湫〕溉夏孝鄉杜湖村六百五十畝。得水四毫四絲二忽。放一時三刻止。以下同放不同止。

〔歷山南〕溉安養孫茂村一千四百九十七畝三角。得水一釐一絲九忽。放三時止。

〔歷山北〕溉安養孫茂村一千四百九十七畝三角。得水一釐一絲九忽。放三時止。

〔第二放〕〔黃家湫〕溉夏孝鄉斜橋村一千七百五十五畝。杜湖村六百五十畝。共得水一釐六毫三絲七忽。放四時九刻止。

〔金二穴〕溉夏孝鄉寺莊村一千五百一十六畝二角四十步。得水一釐三毫二忽。放三時一刻止。
〔羊騎山穴〕溉新義鄉前後峽村二千三百五十六畝一角三十步。得水一釐六毫五忽。放四時八刻止。

〔河墅堰〕溉安養鄉百戶村二千三百四十二畝三十步。

長興鄉河墅村一千六十四畝一角。

黃山村五千八百三十七畝三角。

山北村九百三十六畝一角。

夏孝鄉許村一千九百五十三畝三角十二步。共得水八釐二毫六絲三忽。放二十四時八刻止。

〔第三放〕〔東斗門〕溉昭名鄉縣東村一千二百八十五畝。

由化鄉澇湖村三千四百三十畝。

北幹村六百四十二畝。

去虎村一千九百八十三畝。

安射村一千六百三十六畝。

長豐村一千六百二十六畝。共得水七釐二毫一絲一忽。放二十一時六刻止。

〔石家湫〕既由化鄉北幹村六百四十二畝。

長豐村一千六百二十六畝。

安射村一千六百三十六畝。

澇湖村三千四百三十畝。

去虎村一千九百八十三畝。共得水四釐三毫四絲五忽。放一十九時止。

〔划船港〕既夏孝鄉寺莊村一千五百一十六畝。得水一釐三絲二忽。放三時一刻止。

〔亭子頭〕既新義前峽村二千三百五十六畝。一角三十步。得水一釐六毫四忽。放四時九刻止。

〔許賢濠〕既許賢鄉羅村六千三百三十七畝。三角二十步。

荷村三千三十七畝二步。

朱村二千四百六畝一角八步。共得水八釐七毫三忽。放二十六時一刻止。

〔第四放〕〔童家湫〕既崇化鄉黃村七千一十畝。

百步村二千八百五十四畝。

徐潭村八百三十一畝。

來蘇鄉孔湖村三千八百二十畝。共得水九釐八毫八絲四忽。放二十九時六刻止。

〔第五放〕〔鳳林穴〕既新義鄉莫浦村三千八百畝。

前豪村三千八百二十九畝。

何由村七千二百四十一畝。

穴村五千一百七十三畝。共得水一分三釐六毫四絲九忽。放四十時九刻止。

〔橫塘〕溉夏孝鄉斜橋村一千七百五十五畝。

杜湖村六百五十五畝。

范巷村二千二十畝一角。共得水四釐五毫一絲三忽。放十三時五刻止。

〔石巖斗門〕溉崇化史村三千三十三畝。

徐潭村八百三十一畝。

社壇村一千三百一十七畝二角。

趙村二千二百五十三畝。

陳村三千八十畝二角。

昭名鄉龔墅村三千四百一十二畝五十步。

縣南村七十六畝二角。

社頭村一千五十四畝二十步。

南江村三千一百六十四畝二角十一步。

由化鄉五里村七千七百一畝一角四十步。

趙士村一千四百六畝二角。

賓浦村二千一百二十九畝。共得水一分五釐三毫三絲一忽。放四十二時止。

〔第六放〕〔黃家澗〕溉崇化鄉趙村二千二百五十三畝。

史村三千三十三畝。

徐潭村八百三十一畝。

社壇村一千三百一十七畝二角。

陳村三千八十畝二角。

昭名鄉龔墅村三千四百一十二畝二角。前第五放內作五十步。此作二角。疑有誤。

社壇村一千五十七畝二角。此與前社壇村田數不同。

縣南村七十六畝二角。

由化鄉五里村一千九百六十畝二角四十步。此與第五放內田數不同。

賓浦村二千一百二十九畝。

趙士村一千四百六十畝二角一十步。此與第五放內田數不同。疑有誤。共得水一分五釐三毫三絲一忽。

放四十六時止。

淳熙十一年歲次甲辰十月乙亥又二日庚午。承事郎知縣主管勸農公務兼兵馬監押錢塘顧沖重定。

〔清水穴〕

時冲逼擴蕭山水利。自湘湖外。請開落星湖梓湖。以及白馬湖詹家湖瓜瀝湖二堰。暨鄭河口水利。無不興復。其詳見後水利事蹟。

而鄭河口爲湖北水穴要衝。自西興閘至錢清堰。計四十五里。中有運河。河之南。卽湖也。河之北。爲由化夏孝二鄉之地。每放湖時。先于運河兩頭壩之。而決望湖橋下湖防。以灌之。運河。然後開鄭家河口防。

舊註今謂之鄭家閘。然不知所在。或疑卽盛家港。鄭盛字音之誤。以縣志望湖橋西有盛家橋。可據也。然究

與放水舊穴俱不甚合。灌之二鄉。望湖橋者。水之所自出。鄭河口者。水之所自入也。緣鄭河口防在張提舉住宅之前。斷以貯船。曰船坊。以植荷。曰荷池。湖水不通者二十餘年。淳熙十一年九月。冲已揭提舉。被旨發鑿白馬諸湖。而居民賈珍等。復狀論鄭河口防。被張提舉冒佔于河口。立礎壘石。起造船屋。捺築強壩。兼蓄荷芰。不容放水。將何灌漑。伏乞委官毀拆。少蘇湖患。會是月。勾提舉掘湖到縣。親詣鄭河口。詢問所在。時冲已預集民夫五十人。伺于河左。甫詢問間。卽手揮民夫各挾畚。立時毀拆。以復舊蹟。其略見水利事蹟末一條內。

〔嘉定年清估疏濬定例湖沿以金線爲界〕

寧宗嘉定六年癸酉。郭淵明。一作源明。字潛亮。來爲邑宰。見湖民有私蝕水涘。倚崑而築者。遣里老勘明還報。里老與民各爭界不決。淵明踟躕間。有子甫十五。進曰。此易辨也。黃者山土。青黎者湖土也。次日。至湖跑視之。果然。于是大起疏濬。且立爲令。凡湖東西兩沿。以金線爲界。金線者。謂界黃于青。若線緝然。自山麓黃盡處。皆湖身也。其後有畚黃土于水涘而築宮其上者。土未跑而黃見。居民首者不得白。其子曰。再跑之。未幾。果青見。遂拆宮還官。治罪充軍。明洪武丁巳。邑宰張懋建楊趙顧郭四公祠于湖濱。名四長。

官祠春秋兩祀以報其功後不知何時忽改爲楊顧二長官祠又以楊顧二公爲湘湖土地既又訛楊顧爲楊郭以其祠移湖濱湫口之淨土寺傍凡民間祈禳歲時禱賽巫師皆得誦其號如土穀焉

〔元至正年修湖〕

至正八年於善由杭州推官改任縣尹到任後大興水利時山賊四起饑民多乘間竊發田畝荒蕪湘湖俱蕪塞乏水善以官帑發饑民疏濬兼捍築西江諸塘民受利焉前此監縣亦馬丁見湖涸不濬有廢湖之請賴縣尹崔嘉訥爭之得已然湖民亦漸有侵佔者至是盡還官開治但修湖而侵佔已清後以兵燹故不得還里家于邑之長山鄉相傳長山有於司判墓今不存元制以縣尹爲司判正官

〔明洪武年頒水利圖記刻石縣庭〕

洪武十年邑宰張懋留心湖利重起經理以爲代有鼎革而民間利病千古不變乃歷考前賢遺蹟清奪侵佔時顧公所著蕭山水利事蹟及湘湖均水約束記俱已湮沫懋乃搜舊本補訛訂闕爲之重刻而親爲序言以冠其首復以淳熙所頒湘湖水利圖記勒石縣庭者其石已不可復考懋特搆良石命繪工繪圖別爲作記以樹之縣庭右楹之前其記載後

〔湘湖水利圖記〕

湘湖在縣治之西四面多山以地高可瀦築而成湖所以司蓄洩救旱暵也自龜山先生首爲載事而紹興之末實賴縣丞趙善濟爲之繕完且復抵禦權貴創立法度至淳熙間邑宰顧冲增修之乃爲度地勢高下以定放水先後之序分亭時刻皆有次第因勒石認堂以示久遠自宋迄今幾三百年于茲矣余忝

寄斯邑躬歷湖岸。歷相其規制踪跡。可謂極備。獨顧公所立碑石。燬裂不存。乃于案牘之暇。搜剔舊本。見其放水之穴。班班可考。其約束次第。載在簡冊。尤皎然不可昧者。特念舊碑既沒。遲久失真。則奸民之不法者。得以乘隙而更變。而沿湖覬覦。或通私露。或行盜洩。或倚堤而栽。或滙窟而漁。培高抑下。適已自便。其爲湖害。何可勝道。于是細考舊圖。謀及丞簿。重鑄于石。以垂不朽。昔子產爲政。乘輿濟人。以爲小惠。若茲之利均一方。澤流萬世。前賢成法。煌煌具在。庶幾得爲政之要矣。余故于圖成之次。重述斯言。以爲民勸。

洪武十年九月望日蕭山縣知縣張懋記

〔湘湖水利圖跋〕

湘湖田也。而爲湖南。曰上湘湖。北曰下湘湖。歲蓄水以灌民田。其水之所至。計有九鄉。卽以湖田之稅。均攤之九鄉之田。而九鄉之外。不預焉。紹興中。縣丞趙善濟。以爭水多訟。立爲規制。而淳熙顧沖。嘉定郭源。明歷修明之。無如故碑之燬于兵也。邑宰張公。旁求遺稿。重刻于縣堂。其圖一從舊繪。無復更改。祇許賢所。旣似有偏減。因爲校訂之。而附諸鄉名于後。

由化鄉 夏孝鄉 安養鄉 長興鄉 許賢鄉 新義鄉 來蘇鄉 崇化鄉 昭名鄉

〔景泰年清佔有英宗皇帝敕禁諭文〕

洪武末。縣民蘇原九。因所佃官田。墾入江內。朦朧告官。將上湘湖近江湖田若干畝。開墾爲田。以補所墾之數。每畝仍作官田例。秋糧五斗七升。起科輸官。甚妨水利。至永樂初。縣民韓望等。照例亦開湖若干畝。

爲田。初欲照民田起科。後被鄰人張嗣宗告發。雖禁止將來而已。佃勿奪。但以此田係湖中地。卽官田也。亦照官田五斗七升起科。自此之後。仍多私佃。其高阜隙地。開墾不計。景泰四年。老人張昇鄭珪舉呈本縣。委縣丞李孟惇。將開墾人戶蘇原九韓望張伏義等所開田畝。盡行清出。且計畝罰穀。共得穀一千六百餘石。入官爲賑濟饑民之用。其後高阜隙地。悉禁栽插。然湖民有漸暗佔者。

初鄉官魏文靖驥。以邑苦旱澇。具析水利。每爲當事論說。有所防禦。暨景泰七年壬申。大水。自衢巖浚發。錢江高漲。水反從東西小江衝入內地。時驥以尙書致仕躬負畚耜。親課健石。修築麻溪西江諸塘。雖巨波震盪。終不爲害。至天順五年大水。亦然。驥乃著水利事述。自捍海西江白露湘湖瓜瀝諸塘。以及徐家螺山長山諸閘股堰。單家曹家諸堰。勒成一書。而于湘湖爲尤著。會湖民孫氏隱佔湖利。與其姻家吳子信陰陽侵蝕。驥乃發吳氏之佔。清理還官。而孫氏終未盡復。故所著事述有曰。佔田未清。病根尙在。乃以其書授之門人何御史舜賓。曰。清此湖者君也。旣而驥卒。縣民沈安等一千五百四十人。于成化八年入奏。謂驥有功于水利。乞請降勅。爲報功之祀。上乃勅賜特祠。名德惠祠。專祀龜山文靖于其中。其祠一名道南書院。以龜山文靖皆講學人也。至正德末。祀何御史父子于側。今祠宇已圯。而址尙存。在西門外三十餘步。

初文靖在朝。以湖利不修。于正統五年七月。親爲啓奏。時英宗皇帝特降勅諭。爲水利禁。其諭載後。

〔欽奉勅諭〕洪武年間。各府州縣。每開濬陂塘。以捍水旱。制非不備。徒以後來有司。不得其人。視農事爲等閑。委而不問。以致土豪奸民。將官築陂塘。私爲己有。種花養魚。築防插筍。無所不至。漸至減水填淤。栽

禾蓋屋。上損國供。下絕民食。今特爲勅禁。如有前項官築。私行改更者。責令自備工力。如舊修築。堅固還官。然後治罪。如隱佔兩月不還。及違限不卽修築者。將犯人正身。牢固枷釘。連富房妻小。差人管解。赴北京。遼東衛分。永遠充軍。欽此。

西河文集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
又名姓稿

文輝充有
較
遠宗姬漢

湘湖水利志二

〔弘治年何御史清佔始末〕

先是天順間湖民孫氏多佔田而未盡發覺。故魏公文靖授意于門人御史何公舜賓令任其事。至成化以後則孫全與吳瓚隱佔愈夥。時舜賓以湖廣道監察御史謫戍廣西。緣赦歸里已發佔湖事。揭縣入奏。會當塗鄒魯亦以御史謫蕭山令。孫全重賂魯謀反所奏。御史力爭之。且語間多侵魯。魯大恨。乃囑全暗揭御史竊署事官印。假作官奏。且謫戍私歸。無赦牒。應押解原衛察治。而揭上鎮巡不行。遂有言御史陰具實封公文將入奏者。魯信之。會御史門人教官童顯章以丁憂歸。魯陷以發塚罪。論死。憲司疑之。駁所司覆讞。道經蕭山。魯囑解人押教官過御史家。尋遣里老蒯捕等暗隨之。呼曰。御史奪重囚。壞門而入。劫所具實封并赦牒。縛御史入縣。笞四十。立爲文解慶遠衛。而害之于道。孝子何競逃匿。嘗熟王刑部御史同年家。嚙指血書壁。曰報讎。日坐複室中不睡。刑部每夜分從門呼曰。何競必應曰。唯躍而出。如是者八閱月。會魯遷山西按察司僉事。孝子請歸。刑部曰。朋友之讎。視從父昆弟。吾當執兵以從爾。爾能不煩。

吾行也。餞于庭。假爲園。緋毼投之。得六緋。遂行。適魯已繳印。將詣省。領憑。孝子先日匿。族父何寧家。假寧命。召親黨飲酒。酒半。寧泣曰。魯行矣。御史恨未泄。奈何。衆皆泣。旣而寧舉觴曰。假競在。必有以報之。今何在。耶。衆又泣。及醉。寧起曰。事迫矣。競在。能從之乎。皆曰。能。孝子出跪曰。競在也。遂于次日率衆伏道傍。皆白衣。手杖。伺轎過。掀擊之。杖一齊下。呼號震天地。瞋其目。剔其鬚髮。母與族父各前後赴闕訟冤。命下。雜治。奈何毆長官曰。印不在手。奈何毆五品以上官曰。憑不在手。乃以報讎例。辟魯而戍。孝子福寧衛。并究佔湖事。擬全以辟。清出所佔田一千三百二十七畝。堰池九十六口。地二十六片。瓦窰房屋二百十間。盡還之官。委本府經歷。到縣追理。并設耆民等八名。專一譏攝。命知縣楊鐸勒石曰。勿侵勿佃。勿蝕水涘。勿依圩倚崑。緣堤截匯。而以漁以草。以栽以蓄。犯則重者死。輕則釘發遼東。永遠充軍。其事載本朝史館所修明史。及故明孝宗實錄。在弘治十四年。一統志浙江通志。府志縣志諸書。孝子復讎始末詳見本集三先生傳。

湘湖水利。舊有邑令顧冲所著水利事蹟。及湘湖均水約束記。湘湖勒石圖記。所載極詳。而後稍湮沒。至邑令張懋。又有重輯蕭山湘湖志略。湘湖水利圖記。水利圖跋。而鄉官魏驥。則又有蕭山水利事述。頗爲明確。乃奸人謀佔。則必先惡其害己。而謀去其籍。弘治十四年。國史旣將御史復湖事載之實錄。而鄉官福建分巡道按察司僉事富玆者。御史女夫也。痛御史之死。無所發泄。而又懼湖民之終不悛。以重傷其志。乃爲輯諸賢所著彙爲一書。題曰蕭山水利志。以嬗諸後來。而惜其書之多闕軼也。今歷搜舊刻。無復原本。而其子姓所傳者。則又屬啓禎之間。殘編斷冊。依稀補綴。其顛倒荒略。不可名狀。然其意則何可泯也。因爲細討其書。採其原序。以載于後。

〔蕭山水利志〕福建僉事富珙所輯。而其子生員富鈺所較刻者。其序爲延平鄉官劉璋所作。璋原官工部尚書。充待經筵官。加太子少保致仕。是年已七十三歲。其文曰。閩之僉憲富公珙。分巡來延平。語予曰。吾世家蕭山。枕江衣海。自昔無庸坊瀆洩。以備旱澇。宋政和二年。楊文靖先生來宰是邑。相邑之西南環山而阜。補其缺漏者而捍蔽之。卽能受諸山之水而蓄爲湖。使旱乾之歲可具灌溉。其功懋矣。乃歷年既久。姦民豪族爭起而壞之。或私占。或強據。或獻于朝廷。或賜于權貴。所賴一時當事。不畏不侮。趙丞綱立力爭于前。顧冲源明。堅持于後。故奸弊斯革。而湖利以興。我朝洪永間。亦有隱占爲田者。景泰以還。致仕尙書魏公驥。重爲飭理。猶以未竟其事。自著蕭山水利事述一書。并舊刻事蹟。授之門人。前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何公舜賓。屬以開復。而不謂何公之不幸罹慘禍也。今孝子以復讎伏闕。上動聖聽。致中外臣工。自政府以下。鎮巡以上。相顧震動。遂反覆覈實。以盡復湖利。幸此書尙存。今將鉅梓以傳後。而屬予以序。予惟兩浙多以湖著。如杭之西湖。越之鑑湖是也。東坡謂杭有西湖。如人之有目。而王君十朋謂會稽山陰之有鑑湖。比之人之有腸胃。而予謂湘湖亦然。蓋目翳則不可視。而腸胃稍祕。必致不可爲生命。而人以絕其利害所係。如是其重且大矣。夫前人創之。後人守之。原欲其經久勿替。而姦民豪族。何代無有。則所恃爲釐奸剔弊。以傳于無窮。惟此書耳。繼今以往。使爲令者。丞者。簿者。爲鄉宦者。暨民間之有識有力者。皆以是書爲師法。恒加修葺。嚴禁姦豪。惴惴然不啻調攝腸胃。若惟恐以傷其生。則以臻于楊趙顧郭張李魏何無難。而尙何畏侮之與有。弘治十四年辛酉秋七月日。

〔正德年清佔勒榜〕

正德十四年。湖民孫肇五復佔湖栽畜。鄉官工部尙書張崑按察司僉事富玟請之御史中丞許庭光委分巡副使丁沂勘復。有禁革榜例節略載後。

〔禁革侵佔湘湖榜例〕

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丁以禁佔湘湖修復水利事奉欽差巡視浙江兼管南直隸徽州一帶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許批發本道呈奉本院批據蕭山縣鄉官富暨三都民人徐學告本縣孫肇五復佔湘湖乞提人卷祛革民害仰分巡官勘問明白具招解審而前此致仕鄉官張原有預防水患以救災荒事請築西江塘岸抵捍江水又築湘湖塘岸瀦畜湖水乃並發勘議因查本縣各鄉先年被江水淹沒得尙書魏公建築西江塘岸抵捍江水民受大惠近年江岸被水衝塌受害如故其築塘捍水最宜急急至湘湖塘岸及時不修則春霖失水夏曠誰救已經興工修築呈報在案獨是湘湖侵佔代有起復自宋徽宗時龜山楊公經始此湖以山爲界至孝宗以後趙丞顧令各立程度惟國初湖豪私行隱佔文靖魏公親告英廟勅諭頒禁以其未盡者復屬之御史何公殉身恢復湖害始息今其事赫赫正在目前而奸豪近湖早夜窺伺兼之九鄉無知亦往往有偷挖湖堤減泄湖水之弊今奉前因已將孫肇五等照例治罪緣今及時栽禾誠恐各鄉盜水致傷灌漑合給示曉諭但有先曾佔種湖田俱退還官至于低窪去處聽從水浸高平去處聽從拋荒固不許栽禾植菜並不許蓋房種樹其各收遞年花利并侵佔罪名照例追問仍行委典史鄒仲和踏勘湖岸周圍里數分爲九節于由化夏孝等九鄉每鄉選報家道殷實行止端正壯丁二名充爲湖長派管湖岸每一鄉則管一節若遇仍前佔種湖田渝泄湖水人犯許湖長呈拿

送道併追遞年花利及查照正統年間土豪奸民隱占官築陂塘兩月不還釘發遼東衛分永遠充軍事例問擬發遣若湖長通同豪民佔種分利不行舉首被人告發或致訪出一體問罪其各湖長量免丁差二丁二年後另選更替一體免差本府水利并本縣掌印官不時閱視遇有湖岸坍塌卽起該鄉人夫修築堅固不致泄漏每月取具湖長給狀并本縣督修過湖堤緣由申繳本道查考若府縣官不行用心提督修築并奸豪占湖不舉亦併拿問應得罪名決不姑貸須至出給告示者

正德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給

〔本朝康熙年清佔勒石始末〕

康熙二十八年八月大旱湖底皆坼湖民孫凱臣等相聚數千人一麾而集各具畚鍤築堤于湖中自西岸山足芝湖嶺邊東至柴嶺橫跨湖面使下湘湖分而爲二揆其用心不知所謂以爲大路則芝湖嶺西逼近白馬湖惟黃礁一村數十家稍通出入柴嶺之東橫亘大河必由小南門以達白露塘仍非要道且過此亦無所往也以爲私路則湖裏孫姓原住湖西然上有跨湖橋可達東岸下有橫塘湫口可以達縣未嘗以此爲捷徑也如以爲遊行耶則兩岸山淺別無寺觀一堤兩屬何所去返以爲觀美耶則湖身如街不廣而袤丈蘇三絕豈耐看視惟堪輿之說在湖裏孫姓下關甚緊而兩山有墳墓家不致去路傾曠一往而漑則風水起見容或有之然而湖患滋始矣大凡倚圩而栽倚岩而甃卽爲侵佔之端故往昔榜禁最嚴私築蓋一經動作則壞法變制從此而起故有此築下湖彼築上湖者況湖貴均渟橫多一攔則通體壅滯行見上湖下湖必有偏曲且放水時刻有早有晚有久有暫其早且久者水滿瀉急攔阻無礙至爲時既遲爲刻又少水淺流弱而又橫截以阻之將見水未出堤而卽行闌止九鄉之水從此其不得

均矣。當日水利衙劉炯立據總甲王吉呈首爲文報縣。詞嚴義正。極其凱切。而豪民反以僧人裝首建橋。便行爲辭。及縣批合邑官民公議定奪。則彼此推諉。無一至者。本縣劉儼第以擅築爲詞。已具由申府。會本府李鐸初下車。遽受中丞指。清浙東地方水利。因發縣踏勘。其批有湘湖蓄水。以資灌溉。田禾久矣。卽應築堤。亦須鳴官裁奪。何項豪強。輒敢私築。垂成諸語。時九月七日。乃縣出親勘。而豪家勢族。反袒孫姓。阻九鄉里老。勿使赴議。惟一都四五六圖二都二圖澇湖村民蔣邦瑞陳大績等。公呈爭執。縣已附卷審。豪反捏公呈人等。彼此互訐。時縣候府詳到日。視其批奪。以定存毀。乃甫申府間。隨有諸土豪。曉曉訟辨。謂先朝大理寺少卿先高祖春溪孫公。捐貲造跨湖橋塘。在于嘉靖甲寅。至崇禎初年。雲南布政馬湖來公。捐貲建造三善橋。至本朝鄒縣主任內。青山居民亦築便民塘一帶。至今現在。夫春溪孫公爲孫氏鄉官。本名學思。官中書舍人。未爲大理少卿也。其所築堤。則正以孫氏好佔。當嘉靖中年。丁弘正清復之後。難以顯佔。而其爲堤。則正當湘湖之中。上湖上洩。下湖下洩。中隔一橋。似鮮偏曲。卽爾時鄉官。又復鑿前此罹禍。往往坐視。故儼然成堤。而至今父老尙相傳當時民謠有曰。孫學思造湖堤。湖堤長。害九鄉。蓋水不通洩。便多偏塞。上滋下澱。不無倒注。則孫氏築堤。正暗行其侵牟之故智。未可引據爲口實也。至于三善之橋。便民之築。則皆在周環之間。夫周環有缺。不時修補。向者文靖魏公諄諄所云築湖塘者。則正指此等。而奸民詐誕。謬以捍湖之塘爲截湖之塘。豈可訓哉。時縣雖請毀。然仍未決。予時爲中丞。延飲坐間。詢浙東水利。予首以本縣湘湖備陳利弊。中丞是予言。會奸民紛紛上控。悉置勿理。乃計無復之。出其多人。扮作九鄉。于十月七日。乘府渡江。訟辨于西陵渡口。扳車呶呶。且謬爲公詞。而書鄉紳子弟名于公詞。

之首。府主知其詐。親詣堤所。驗所言不實。仍下縣請官民公議。時在籍鄉官莫肯赴議。而予以痺疾。就醫杭州。縣吏既不能過請。然亦並無一知會到舊宅者。鄉官既坐視。而里老譁然。縱有知事者。亦不敢置一詞。時十月朔日。予夜宿天竺。辨明周生子鉉扶鑿至。遙謂之曰。公亦知湘湖事乎。國人第望公。而公泄然猶夫人。豈以文靖爲不足法耶。予急問故。大驚歸。遣人渡江探其實。乃于六日晚。難燈自爲揭子。首署己名。而擇鄉官之不孫袒者。列其名于後。伏牀手書之。見揭子二卷書畢。復爲檢舉詞檢不赴議。而條補議于其末。有四害五不可。見鹽二卷遣使投縣。縣復上之府。府遽據予議。立批縣文。謂壞法變制。毋論水緩沙濇。淤澗必多。湖身漸淺。蓄水有限。而一經私築。則將來效尤。安所底止。勅速行剗削。以復舊制。乃自二十八年冬。至廿九年春。水大湖漲。豪民既抗官。不卽剗削。而通邑因循。利其水漲。則堤在浸中。當自蕩漸。而瀕洞之久。終不能壞。舊例凡毀舊制者。兩月不復。則正犯釘鉸牢固。同當房妻小。并發遼東衛。永遠充軍。今毀制不復。不止兩月。府乃以縣文并申之藩臬。二憲藩臬二憲復下之府。府乃勅縣詣堤所。親爲剗削。姑免其應得之罪。仍將爲首諸人各責三十板。枷號一月。遂勒石永禁。屬予爲文。書之石。見碑記六卷時七月廿日。

〔水利衙報文節略〕

爲報鳴事。查得湘湖蓄水。以救九鄉大旱。先賢創制。其例甚嚴。自金線以外。分毫毋許侵佔。今據王吉報稱。孫茂洲等于湖中築造塘路。卑職復往查驗。果有湖裏孫起。至窰裏吳止。約百十餘丈。查石岩鄉亦于湖中築塘。不知何處止。該總金太汪相。俱不稟報。但湘湖原爲蓄水而創。並非便民行走而設。築一堤。則

少一尺之水。若任其築塘行走。恐將來湘湖盡皆耕種侵佔。不可底止矣。事關水利。擬合報明。爲此備由。康熙二十八年八月十六日。

〔紹興府發縣憲票節略〕

九月十六日。據蕭山縣具申詳。僧人萃弘。居民孫凱臣等。擅于湘湖私築堤壩。有害九鄉等。由詳府查湘湖蓄水。九鄉攸賴。前人設有成效。何物豪強。輒敢毀制築堤。大干法紀。合行嚴飭。爲此仰縣官吏查照。即將爲首諸人。枷號湖濱。勒令拆毀。以復舊制。堤平之日。該縣勘明。各重責三十板。仍勒石永禁。取驗遵依。送府存查。無違。

〔本縣第三申府詳文節略〕

查得湘湖擅築行堤。已經奉憲。將爲首之人。枷責在案。今憲駕省回。復有楊升等具詞。蒙批查議。遵卽傳請紳衿里遞。查議去後。而屆期無一至者。土豪賄差併陰陽生不傳一帖。而鄉紳有風水家則倡和庇護。道路以目。止據楊升蔡天生等具詞。各有私見。卑職復又單騎細查。勘實非行旅大路。兩岸皆山。湖傍居民。東係窰裏。吳西係湖裏孫。二族所居。且有□宦一坟。在堤之畔。堤之所便者。止孫姓一族入城之道。而吳姓亦便于往還。且將水一阻。或所謂風水有便于□孫者。故築堤之心。堅而且易。今赴憲求免者。大約皆二族之人。不則其黨與也。今籍紳從不赴議。而翰林院檢討。今在籍鄉官毛。自爲揭子。并檢舉補議。有四害五不可。極其詳析。卑職據看。湘湖尺寸之地。不許侵佔。恐礙于蓄水耳。今所築長廣如是。旣非衝衢必需。似難以二姓之私意爲準也。至于古人亦曾增築橋堤。自必酌量妥確。假使此處應築。則早已築之矣。況跨湖橋。

一堤又與新堤相去咫尺者乎。且築一堤少蓄一堤之水。漸不可長。所以前詳若此者。恐紊舊制也。至于爲倡之孫凱臣。原係舊役刑書。素爲不法。所當懲究。因確據鄉官揭子并補議。一併申明。爲此具由。十月日。

〔本府申請藩臬二憲司覆文看語節略〕

看得湘湖蓄水溉田。毋許變制。去秋水涸。居民孫凱臣等私築塘堤。總甲具報典史詳縣。轉詳到府。當卽批令妥議詳覆。據詳前來。又經鄉官確議。委係蓄水溉田。不許築堤變制。批令枷責剗削在案。而違抗延挨。致九鄉陳視遠等有變制壞法之詞。呈縣籲求通詳。奉憲批府。律擬妥議。照復舊制。詳覆去後。據縣詳稱。九鄉百姓各執耒耜。同職親詣塘所。拔去橋樁。削堤大半。卽有未盡塘基。自當水衝。以復舊制。將凱臣等各行重責。援例免擬。并請勒石永禁。詳報前來。相應轉請批示。勒石永禁。至于凱臣等。始而違制築堤。旣而抗官藐法。雖經該縣責懲。不足蔽辜。應否俟詳允日。重責三十板。再行枷示一月。以儆。

〔本府發縣票節略〕

紹興府正堂李。爲變制壞法事。七月初五日。蒙按察司馬批府申詳。孫凱臣等湘湖築堤勒石永禁緣由。蒙批如詳。勒石永禁。依議發落。同日蒙布政司卞批府詳。同前。蒙此合就轉行。爲此仰縣。卽將湘湖內築堤。遵照憲批。卽勒石永行禁止。仍將孫凱臣孫茂洲孫廣孫俊等。依議各重責三十板。枷號一月。取具遵依。速速須票。

〔請毀私築湖堤揭子節略〕

翰林院檢討鄉官毛奇齡具揭蕭山本澤國而地境易涸。因築湘湖以溉九鄉之田。無如湖豪孫姓者。聚族而居。世爲湖患。在昔元明之間。孫吳二氏佔湖爲田。而永樂間清之。隨有孫全者。復行侵佔。魏文靖公以尙書致仕。親爲恢復。越至弘治間。孫全吳瓚兩家對湖爲婚姻。共起填湖。爲陶鑿之基。文靖門人湖廣道御史何公挺身爭理。致孫吳二姓以賄殺御史于路。其孝子何競。爲父復讎。始奏聞朝廷。置孫全辟刑。清出佔田若干。坵地若干畝。瓦窰房屋無算。敕知縣楊鐸爲之勒石。此事載弘治十九年孝宗實錄。并府縣志書甚詳。然猶怙惡不悛。又有孫肇五者。于正德年間復爲築堤。賴何御史門人張尙書公再爲擴清。然後得復如初。是一孫姓之豪佔。而歷成化弘治正德三朝之訟。經魏張吏工二尙書暨御史父子以及門生三世死生報復之力。始得稍清。然猶御史父子飲恨至今。其爲害如此。及嘉靖年間。孫姓有爲中書者。忽造跨湖橋于湖中。以通孫吳二姓往來。彼時鄉官懲御史之禍。不敢出言。且以此堤當上湖與下湖之中。駕言上湖洩水在南。下湖洩水在北。而橋爲界限。不甚爲害。一時聽之。實則上湖以淘土陶甃。湖窪而浸。下湖以葑草壅塞。湖淺而礪。而橋復爲之阻之。故至今湫口之水。不及石巖。九鄉不均。未嘗不痛恨于孫氏爲橋之爲害也。今孫氏以淘湖之利。合族巨富。而人丁又衆。圈水築塘。種荷蓄魚。甚且爲陶窯。爲佛舍。漸漸興佔。向時令甲。凡湖中之土。以黃線爲界。而今則爲黃爲青。不可復問。此正當籲告伸理。大爲清復之際。而土豪怙惡。反築堤而橫截之。則橫甚矣。所賴當事嚴敕正法。而奸詭百出。以二姓之族。而駕爲九鄉。以孫氏所造之橋。而詐稱先賢。以兩家相通之路。而指爲通衢。以姻婭貨賂。并墳墓風水之豪黨。而妄名公舉之衆。可怪尤甚。第九鄉百姓。初無公詞。祇澇湖一鄉。蔣陳二姓。先爲具控者。以則水有寸大。

凡竹籬截水。則每一竹籬阻水三寸。土坊截水。則每一土坊阻水九寸。澇湖最礙。去水九寸。則此鄉絕水。沾溉不及。故切膚之呼。較他鄉爲獨先也。乃不意屢發公議。而隸不散帖。里不知會。陰陽生不到門。鄉官不集議。繆以已成不毀之辭。諄諄以覆。無論此堤之成。爲禍不淺。而卽此行事詭祕。神奸百出。萬一稍遂其意。則前此跨湖之築。祇屬孫姓。猶且駕出多人。東支西飾。況儼奉批行。則自此以後。公然官築矣。將見種荷蓄魚之外。或圈或佃。爲房爲畝。誰得禁之。至于勢成。則雖兩尙書之挽回。御史父子之身殉。寧有效耶。況孫吳二姓。外實有不肖黨惡。爲風水貨賂起見者。近聞石巖定山。結黨窺伺。陰具畚鍤。以幾乘隙。其存毀之際。關係匪淺。倘能徹底澄清。去惡務本。極爲長便。卽不然。而毀其新築。加之以應得之罪。則小創大懲。亦足補救。如故爲輕縱。茅靡波委。養癰釀禍。邑雖乏賢哲。焉可謂魏何之後。必無其人。因子補議之餘。并爲此揭。某揭如右。

〔湘湖私築跨水橫塘補議節略〕

鄉官毛奇齡補議。據湖民孫凱臣築堤截湖。蒙發公議。爾時某在會城。原不會與。然漸查東城舊宅。亦並無陰陽生到門。夫以湖之利害。關係重大。鄉官先賢。歷任恢復。豈有身列薦紳。實生其地。而膜然不相聞者。然且奸邪衆多。捏造公呈。其爲黑白。尤宜早辨。此所以扶病捉筆。急爲補議者也。按此堤之築。實有四害。有五不可。何謂四害。按湘湖之水。通管九鄉田一十四萬六千八百六十八畝。每畝止得水六絲八忽一抄。水面多寡。所爭在毫釐之間。故凡放水時。卽湖外之竹筍土埂。皆令撤去。以爲截一筍。則阻水三寸。截一埂。則阻水九寸。今公然蔽湖而截之。則九寸之水。勢必加倍。其害一也。湖之有跨湖橋也。初以爲

湖有上下。上湖南洩。下湖北洩。橋適當分界之間。似乎無患。然而築橋之後。父老痛恨切齒。至今尚有湖堤長害九鄉之謠。蓋一湖雖分上下。而上湖爲孫氏淘土墾埴。其水深。下湖爲葑菱年遠壅積。其水淺。以淺身倒注之水。而又橫隄以截之。則下湖之水。咽而難洩。況堤之又堤。是一埂之阻。將不止九寸。而下湖水常少。上湖水常多。其害二也。放水則例。惟恐偏枯。舊制下湖之水。分爲數等。如第三放東斗門。溉昭名由化等鄉。得水七釐二毫一絲一忽。放二十一時六刻止。第二放金二穴。溉夏孝寺莊等村。得水一釐三毫二忽。放三時一刻止。夫開放之時。如此其促。而出堤之水。如此其緩。則不特下湖上湖水有多寡。而卽下湖之中。其時刻多者。尙可望堤內之水。紆徐而下。若三時一刻。而卽行閘止。則水未出堤。而湖口之防已閉矣。將見得利之田。竟成虛受。其害三也。且水流則葑草不生。前此下湖之葑。以跨湖一截致之。今又加一截。則淳蓄不行。葑與土膠。而孫氏復取埴于湖。如淘濬然。淘濬右涵。則葑土左露。窅汗所止。旣鮮濳洄。而奔注不能。卽反生膠輻。又況秋前推草。秋後放水。孫吳二姓。皆互立竹簽。以爲界限。彼此盤互。使其闕處。不得竟泄。遲久不疏。遂爲平地。其害四也。且夫孫吳之爲害也。自明初以來。歷歷可指。在洪宣時。有吳子信之害。在成弘時。有孫全吳瓚之害。在正嘉時。有孫肇五之害。今其族富。其丁繁。沿湖而居。易爲侵蝕。稍一疎縱。奸占百出。不可者一。舊制湖址。以金線爲界。一交青土。皆爲湖身。而今則孫氏竟住于青土之中。象魚畜鼻。種荷採芰。已非一所。稍欠者。無倚傍耳。一有堤可倚。則以漁以佃。漸次成勢。不可者二。且惡不可長也。此湖利弊。自嘉靖以後。平安至今。亂法一形。將釀大患。據水利報文。已稱石巖諸處。竟有效尤相繼起者。此變亂之兆。不可者三。況湖豪奸宄不測。而又加之以勢家大族。有風水于湖中者。陰爲指

使而陽竟助之。如駕爲公呈之楊氏蔡氏皆風水家也。湖中兩山無非墳墓。此端一開。將東圈西鋪。無賸地矣。不可者四。況中尊至公。現在清理。而郡尊甫蒞。已有賢名在人。此真東南幸逢之一會。豈可使賢守賢令相際之時。而舊章之變。自今日始。不可者五。具此四害五不可。其宜存宜廢。宜築宜毀。當事薦紳必有能辨之者。

〔湘湖水利永禁私築勒石記〕 此文係縣申藩臬駁行。而奸胥不伏。僞爲一文。署別鄉紳名。私刻之縣志水利志中。今刊正于此。

蕭山湘湖。宋邑令楊公所開湖也。公據熙寧大觀間。縣民殷氏等有請築湘湖之奏。而下議未決。公決議成之。遂開此湖。用以灌九鄉田一十四萬六千八百餘畝。歷南渡高孝兩朝。邑令顧公諱冲者。以九鄉爭水。度地勢高下。定諸鄉放水之則。算毫釐。酌多寡。勒石縣門。因有割堤斷臂。穴水鈇趾之令。而其後郭公源明于嘉定之末。來宰斯邑。則益加疏濬。凡湖傍山足。尺寸皆湖。所謂以金線爲界者。謂山足黃土外皆湖水也。自明弘治間。湖豪孫全等漸起。侵佔鄉官。致仕尙書文靖魏公力爲恢復。而御史何公舜賓繼之。不幸御史被害。孝子伏闕。孝宗皇帝親遣給事李舉。郎中李時。大理寺曹廉。同外鎮巡官。反覆審理。置孫全于辟。敕邑令楊公鐸。勒石湖口。毋侵毋佃。毋私築。毋蝕水涖。毋倚圩傍岸。以漁以草。以栽以畜。犯則重者辟。輕者釘發。遼東衛。永遠充軍。載在實錄。播諸誌傳。彰彰也。今康熙二十八年。距向勒石時。幾一百八十餘載。恪遵舊制。無敢越者。乃忽以秋曠湖涸。湖豪孫凱臣等。糾集畚鍤。一麾而千人。不鳴官。不暴衆。築堤數里。自湖西至東。兩山之間。橫跨湖面。而攔截之。邑令劉公據水利衙報文申請。而無如阻之者衆也。

夫湖職蓄洩不職行走。況兩山阨塞。從非五達。揣其用心。不過爲風水計耳。夫兩山墳墓。下有關沙。可以動勢。家巨族相助之心。而實則倚圩而栽。匯巖而漁。正曩時侵佔所由起也。夫湖分爲三。其子上湖。下湖。不無偏曲。然且放水早晚。限有時刻。堤截水緩。則于限刻最少者。每有水未出堤。而卽行開止之患。然而九鄉泄泄。獨澇湖蔣械等爭先控告。會郡伯李公初下車時。惑于阻撓。屢議未決。卒之用予末議。始敕令剗削。榜柵示衆。然且豪黨多力。抗拒官法。府復據縣文申藩臬。二憲司藩臬。二憲司仍下之府縣。剗削按律。然後爲永禁。以勒之石。夫創始之難。不如守成。開之者一時。而爭而守之者。乃在萬世。第宋代敕法。皆當事主之。故洪武祀功。尙有楊趙顧郭之祠。建于湖濱。而入明以來。則藉鄉官爲力持。故弘治賜祠。特勅名德惠。以祀魏公。而其後何氏父子。得祔其傍。今鄉人委蛇。動多退諉。築堤變制。無一人爲之爭執。而一二州縣守令。倘惑于豪強。而動多變法。此則生斯土者之一大患事也。夫以宋世侵牟。雖郡王之尊。招討之貴。一丞尹持之。而有餘。而孫氏一佔。卽極之尙書御史門生數世之恢復。而猶不足。今遺孽復興。幾壞大事。及此不戒。將何底止。因爲布諸石。而禁之如右。若其禁條。則具見宋淳熙十一年。嘉定六年。明正統五年。景泰四年。弘治十三年。正德十五年。今大清康熙二十八年。禁罰各例。載湘湖水利志中。某月日鄉官毛奇齡撰文。

西河文集

蕭山毛奇齡又名姓
字初晴稿

遠公季蓮
較文則西較

湘湖水利志三

蕭山水利自湘湖外。其爲湖者。尙有白馬、詹家、瓜瀝、落星諸處。其爲塘者。尙有西江、捍海、長山、白露諸處。湖以起利。而塘以捍患。然患去而利隨。以興故宋時。邑宰顧公著。蕭山水利事蹟一書。則專載諸湖沿革。而明初鄉官魏公著。蕭山水利事述一書。則專載諸塘興廢。顧皆名之曰水利。相傳諸湖水利。自湘湖外。皆南渡權勳貴。侵佔殆盡。而顧公一人恢復之。諸塘水利。自湘湖塘外。皆元明間傾圮不修。倒塌無剩。而魏公一人修復之。兩公之有功於蕭山。其亦偉矣。予嘗求兩公所著。皆殘缺不全。僅取顧公之有事于湘湖者。錄載前卷。以鄭河口亦湘湖所繫。故亦附入。而以其餘者。爲之訂補舊文。雜載于後。若魏公所著。則錄其均水約束。與圖記圖跋。入湘湖水利。而以其餘者。照原文載入。以其皆與湘湖無涉。故名曰附夫。陵谷遷變。滄桑相嬗。自古已然。諸湖水利。惟湘湖至今不變。而白馬、詹家。所旣有限。落星、瓜瀝。仍致堙廢。若諸塘水利。則當時海塘之患。甚于江塘。故魏公所急。首在捍海。諸塘與長山諸閘。而今則長山以北。斥鹵百里。海寧烟火。龕楮相接。惟長江衝洞。今昔一轍。然且麻溪上塞三江。下關浦陽之水。合併西下。故螺

山徐家與東西小江並鮮橫決而惟西江一塘則蕭山山會三縣民田實攸賴之乃十年九決城郭爲浸予請假歸里正值暴漲之後巡撫金鉉與本郡同知馮協一集本縣耆老親臨督修而鄉官則予與三縣諸紳共相經理因增新補舊稍可堵拄卽次年衝嚴水發瀕蕩澹泝浮醜浪蘆遮江而下而塘幸無恙因屬予爲文以勒之石其文見碑記六卷第是塘橫亘約數十里當浙江下流之衝以數丈橫土上抵衢嚴以來千餘里直注之水建瓴而下如箭括然然且前此斜迤由東南以瀉西北與塘之自東而西者緣圩抱岸相隨旋轉而今則江身北下折其流而西馳者有沙挺生于西脇之間水不得西折而直與塘衝如撞如擣以塘爲壩所恃塘不能穿則然後屈之而西然而塘則難支矣故向時塘之患決多在迤西而今卽漸移而東曰潭頭曰於池曰聞家堰曰大小門曰水漸直則決漸東理固然也然則今之西江不在槌石不在箝木不在抵塘備塘而第以錢塘之沙所稱狗頭沙者剗而去之不過數千金之工而可以省築塘歲修不貲之數此固向時魏公所云移沙換港隨時轉易者所賴賢當事之留心民瘼與鄉官士民之深析利害忱懷任事者之并持之耳予年老力微徒抱區區不揣怨讟遂有斯議至于顧公功德在龜山上而世祀楊魏而從不及顧報饗之偏邦人之咎也嗣今後起當特建祠宇考祀楊趙顧郭魏何御史父子七賢而附後此之有功于水利者因爲附載諸水利而識之如此

〔附白馬湖〕已下諸湖興廢皆一本顧公所著水利事蹟而重爲訂定惟湘湖鄭河口另載前卷

白馬湖在湘湖之西亦司溉者紹興二十年內侍省東頭供奉官睿思殿掌管簿書幹辦寧壽觀劉敖劄子奏據紹興府蕭山縣人戶沈琮等六十一人將本鄉白馬湖荒地三千餘畝投獻行在寧壽觀充長生

田奉旨令轉運司覆驗指實。轉運司委幹辦公事趙綱立躬親覆驗。而綱立曰：據父老華期等言，其湖約有三千餘畝，爲蓄溉之用。若被占作田，何以救旱？又據原獻田傳欽等二十人連狀供稱：當日各不會列名著狀。陳獻作田緣賣卦人沈琮盜逐入花字隴脫官司，以致有此蓄水之湖。其難以佃種久矣。綱立覆驗明白，而轉運司點對指實爲之申聞。然後以十二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更不施行。至孝宗乾道間，鄉官李直殿、張提舉共佔此湖。會九年壬寅，錢唐顧冲爲邑宰。于次年之冬，勾蔣正言以劄子奏紹興府蕭山縣連年旱傷，民用艱食，流移失業。臣私怪其由，因加詢訪。聞縣有白馬湖三千餘畝，自乾道九年有李九直殿、張七提舉請買爲業，以致兩家包占廢湖爲田，水無所滯，難以禦旱。伏望睿旨復舊開掘爲湖。下浙東提舉司如原錢曾經發納於上，給還以蘇一方旱傷流徙之民。奉旨依奏。遂委本路提舉勾郎中躬親開掘，使勾提舉至湖出榜湖側。其榜有云：李直殿、張提舉皆係世食爵祿之家，豈肯冒佔此必幹人脫懼而本宅爲見小利而不思妨衆，因以有是。今此開掘自非官中無故爲騷擾也。爾等並請公心體國，不生沮撓，及妄起異議，而于是仍滯爲湖。迄于今不廢。

〔附詹家湖〕

詹家湖者，白馬湖西南一別浸也。相傳夏孝長與二鄉之間有詹姓者，擁田六百畝，而磽确無水。歲率槁絕，因聚族謀曰：棄百畝爲湖，以溉五百畝，可乎？皆曰諾。於是湖成，以其近白馬之濱，謂之白馬湖毗。詹氏衰，田非已有，族亦散徙盡。有詹百八者，其聆丁也，居鄉無藉，以湖獻之。知宗趙承宣已爲田矣。顧冲到任，以復白馬湖之故，同提舉勾郎中開掘湖所。鄉夫鄭京忽狀稱：指揮委提舉清復官湖，義無隱匿。今旣蒙

聖旨盡數開掘原有三千畝之數。而詹家湖爲白馬別派。本在數內。今其湖爲趙知宗田。未開掘數少。何以伏衆。提舉乃令知縣顧冲躬親相視。冲遂詣湖所。集父老曹四等。并佃戶詹玠。保正郭達。各狀供本村舊有白馬湖毗。今不知何所矣。向來僅見小湖一所。名詹家湖。約一百五十畝。以之蓄水。可澆蔭楓木塢五百餘畝之田。自趙丞宣請佃後。而田爲之枯。冲尋其故跡。隱隱猶在。但能剗其新塍。幫其舊岸。則尙可瀦水。乃據實申覆。未行遣問。會西興有轉運司官船一隻。原泊在縣。每嗣王朝陵經過。則乘之。及年深毀拆。而底僅存也。值嗣王過。輒以紹興府差船抵應。雖縣令督修。而官錢不給。及冲到任。則又當八年大水之後。百姓流移。枵然一邑耳。忽運司以遲修之故。拘工案手分。斷杖一百。且送江陰根勘。其不造由歷。始知修船之費。卽詹家湖稅所分給也。時園令趙不艱。卽丞宣之子。與嗣王爲近族。因申主管司。乞得錢三百餘貫。而本縣措置亦得四百餘貫。夤夜督工。而船已就。乃鄭京之狀。再經戶部。趙園令遣幹人屠永經。提舉司陳狀。乞別委強官體究。因差諸暨汪縣丞勘據。謂其田係趙丞宣承買爲業。出納稅租。且見在瀦水。特不許鄭京等照常車戽。故有詞耳。今下令丞宣幹人。如遇旱暘。許衆車戽。則其喙自息。已條指上。而戶部不許。復下提舉司契勘。追田復湖。准戶部符。今其湖在冠山之麓。與白馬間隔。湖邊亦尙有詹姓居住。明崇禎間。湖屬來氏。訛傳爲相國來公所築。其湖亦漸堙廢。較向時所謂百畝者。祇十之四焉。

〔附瓜瀝湖〕

瓜瀝湖卽臨江湖。舊原有二名。疑一堙廢。而顧公遍訪。並無他湖。始知卽一湖也。南史郭原平傳。曾向瓜瀝販瓜。以其地產瓜。故名。宋孝宗朝。有吳堅者。率其衆獻之大節使。及張提舉二家。佔以爲田。居民何端

等累于臺省陳論。下本路提舉司委紹興府杜察推看定。而察推據申謂瓜瀝一湖原爲灌民田六千餘畝。若佔爲田則民田槁矣。假使節使有功應有撥賜。則在縣道固宜多方措置以充頒給。何得將瀦水之地民田所繫者濫作恩賚。戶部是察推行下結斷。遂委本縣知縣顧冲開掘。時吳堅獻湖者且私占湖汜。改作雪窖不肯還官。冲拘堅解府斷罪。押下毀拆而侵佔始絕。

〔附落星湖梓湖〕

落星湖在縣西二十五里。周廻二十里。後漢漢安二年有星落湖中。故名。其地計五千九百二十五畝。三角。神宗熙寧間。委白主簿撥高處與民爲田。每畝納官租三斗七升。有奇。宣和二年。重定等則。自天地玄黃字號以下。凡一十九圍。民戶陳昌等七百二十四戶。湖田計三千八百二十一畝。一角。乾道二年。止作九百畝。撥賜歸政官大節使。又取梓湖。瓜瀝湖約二百畝。共作一千一百畝。以充其數。又欲占湘湖爲田。賴百姓爭訟。乃止。合計所占已二千三百餘畝矣。大節使妻張氏以其湖本係水利。乞還民間。孝宗以人戶無訴不行。淳熙十年。長興安養兩鄉百姓吳諒等。經縣及提舉司下狀。行下本縣。知縣顧冲回申。本縣居江海之間。自西興至錢清四十五里。朝夕兩潮。貫其中。皆鹹水。不可灌田。時北海塘西興塘皆逼海通潮。今不同。兼之田少而土薄。農民率負販奔走外州。一遇水旱。卽饑饉流亡。家室不保。荒慘至此。前賢之功德。何可忘也。淳熙七年八年。水旱相繼。典賣妻子。毀圻房廬。生者厭糟糠。死者填溝壑。草萊荒穢。市井丘墟。自昔之患。未有甚于此者。仰惟聖天子愛民有素。憂形于色。命官賑恤。無所不至。然而計所賑米。約用二萬七千四百五十石。三斗四升五合。計所賑錢。合得四萬七千五百二十九貫。則是一水旱間。不惟獨放稅租。

使大司農失一歲之入。又且國家救貸。其陪費錢米如此。原其所自。雖災傷致之。抑亦水利不講之故也。或謂水利不講。其故有二。非寄居強佔。則君命撥賜。夫寄居強佔。猶尙可言。君命撥賜。則臣工大小誰得而議。而沖謂不然。自昔人主。皆有聽言之德。苟利于民。何爲不從。顧臣下不言耳。今主上以務農爲心。前事可驗也。在昔淳熙九年。內傳法寺僧人妙因。嘗請佃明州定海湖田八百餘畝。戶部已下州令其給佃。而度支員外郎姚寶堯。具奏鳳浦灌田之利。則隨卽改旨。仍令開掘。至若介福宮幹人張宗元。通神菴道士呂知常。爭佃平江府長洲縣武丘卽虎丘。長蕩三千五百餘畝。安撫司差幹辦官胡廷直。定奪奏上。得旨。則依舊積水爲久遠旱澇之備。此有以見主上聽言樂從水利之明驗也。今蕭山水利有十。沖到任後。已復其四。惟落星梓湖。未得如舊。故吳諒列狀舉論。有云。國家恩賜臣下。或以爵命。或以金帛。爵命高則俸祿自厚。金帛多則阡陌自增。原不必賜以田也。況東南地狹。田皆有主。凡夫無主而在官者。必水利耳。若非水利。國家焉得有閒田曠土。以待撥賜。此甚明者。然且此湖連歲不熟。又主田之吏。從而爲姦。所及歸正之家。其實不厚。若厚。則其妻張氏。必不肯進狀乞爲湖矣。論上會提舉勾郎中公幹。台州未及報聞。而察院朱玠。朝陵過蕭。是其論。乃取圖經去。不十日。于淳熙十一年十一月。奏准開掘。得復爲湖。慶元四年。臨安府龍華寺僧寶嚴。復乞賜佃。長興鄉人戶。於宗正等節次。經臺省陳論。至慶元六年。察院張澤。仍請還民。嗣後陳侍御槩。奏一應水利。不許佃佔。違者從條斷罪。追收花利入官。仍令提舉官常切興修。以取照驗。今落星湖已廢。惟梓湖尙存。大抵諸興廢。祇載宋淳熙間。當顧公修復一節。以水利事蹟。皆顧公所著也。若其因革。則詳見縣志。此不復贅。

〔附一堰〕

二堰者。一股堰。在西興市。一臨江堰。在漁浦市。係居民衆多之地。淳熙十年五月。有孔茂齡者。論張邦英占股堰爲魚池。知縣顧冲牒巡司體究。而申據不實。冲親往勘視。則果有魚池絕堰而築。立命大小保長。召集鄉夫。開掘如舊。至十二年三月。居民吳彥宗復論金世榮據臨江堰上造屋。冲據論上。遽牒西興巡檢。到地定驗。中凡占爲房廊者八間。其一間係世榮所造重屋。然世榮不伏。先將世榮解府。徒杖一百。押下毀拆。其內七間。係寄居孫僉判者。別委縣尉呂迪功拆除。而僉判抗官。出其私業與弓手對敵。縣尉不敢前。乃申之戶部。牒取職名。僉判始懼。任從毀拆。方議拆時。有言是堰非水利所亟。可稍緩者。冲堅執不可。且謂衆曰。方冲未任時。淳熙八年大雨霖潦。浦陽江水則自南而入。新林江水則自東而入。二水相合。卽傾山排屋。是地彈丸。特巨海一漚耳。爾時臨江一堰。第橫亘未嘗洩也。有富人徐氏者。多集鄉夫。舉畚者百人。破堰瀉水。使洪流湯湯。西入浙江。不數日。而一邑民命。賴之以安。向使堰上有屋。雖有鄉夫。未能越棟宇而施畚耜也。夫此鄉之水。豈獨淳熙八年矣。顧公爲政。其行直而言斷如此。

〔附蕭山縣水利事述〕

資善大夫南京吏部尙書致仕邑人魏驥述

蕭山。紹興屬邑也。瀕海枕江。民苦旱潦。宋政和間。龜山楊先生來令斯邑。爲相縣西南。倚山爲匯。周圍八十餘里。築以塘岸。名曰湘湖。冬春蓄水。夏秋備漑。因以爲湖之地。所輸地糧。加於得水之田。照依等則。每畝增科七合五勺。名曰均包湖米。以湖之有利於其田也。歷年旣久。凡強有力者。輒占爲田。一遇旱潦。致

鄉民所植禾稼無不束手以待枯腐。是非有賢令丞簿與邑之仗義有爲者。則不能禁也。考宋乾道間。恩平郡王璣及招討使李顯忠。並乞爲田。大節使周仁亦欲占之。縣丞趙善濟力爭得免。淳熙間。頑民李百七。褚百六等。亦效尤爲之。知縣顧冲懲之以罪。盡復爲湖。至若汪寧等。或占爲田。或占養魚。或占種荷。或暗開私穴。盜水以溉己田。亦嘗以其所犯重者。解府斷罪。輕者就縣行遣。其弊稍革。他若落星湖。梓湖。朝廷嘗以九百畝。賜大節使妻張氏爲田。甚有沈琮等。將白馬湖內地三千餘畝。獻行在寧壽觀。充長生田。詹百七將詹家湖內地五百畝。獻知宗趙丞宜。賴吳諒等列狀於淳熙十一年十一月。奏上得依舊爲湖。至嘉定中。知縣郭源明復加疏鑿。其湖之利尤大焉。洪武中。民人蘇原九。因所佃官田。墾入江內。朦朧告官。將湖若干畝。開墾爲田。以補所墾之數。每畝仍作官田例。秋糧五斗七升起科。輸官甚妨水利。永樂間。民人韓望等。照例亦開湖若干畝爲田。欲照民田起科。張嗣宗告發。雖係湖中高阜之地。終係官湖。亦作官田。五斗七升起科。景泰四年。老人張昇。鄭珪。舉呈本縣。委縣丞李孟惇。將開墾人戶。張伏羲等。所開田畝。計畝罰穀。共得穀一千六百餘石。人官爲賑濟飢饉之用。其後不許布種。然所開之田。未盡爲湖。病根猶在。嗟夫。湘湖有利於民。其來久矣。卽禁民開墾。已非一日。載之遺典。歷歷可考。而苟利之人。胡不爾思。忍欲壞前賢之成規。以圖己私。如是耶。又若邑東北有曰捍海塘。西有曰西江塘。南有曰白露塘。開有曰徐家閘。螺山閘。堰有曰股堰等處。皆邑中旱潦關係之所。洪武中。捍海塘壞。鹹潮往來。害民禾稼。直抵縣治。知縣王谷器具奏。蒙朝廷命工部遣主事張傑。及布政司按察司叅議等官督工。令衢嚴二府出椿木。本府八縣出夫丁。本縣出石版石條。自長山至龔山。計四十餘里。築成塘岸。以遏潮水。其害遂息。實洪武

二十二年也。至正統間。其塘有曰凌家港等處復壞。該巡撫侍郎周忱具奏。仍築其塘。所費悉令兩浙官民有犯罪者。出木石等項贖罪。以資成功。又若近年東小江淤塞不通。徐家閘廢壞不治。景泰四年。得縣丞王瑾。不兩月間。開通東小江。修徐家閘。按期而竣。至於西江塘曰露塘。亦皆增築高厚。民受其惠。獨是徐家閘者。在昔無有。元初。邑之耆士戴成。以其地東接小江。旱則開閘。可引潮水入河。潦則開閘。可泄潦水入江。由是獨出己資。以建此閘。專濟各鄉旱潦。非古制也。近有無籍船戶。惟圖利便。引誘鹽商。假托顯要。到卽輒自開閘放船。當潦之時。則外江之水被其放入。當旱之時。則裏河之水被其放出。爲害不淺。爲今之計。宜嚴禁船戶。使客商悉由小江及西興大驛水路。以達浙江。衢嚴等處。斯不爲害。然須本縣置鎖封固。候旱潦消息。啓閉以時。則利可得。害可除也。大抵親民之官。莫先於養民。而養民莫先於足食。欲民足食。而不於旱潦間講求之。以濟其民。其可乎哉。考之本縣。屢被水旱之患。姑以大者言之。宋淳熙七年。大旱。八年大水。今洪武三十二年。洪水頓發。致百里之內。禾稼不收。壯者流移四方。老弱者轉死溝壑。是皆塘閘堰壩不預修築防禦之故。在爲令丞簿。與有力之家。有識之士。不可不知也。予。邑人也。宦游中外。經五十年而歸。見其舊有塘閘等處。俱失整飭。殊於朝廷拳拳恤民之意。前賢之用心。有遠。嘗與邑之令丞輩講究斯事。皆以予言爲然。於是於凡水利關係所在。令丞簿從而整葺。頗有次第。亦嘗兩遭大水。一在景泰七年夏五月中。一在天順五年四月中。皆以久雨。自衢嚴等處。稽天水落。錢塘下流皆漲。不得下滔滔之水。隨潮而西。至於泛濫。從東西小江。衝入白露。湘湖等塘。其勢甚大。賴關係所在。塘閘堰壩處處堅固。可以禦捍。其水之大。甚於昔年。而民之被其害者。反輕於曩日。由是觀之。繼自今之後。又當時加檢

察要不可少有因循苟且。以圖僥倖。概可知也。因于蒿目之餘。謹將本縣水利興廢之由。利害之係。直述其概。著之于篇。以告後之。爲令丞簿者。倘予邑有力之家。有識之士。知爲國賦民食之源。冀以各盡厥職。以相成之。圖其利於永久。亦不以予言爲疏妄可也。今開預防旱潦事宜。併錄前賢湘湖約束成規于後。願垂覽焉。湘湖約束記另刻前卷。

一、捍海塘宜照海鹽捍海塘例。點有丁力糧里之家看守。遇有損壞。告官修理。勿動細民。

一、西江白露塘看守修理同前。

一、瓜瀝塘看守修理同前。

一、湘湖塘其裏宜築臥羊坡。可護椿木於上。禁積湖草堆泥糞田。免致頑民開掘塘岸。過草過泥。及私

穴盜水之弊。看守修理同前。名臥羊坡護塘矮坡。

一、徐家閘當置鎖封固。禁船戶不許通客船往來。看守同前。

一、螺山閘看守修理同前。

一、股堰宋淳熙八年。諸暨水自南衝下。本縣新林海水自東衝入。二水相合。浸沒田畝。蕭山一縣。盡爲

江湖。是時得富人徐氏。集夫數百人。破堰放水。西入浙江。一邑之人。始得平土而居。今雖沙漲。去江

頗遠。若遇水患。亦不可不講究開通。以泄暴水。

一、臨浦壩 一、單家堰 一、曹家堰 一、張家堰 一、邵家露 一、周老堰 一、楊家浜。

已上去處。遇旱皆可與當地有識者議放水入河。救濟禾稼。看守修理同前。

一長山開其港直通大江。自古迪客商船隻往來之所。近因沙淤塞。於旱潦無濟。然移沙換港。江海中常事。則知此閘沙港。豈無移換之日。倘遇其時。則因時而助以人力。使水通流。實爲農商兩便。

〔湘湖歷代禁罰舊例〕

宋淳熙十一年定例。放水不依時刻。先自開發者。重罰。若私置窟穴。中夜盜水者。其罰尤倍。註。均防斷臂。實

水斷趾。揭防者。私先啓防。卽先開也。實水者。以穴鑿水也。斷者。折傷也。一說。罰堤剝指。盜水飲趾。則肉刑矣。非是。

嘉定六年定例。凡湖東西兩沿。以金線爲界。言自山足黃土外。皆湖身也。違者以侵佔例治罪。充軍。其地還官。註。侵佔者。有奪黃土于水渙而築之爲居民首發治罪在案。

明正統五年定例。凡種花養魚。築防插筍。減水填淤。栽禾蓋屋。先責令自備工力。如舊修築堅固。還官。然後治以應得之罪。如兩月不還。及定限不卽修築。將犯人正身。牢固枷釘。連當房妻小。差人管解。赴北京遼東衛分。永遠充軍。此係魏尙書所請。英宗皇帝敕諭定例。

景泰四年定例。侵佔者。除應得罪名。并照官田起科外。復計畝罰穀入官。爲賑濟饑民之用。弘治十三年定例。侵佔多及千畝者。死。時孫全以佔過一千餘畝致罪。一應私築私蝕。依圩倚崑。漁草栽畜。釘

發遼東衛。永遠充軍。此亦係請敕所定。見弘治實錄。

正德十五年定例。凡湖沿低窪去處。聽從水浸。高平去處。聽從拋荒。固不許栽禾植菜。並不許蓋房種樹。違者。照依正統以後事例處分。至其湖岸周圍。通計里數。分作九節。將由化等九鄉。每鄉選報有身家壯丁二名。充作湖長。專管巡緝湖岸。遇有侵佔盜泄等情。卽行報明。若通同分利。不卽舉首。一體問罪。并敕

該道行本府水利及本縣掌印官。不時閱視。遇有湖堤坍塌。卽起該鄉人夫修築堅固。不致滲漏。每取具湖長結狀。并本縣督修湖堤緣由申繳。便該道查考。若府縣不行用心提督修築。及奸豪占湖不舉。亦併舉問。應得罪名。決不姑貸。其各湖長量免二差二丁。二年後另選更替一體免差。

西河文集

蕭山縣誌刊誤目

卷一

辨沿革之誤二條

辨封屬之誤二條

辨古蹟之誤三十一條

卷二

辨古蹟之誤七條

卷三

辨人物之誤二十八條

辨稱名之誤一條

辨坊里之誤二條

辨人物之誤七條

西河文集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原名姓高

查昇聲山較
高怡仲友較

蕭山縣誌刊誤一

嚮者朱介菴少參檄縣明府黃君聘予修府縣誌。予以避人故辭去。游嵩洛間。暨還而修之者已告竣。大抵多仍襲無所更革。然予亦未暇一審視也。暨予奉命入史館。分纂明史。府縣官各解所修志書。至予偶閱之。然後知志書之謬。真有非意計所可量者。若予邑則尤甚也。既稱縣志。則志縣所始。其大較矣。予縣自秦始皇分郡縣時。卽有其縣。名曰餘暨。兩漢因之而不改。至三國吳時。改名永興。而唐天寶間。則又更名曰蕭山。此其因革亦自瞭然者。雲間陸伯生作廣輿記。註蕭山爲漢縣。以爲縣始於漢。已可怪矣。至薛應旂作浙江通志。至云蕭山縣始於唐。降爲唐縣。而康熙年間。本朝續修通志。亦復因之而不改。及其由來。則明嘉靖間。縣明府施君堯臣作築城記。云蕭山舊未有縣。自唐儀鳳始。割地爲永興。而天寶易以今名。似乎前此全未置縣。且全不以永興爲復置。而以爲創置者。則縣自唐儀鳳始矣。夫築城記所係亦大。而當時誤爲之而不知。後之爲志者。則又載其文而全不之省。宜乎通志之竟降爲唐縣也。隋書地理志。大業中。曾廢會稽郡。置越州。而改會稽郡爲會稽縣。因省山陰。永興。上虞。始寧。四縣俱入會

稽縣。然于諸暨無干也。自唐儀鳳間。復永興縣。將舊所併入會稽縣地。仍還永興。此不過還所併舊地。而五代時作舊唐書者。不云還永興所併入地。仍立爲縣。而云分會稽諸暨地。置永興縣。一似永興本非縣。而新分地以置之。其曰分。曰置。大爲不通。而且憑空攙一諸暨風馬不及。故新唐書盡刪之。而邑志無學。反增曰。隋開皇元年。曾併縣入諸暨。而于是竟稱餘暨曰暨餘。夫始皇分國。餘暨與諸暨並分。而且餘暨列諸暨前。其云餘者。以其地產鹽得名。越絕書。越人稱鹽爲餘。並非贖餘之餘。且隋書併會稽。不併諸暨。在大業不在開皇。自舊唐書一誤。縣志再誤。不惟改造隋史。并漢書亦滅沒之。以致明劉基作北嶺將軍廟碑。有曰餘暨東北百里曰蕭山。是豈餘暨卽諸暨乎。是何言與。今劉碑尙在廟。書載其文于祠廟志中。

蕭山縣名雖始于唐。然山名最古。漢書地理志于餘暨下云。蕭山。潘水所出。後漢書郡國志于餘暨下云。蕭山。西施所出。則蕭山本舊名。雜見于越絕。水經。三都賦。諸書甚多。查其山卽今城西西山也。西者。蕭音之轉。且以其山在治西。故又名西山。此甚明者。自志書無理。偏妄引劣造舊經。有曰。晉許詢于此。憑林築室。蕭然自放。故名蕭山。考詢本高陽人。流寓于此。雅習方外。此但伏處之有名者。且其名亦不大重。故晉書隱逸列傳。首載夏仲御爲伏處之冠。其聲名在陶潛上。史贊中不贊潛而贊仲御。此吾邑一晉人也。其一孝行列傳。則載夏方。字文正。亦吾邑人。而元度雖有微名。僅于孫綽傳中一帶見之。全史不爲立傳。則其人輕重概可見矣。吾邑在晉已有二夏。二夏之名。十倍元度。而反云縣所受名始于是人。豈不大辱。況元度所寓。不止蕭山。按晉書孫綽傳。但云與詢居于會稽。而世說棲逸篇云。詢隱永興南幽穴中。陶潛作孟府君傳。有云。詢客居永興縣界。此卽流寓吾邑之所據。然並昧所在。而誌所記地。則遍縣俱是。一在西

河卽祇園寺也。一在北幹山下。卽所云蕭條北幹園者。一在浦陽江南百藥山中。相傳有元度岳。爲詢煉丹之所。皆不的確。按詢無北幹園詩。卽蕭條北幹園一句絕無可考。且詢與支遁遊祇園學佛。未聞煉丹。又誌載元度岳。有王勃詩。按勃未嘗至此。卽此詩考勃集亦無有。且皆非西山。若鄉名許孝里名許賢。則皆指唐時許伯會。非許詢也。人貴

達理。世無東晉所改山名而漢先稱之者。況漢書蕭山有云潘水所出。而西山之陽實有名潘泉者。其水東注。經浦陽江入海。今名潘泉井。凡後漢書稱潛水三都賦。劉良註稱瀆水。皆是潘字字形相近之誤。則是蕭山之名。大著漢魏。而生其地者。無端拱手羣起而甘讓之。逆旅之方外。謂他人父。豈無媿恥。然且造爲蕭然自放一語。改名蕭然。試思蕭然二字。有何佳利。而人人標之。戶戶戴之。至題城隍祠額。亦公然曰蕭然保障。嗟乎。又何怪乎市里之蕭然久也。若夫以西山之麓。田間小石。指爲蕭然一片石。此尤稚子相傳之語。卽志亦無是也。

列代封國。但標其地作食邑耳。與郡縣沿革絕不相涉。志于疆域沿革中。載西漢高祖曾以會稽封荆王賈。縣屬荆。至國除而復爲縣。屬會稽郡。則遍據漢史。未聞高祖之初有改會稽郡爲荆郡之說。卽或縣有封國。或爲令。爲相。然縣不改名。地不改屬也。乃曰國除而復爲縣。則國未除之先。縣爲何物。曰國除而屬會稽郡。則國未除之先。縣又何屬。此皆義例之難解者。信然。則晉封孫秀于會稽。當曰屬孫。唐封虞世南于永興。當曰縣屬虞。大無理矣。按唐書虞世南傳。在唐秦王時。封永興子貞觀八年。封永興侯。皆無爵也。本傳無註。而通鑑宋人注。永興屬鄂州。考鄂州原有永興縣。然其所封地。彼此無據。但此時永興併會稽。則當在鄂州耳。

志又云。煬帝大業元年。改吳州爲越州。復爲會稽郡。縣仍屬郡。按隋書地理志。大業初年。改吳州爲越州。

遂廢會稽郡爲會稽縣。則此時無會稽郡矣。反曰復爲會稽郡。何故。且此時正省永興山陰。上虞。始寧。四縣併入會稽縣。則此時已無永興縣矣。尙曰縣仍屬郡。又何故。且唐初承隋之舊。尙未復縣。而志又曰唐高祖武德四年。仍改會稽郡爲越州。縣復屬州。又何故。夫只一史書。祇一地理沿革。一覽了然。竝非祕圖異籍。奇蹤詭蹟之必不可考。而所在矇然。彼訛此錯。何也。至唐儀鳳年。復置永興縣。唐史甚明。而志又云。分會稽縣西境五鄉。諸暨縣二鄉爲永興縣。則永興似乎割他縣之地。而始置縣者。此卽施堯臣割地爲永興。薛應旂蕭山爲諸暨分治之說之所始。不知當時何據。有此二語。真不可解矣。若志又云。玄宗天寶元年。改永興爲蕭山縣。復改越州爲會稽郡。仍屬郡。則考舊唐志。中原分越州會稽郡。與新唐書。妄加越州于會稽郡之上。猶之寧波稱明州。餘姚郡大爲不同。但州郡雖或改稱。而縣不改屬。如此時越州又稱浦陽府。不得云又屬府也。若宋初以越州爲大都督府。鎮東軍節度。至大觀元年。又升爲帥府。此見宋史。而誌反云罷鎮東軍。仍爲越州。此是何據。又高宗紹興元年。升爲府。此是升郡爲府。一大關鍵。而誌云改越州爲紹興府。仍屬府。皆不可解。誌註又云。永興舊治。當在長興鄉。蕭然北幹間。原屬荒野。故開元時。有章知微事。其改縣治。當在改縣名時。此皆臆說。不足據。推其意。徒以西興曰永興道。又長興二字。長興本同。故臆及此耳。天下無據之語。豈可以當在二字繫之。章知微小說事。不可入志。且蕭然二字。無此山說見前。

疆域志于坊里中有孝悌八都。註云。孝悌鄉以宋郭巨得名。竊怪之。嘗考宋書孝義傳。有郭世道。南史作世通。爲會稽永興人。少事父及繼母極孝。父喪踰禮。備力養繼母。及生一男。夫妻共議曰。竭身供養。力猶不足。安能分養此兒矣。乃垂泣瘞之。及母亡。負土作墳。親里有賻者。微受之。備賃倍還。服除。未嘗釋衣。幘仁

厚之風行于鄉黨里中莫敢呼世道名者。元嘉四年遣大使巡行天下散騎常侍袁愉上其行太祖嘉之。敕郡勝表閭門。獨庸及租改所居獨楓里爲孝行里。太守孟覲察廉不就。則此郭巨者正郭世道之誤。世道與巨事相類。而郭姓又同。因訛世道爲巨。而不知巨爲河南隆慮人。非邑人也。且孝悌鄉亦卽孝行里。而移其名者。誌亦列世道于孝義傳中。然但知南史不知宋書。反指世道爲誤。且宋書南史俱載埋兒事。而誌于傳中。又遵宋學去其事不錄。致孝行里孝悌鄉明明俱見。而近遺一鄉賢而不知。遠綴一他方之孝子而不察。何鹵裂至此。

兒時塾師講埋兒事。歸而流涕。且爲轉講于姊姒。傍言未畢而淚已下。嘗暗室矢志。必爲孝子。先兄聞其事。曰十九天性。惜年少不識大義。儒者有中道。刳臂廬墓非孝也。況埋兒乎。予爲請教。言甚悉。嗣此孝思頓衰。一若倫類中皆互可推諉。只一身字爲道寄。爲世倚。爲父母所生。皆得自便。而視身以外。卽至德大節高蹤。遺行皆斥爲太過。不足學。迄于今垂老殆死。終不得爲孝子。爲弟弟。爲義行之士。講道故也。惟講道之故。故前史載孝義事多如二郭。而自宋以後。卽凡爲記誌者。言行學問未必皆勝古人。然埋兒一節。則皆知刪之。而不之顧。嗟乎。乃至此。十九子行家長習呼之。

予縣在兩漢稍荒略。且地甚衝愜。原無古蹟。然無有則亦已矣。乃閱其所載者。爲之掩卷而踧踖。何便至此。因略舉所知。似亦尙有可記者。人自忽之耳。如蕭山潘水之外。有涉皇山。謝承漢書曰。餘暨有涉皇山。今山

陰東北境有越王山。越王者涉皇之誤。

固陵城。一名敦兵城。卽西陵城也。水經注云。浙江逕固陵城北。卽此。

查瀆 查浦 祖塘 祖瀆 一地四名說見後

嘗考通鑑漢獻帝興平二年孫策引兵渡浙江太守王朗拒之固陵策數渡水戰不利策弟靜曰朗負阻城守難可猝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道之要徑也宜于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者也策從之夜燃火爲疑兵而以全軍投查瀆襲高遷屯朗大驚遣周昕逆戰策破斬之則此查瀆者在西陵之北當錢清江入海之處而今已泯者其云南去此數十里則查瀆之南去此西陵約數十里正其地也其地近高遷屯故一投查瀆而卽破高遷吳志有曰孫策入郡郡人迎于高遷十道志曰董襲見孫權于高遷今縣東北尙有高遷橋則正其地之可顯驗者若水經注云浙江逕固陵城北今西陵也又東經祖塘謂之祖瀆孫策破王朗于此則此祖塘卽是祖瀆祖瀆卽是查瀆按字書查卽祖字祖之爲祖字形之誤也其又名祖塘者以瀆有塘焉耳今誌旣不曉查瀆祖塘祖瀆所在而祖瀆與查瀆又互異其名且新舊修誌者又誤認查瀆南去此數十里爲縣治之南遂以南鄉高屯里當高遷屯之名旣已失據又以水經注所稱東經祖塘者亦不以爲浙水東經而以爲縣治東北而于是兩地俱茫然矣考西陵東北爲浦陽江入海之處所謂錢清江下流入海是也水獨入海爲瀆故水經注又云浦陽江東北逕永興東與浙江合而越絕書曰石塘越所害軍船也皆去縣數十里其地又名查浦查浦卽查瀆夏侯會先地志吳王伐越次查浦越立城以守查吳作城浦東以守越則吳之伐越正策之拔郡所自仿而誌又以爲與城山相近誤矣六朝宋書孫季高傳亦云盧循之難戍越城查浦則其地爲歷代用兵之所但殊其名耳以入海而言則謂之瀆以隄岸而言則謂之塘以遠水相通而言則謂之浦浦瀆各見查只一名舊誌旣昧查浦所在而近修誌

者。至欲以城西白馬湖當之。則東坂西址俱無着落。若引水經注浦陽。江所逕之查浦。爲此查浦。以爲浦陽。在南。查浦必在南。則浦陽所逕。水經註明云。在剡縣西南。而引以爲證。是猶認江夏西陵爲永興西陵。驢頭馬嘴矣。

高遷卽高遷橋。見前。

獨楓里。六朝郭世道所居里也。宋太祖元嘉四年。表其闕。改獨楓里爲孝行里。

孝行里。今孝悌八都。孝悌九都皆其地。

瓜瀆。在孝悌鄉中。六朝郭原平。以種瓜爲業。宋大明七年。歲旱。瓜瀆不復通船。縣官劉僧秀。重原平。下瀆水與之。原平曰。善。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溉田之水。以運瓜船。乃步荷從他道。往錢唐賣之。

郭鳳埭。郭原平牽埭處也。每船至。先助人牽埭。而後引己船。且復需之後至者。以爲常。偶遇有鬪者。爲吏所錄。人皆鳥獸散。原平不動。吏執以送。會縣知原平。謝免。

郭墓。一名郭墓山。說見後。

郭墓者。郭原平所營之墓也。誌曰。郭璞墓。幾見景純葬。永興者。按宋書南史。俱有原平傳。原平父。卽世道。死。原平念凶功營葬之功。不可以假人。性雖巧。未解作墓。訪邑中營凶者。助之運力。經時展勤。遂大閒練。乃自賣十夫。謂十人工直。以供衆費。一切窀穸之事。因心而當禮。既畢。詣所買主。執役以償之。且讓逸取勞。主人辭之。不少懈。所餘私夫。傭賃以養母。當是時。營構之善。無如原平。世之作墓者。必詣焉。此原平一節。見諸史傳者。況其地在孝悌鄉。則正原平父居之地。尤可左驗。而鄉有前賢。貿然不知。乃遠扳天下之姓郭。

者。郭巨郭璞皆聚蕭山。豈非千古一笑柄哉。

按郭璞爲山西聞喜人。過江後。居于暨陽。所謂暨陽者。今之常州江陰縣也。璞擇暨陽地營葬。去水百步。人以爲言。璞曰。後將陸矣。其事載本傳。暨世說諸書。自無學者。誤稱諸暨爲暨陽。因以江陰之璞墓移爲諸暨。而吾邑之誌。又誤以餘暨爲諸暨之餘。因又以諸暨之璞墓轉移而爲蕭山。此真展轉瞎誤之最可笑者。然其根原實始于此。此等舛錯。尙是暨餘二字展轉貽禍。不知當時造誌者何苦爲此。

苧蘿村在苧蘿鄉。有十六十七十八三都。越西地所生地。說見後。

苧蘿村在縣南二十五里。屬苧蘿鄉。鄉有苧蘿山。山前有西施里。西施宅。宅前有紅粉石。外有浴美施閘。相傳爲蠶施入越之地。且其鄉祠施爲土穀神。則施之生蕭原有據者。自吳人梁伯龍作浣沙曲子。以施屬諸暨。云本之十道圖經。諸小乘。而以訛傳訛。遂至天下之人。皆不知施在蕭山。卽蕭山人亦竝不知施之原產其地。至作浙江通誌者。則云諸暨蕭山皆有苧蘿。以蕭山爲諸暨分治。故一山而兩屬其地。則訛甚矣。夫蕭山不曾分治于諸暨。予前已言之。且諸暨蕭山各有苧蘿。亦非一山而兩屬其地。但吾謂施斷屬蕭。不屬諸者。考後漢書郡國志。于會稽郡餘暨縣下云。越絕書曰。蕭山西施之所出。其云越絕書者。非今本越絕。此正春秋時人。如子貢范蠡輩所作。而其書旣亡。散見其語句于他書者。與今本越絕作于東漢袁康吳平者大異。如此書。豈唐時小記。明代曲子。可置喙者。況後漢書亦史也。西子在。人國無所輕重。吾邑亦未嘗必爭是人。向有詢于西子何所人者。子曰。西施毛嬙。古美婦通稱。何必有所。然旣作志書。則是地山水。是鄉人物。皆須核實。此亦信史之一端矣。人苦無名。西子之名。卽古賢如莊孟。皆藉藉不置。雖

地不以重。然亦不必以之減。杜甫詩曰：生長明妃尚有村。夫明妃遠徙邊塞，生死單于間，世尙跡其所生之鄉而誌之弔之。西子雖不肖，然猶勝巴姬孟姚一輩人也。

先子嘗言：邑人以九月慶城隍生日遊神于途，每遊具儀衛雜陳百戲，且竝置廿四鄉土穀神亭導于前。邑明府劉君諱會，敕優人雜扮土穀神尸而聘杭妓之有色者爲西施，時廿四鄉神所扮者隨其封爵，有弁冕幘頭紗帽巾幘，諸色各具，且有介冑執械如北嶺將軍者，而雜一美婦其中，殊駭耳目。傾國人來觀，既畢，學師應君慈谿人，戲妓曰：以汝爲西子，不唐突耶？妓時捧酒侑，忽舉栝擲面曰：吾神人也。偶隨俗赴會，而敢辱之，師急起拂袖障面，令扶妓去。夜則明府夢神曰：以君爲邑長，不之校，後勿尸以優，將減祿矣。醒大驚，急向廟謝，後仍設綵亭遊主如故。此萬曆十二年事。王文叔嘗言：邑諸生屠氏，居近施祠，偶題詩壁間曰：

紅粉溪邊石，年年漾落花。五湖煙水闊，何處浣春紗。是年學使夢一婦，謂曰：吾施也，生未入五湖，而蕭山屠生輒妄言爲我斥之。既按郡，點名至生，詢其事，生驚伏，因告以詩，學使咨嗟曰：詩固佳，然已失實，小說家何可信也。乃令生詣廟謝，已亦爲文以祀之。予少時先兄亦屢言其事，特學使與生俱忘其名，且未悉年月，姑記此以俟知者。

西陵湖

卽白馬湖，說見後。

水經注：西陵湖亦名西城湖，以地近西陵，則名西陵湖。以其在城山之西，則名西城湖。故又云：湖東有湖，城山西有夏架山，地界甚明，自水經注傳本誤刻東西，遂昧所在。若使東有夏架山，則夏架山原有湖，西去海祇數里，焉得復有湖在夏架西也。其云上承妖孽水，則未詳妖孽所在。若云湖水又逕永興縣南，則此指浙江，不指湖水，誌又妄引耳。

股堰 在治四十里近西陵江元至正間江水爲患官築堰禦水里正楊伯遠督築不就日受官責其妻王氏痛之割股投于水水忽漲

沙堰遂成因名股堰

千秋觀 在縣南唐祕書監賈知章夢游帝居數日始寤乃改其宅爲千秋觀

周官湖 卽周家湖也在縣南三十里週五里說見後

唐賀知章乞周官湖爲放生池周官湖卽周家湖也知章所乞祇鄉中一陂耳玄宗重知章因割鑑湖一曲與剡川一曲兩勝水與之人但知賜鑑湖而不知有剡川卽知賜鑑湖剡川而不知始于乞周家湖自家與官字形相近家誤爲官遂不知其地然其爲永興人乞永興地彰彰如也後見唐書他本且有誤爲周官湖者益見官可誤宮則家可誤官無庸疑耳先汀州司馬聽齋府君諱公毅者曾有改正周家湖記現刻志中讀其文以湖經中毀而邑令林策改復之因爲記石但其緣起則云宋嘉祐中邑人周姓者聚族開湖南渡以來未之有改云云則其湖本周姓所開但或開于宋前而宋時中毀又復開之一如嘉靖改復故事而記近忘遠但知嘉祐耳旣名周家則湖以姓傳宋可聚族唐不可聚族耶

子向謫邑里舊蹟偶及郭墓傅氏元升曰鄉有郭爲棟爲楫居近郭墓山各衣冠有聲恐卽長泰後也

長泰原平字曾過苧蘿村則村中實實有施姓者康熙丙寅秋子乞身歸偶于廣坐中語賀監乞周家湖事何氏伯興笑曰信然則賀宮豬其監裔耶子問故曰賀氏有貧者以宮豬名邑之刑杜豬者必召之然而住周家湖傍坐皆嘆息始知事當垂雪處有無端蹤跡可爲左驗此最不可忽者不然賀亦稀姓也而是地有之邑雖逼窄然何地不可住乃偏住此且宮豬者亦何會知己爲賀監後而守不去也

三江口 今俗稱三港口。在縣東五十里西小江盡處。說見後。

三江見禹貢周禮國語水經註諸書。但不知所在。尙書孔傳周禮賈疏爾雅郭注所指皆誤。宋蔡沉註禹貢夔吳都賦註以爲松江。婁江。東江。則尤大謬。不然者。吳地無東江。且史記正義但云婁江入海已耳。未聞有三也。國語曰。吳之與越。三江環之。又曰。與我爭三江之利者。非吳耶。夫松婁焉能環越。且松婁本吳地。豈可曰吳與我爭三江之利。惟國語韋昭注曰。三江者。松江。浙江。浦陽江也。此說最當。揚州之域。自大江外。浙江最鉅。豈有職方見遺之理。若浦陽則發源烏傷。東逕諸暨。又東逕山陰。然後返永興之東。而北入于海。今西小江則浦陽經流。錢清江則浦陽尾閭也。自明代爲水利者。爲鑿磧堰。築麻溪。遏浦陽之入山陰者。而使之注江。又濬浦陽之入海者。而使之注海。故在山陰入海處。有三江城。三江衛。三江閘。而在蕭山西小江入錢清江處。有三江口。因浦陽江爲三江之一。而土人卽以浦陽江爲三江。猶京兆爲三輔之一。而關中人卽以京兆爲三輔一例。自世不曉浦陽江爲三江。遂習呼三江城。三江衛。三江閘。而不解何故。至予邑。則現有三江口。而俗不曉其義。改名三港口。至爲志書者。則并三港口之名而去之。古蹟之不幸甚矣。予初入館時。同館官擬館課題。得三江說。予文有云。周禮職方氏以名山大川表識方域。必取其域中之大水。或表爲川。或表爲澤。或表爲藪。或表爲浸。此定例也。乃職方所記。其于揚州則云。其澤藪曰具區。其川曰三江。其浸曰五湖。假使具區爲五湖之始。三江卽五湖之終。則猶之五湖也。五湖太湖也。揚州何地。職方何掌。周禮何書。問其澤曰太湖也。問其藪曰太湖也。問其川曰太湖也。問其浸曰太湖也。則烟雨樓矣。艾子杭嘉人。競勝地。杭曰吳山。嘉曰烟雨樓。杭曰西湖。嘉曰烟雨樓。杭曰錢唐。嘉曰烟雨樓。人讀之。皆躅足稱快。若南史謝靈運傳有云。

使薛道雙者合鄉里健兒篡之三江之口則正當此地爲會稽永興之間吳越春秋云范蠡去越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濱亦正出此而入海由海而入松由松而入湖故國語亦曰遂乘輕舟入五湖如以爲松江婁江則靈運傳所篡全不在吳而以范蠡言之當云由五湖而出三江乃云出三江而入五湖是不通也觀此可以省矣。

靈泉 在縣署西主簿廨中 說見後。

此唐主簿宋思禮孝感泉也。思禮母羸疾以大旱水涸渴思泉水甫祝天而泉出于地其尉柳晃爲題石勒之事見舊唐書及駱丞集靈泉頌中但舊唐書云補蕭縣主簿蕭屬徐州遂有疑非吾地者惟駱丞頌中有此地城控剡溪地連禹穴語而註者曰禹穴剡溪皆在紹興會稽縣則正屬吾地且頌又云某出贊荒隅途經勝壤正以賓王此時謫臨海丞在台州道經予邑故予邑東門稱達台門可據也是其所云蕭縣者係蕭山之誤固不待言特予謂蕭山亦非是者據頌稱思禮調露二年來佐百里調露高宗年號考吾邑永興之名在調露前及天寶改名蕭山則在調露之後且賓王本傳于高宗朝由武功主簿調入長安至武后朝惡其言事調臨海丞則當赴臨海時正武后未亡元宗未興之際此時安得有天寶所改之蕭山也後檢文苑英華知頌文有蕭尉柳晃英華作前尉且註云前集誤作蕭始悟集中蕭字乃前字之誤而作舊唐書者無學竟稱蕭縣以致徐州吾邑各認其爲名而皆非也蕭山是永興詳見後第三卷中靈泉頌新修志者以予言載入主簿廨下然名官人物仍不載。

回浦 在縣西北五十里說見後。

漢地理志。回浦。東部都尉治。考回浦在蕭山海門之東。查浦之西。與海寧鹽場對渡。又名回水。蓋浙水入錢塘界。忽作一折。則蕭山南界漁浦渡是也。及將入海寧界。又作一折。則蕭山北界回浦渡是也。浙凡有兩折。因名浙江。俗作三浙。誤。而此以江水回折處得名。故在海寧岸有折山。在蕭山岸有回浦。稱爲海門。太平御覽載虞喜志林。緒山原名折山。以折字音近緒。遂作緒。史多稱緒山是也。越紐遺書。折山與折江並稱。後改作緒。或云秦始不能渡。緒其山而回。故西有緒山。東有回水。漢時以瀕海要地。置東部都尉。而治于其中。與錢唐西部都尉治。東西相望。漢志誤以回浦入二十六縣名之內。且以東部誤南部。實則會稽郡止二十四縣。無二十六。且止有東西二部都尉。無南部都尉也。地理志治與回浦非縣名。考兩漢六代史。止有東部西部二都尉。無南部。間考六代史。當宋泰始間。會稽太守孔凱。與吳郡太守顧琛同反。建武將軍吳喜討之。顧琛敗走。與其子寶素。攜老母。泛海奔會稽。海鹽令王孚邀擊不及。此海鹽今嘉興屬縣。喜等至錢唐。賊黨顧昱。孔璋等齊奔會稽。喜乃悉力攻江東岸。先遣沈思仁等趨定山。破東軍之據岸。以結寨者。然後分作三隊。以三渡進兵。喜親從柳浦渡。正趨西陵。而遣別將壽寂之。從漁浦而入。邪趨永興。劉亮由鹽官海渡。直指回浦。則是一從中渡。在西陵。一從南渡。在漁浦。一從北渡。在回浦。至今予邑有三渡。千載不異。而且漁浦與縣治衝。則曰邪趨。海渡與回浦正對。則曰直指。史文之明析如是也。或曰鹽官今海鹽縣也。海渡者。遵海而進于浙也。則不然。漢志海鹽。卽今海寧也。至六代時。分海寧北境爲海鹽縣。而以今海寧縣爲鹽官。吳陸遜爲海昌屯田都尉。領鹽官縣事。是也是王孚所邀之海鹽。此嘉興海鹽縣也。劉亮所渡之鹽官。則杭州海寧縣也。杭州鹽官與回浦對渡矣。其曰海渡者。以其渡在海門傍耳。

漁浦 峽口 在縣西南三十里說見後

若漁浦則舊志已有之然不得史證疑非要地據宋書鎮北將軍沈思仁討孔覲由定山進向漁浦然後別將由漁浦邪趨永興蓋以漁浦爲要津也至南齊永明年富陽人唐寓之反縣令何詢告漁浦邏主防援寓之至錢唐縣令劉彪棄縣走會稽太守沈文季發官民丁救之賊分兵襲會稽至浦陽江郡丞張思仁遣峽口戍主湯休武拒戰大敗之峽口今名峽下與漁浦相近志有峽山峽浦非此地

苧蘿山 在縣南二十五里有四施村卽前苧蘿村是也說見後

牛頭山 實字記云牛頭山在蕭山縣東南水陸併行二十里江水迴環舟行信宿猶在其處故云牛頭苧蘿一日三過今牛頭山屬山陰縣說見後

舊記牛頭山屬蕭山縣故其計道里皆從蕭山指數之大抵其山與苧蘿東西橫峙相距二十里而浦江之逕蕭山東入海與逕蕭山南入江者並廻環于兩山之下故記有牛頭苧蘿一日三過之謠但不知何時割入山陰此必隋大業間併省山陰蕭山同入會稽縣而唐分還時誤割之以入山陰者乃舊唐書無學不考地理妄云分會稽諸暨置蕭山縣夫蕭山之併入會稽從山陰入之也今既分還山陰蕭山則會稽之地斷不能越山陰而與蕭山何況諸暨予前已辨之詳矣今卽牛頭苧蘿並觀之則蕭山反分地入山陰舊唐書之誤倍可驗矣且蕭山苧蘿古越絕書卽有之而浙江通志于苧蘿山下註云蕭山本諸暨分治故一山而兩屬其地夫蕭山何嘗爲諸暨分治耶餘暨水與漢魏舊縣卽隋併入郡未嘗併入諸暨也唐分還縣治不聞從諸暨分還也卽承舊唐書之誤亦增地入蕭非以諸地爲蕭也苧蘿距蕭山二

十餘里。諸暨距苧蘿一百餘里。諸地雖饒。不能割百里以與蕭。明矣。且祇一苧蘿。既云分蕭。則在蕭矣。又
以一山而兩屬其地。豈一山可剖爲兩耶。何特誕至此。

西河文集

蕭山毛奇齡字春莊一名姓稿

王珊册玉
邵瑛柯亭稿

蕭山縣志刊誤

江寺一名覺苑寺在治東北陳倫書令江總在梁時避亂居此捨寓爲寺說見後

江總字總持濟陽考城人梁司徒左長史蒨之孫仕梁爲太子中舍人兼太常卿侯景寇建鄴臺城陷總避難至會稽郡嘗憩龍華寺作修心賦會其舅蕭勃先據廣州總往依焉前此總父紆以父蒨眼病嘗捨同夏縣今江寧上元縣界牛屯里宅改爲寺名慧眼寺鑿井洗眼而父病遂瘳總追念父孝因以會稽之永

興所寓宅捐爲寺去舊志中有云子承父志捨宅爲寺者以此今作江淹誤

據志江寺在夢筆橋北南齊建元二年江淹之子昭元捨宅爲寺唐會昌中毀大中二年重建賜名昭元祥符中避國諱改名覺苑又云夢筆橋齊建安中建按史江淹字文通本濟陽考城人而居于建鄴始仕劉宋旣而仕齊又仕梁然皆官京朝不出一步惟初仕時曾爲宋南徐州從事繼爲京口鎮軍參軍又繼領東海郡丞又其後貶建安吳興令則其出仕亦祇在鎮江淮北及福建浦城三處而並不到浙且其人生平以仕宦爲事自少至老約五十餘年從不間斷極至進紫金光祿大夫封臨沮伯再封醴陵侯然後

曰吾當歸草萊。乃究竟不歸。而卒于官。則何年月日。是其出遊捨寺之時。真荒唐也。況其云建元二年捨寺。則尤謬也。建元是齊高帝年號。是年高帝新置史館。而以淹充史官之任。不惟淹官京朝。不當有家在蕭山。安有其父儼在。而其子可自爲捨宅之理。況是年王儉語淹曰。卿今年三十有五。是淹年方壯。不應有年長能捨宅之子。況淹本傳。祇一子名鷲。並不名昭元。卽此一子在淹死後。襲淹封爵。又並無他子名昭元者。又且大中祥符年號不合。若大中是唐宣宗年。則會昌旣毀。不應大中又卽建。若是宋真宗年。則真宗名元。未有祥符。則避諱改元。而大中則不避諱。而賜元者也。又況夢筆橋爲建安年建。則在南齊並無此年號。其信口狂誕。不過以淹曾貶建安吳興令。妄臆吳興是湖州。建安是爲令之年。或者於是年來浙。而不知此建安是福建建寧。非年號。吳興是建寧浦城。非湖州也。此皆不讀書人所捏造也。

江令祠一名江丞相祠。在江寺左。俗呼江相公祠。以捨宅得祠。故又名江令宅。舊誌以江寺爲江淹捨宅爲寺。故祠亦祀淹。今考祠名。則益知捨寺是總。不是淹也。按淹在齊官止御史中丞。至梁而後進散騎僕射左衛將軍。而卒。未嘗爲令爲相也。總則在梁爲尙書殿中郎。太子中舍人。兼太常卿。在陳則纍遷左戶尙書。轉太子詹事。又歷侍中。遷吏部尙書。僕射。尙書令。此見南史。而陳書亦云。至德四年。加宣惠將軍。置佐史。尋授尙書令。則授尙書令。稱令公者。是總。不是淹。其又稱丞相者。則以令兼宰執。南史所謂當權任宰。陳書所謂權任宰政。是也。明明有江令江丞相二名。此正籛羊一線。可爲左證處。而盲呼瞎喚。誣陷文通。亦思文通曾爲宰爲令否乎。或又謂淹曾爲吳興令。而捨寺正當爲令之時。故稱令。則據陳書。總持爲太子中舍人時。曾以太子洗馬出爲臨安令。亦正當江東避難之際。此正避地永興踪跡所始。是則稱縣令之令。亦在總不

在淹以臨安近吳興遠。臨安在浙。吳興不在浙。況身後之祠。未有僅署其初銜者也。若總持自敘有曰。昔晉武帝策荀公會曰。周之冢宰。今之尙書令也。才未半古。屍素若茲。則總以身任宰執。不持政務。而但以詩文見寵。遊宴見幸。爲嘽嘽耳。至又曰。總弱歲歸心釋教。年二十入鍾山。就靈曜寺受菩薩戒。暮齒官陳。就攝山布上人受大戒。則佞佛捨寺正總持本色。未聞文通佞佛也。天下真是非。不必多較。卽江令江相公江丞相三名。鑿鑿呼叫。便他人不得承認。況左參右證。皆是此。不是彼。而生其地者尙聽其訛舛。可乎。唐人江令宅詩。無賦淹者。劉禹錫南朝詞臣北朝客。歸來惟見秦淮碧。羅隱蠻牋象筩夜深時。曾賦陳宮第一詩。皆實指總持者。惟許渾一詩。其開句。身沒南朝宅已荒。邑人猶賞舊風光。則文通總持皆可承認。然落句有閑愁。此地更西望。潮浸臺城春草長。則仍是總持。以總持仕梁爲太子中舍人。遭侯景叛亂。攻陷臺城。然後避難至吾地。若文通。則是時已死。未嘗遇臺城之變也。況劉羅諸詩所賦者。皆青溪舊宅。惟渾詩則確是吾地。其云邑人。謂是邑之人。指蕭山也。若建鄴。則稱京邑。有之不單稱邑字。況此時已稱州與郡也。至又云西望。則以予邑觀之。臺城在西。若建鄴。則臺城青溪同是一地。何分西東。予少失學。問罔出門。卽以詩文見于世。曾爲江令宅二詩。竟賦爲淹。儼然載集中。且行世已久。不能改矣。讀書雖萬悔。莫贖一錯。此可鑒耳。

楊趙顧郭四長官祠說見後

楊趙顧郭者。宋知縣楊時。卽龜山。顧沖。郭淵明。縣丞趙善濟也。時開湘湖。而沖等踵成之。見于湘湖水利志。明洪武年。知縣張懋。建祠湖濱。春秋二祀。以報其功。俗呼長吏爲長官。故名。後不知何時。改爲楊郭二長。

官祠居人稱湘湖土地。今不存。一云淨土庵面湖三楹。卽祠址也。

漲潘橋。在縣南十五里。以潘水所經得名。

祇園寺四塔。相傳元度親建其二。再生爲梁朝岳陽王蕭管。續建其二。因有許元度來何暮。昔日浮屠。今如故之語。父老相傳以爲注話。但竝無事實。不知所據何書。祇略見其說于沈仁衷記中。其記文雖極駢儷。可觀。然尙有缺軼。又不詳仁衷時地。意其說係邑人從來相傳之語。而仁衷掇入之。原無記載。可引據者。則總屬荒唐而已。嘗與始寧徐仲山語。廉叔度歌。謂後有襲其文作許元度者。見予邑誌中。仲山曰。此不容襲也。人但知暮度一韻耳。不知叔度可押。元度不可押。何也。范之字叔度。與黃憲同。范訓法。憲亦訓法。法者度也。音渡。去聲。故范字叔度。憲亦字叔度。度可與暮押。固也。若許詢以咨詢得名。則其字度。當讀作詼度之度。音鐸。入聲。小雅所謂周爰諮詢。周爰諮度。音鐸。是也。乃曰許元鐸。來何暮。可乎。豁然大悟。且嘆作僞之定無是處。又益見予邑舊誌之謬。卽偶下一語。皆有疵隙。及予著通韻。有兩合一例。則鐸暮亦可相押。如小雅薇亦作止。與歲亦暮止押。離騷憑不厭乎求索。與各興心而嫉妒押。可爲比類。然造許元度語者。亦見不及此。許元度語。定是僞造。無根據。卽許元度亦原是許元鐸。無可議者。

流寓于邑里無涉。不足輕重。然南史于六朝宋時。有高陽許瑤之。居在永興。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縣一勛遺郭原平。見原平傳。瑤之罷建安郡丞還居永興。以縣一勛遺原平。原平不受。遂而復反者。前後瑤之乃自往。曰。今歲滿寒

而建安縣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而受之。此實高陽許姓之流寓吾邑者。而誌又不載。若詢亦高陽許姓。然

其寓吾邑。反無實據。晉史諸書。皆云寓會稽山陰。惟陶元亮作孟府君傳。有云詢客居永興縣界。世說亦

云隱永興南幽穴中而誌又不載。要之詢寓是他邑之近吾邑者。或在南山或在清江無所不可。特不可曰寓西山耳。

陵墓志有許攸墓。在鳳儀鄉。相傳許詢之父。爲會稽內史。後家于此地。遂葬焉。按詢祖父不可考。惟續晉陽秋謂詢是魏中領軍將軍許允之玄孫。見世說註。然不及其父。假使其父家此。則其子必少居此地。有踪跡矣。況墳墓所在乎。乃考晉書孫綽傳。但稱綽與詢同居會稽。不云隨父。而世說載詢未出都時。與簡文劉尹輩談議。往來則詢在初年。猶自住丹陽都下。而其既始出都而徙居會稽。是未出都前。全非家越者。誌所載皆妄也。若誌于詢傳。又云終入剡山。則葬父于此。而少住都下。老居剡山。無一可者。至其餘墳墓。所載纍纍。都無根據。又何必然。

鍾離牧字子幹。本山陰縣人。而少居吾邑。若欲扳他邑流寓人物。則此在許詢之先。第一名臣。可借之爲寓公生色者。今不載流寓而載邦賢。則又誤矣。按三國吳志有云。牧漢相意七世孫。少愛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而縣民認爲己有。牧曰。本爲田荒。故墾耳。固君家稻也。悉與之。而縣長不直民。遂繫民于獄。將治罪。牧爲民請。長曰。君慕承宮自行義事。續漢書曰。宮字少子。瑯琊人。嘗在蒙陰山中種黍。臨熟。人就認之。宮便推與而去。由是發名。仕至右中郎將。侍中。僕爲民主。當以法率下。寢公憲而徇私請。恐非義也。牧曰。此是郡

界。緣君賢良。故來暫住。今以少稻而殺此民。何心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爲釋繫民。民乃自慙。率妻子春所取稻。得米六十斛。悉送還牧。牧閉門不納。置米道傍。莫有取者。則是少居吾邑。與山陰相界處。而既則欲還。而仍留之。然其後到底不留。故曰少居此。明明受廬卜居而寓此地。而後去。所謂流寓非

邦賢也。若後此皆入仕之日。自赤烏三年始。從郎中補太子輔義都尉。遷南海太守。還爲丞相長史。轉司直。遷中書令。且東西討賊。復以秦亭侯進都鄉侯。領武陵太守。卒于官。是自仕至卒。已去吾邑。而傳于卒後。不及永興。則其在本鄉審矣。乃誌又以其子徇曾戍西陵。遂并其子亦收入吾邑。則尤大謬。按本傳。牧子禕嗣。代領兵。則嗣牧官者禕也。牧在吾邑。則禕亦當在吾邑。未有收少徇而卻長禕者。且會稽典錄曰。牧次子盛亦恭讓。爲尙書郎。則子幹有三子。不止徇。亦不止禕。乃獨收徇入永興。則二子之歸。誰遣之一子之留。誰留之。此皆書傳無可考。情事不可解者。若謂徇戍西陵。遂稱邑人。則未有戍本邑而單稱西陵者。況徇又曾禦信陵。若然。則徇又當爲信陵人矣。予嘗曰。邑有五流寓。一鍾離牧。見三國史。一許瑤之。見晉書。一許詢。見陶淵明孟府君傳。一江總。見南史。一秦系。見戴叔倫詩。只此五人。已足矣。入明則劉伯溫一人可與相

副。本邑人物。祇八九人。而流寓過多。主客不稱。惟此五人。真正流寓。考據頗確。而誌乃以子幹爲邦賢。則何可也。有謂子幹此舉。終是過情。縣民妄認。義不可與而與之。是謂過與。縣民還稻義所當受。而不受。是謂過辭。其說甚正。但宋學以前。多似此舉。如劉寵。王烈。郭原平。承少子輩。皆以此得名。皎列史冊。而宋後至今。杳然絕響。乃當時君子名鄉。孝悌名里。閭化旋變。悉歸于善。而今則苟媮自便。江河日下。何也。天下性情所發。全在感激。假如子幹當日。民認不與。民與卽取。于理得矣。然以旁人觀之。則自上智至下愚。自三家至萬戶。何有一不如此者。如此。則又何一可感。又何一可誦。如此。則何足入史書。何足傳後世。惟不宜與而與之。截然不宜。卻而卻之。截然置米當路。彼此不顧。里閭傳之。鄉邑誦之。兒童婦女。皆生感激。行路往來。皆知效法。此俗所以厚。民所以淳也。故夷

惠所行。皆非中正。而孟氏以爲頑廉懦立。鄙寬薄敦。此正性情發明驗。而夫子及門。冉有過與。原憲過辭。統載論語。夫原思爲其官而不取其祿。與子幹耕其田而不取其米。正復相等。而夫子未嘗以過情斥思。則子幹可知矣。自宋學一開。而民無感激。俗辭效法。拘牽文義。隨時進退。以致兩宋國難。中原板蕩。君父僇辱。千古奇慘。而宋史載忠義一傳。凡有十卷。約三百七十八人。合之帝紀列傳所載。死者

無算而濬洛關固之徒。凡講學者。無一人與焉。甚至學義卓行。隱逸諸門。一概絕跡。嗟乎。何以致此。

五代羅隱。字昭諫。在吳越王時。往來浙東西間。凡所到處。皆附會其說。時俗相傳。以爲異事。且共稱曰羅隱先生。兒時舟過石巖。有大石如輪。出水中。土嫗曰。此羅隱墳也。予曰。何也。曰。隱避雨巖下。吟云。避雨避得好。只怕巖石倒。吟畢。果倒石壓隱水中。此是馱子語。及閱縣志。則儼載隱墓在許賢鄉。可笑甚矣。考隱本新城人。死葬其鄉。然又云。葬新登者。以新城後改爲新登故也。妍北雜誌云。謝皇父嘗至新城。聞故老言羅隱給事冢。在徐村之水陂。冢猶存。梁開平四年。沈崧爲誌銘。則其葬新城明矣。曾記吳檢討作十國春秋。詢予云。羅隱墓在貴鄉。信乎。予曰。無之。曰。然則紹興志何以有此。曰。從來造志者。皆無學問人。縣志旣載。則府志不能去矣。後見錢唐縣志。亦云。隱墓在定山鄉居山里。而江西通志又云。羅隱墳在樂安縣羅家潭。然則志書之不足信如此。若俗傳羅隱先生出言成讖。皆無其事。十國春秋云。錢武肅王城西。府命賓僚省覽。顧謂左右曰。百步一敵樓。可以爲金湯之固矣。隱徐曰。敵樓不若內向爲佳。及武勇都之變。援兵多自外攻內。當時所稱先見者。或在乎是。

蕭山戰蹟。多在西陵查浦二處。自勾踐城查浦守西陵後。吳孫策攻查浦。六朝孫季高城查浦。吳鍾離佺戍西陵。唐浙東觀察使王式討裘甫。至西陵受降。錢繆襲辛約西陵。越州觀察使劉漢宏將十餘萬出西陵。將擊董昌。錢鏐逆戰。大破漢宏于西陵。此皆約略可詘指者。誌但載孫策劉漢宏二事。而餘俱不及。何也。予曰。西陵。自是舊蹟。卽選詩謝惠連西陵遇風。唐詩李紳西陵寄王行。元慎西陵晚眺。吳融西陵夜居詩。皆在此地。予邑可稱西陵。今人反不稱而稱蕭然。若杭州本臨安地。自有舊地名可稱。乃忽稱西陵。不知何據。如其名美。竟可妄稱。則秣陵廣陵吳陵宛陵亂。

呼可矣。何必地理方輿分別開載也。

予送先贈公入鄉賢祠。怪魏晉以下從祀寥寥。因于午食之次。歎先賢高行如賀季真者而不得與。豈非闕憾。旁一友曰。以其爲四明人也。予撒箸大驚。豈生其地尙不知其地之賢。而瀾瀾若是。憶康熙乙丑分考進士。已薦寧波胡鹿亭卷中。一十二日而臨發。以及門之內四字見摘。渠感之。就邸泣謝。手奉書一部。則其先侍御道南公所輯甬上文也。集二十餘卷。自三古迄今。首列文種夏黃公歌。次卽列賀監詩。以監爲四明人耳。予笑而置之。後見雲間陸伯生所輯廣輿記。紕繆可駭。其在古蹟。則有逸老堂。係宋時爲賀季真建。其在祠廟。則有賀季真祠。在月湖中。其在山川。則有月湖。爲賀季真游憩之所。其在人物。則一如侍御所輯。文種夏黃公後。卽繼以季真。諸此誕妄。意寧波舊誌亦原有之。故宋時郡守已早有建逸老堂者。而予邑誌中刪傳數行。此外絕不道及。卽鄉賢一席尙不得與。此在前諸公實有以本邑之賢推之他郡者。則可憾孰甚矣。按唐書載季真在隱逸傳中。明云越州永興人。以吾邑自。隋時省縣併入會稽。至高宗儀鳳間。始復置永興。而季真爲證。聖年制科所中。則正在新復永興之後。未改蕭山之前。故其表用雖遲之開元天寶之際。而通籍在先。其不稱蕭山而稱永興。昭昭如也。初不知甬上之拔之者何所依據。揆其故。不過以四明狂客一別號耳。夫別號何常。意所欲表。隨在可取。稱空同者。不必果在山。號鳳洲者。不必真在海。夫人而知之也。使以別字之故。可竟易其籍。則先儒陸象山。土司沙定海。俱寧波人矣。且彼之所以註賀監者何籍也。按廣輿人物註。四明人。世無取縣界之山作里貫者。假曰四明。則必原有四明州。四明郡。四明縣。然後可試問此四明者。是何代之州。何代之郡。何代之縣。夫四明。本山名。地在餘姚。唐時

以餘姚縣屬之寧波。稱餘姚郡。而因以餘姚有四明山。故稱明州。餘姚郡是明州。以姚餘得名。賀監爲唐人。果籍明州。則其稱四明者。亦當在餘姚。不當在寧波。況不籍明州。而籍四明。則世無此籍矣。故吾謂賀監之在吾邑。無論永興里貫。鑿鑿不刊。更無容一置他喙。而卽以其傳觀之。其可旁驗者有三。季真所乞者。周官湖也。周官湖者。爲季真宅傍之湖。卽周家湖也。湖爲永興地。此一證也。若唐宗所賜。一爲鑑湖。鑑湖。越州地。又一爲剡川。剡川亦越州地也。夫一賜再賜。皆不出其鄉。此又一證也。且季真之歸也。唐宗深重之。于其行也。親率皇太子及在朝百官。賦詩餞送。而又擢其子名僧子者。爲越州會稽郡司馬。賜緋魚。使侍養之。向使季真爲明州餘姚郡人。而使其子之侍養者。反隔處越州會稽郡。以使之奉秩進饌。是俗所謂食在睦州口。在麗州也。此又一證也。

凡志必載選舉一門。然往往乖錯。如賀知章在唐擢進士超拔羣類科。此是制科。非進士科。惟制科始有名目。如博學宏詞。超拔羣類。而進士無之。然又稱進士者。以古重制科。制科可稱進士。進士不可稱制科也。誌中列進士科。自宋以前。祇以賀知章一人當之。且又註曰。按宋有制科。有舉人。有進士。今制科多漏失。無可考。僅著進士科若干人。則不知制科不始于宋。又不知知章卽制科。非進士科。而當面差錯。又不知明以前竝無舉人科。以爲有舉人。胥失之矣。請略道其概。從來稱科目者。謂諸科之目。如制科。明經科。進士科之類。而制科始于兩漢。明經進士諸科。則始于隋唐。蓋前此鄉舉里選。貢于天子。天子卽用之。未嘗試也。自漢文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爲策試。而于是分制科薦舉爲二。試者爲制科。不試者爲薦舉。如嚴助爲漢武考中。則爲制科。嚴助既中之後。又薦朱買臣。則爲薦舉。以嚴助考朱買臣不考。故

也。其他舉孝廉辟掾史皆不考者。然例轉下矣。蓋制科之目。雖起於漢。然歷代因之。前後不一。名皆帝親試。竝不假權于有司。且已仕未仕。在官在民。皆許入試。又無三年比年之限。如唐制宋制。皆曰制舉。所以待非常。又曰制科爲大科。故不常舉。其所取士。如漢董仲舒、晁錯、公孫弘、蕭望之、晉卻詵、摯虞、唐蘇瓌、蘇頲、張九齡、裴度、顏真卿、皇甫湜、元稹、白居易、宋富弼、梁固、蘇軾、蘇轍、洪遵、洪适、周必大、真德秀、劉絢、李廔。皆是也。自隋唐設明經茂才進士諸科。然皆命有司考校。不敢與制科等。而其後諸科漸減。亦漸輕。唯制科與進士科。歷唐宋竝重。不變。明初雜倣舊制。有薦舉。有辟召。此不試而用者。有明經。有進士。則試而用之。所謂貢士進士是也。乃又設舉人一例。前代以白衣領解。舉進士不第。則仍爲白衣。雖名爲舉人。而試而不用。明則以此一項亦試而用之。而至于制科。則非上親試。雖有懷才抱德。孝弟力田諸名。而不設特科。不立考校。與薦舉等。故雖有名目。亦不大用。而其後則并其名目而去之。故有明一代。全無制科。至本朝始一舉行。合中外有司。各舉文學。不拘已仕未仕。所謂博學鴻儒者。皇上親試之。太和殿前。以二等取中。悉授館職。此皆舊法。舊分三等以上等。比進士殿試第一人。賜制科出身。授館職。中等。比殿試第二人。第三人。賜進士及第。授館職。下等。比殿試第四人。賜進士出身。召試館職。所謂制者。卽應制之制。謂上親策試也。近人不讀書。不諳古法。妄以進士科爲制科。以舉文時文爲制舉義。而以制科爲薦舉。爲召試。固屬誕妄。卽今修志者。旣知制科爲非常之科。所以待非常。又知制科非薦舉。又知制科非明經進士科。可謂博洽舊聞。諳習故事者。乃又以館選當制科。以明代考翰林庶吉士三人當制科之選。在明爲衛先生諱恕。來先生諱宗道。在本朝爲周先生諱之麟。三前進實志中。則仍屬臆說。非古法矣。因閱選舉志而爲之正之。如此。若明代翰林。則亦不

止二人也。

西河文集

蕭山毛奇齡字春暉又大可稿

觀齡明澗較
遠宗姬漢較

蕭山縣誌刊誤三

志例有^名官一則。覘治政得失。不經史載。大抵據譚文相襲。而史載則詳內略外。且鮮及令長時事。故難于稽覈。如舊志以劉宋之羊恂而載爲唐令。新志以唐代宗年之李萼而註作齊令。謬可知矣。予嘗謂邑令自三國陸凱。劉宋羊恂。劉僧秀。唐李萼。宋楊時。顧冲。張暉。郭淵明。趙善濟。元於善。明張懋。吳汝芳外。亦無可傳述者。獨稍有闕軼。據所見補入三人。餘不敢贅。祇俟好古者踵事焉耳。

唐宋思禮舊唐書有傳

宋思禮。字過庭。廣平人。祖昉。永州刺史。父順。戶部員外郎。思禮少以事繼母。徐舉聞孝。六朝及唐有聞孝望孝諸薦舉科故舊唐書云事繼母爲聞孝。駱丞集引註改以孝聞。非是。補永興主簿。會大旱。井池涸。母宿有羸疾。非泉水不甘食。思禮憂惶。禱于天。忽有泉出庭下。味甘且寒。日不乏汲。見者嘆異。縣尉柳晃爲文刻之石。其後義烏駱賓王以言事得罪。調臨海丞。過蕭山。感之作靈泉頌。載集中。若頌有前尉柳晃耿介之士也。一段則柳晃亦當時有名字者。特以無事蹟姑闕之。

宋鄭庚見後

鄭庚初爲太和丞。曾薦楊勅之勦寇有功。後以官兵俘平民爲賊。庚奮辨之。俘者得不死。監司上其事于朝。當事陰格之。未錄也。旣而庚憂去。服闋。補蕭山丞。臨安大災。廷署皆延燒。有火挾文卷上。獅飛颺。墮西輿沙間。堠兵擢得之。認曰。此鄭長官名。以獻之。令則正監司所上。庚前事也。令嘆曰。寧得非天意耶。封奏之。舉朝稱異。始錄其前功。遷職。事見洪邁夷堅志。

元蘇友龍見後

奮志于官師。表曰。予讀元志。有李適、衛應昇、趙鎧、蘇友龍。咸任邑令。以其受任年代無可考。故不敢入焉。予謂亦顧其事何如耳。如受任年代。則陸凱、羊恂未審何年蒞職也。而載之何歟。何敦生嘗云。見過成山京省人物考。有蘇友龍事。正元志有名者。

蘇友龍。字伯夔。金華人。嘗學經于許謙。以才能充閩府吏。不藉民爲兵。而用散卒以擊賊。轉江浙行省吏。嘗時紅巾犯杭州。用計破之。以功擢蕭山縣尹。縣吳越要衝。兵馬往來。誅索剽掠無虛日。友龍謹儲峙。第應芻茭外。遇有犯者。治以法。士卒無如何。會歲歉。議發官粟賑饑者。僚屬力沮之。友龍大言曰。出天子之粟。賑天子之民。何所不可。民全治者。以萬計。尋改本路總管府官。

予邑前賢本寥寥。然又多列孝義。隱逸諸門以分之。遂或列隱逸。或列孝義。而在大傳者寡矣。然且大傳中如賀季真者。在唐書仍列隱逸傳。則不幾乎無大傳乎。予邑人物。自三國始。至趙宋止。止九人。此九人者。本景星慶雲。不可多得。必以次合載人物大傳中。方有顏色。其中有孝義。有隱逸。則仍在孝義隱逸中。

記一名焉可耳。卽其傳亦須詳載。照史傳錄入。不可芟軼。若其餘趙宋人物。有在九人外。當附見者。則原無事實。并無記載。從舊文略斟酌間便。可已。明則魏公文靖。何孝子邦植。張尙書楓丘公三人。合前九人。爲一十二人。此皆有大傳者。餘傳可隨意。但須覈實耳。九人者。三國。吳仁義都尉。五官中郎將。改高山令。孝子夏方。晉高士夏統。晉交州刺史。龍驤將軍。壘封新夷侯。官縣侯。食邑千戶。孫處。六朝。宋舉孝廉。孝子郭世道。六朝。宋舉孝廉。孝義郭原平。齊建昌侯。廬陵王中軍司馬。高平太守。謚壯侯。戴僧靜。唐太子賓客。祕書監。贈禮部尙書。賀知章。唐舉孝廉。授衡陽博士。孝子許伯會。宋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張叔樁。

吳夏方。晉書有傳。本三國吳時。薦舉爲仁義都尉。五官中郎將等官。則當屬吳人矣。雖終爲晉令。其後事耳。此與孫季高傳在宋書

而標作晉人一例。

晉夏統。晉書有傳。

晉書夏仲御傳。極其靡寫。致使作史贊者。獨標仲御二人。反復稱歎。而靖節處士不及焉。斯亦尊矣。且當時賈公闔。何許勢焰。而一聞仲御名。趣承忻挽。惟恐不當。何以致此。予少與包二先生飲。和蔡子伯。沈七子先。擬慕歌。河女之章。小海唱三題。各製樂府。而見者不解。驚爲特創。不知卽仲御詩也。仲御自歌士風。製此三詩。雖其詞皆不傳。然題亦異矣。今按其傳中自述數語。可當詩序。傳曰。先公雅寓稽山。朝會萬國。授化鄙邦。崩殂而葬。恩澤雲布。聖化猶存。百姓感詠。遂作慕歌。孝女曹娥。年甫十四。貞順之德。過越梁宋。其父墮河。不得尸所。娥仰天哀號。中流悲歎。便投水而逝。父子喪尸。後乃俱出。國人哀其孝義。爲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諫吳王。言不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而作小海唱。此數語。卽詩序也。又傳中寫聞

歌數語。卽是品藻。傳曰。諸人顧相謂曰。不游洛水。安見是人。聽慕歌之聲。髣髴見大禹之容。聞河女之章。不覺涕淚交流。卽謂伯姬高行在目前也。領小海之唱。則子胥屈平立吾左右矣。其品藻之善如此。

晉孫處

卽孫季高

宋書南史俱有傳。當擇其詳者全載志中。

此本晉人而見宋史者。說見前。

六朝

宋郭世道

宋書南史俱有傳。當擇其詳者全載志中。

六朝

宋郭原平

宋書南史俱有傳。當擇其詳者全載志中。

原平卽世道之子。其孝義事甚夥。嘗論其細行。有盜筍置筍一事。傳曰。原平居宅下濕。繞宅作溝。以通淤水。溝上種少竹。春月夜。有盜其筍者。原平偶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自以不能廣施。至使此人顛沛。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足通行。又采筍置籬外。鄰曲慙愧。無復取者。或謂此非中行。置盜不問。則已矣。乃復爲橋以延之。采筍以餽之。得非過耶。予曰。繚垣以坊盜。執械以逐偷。東自扶桑。西至若木。何一不然而盜終不息。偷日以熾。有如此之延盜餽盜而路不拾遺。相觀爲善。悖風睦俗。漸幾大化。何至行之感人如是也。此爲中行。此爲絕德。趙宋以後。不聞此教矣。大道隆汙。至宋一變。不可不戒也。坊盜逐盜。此是通情儒者有意橋枉。猶不能出此時俗。而立教者曰。中道如是。則爲善者阻矣。故曰。講道者。阻人爲善之路也。原平田夫耳。自以不能廣施。致使此人顛沛。此何許心行。西銘民胞物與。論語曰。老安少懷。非此謂耶。

原平字長泰。見宋書。若南史又作長恭。恭是泰字之誤。若其父世道。見宋書。而南史又作世通。則未知孰是耳。

原平只一鄉行善。而名滿天下。當時太守王僧朗舉原平孝廉。不就。其後太守蔡興宗最有名。甫臨郡。深

加貴異。以私米饋原平。及山陰朱百年妻。百年亦當時名人。有列傳在宋史者。其饋米教曰。秩年之貶。著自國書。饋貧之典。有聞令甲。況高柴窮老。萊婦屯算者哉。永興郭原平。世稟孝德。洞業儲靈。深仁絕操。追風曠古。棲貞處約。華耆方嚴。山陰朱百年。道終物表。妻孔蓋齒孀居。寢迫殘日。欽風撫事。嗟慨滿懷。可以帳下米各餉百斛。其詞之謙洽。意之推重。宛然言下。後原平固辭不受。或勸之。原平曰。府君若以吾素行耶。則行無一善。何敢濫膺。若以其貧老耶。則蓋齒盈宇。屢空比室也。後百年妻亦終不受而罷。

會稽郡所最貴重者。曰望計望孝。皆盛族出身。不減祕著。宋明帝泰始七年。太守欲舉山陰孔仲智長子。爲望計。原平次息。爲望孝。以爲仲智會士高門。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敵。會明帝別勅用人。故二選竝寢。然而太守已上之矣。其仰重原平如此。

齊戴僧靜。齊書南史俱有傳。當擇其詳者全載志中。

唐賀知章。唐書有傳。說見前。

唐許伯會。唐書有傳。

宋張叔椿。宋史紀傳雜見。說見後。

趙宋一代。原無人物。然吾越尤甚。雖小朝偏安。其有無不足輕重。然亦南北興衰一大運會。蓋中原人物。自兩漢至宋。可謂極盛。乃當趙宋不道。中原陸沈之際。其所用人物。皆在中原。此俗所謂回光返照者。自此以後。則大河北望蕩然矣。故吳越此時竝無人物。吾邑見宋史者。惟張叔椿一人。若王敬素。名絲。則稍見別記。但官小無畸名。其不見史冊。固亦恆事。乃作誌者。又無端曰。狀元馮京。其壻也。夫他可假借。馮當

世有赫赫名。此斷難假借者。彼係鄂州江夏人。焉能與蕭山聯姻。且史冊列傳。不比狀誌。其母妻姓氏。原不可考。獨馮當世傳。偏獨有之。以彼初第時。鄉舉禮部皆第一。因有三元之目。而其時外戚張堯佐爲溫成皇后世父。欲妻以女。忽擁京至家。東京以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持酒殺來。直出奩具。目視之。京以有婦辭。詢之。則富鄭公女也。富時正爲相。故京將試。知制誥以避婦翁嫌。不試。史冊註曰。婦翁者。當國富弼。然後由龍圖閣待制知揚州。以翰林侍讀學士召還。改御史中丞。而其後竝未改娶。則是明明白白見之史傳者。所謂使君自有婦也。作誌者固鹵莽。而是家家譜亦何苦附會傳訛。偏取此有婦之夫。以爲壻。不幾爲千古所恥笑乎。若敬素官尙書兵部員外郎。此正六尙書之員外郎。非尙書也。亡友李輿王爲寫尙書第額懸其門。非是。

韓膺胄。見韓肖胄傳。肖胄爲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頗有名。傳曰。與其弟膺胄。寓居於越。幾十年。其云寓居。則但流寓。非土著也。況直註年分。則但幾十年間事耳。且傳未又曰。琦守相。作畫錦堂。治作榮錦堂。肖胄又作榮事堂。則正指其三代還鄉一節。琦。相州人。知相州。治者。肖胄之父。琦之孫。亦知相州。而肖胄又曾代父守相。故及之。雖守相初年事。然三代作堂以榮之。恐非輕去其鄉者也。或偶遺族屬于此。亦未可知。但無確據耳。

張孝伯。和州歷陽人。史無傳。惟寧宗本紀。嘉泰四年。以張孝伯參知政事。然不註籍貫。至張孝祥傳。署歷陽人。歷陽卽和州附屬也。孝伯。孝祥兄弟行。而皆署歷陽。則非父來蕭山。可見。若張卽之。字溫夫。爲孝伯子。此史有傳者。然但稱參知政事。孝伯之子。而不署籍貫。以不必署也。溫夫歷官甚煩。然甚小。後至直祕

閣而止。其傳中鎖屑必載。然不及蕭山一語。此皆非吾邑人。誌妄列者。誌云張孝伯仕至華文閣待制學士。考宋官志。殿閣學士。殿重而閣輕。凡閣不一。如龍圖、煥文、寶章、華文等閣。皆例設三官。惟有學士、直學士、待制三等。從無待制學士之名。此皆不學問人。顯然僞造者。則又何必然也。若誌中顧沂諸傳。本身與父子贈蔭。皆列官階。竝不知生平所作何官。此所謂捉影而亡形者。從來記事。竝無此體。總是作虛者。難據實理有然耳。

南北宋凡三百餘年。惟張叔椿名見南宋史冊。且雖無專傳。其雜見于孝光寧三本紀。暨留正趙汝愚二列傳中。俱極正氣。此自是南宋名臣。惜誌書多可議耳。按孝宗本紀。隆興十三年十一月戊午。遣張叔椿等賀金主生辰。大凡使金官。必擇當時有才望者。此亦一大節。而志不載。若光宗紹熙三年。上應朝重華宮。以李后屢阻。不果朝。值重明節。重明者。帝生日也。羣臣皆請朝。此時叔椿已在兩省官。請朝之列。志所稱請朝重華宮是也。但此時帝豫引疾。而壽皇以秋涼。忠帝一見。帝終引疾不朝。丞相葛邲以下。俱自賀重華。退而引罪。于是臺諫張叔椿、章穎。特上疏乞貶斥內侍楊舜卿等。以謝之。不報。時請誅內侍者。惟嘉王府翊善黃裳。與此二人而三。此亦一大節也。而志又不載。至若留正本名相。而擅自去位。此亦有故。考寧宗本紀。正欲立嘉王爲光宗後。卽寧宗也。光宗已許之。正將作指揮以進。此不過爲建儲計耳。而帝遽許以禪位。正大懼。逃去。疑帝見過。而不知果帝意也。然亦俗情矣。于是趙汝愚請之太后。竟立嘉王而禪之。請召正還。叔椿時爲侍御史。劾正擅去相位。當加之棄國之罰。乃詔正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遷叔椿爲吏部侍郎。無何。叔椿以諫議大夫再劾正。詔并落正觀文殿大學士。其云諫議大夫。則吏部

侍郎兼官也。此見寧宗紀及留正趙汝愚兩傳中。而志但云兩劾留正。不知所劾何事。且其所遷官亦竝不一載。至傳末云。疊官參知政事。觀文殿大學士。則以實弄虛矣。從來立相易相。不問忠姦賢不肖。必令史官詳載。月日子起居註中。暨作國史時。則捭年而編之。帝紀不遺不溢。歷代一轍。故他官不可考。惟相則一覽而知之。宋之參政。卽副相也。將立爲相。必先加之以參知政事之職。使參贊機務者。經年以大其權而重其任。卽偶有兼參。有權參。亦必書出。兼參者以大兼小。如已知樞密院事而兼參知政事是也。權參者以小權大。如簽書樞密院事而權參知政事是也。乃考之宋史。自寧宗慶元二年以謝深甫參知政事始。至理宗景定三年葉夢得權參知政事止。凡七十年間。計正參與權參兼參。捭年竝列。合六十餘人。其中姓張者。惟張巖。張孝伯。張礪三人。竝無叔椿名氏。則直刪之可矣。叔椿如許風節。卽不相。不能貶其賢。何必爾爾。若觀文殿大學士。則正宰相銜。此必觀文殿學士銜而誤加一大字者。侍郎之職。與龍圖文章寶文顯謨諸閣學士同秩。再進秩。則爲觀文殿學士。意當時將使出守。而先加學士銜以領之。于情理尤較然耳。

志云。叔椿子復初。尙理宗姑長興縣主。封永國公。按理宗之姑。爲太祖十世孫希瞿姊。弟行希瞿。以理宗入嗣之故。追封榮王。則長興縣主。或亦其追封者。若尙縣主而封國公。亦其恆事。祇永國公不可考。南渡後。史浩。史嵩之。皆封永國公。

叔椿子姓在朝。亦恆事。卽顯貴。應有之。然無如稱孫傳之外。且謬者。此必宋元間人。僞造人家族譜。不考官制。不較年月。不問沿革。徒勦襲官階爵秩。諛號誥勅。勦成一書。私相貿鬻。以射厚利。而不知其訛舛實。

甚。一遇有識者觀之。則傳爲話柄。將大家聲名反掃落矣。此不可不辨者。志稱張稱孫爲永國公次子。紹興中。歷樞密院都承旨。夫紹興者。高宗年號也。自高宗紹興改元起。至理宗寶祐年止。約一百三十餘年。稱孫以理宗朝人。乃爲樞密承旨于一百二十餘年之前。何荒唐也。或謂紹興者。紹熙之誤。紹熙者。光宗年號。自光至理。相去不遠。不過三四十一年間事。然考稱孫爲永國公子。永國之封。由于縣主。縣主之貴。實本理宗。乃理宗母全氏。生理宗于山陰之中虹橋。在寧宗開禧元年。其于光宗紹熙。此時理宗尙未生也。以永國公子。反先明其蔭于理宗未生之三十年前。恐無是理。況令祖叔椿在光宗朝甫爲臺諫。而其次孫卽爲樞密都承旨。其官在待制司諫之上。此必不得之數也。若云紹定是理宗年號。紹興是紹定之誤。則志又不應云紹興中爲某官。理宗朝又爲某官。是明明理宗在紹興之後。非理宗紹定又可知矣。且其云理宗朝除寶章閣待制兼端明殿大學士。則又非也。按宋制。樞密承旨。舊用武臣爲之。而後兼用文臣。然皆以待制充其任。則待制可陞承旨。承旨不可陞待制明矣。若其云待制兼殿學。則尤不然。從來殿兼閣。閣不兼殿。寶章爲理宗新建之閣。廁諸閣後。而待制又閣中第三等官。最小。其班次在知制誥下。欲以兼學士。固屬笑話。況大學士乎。若其所謂端明殿大學士。則并無此官。人但知觀文殿有大學士。資政殿有大學士。則凡有殿名。何不可稱。而不知大學士者。宰相之銜。惟觀文資政保和三殿有之。而他殿無有。端明殿者。卽西京正衙殿也。其置學士。始于後唐天成元年。命馮道趙鳳等居之。有學士而無大學士。其制沿南北二宋不改。而不考官制。訛傳失真。只此一銜。便一字一錯。此在作志者。固屬失考。然世家族譜。必有藍本。何可令其誤至此也。志又云。嘉禧間。督視江淮兵馬。拜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按宋無嘉禧年。

號。惟理宗曾改嘉熙。則嘉禧必嘉熙之誤。但無拜太師者。考職官志云。宰臣官至僕射致仕者。必已任司空司徒。始拜太尉太傅等官。若太師。則爲異數。自趙普以開國元勳。文彥博以疊朝元老。方特拜焉。此後稱太師者。蔡京。童貫。鄭紳三人。南渡後。則秦檜。僭稱。而其後史浩。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專政。則相繼蹈襲。以爲故事。然必爲宰相。始得覬覦。寧理二朝。張姓爲相者三人。而叔椿。祖孫不與焉。其說已見于前矣。若宋承唐制。止以同平章事爲眞宰相之任。至平章軍國重事。則元祐間置之。以待文彥博。太師與呂公著。守司空二人。其序在宰相之上。或稱同平章軍國事。或稱平章軍國重事。五日或兩日一朝。非朝日不至都堂。此皆係宰相已進三公。加之于無可加之地。而後有此。此非無端可妄加者。若其封滎陽郡王。則宋恆有之。或卒後贈太師。贈平章事。則皆未可知。若末云復平章事。則又不然耳。

誌云。稱孫拜太師。平章軍國重事。進封祈國公。性鯁介。不附權貴。與賈似道有隙。遂謝事歸。未幾。上悟。復召以丁母長興縣主憂。不赴。寶祐間。詔爲滎陽郡王。復平章事。按理宗本紀。寶祐四年。程元鳳與賈似道同參知政事。因三年以前。歷用董槐。程元鳳二人。或參或兼。而此時始用賈似道。與之同參。則在寶祐以前。嘉熙以後。似道竝未參政也。且考姦臣傳。似道在寶祐二年以前。十餘年間。歷任湖湘。雖內恃貴妃之寵。然爾時正以裁抑調外。竝無權貴。顯然使大臣避位之事。且人不在朝。亦何庸避。稱孫之惡。似道事當有之。然應在開慶以後。似道用事之時。誌所記年月恐未合也。

嘗游湘湖最深處。曰楊寺。以楊冀王曾捨宅作寺。故名。予時爲詩。有龍堂瀨淺楊王宅。鳥道雲盤句踐祠。句。蓋偶以所見入詩也。特楊冀王在蕭山無據。縣志但載楊齊王楊冀王二墓在蕭。亦不可考。嘗疑齊王

者。金人賜劉豫之號。楊后既立理宗。曾封皇子。竝爲齊王。豈可又以封外戚。及考宋史。則知楊次山者。初封永陽郡王。繼改封會稽郡王。死後封冀王。竝無齊王之封。其子名谷者。封永寧郡王。名石者。封魏郡王。楊后傳云。封永安郡王。又竝無齊王之封。乃僞造一王號于冀王之前。不知所爲齊王者。次山耶。谷耶。石耶。駱家沙朝政。無一當者。若次山本開封人。祖父皆捍城死事。以世蔭起家。而楊后以會稽人而認之爲兄。其傳明云。家越之上虞。非蕭山人也。其宅與墳。則置之勿問可耳。

羅從彥來蕭。但與其師楊中立明府作主客耳。目爲流寓。則官客捆載矣。且從彥亦何足重。若明初劉文成。確寓吾邑。雖無在蕭實蹟可傳。但北嶺將軍碑文。包氏任氏二記。俱載本集。此固流寓之生色者。其他高季廸。王子禕輩。則尙在有無之間。若高明鼓子詞客。儼然在坐。則方外高士道學官客。又相顧起矣。予是帙所論。在遠不在近。入明以後。槩以所見異詞置之。偶因論羅氏流寓而并及此。此何足關係乎。

從來燈燭交輝。星月交輝語。皆言彼此相輝映耳。未聞兩光併合在一處也。亡友任澹菴嘗爲予言。高則誠寓樓作琵琶曲子。至賞夏一折。兩燭交輝。如虹橋之合。名交輝樓。予笑而不答。時徐觀水在坐。復云。昭慶有木桌。手所按拍處。木板俱穿。此高氏舊物。暇時當相邀一觀。旣散。予謂史訥齋曰。澹菴文癖未除。其表章詞客。不遺餘力。此緇衣之好。然謂任氏能重則誠。則可謂則誠能重任氏。則不可也。任氏先世在元明之間。隱居延攬。何許器槩。豈一詞客舍養能增重耶。今予方歸田。而澹菴觀水訥齋俱物故。交輝樓則儼入誌中矣。詢昭慶僧人云。兩廊原有兩古董。一蘇東坡糲子碗。一高則誠作琵琶曲子木桌。今糲碗尙在。按察司文書房。木桌爲蔣三官竊去。作說書桌子久矣。時事之不必認真如此。

予作蕭山三先生傳。今改名三大人傳。一、魏公文靖。一、何孝子。一、張尙書楓丘公。其文久行海內。卽未入館時。已爲館中所採久矣。及闕題分纂。王司成阮亭得魏公傳。尤檢討悔菴得孝子傳。袁編修杜少得尙書傳。皆以予文爲藍本。雖予涉嫌疑。不敢私詢本縣人物。然此三先生則已嶄然與天地相參者也。其他子邑人物。國初多有。但例無闕題。不便搜討。且名賢列卿諸錄。相其所載。大約從志書撮會之。寥寥數行。無可徵據。曾閱櫃本。史館列金龍大櫃數十座。皆貯史稿。見來伯韶先生有征鄒盡事。張式言先生有誘大峒蠻事。而慵于筆記。遂至迷失。今則相隔若夢寐矣。邦賢彪炳。自在千古。然偶有湮沒。皆生其地者之責也。三生傳。詳而且實。異時修志者。竟當全載入人物志中。其他寥寥數行。能妄加耶。因書此志餘憾。

徐訓導妻李氏。年十八。從福建晉江扶夫柩歸蕭山。撫前妻之孤。凡三世。年八十八卒。此是吾邑第一節婦。已載入府縣通志久矣。予入史館之次年。適總裁屬開列本鄉真正節烈。以備採錄。予以李節婦註冊入踰時。索事實。卽以節婦後人予友徐徽之兄弟所輯節婦傳誌一本進。又踰時。而總裁面詢。謂節婦受旌年月。府縣志通志家傳總不相符。不知何故。乃命掌書官搜實錄查對。則并無旌表李氏名籍。以明代實錄起例不齊。洪永以來。每人列名氏籍貫并事實數行。成弘以來。則僅列名氏籍貫。而事實省焉。嘉隆以後。則并名籍亦無有。但書某年某月某省旌表節婦某氏若干人而已。則在每省中。惟首名可查。他卽無詢問之理。總裁沉吟問予曰。然則官誌俱僞耶。時監修徐先生。卽今崑山相公。亦在坐。與予坐遙相對。謂曰。先生自查之。旣散。予命供事啓金櫃。取嘉靖實錄。自十年至十五年止。徧繙之。乃于十四年一本五月內首張載云。旌表浙江孝子龔曇等三人。節婦周氏等十七人。烈婦于氏等三人。從巡按御史張子立奏。

也。其十四年分合之張子立所奏之名。則節婦受旌。正在此十七人中。年月之差。但傳寫誤耳。然後復總裁。照會予傳。夫大節如李賢子孫如徽之兄弟。可云難遶。而以賢子孫爲先烈表揚。宜無不盡其遺力。而年月之間。偶不簡點。雖抱學問無所用。始知讀書貴達務。如記事以年月爲主。春秋編年。則此其務也。後其題爲寧波萬貞一起稿。予亦擬一篇同付錄。此後不知矣。

少時赴洛思山作文會。名洛思社。有言此地長巷沈氏有女節烈而知書。能通春秋胡氏傳。同社沈兆陽。其高足也。予急持兆陽詢之。曰誠然。但其人吾姑行授書于家。非同姓兒不以授。吾老于孤經。每苦傳題多沿誤。藉其正之。予聞之悚然。請隨兆陽卽往謁。不可。請通名。不可。乃詢其節烈事。同會聞之。皆歎息去。旣而遇其從弟舉人婁瞻于杭。見其當時所授游擊將軍勅。字半殘缺。而文甚纖細。是倪文正公在館後草詞習氣。予欲傳寫之。而以事遽別。其後予出游。則其人已死。初爲誄詞弔之。旣而其從弟索予爲墓銘。其中卽以所見敕彷彿記入。因題曰。故明特授游擊將軍兼道州守備列女沈氏雲英墓誌銘。載于予集中。有年矣。暨予入史館。以啓禎年間事。無暇論及。且是時以莊烈皇帝一朝實錄未備。乃輯十七年間邸報。及他所遺記。推年纂輯。名曰長編。此時竟未從一問及也。今歸田後。索故鄉遺事。了不可得。及觀志。則于選舉志中。其尊人名下註云。雲英別有傳。而傳又無有。曾記己酉歲。予在淮。西金使君署。禾中俞右吉在座。客出其所著三述。補索予爲敘三述者。奇事盛事異典也。弇州創三述。自洪永至嘉隆止。而右吉補之。乃取雲英事入異典中。以爲女子授將軍。此在明朝未有之典。則知事出非常。凡屬有心人。皆能搜剔遺軼。不使失墜。今幸與之同產斯土。又生當其時。身親目擊。乃不一爲之表章。豈非憾事。况喪亂之際。

事易湮沒。卽傳聞甚確。尙有訛傳失真之慮。有如此明白證佐。而及今不記。後將渺茫矣。因擬爲數行。附錄于後。見者亦有以其大槩云爾。

沈雲英者。長巷里沈氏女也。父至緒。中崇禎四年武科進士。雲英生時。隨父出入京。騎馬能馬射。九歲見論語。有省。請受學。期年。徧誦四子書及孝經。女誠。唐詩宋詞。略涉目。卽記憶。不忘。于是向塾師請受一經。兼請受其難者。乃受春秋。胡氏傳。明令甲。春秋取士。以胡氏傳爲題。雜而無理。曰傳題。傳題雖疆記。朝夕研辨。十鮮不失五。以故學者多難之。雲英一指授。無不通曉。雖老師宿儒無過者。崇禎十六年。隨父任道州守備。流賊寇道州。父出戰。已敗。賊于麻灘驛。斬其渠陳前。賊懼。將徙去。會大雨。左體被創。韉鞫壅流血。足僵墜。鎧爲援。賊所殺。掠其屍去。雲英年二十。自帥十騎。束髮被革。直趨賊砦。乘賊未集。伍連殺賊三十餘級。負父屍而還。賊大駭。將復之。值惠桂吉三王竄永州。賊將追三王。而以此叵測。未易復頓。舍之去。時湖撫王君聚奎。睹其事。奏請降勅。贈至緒昭武將軍。祠之麻灘驛。廕一子入監。以雲英爲游擊將軍。使仍領父衆。會其夫賈萬策爲故閣部督師。標大勳營都司。守荊州南門。流賊陷荊州。萬策被殺。雲英號呼曰。吾命絕矣。因哭辭詔命。扶父柩回籍。清師渡西陵。雲英赴水死。母王氏力救之。免貧無食。開塾于家祠之左。訓其族中兒。族中諸生有習胡氏傳者。悉師之。順治十七年。白洋觀潮歸。歎曰。吾不能久居此矣。散遣塾中兒。沐浴臥而卒。嘉興俞汝言作有明三述補。以雲英列女而授將軍。異典也。載其事三述補中。

西河文集

杭志三詰三誤辨目

卷全

總論

條辨

西河文集 杭志三詰三誤辨目

一四九九

西河文集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稿

王錫百別號較

杭志三詰三誤辨

杭州繁麗甲閩宇。祇嫌其地陜。表而不廣。僅可以舒足。而不能橫肱。每求其故。則以江湖夾束之。無如何也。乃杭人士自言曰。杭幾曾有地。踴其足而曰。此曩時皆水也。予怪之。詰之曰。何。曰。子不聞劉道真錢唐記乎。其言曰。錢唐故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山。卽靈隱山也。而酈道元水經注卽曰。浙江又東逕靈隱山。山下有錢唐故縣。江水逕其南。是自靈隱山以至江口。皆浙江水也。其中雖有金牛湖。今名西湖。而與是江相混。沍合而不隔。然且史記亦云。秦始皇東游。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峽中渡。徐廣注曰。蓋餘杭也。而酈元水經注卽云。秦始皇三十七年。將游會稽。至錢唐。臨浙江。所不能渡。故道餘杭之西津也。則是江水汪洋。無所托足。至紆道餘杭。以渡會稽。其無尺寸土。亦已明矣。又且錢唐記曰。臨平湖。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名曰東江。而水經注卽云。浙江又東合臨平湖。湖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名曰東江。行旅所從。以出浙江者也。夫臨平湖在錢唐東北五十餘里。而江水合之。然且上通浙東之浦陽。而下注江水。則撞塘滿海。一望百餘里。連爲巨浸。安能有地。此不知在隋唐以後。延至何時。始得藉人力鐫

銅舂甬始有此土。故舊志皆云。錢唐故城在靈隱山下。今之平陸。昔時皆江。此實錄。非虛語也。信然。則杭直無地矣。予往不喜聞此言。夫人力有限。隋唐男女定無能斷鼈足。啣西山木石。奪巨浸爲平地之理。且卽此錢唐記。其載錢唐立名。始于漢議曹華信。出私錢以謾致土石。實創爲此塘。雖錢唐立名不在乎此。然其事則固有之也。夫祇築尋丈之塘。而漢晉及今。卽已相傳爲必不可再之盛事。豈有靈隱山下。延至江口。二三十里。皆汪洋大水。而可以人力舂甬之者。且此議曹築塘者。爲捍地也。無地而有水。將以何捍。豈欲捍此緣江山耶。又前此趙宋咸淳志。載杭所得名。謂夏禹治水。將會諸侯于會稽。至此地。舍航而登陸。故名禹航。杭卽航也。又淳祐臨安志。謂釋文云。唐者途也。所以取途達浙江者。其地有錢氏居之。錢古錢字。因以爲名。雖其說俱不可信。然在大禹時。亦有陸有途矣。且西湖名金牛湖。在漢時有之。舊志海寧有金牛山金牛洞。與此湖皆以見金牛之瑞得名。而山名所始。寰宇記以爲在吳楚之間。則其來舊矣。向使江與湖合。則一江浦耳。安能漢初到今。專以湖名。凡此皆蓄疑有年。鬱不得洩。夫酈元北魏人。其作水經注。自大江以南。一往訛錯。世能言之。而劉道真在劉宋文帝時。曾令此鄉。豈有漫無所考據而憑虛作是言者。此中致誤。當必有故焉。而不能發也。康熙三十年。予以醫瘵儼杭州。客有持神州一書相諮詢者。予乃發其誤。并繙漢魏六代諸史志。作三日課。因自拓其冠曰。快矣哉。天下書之不足信。盡如是矣。乃稍據舊志。抉前人致誤所由。作三詰三誤辨。以佐閱志者拓冠之助。某月日識。

史記云。楚威王伐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此錢唐地也。

或云。吳地甚廣。其云至浙江。謂自楚以東。盡取越所得故吳之地。以至于江。何必指江傍之地爲錢唐地。

乎曰不然。史記秦始皇本紀又云：秦始皇二十五年，王翦定荊征南地，置會稽郡。其云荊征南地者，正義謂卽楚威王所取故吳地，以至浙江。正錢唐地也。蓋當時秦新置郡縣，其定杭地之屬會稽郡者，凡有四縣：曰海鹽、今海寧、曰餘杭、曰錢唐、曰富春、今富陽。而皆命之爲荊征南地。則楚之取吳地，以至浙江者，舍四縣莫屬矣。然且四縣惟餘杭去江頗遠，三縣皆臨江，而其達會稽以爲屬縣之最親者，則錢唐也。豈有定地屬會稽而直達會稽之一縣反無地者，此可詰也。

沉考之漢志：漢承秦郡縣，而于錢唐縣則特設一都尉治之，曰錢唐西部都尉治。按都尉本秦官，又名中尉、掌兵、監郡縣。與三公、太尉相表裏。故三輔所設原名主爵都尉，舊註所謂治掌列侯者，其他郡縣都尉則去主爵字。然非大都會并要地，則不設其官。楊雄所云東南一尉指郡縣丞尉言，非都尉也。是以三輔自左馮翊、右扶風外，雖三河重地，皆未嘗設。卽偶有所設，亦一郡一都尉，非敦煌酒泉諸郡亦並無東西北南諸部名色。而錢唐以西部名，則亦重矣。此必非無其地，而可以立軍鎮置屯守者也。不特此也。

其時東部都尉治在回浦，卽蕭山地也。浙江當尾閭盤互，東注入海之際，乃又忽作一回折，其在錢唐西岸，則有折山。後名緒山，緒折字音之誤。在蕭山東岸，則有回浦。總以江水回折得名，而回浦在折山之東，與海

寧鹽官。今名鹽場。對渡。都尉治其中。故漢志云：回浦，東部都尉治。按其地，則正與錢唐西部東西相望，以爲

要津。特回浦在漢當稱爲餘暨。秦漢蕭山名。西北地名，而漢志誤列之會稽郡二十六縣名之內。且以東部

誤南部，遂昧所在耳。會稽郡無回浦縣，且兩漢會稽亦無南部都尉。若李宗諤圖經云：東漢省諸部都尉，惟會稽不

省。如任延、建武中爲會稽都尉是也。而淳祐諸志遂將任延各都尉載入錢唐，則又大謬。是時錢唐屬吳

郡任延各都尉在浙東不在錢唐且卽會稽都尉治亦屢經南徙如三國朱育言西部都尉治始移婺女今金華也而宋書謂東陽太守本會稽西部都尉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皆無定所獨錢唐都尉相傳又移之海寧界上吳地記所謂鹽官海昌都尉治者卽錢唐所移吳郡之都尉也則是吳郡都尉在漢後亦未嘗省不止會稽而且其治在鹽官與蕭山回浦隔江相對較向時錢唐舊部東西衡望者更爲親切是都尉所治必駐之臨江平地互爲聲援而以爲在靈隱山中無是理也此又可詰也

又況河淮以南江名不一然大抵安行平地兩岸夾束一如岷江萬里涓涓匹練並無衝衝側決如河流者況浙水清汎凡作兩折皆依山循岸相爲附麗豈有上一折紆徐而下甫接吳山忽然橫決西馱靈隱山盪作巨浸下一折甫將回注入龕赭江門而反北越臨平湖長波潏澗將以何底予嘗考諸史按沿江地知東西相對皆有名色未嘗稍見羸縮東澗西滌如所云者試以其江入錢唐界者分爲三等上折從富春江來一入錢唐界而西岸有定山東岸有漁浦夾江而峙定山錢唐地漁浦蕭山地宋泰始間沈思仁討孔覲自定山進向漁浦是也吳郡記富春東三十里有漁浦在蕭山西界時孔覲爲會稽太守故由蕭山進會稽也其中渡則錢唐西岸名柳浦蕭山東岸名西陵亦夾江而峙史稱建武將軍吳喜自柳浦渡趨西陵是也齊書唐寓之進柳浦登岸焚郟邑縣令劉彪棄縣走今西陵對渡也其在下折洄注處則已在錢唐海寧之界東南岸蕭山有回浦西北岸海寧有鹽官渡亦夾江而峙史稱吳郡太守顧琛反泛海走會稽海鹽令王孚邀擊不及劉亮由鹽官海渡直指回浦是也鹽官本海寧鹽場立官然是時改海寧爲鹽官縣矣江水自回江門後便稱海直指回浦與史稱邪趨永興對文以渡有橫直故也是緣江上下數百里由富春以至海寧無不兩岸平地緣江如綫者是

又可詰也。

乃審觀舊志。則其所致誤之由。有一經指破。半文不值者。據宋明舊志。其載錢唐記。無不曰錢唐西部都尉治武林山。夫西部都尉治錢唐耳。豈當治武林山耶。乃廻讀漢志。則于會稽郡下公然曰錢唐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出。東入海。恍然曰嗟乎嗟乎。此實于西部都尉治下治字有誤讀耳。夫其曰錢唐都尉治者。謂都尉之治在錢唐也。猶曰回浦東部都尉治。謂都尉之治在回浦也。其又曰武林山。武林水所出。東入海者。言縣有此山水。不言治所。猶餘暨曰蕭山潘水所出。東入海。上虞曰仇亭柯水東入海。皆另言山水。非治所地也。考其書例。惟塞外遼闊。治不在縣。因有治某障治某障之文。而中土不然。卽首輔如左馮翊。其于都尉外有成國渠。而不與治屬。要地如南郡夷陵縣。有夷山在東北。而不與治屬。蓋書例如是矣。自劉道真不識書例。誤讀其文曰西部都尉治武林山。而于是記其地者。遂謂舊都尉治在武林山下。卽靈隱山也。不知何時始遷徙平地。因造爲武林山下靈隱寺。前有錢唐故城。卽酈元作水經注亦拾其誤。曰浙江逕靈隱山下。有錢唐故縣。江水逕其南。于是六季到今。遂爲千秋不可移易之謬說。夫作一縣治。亦必有千百廬旅。周居其中。如所云千室之邑者。況旣已城之。則凡內而府庫閭閻。外而溝隍郭郭。恐山蹊如術。難以臚布。然且設一都尉而屯守其中。自非絕大方域。可以四通郡國者。無所駐足。而謂靈隱寺前方丈之地。能容之乎。乃復曰故城故城。試問其何以城之也。不幸前人誤讀漢書。謬爲此言。而後人紛紛必求其說而不得。于是有謂沿江之水皆武林水者。顧夷吾山川記云。臨浙江一派。皆謂之靈隱浦。本欲使武林水達浙江。何悟浙江皆武林水。此非篤論也。誤也。今而後。可渙然釋也。有謂地上之山

皆武林山者。咸淳志謂曩時縣治在武林門內。其地有小山名虎林山。虎唐諱作武。舊志都尉治武林山。卽其地也。若明代諸志。則且云近縣之山皆武林山。夫武林漢山。非唐可諱。徒以舊治武林之誤。致平地縣治必造武林山以實之。而更謂近縣諸山無非武林。此非至言也。誤也。今而後。可怡然解也。是則致誤之由之所當辨也。

又有云。臨江無地。必假他道通會稽者。據史記。秦始皇東游。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徐廣註曰。蓋餘杭也。夫始皇求東游。思渡此江。而舍江而西。至百二十里。則不能渡矣。然且註曰。餘杭。豈餘杭能達會稽耶。及觀水經注。則且云。秦始皇三十七年。將游會稽。至錢唐。臨浙江。所不能渡。故道餘杭之西津也。公然以餘杭西津斷之爲東渡之道。夫南轅北轍。赴陽谷而走崦嵫。從來目之爲背馳。而乃以東渡之路反指西津。江波咫尺。卻走百里。此雖盲者不肯從。聾者不肯聽也。旣而讀後漢郡國志。于餘杭縣下。載顧夷吾註云。秦始皇至會稽。經此立爲縣。夫始皇立餘杭縣。在二十五年。並非三十七年。至會稽時。此誤據越絕。是年徙越民餘杭爲言。然其云經此。則正徐廣所云。至餘杭。酈元所云。道西津者。三人之言。可以成虎矣。乃當時梁令昭註郡國志。駁正徐廣顧夷吾之失。謂臣昭案始皇所過。乃在錢唐富陽。豈近餘杭之界乎。是前人所誤。前人久已駁正之。而今反承其誤以爲誤。已不甘矣。況史記是文。直是誤字。史記曰。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郡國志引史記曰。乃西北二十里。從峽中度。史記百字。郡國志作北字。則是百字本北字之誤。而因而釋之。西者。緣江之西岸也。北者。從西岸而北行也。二十里。從狹中渡者。去錢唐二十里外。有赭山。與龕山夾江對峙。爲海門焉。而從而渡之。所謂從狹中渡也。然則舍錢唐而

道峽中猶孫策攻王朗舍錢唐西陵之渡而道查浦者。蕭山地。在峽傍。千秋之地形在目前矣。或曰郡國諸志直出之司馬彪書而劉昭成之司馬與劉氏其精瞻較范曄書倍爲可信。雖說不必然。然其能刊誤。儼著如此。此又致誤之由之不可不辨者也。

乃若謂錢唐以北皆是江水。錢唐記云臨平湖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而水經注亦云浙江又東合臨平湖。湖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名曰東江。行旅所從以出浙江者也。夫臨平湖去錢唐東北五十餘里。向使江水可合臨平。則江之委輸將無所底。不特錢唐無平土。卽海寧一縣亦俱在波濤中矣。聞嘗以其說思之。浦陽在浙江之東。臨平在浙江之北。中隔一江。而江傍相距地又不止百里。浦陽與臨平。眞如天潢地派之不相及者。且湖有上下。卽首尾也。首北耶。則尾可抵江。而首無所通。首南耶。則首亦裁可抵江。而尾則並無所注。乃居然曰上通曰下注。一似目睹之而指畫之。何其鑿也。乃讀越志。然後知其又誤者。蓋浦陽江者。禹貢三江之一也。又名東江。其源促于浙。而與浙抗流。至山陰三江之口。然後入海。乃其中有臨浦焉。在蕭山南三十里。橫亘于浦浙之間。東首接浦者曰磧堰。有小水相通。而大達。西尾接浙者曰漁浦。則直注江水。與錢塘岸山名定山者東西相望。稱要津焉。是以宋書載會稽太守孔覲反時。將軍吳喜進軍柳浦。遣諸將先趣定山。斬其大帥孫會之。乃復自定山進向漁浦。且使壽寂之從漁浦邪趨永興。亦蕭山名。以爲漁浦者。正臨浦注江處也。又南齊永明年。富陽人唐寓之反。錢唐令劉彪拒之。不敵。寓之進柳浦。登岸。彪棄縣走。會稽太守沈文季發官民丁救之。賊犯浦陽江。郡丞張思祖遣峽口戍主。峽口臨浦地。湯休武拒戰。大敗之。正以臨浦一水。尾可從漁浦以出浙江。首可徑峽口以通浦陽者。則是江水所東合。

者臨浦也。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者。臨浦也。名曰東江。行旅所從。以出浙江者。謂浦陽名東江。可取道以達浙江。亦臨浦也。不合漁浦。上下多富陽跨江所轄之地。而富陽有臨湖。傍有臨湖村。臨湖里。與臨浦名相亂。劉氏不察。誤以臨浦爲臨湖。又誤以臨湖爲臨平湖。展轉訛錯。致使東江一名全失所在。而漁浦相望之定山。西陵相望之柳浦。謂可以乘風舉帆。直達之桐扣山邊。臨平市畔。將錢唐西岸。幾無尺土。而不知其誤也。此又致誤之由之不可不辨者也。

然則唐人宋之間。靈隱寺詩。有云。門對浙江潮。何也。曰。此亦惑于舊記之言也。然無害也。王勃作滕王閣詩。其序曰。襟三江而帶五湖。夫滕王閣在南昌。祗章江門外五丈樓耳。謂可越千里而使越之三江。吳之五湖。在襟帶間。況數里也。此不足辨也。

然則緣江有鐵幢浦。吳越王嘗射潮使東。而因而擴其地。今鐵幢猶可驗也。豈其說又非與。曰。此則江沙消息。兩岸撞盪。而互爲興壞。多則數里。少乃數步。百年之人。已卽有目睹十三四者。此不過一捍江指揮之事。亦何曾如北河遷流。動輒萬里者。而以此爲辭。非知地理者也。此又不足辨也。

西河文集

天問補註目

卷全

總論

鷓鴣曳銜

龍虬負熊

玄趾

射籥

咸播種黍菑藿是營

登立爲帝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

平脅曼臂

焉得夫朴牛

其位安施

妖夫曳術

伯林雉徑

彭鏗闢維帝何饗

西河文集

天問補註目

顯菟

石林

靡游九衢泉華安居

胡爲嗜不同味而快鼃飽

阻窮西征廢何越焉

釋舟陵行

厥身不危敗

胡終弊于有扈

擊牀先出

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

逢彼白雉

何馮弓挾矢

載尸

中央共牧后何怒

四 河 文 集 天問補註目

驚女采薇鹿何祐

荆歟作師

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

何試上自子

薄暮雷電

悟過改更

吾告堵敖以不長

西河文集

蕭山毛奇齡又名姓
字僧開稿

吳澄連如
彭軻元車較

天問補註

漢王逸註楚辭。唯天問一篇不經。據宋洪興祖補之。又龐淺無所取正。此朱子集註之所爲作也。特屈子哀憊呵詰無倫。故往多難明。而朱子縝慎拘檢。必不敢以遲回猶豫之胸罔所未信。一篇之中。三疑闕焉。予不揣猥陋。取凡朱子之所爲未詳者。概依文索義。求所解會。且從而證據之。因爲補註。凡三十四則。附朱註後。予思朱子何所不學。然且過于減慎。似乎山海嶽瀆諸書。未嘗一見。卽見之。亦且寧棄勿取。其必以爲其說之後起而無所與于商周之舊文也。世或竊取天問。造飾襞積。因以爲說。而淺陋者更且牽引而註之于下。則猶之爾雅本註毛詩。而後之註毛詩者。更引據爾雅。且謂爾雅一書爲毛詩辭所從出。此則朱子所不取。而亦予之所不敢妄爲依附者也。第王逸敍云。天問以文義不次。且多奇怪事。自太史公口論道之。多所不逮。至于劉向楊雄。援引傳記以解說之。亦不能詳悉。所闕者衆多。無聞焉。則自太史公以來。凡劉向楊雄之徒。以及王逸劉勰柳宗元晁無咎洪興祖諸君子。前後發明。猶無所準適。而謂予以數千年後。一無何有之鯁生。遂足坐井轅而譚罔象乎。則予之所皇恐恐後者已。順治戊戌春。僧開氏識。

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註〕菟一作兔與兔同〔朱子辨證〕上官桀曰逐麋之犬當顧菟耶則顧當爲瞻顧之義而非兔名又莊辛曰見兔而顧犬亦因菟用顧字而其取義蓋不可曉。

〔補註〕顧菟月中兔名梁簡文水月詩云非關顧兔沒隋袁慶和煬帝月夜詩云顧兔始馳光皆指月言以免本善視故禮曰兔曰明視而月腹之兔名爲月魄則又善於下顧故古怨歌云熒熒白兔東走西顧若以顧爲瞻顧之義而非兔名則梁戴嵩月重輪行云從來看顧兔俚語云視顧兔而感氣于顧上又加看字加視字其可通乎若漢上官桀云逐麋之犬當顧菟耶則顧字不屬兔此就凡兔言而以證顧兔誤矣古人引古事各自爲說如詩燕燕本兩燕故曰頡頏曰下上而漢書燕燕尾涎涎作燕名鷺斯斯字本助辭故曰鹿斯曰柳斯而斯蝨蝨斯又作蝨名類可見也。鴟龜曳銜鮫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

〔註〕鴟龜事無所見舊說謂鮫死爲鴟龜所食鮫何以聽而不爭乎特以意言之耳詳其文勢與下文應龍相類似謂鮫聽鴟龜曳銜之計而敗其事然若且順彼之欲未必不能成功舜何以遽刑之乎然若此類無稽之談亦不足答矣。

〔補註〕曳猶踵曳以尾相揮援也銜猶轡銜以口相結銜也按古語恬抱者鴝鵒影抱者龜鼈鴟與龜皆異物故嘗並見也鮫築堤以障洪水宛委盤錯如鴟龜牽銜者然是就鴟龜形而因之爲堤蓋聽鴟龜之計也古人制物多因物形如視鴟制柂觀魚制帆類此不足怪特築堤障水如戰國白圭術不用疏導但

用防遏。則迄無成功。是聽黿龜之計而誤之耳。所謂鮌之治水也。障之。禹之治水也。導之也。按楊雄蜀本紀。張儀築蜀城。依龜行踪築之。又史稽曰。張儀依龜跡築蜀城。非猶夫崇伯之智也。崇伯。鮌封號。卽是其事。大抵鮌治水。隨地築堤。今河北清河。廣宗。臨河。黎陽等界。所在皆有鮌堤。可見順欲。猶書云。俾予從欲也。既使鮌治水。將遂己所欲。使彼成功。又何爲遽刑之也。祭法云。鮌障水而殛死。禹能修鮌之功。史記云。禹傷先人父鮌。功之不成。則鮌亦非無功者。特未成耳。下章問。纂就前緒。遂成攷功。益可知也。

焉有石林。

〔註〕石林未詳。

〔補註〕石林在南方。焉有者。何以有此也。謝靈運還舊園詩云。石林豈爲艱。左思吳都賦云。雖有石林之岬。嶠。請攘臂而靡之。注云。石林。南方山鳥所聚處是也。惟海外紀云。石林山在東海之東。深洞五百里。又蜀地志。蜀山有石筍如林。亦名石林。雖西蜀東海。一西一東。實皆南方。若柳子厚天對云。石胡不林。往視西極。則西極石林無據。或曰。西極有不木之山。豈其是與。

焉有龍虬。負能以遊。

〔註〕虬。見上。餘未詳。

〔補註〕外紀。黃帝氏有熊。嘗乘斑龍四巡。又世言有熊鼎成。乘龍上升。皆是也。

靡萍九衢。泉華安居。

〔註〕靡萍。未詳何物。九衢。言其枝九出耳。山海經有四衢五衢之語。是也。

〔補註〕靡萍、蔓類也。其葉九出，爲九衢。呂覽曰：菜之美者，崑崙之蘋，蘋卽萍也。又釋氏說：崑崙山下有萍沙國，其地產萍，卽靡萍。王巾頭陀寺碑文有云：九衢之草，千計是也。若山海經有建木，在弱水西，青葉紫花，而赤實，百仞無枝，上有九櫚，下有九衢，則此九衢又似與靡萍不同。此是木類，非草類。然其曰百仞無枝，又曰下有九衢，則木枝無九衢可知。其云下有者，或卽在弱水中。所云靡萍者，故古賦有云：羸弱水之九衢，亦一驗也。嘗考沈約郊居賦：舒翠葉而九衢開，丹花而四照。八詠詩：彫芳卉之九衢，實靈茅之三春。皆以九衢與三茅琪花對見，且皆是仙草，故曰卉曰葉。而梁元帝爲妾弘夜珠謝東宮賚合心花釵啓曰：夜珠昔往陽臺，雖逢四照，曾游澧浦，慣識九衢，則竟以九衢爲水中之草。故曰澧浦夫水中之草，非萍乎？若魏都賦云：孰愈尋靡萍于中逵，則誤以九衢爲九達之衢。故云中逵，此屬訛解，非實據也。至于泉華，則泉爲麻之有子者，山海經云：浮山有草，其葉如泉而赤花，卽泉華也。安居者，何在也？靡萍、泉華二物，而統曰安居，猶黑水三危兩地，而總曰何在也。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

〔註〕趾，一作泚。黑水三危，皆見禹貢。玄趾，未詳。

〔補註〕玄趾、玄泚也。卽黑水。張衡西京賦云：乃若昆明靈池，黑水玄泚。因黑水所渚，原名玄泚。故記載有其名。漢宮亦擬其形也。若陸機赴洛詩云：南望泣玄渚，則正指其地。渚泚，字之通耳。三危，山名。黑水所經地。黑水三危，從來並舉。如廣博物志云：黑河之藻，可以千歲。三危之露，可以輕舉，亦是一例。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爲嗜不同味，而快鼃飽。

〔註〕閔、憂也。言禹所以憂無妃匹者，欲爲身立繼嗣也。下二句未詳。

〔補註〕胡爲所嗜卒不在此，而勿以立嗣爲念，惟鼃飽是快，急行役耶。書曰：啓呱呱而泣，予勿子，是勿以立嗣爲念也。古歌云：父子道衰是也，不同味。言與所嗜者味不同也。急於治水，緩於立嗣，是治水與立嗣，其所嗜有殊味也。鼃飽者，急於行役，所謂朝食糜食也。柳對呱呱之不盡，而執圖味亦是意也。

皆歸射籍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註〕此章之義未詳。

〔補註〕射行也。廣雅音石籍，窮也。猶極也。后，君也。有爵土之稱，猶書稱后夔后稷也。言禹益所行，皆歸至極，又豈有害于其躬者。何以民卒背益而惟禹之德，獨播降于衆也。革，更也。言更背也。孟子云：朝覲訟獄，不之益而之啓，是作革也。播降，播其德而降于民。書曰：邁種德，德乃降，是也。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

〔註〕此章似又言鯀事。然羽山東裔，而此云西征，已不可曉。或謂越巖墮死，亦無明文。

〔補註〕此羿事也。阻，當作鉏，地名窮，卽有窮國也。巖，險也。越，過也。羿自鉏遷窮，急于西征，其巖險何所過於他國也。此特指遷窮一事。按左傳：魏莊子曰：昔有夏之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人而代夏政。又帝王紀云：帝羿有窮氏，其先世封於鉏，羿自鉏遷於窮石，逐帝相，徙于商丘，依斟灌斟鄩氏。據地志：故鉏城在滑州衛城東，商丘在東郡濮陽。晉地記云：河南有窮谷，蓋本有窮氏所遷也。斟灌斟鄩皆在東極，古隅夷地，以商丘二斟較之，有窮在西，故曰西征。蓋夏帝世居二斟，如竹書：太康仲康帝相皆依二斟而汲。

古文云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是從帝所居以定向背。當以遷窮爲西征也。羿居窮，后代夏政，然卽爲泥滅。故曰其險何似。古險字卽巖字。如傅巖。史作傅險。可見下二句鮌事。問中一節兩事者多有，亦是一例。咸播秬黍，前藿是營。何繇并投而鮌疾修盈。

〔註〕秬黍，黑黍也。說文黍，禾屬而黏也。藿，疑卽蒲字。水草，藿亂也。與萑同。左氏云萑苻之澤是也。餘未詳。〔補註〕并，並也。省文卽逐也。言逐而投之羽山也。修盈，長盛也。咸播，至是營八字作句。言鮌治水亦皆以播種是營耳。何爲獨受害極也。播種也。前藿亦云播者。猶逸周書所云潤濕不穀，樹之竹葦莞蒲是也。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註〕二句未詳。

〔補註〕釋舟陵行，解舟而陸是行也。遷，移也。卽行也。書曰罔水行舟，論語曰，稟盪舟皆是也。此無所指。言前古有是事耳。或曰此卽稟爭，故下節卽及澆。澆，稟同。

登立爲帝，執道尙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

〔註〕舊說伏羲始畫八卦，修行道德，萬民登以爲帝。誰開導而尊尙之乎。傳言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誰所制匠而圖之乎。上句無伏羲字，不可知。下句則怪甚而不足論矣。

〔補註〕此二問皆上古女氏事也。登，女登也。亦名安登。炎帝之母也。世紀云炎帝母任姒，有僑氏女名女登。春秋元命苞云安登游于華陽，生神農焉。蓋上古立國多本女氏。如伏羲本華胥，黃帝本附寶，契本有娀，后稷本有邰是也。登立爲帝，言登之所立則爲帝也。詳其文勢如商頌云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也。其

云執道尙者。蓋古無帝稱。神農以前。有氏號而不稱帝。稱之自炎帝始。故云執道尙之也。言登之所立。獨爲帝者。亦何道而尊尙此也。按周禮外史。有掌五帝書者。孔安國。鄭康成。皆謂五帝之典。自少昊始。史記亦稱自黃帝始。皆後于炎。獨易大傳。則云自伏羲始。若在炎先者。但伏羲從無帝名。則伏羲與炎帝。雖亦皆有稱三皇者。總之帝名。則始炎也。故曰執道尙之也。若其並以媯媯者。則女固創帝。然帝又創女。故並著也。登者。帝之始。媯者。女帝之始也。至于媯體蛇身。則猶之玄中記曰伏羲龍身。言相似耳。非真蛇也。猶今相家者流。所曰蛇形者也。

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

〔註〕服。事也。言舜弟象。施行無道。舜猶服而事之。然象終欲害舜。肆其犬豕。燒廩浚井。然舜爲天子。卒不害象。何耶。

〔補註〕當炤王註。如云舜畏弟而事之。而弟終爲舜害也。則亦害之爾矣。何以任弟肆犬豕之情。而其身不危敗也。此節以舜作問。問舜之何以得全。下眩弟節。以眩弟作問。然後問弟之何以得全也。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

〔註〕此章未詳。舊以兩男子爲秦伯虞仲。未知是否。

〔補註〕迄。終也。迄古。卽離騷所謂終古也。言吳之得以終古者。以秦伯仲雍採藥南嶽。故得來荆蠻。而以荆蠻爲勾吳耳。至今之得有勾吳者。維彼兩人以南嶽是止也。夫南嶽。此地也。吳則去此矣。孰期吳之去此。而反得此兩人也。按史記。吳越春秋。皆云秦伯至荆蠻。自號勾吳。又史記索隱云。吳名起于秦伯。前此

未有吳也。又吳都賦云：夫有吳之開國也。肇自泰伯。則吳之得爲吳。實自泰伯始。舊注以吳獲爲吳。得泰伯。迄古爲至古公時。皆非也。期必也。斯此也。指南嶽原本楚人。故以南嶽爲斯也。去斯與此相去也。是時吳已滅。其曰終古。言吳名不衰。猶言世已有此也。

該乘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

〔註〕此章未詳。諸說亦異。補曰。言啓兼乘禹之末德。而禹善之。授以天下。有扈以堯舜與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伐滅之。有扈遂爲牧豎也。詳此該字。恐是啓字。字形相似也。但牧牛羊未有据。而其文勢似啓反爲扈所弊。不可攷也。

〔補註〕該備也。啓備乘禹之末德。惟其父之善是善。何爲竟弊于有扈氏。牧牛羊者。蓋有扈初爲牧豎。然後得國。故下文又云。有扈牧豎。云何而逢也。終弊。卽離蠶之意。啓初有天下。有扈首亂。是竟爲所弊也。馮衍云。訊夏啓于甘澤兮。錫帝典之首傾。猶此意也。牧夫牛羊。猶云牛羊牧夫。倒句也。該如字。若作啓字。則下文恆乘季德。恆字不當。又作他字也。問中間其事。多有不著其名者。如緣鵠飾玉。會鼉爭盟。故不曾著伊尹與武王也。

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

〔註〕平脅。一作受平。言舜以干羽合是舞于兩階。何以懷有苗而格之也。下句未詳。舊說云。平脅曼膚。肥澤之貌。言紂爲無道。天下乖離。當懷憂懼。何反肥盛若此乎。二事不相似。相去又遠。未知其果然否。

〔補註〕此紂事也。舊本平脅上原有受字。言受之平其脅而曼其膚者何故也。猶陳平傳云。平何食而肥。

也。若云事不相似。則女歧伯強未嘗似也。時不相近。則湯摯闔夢未嘗近也。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

〔註〕舊說有扈氏本牧豎之人耳。因何逢遇。而得爲諸侯乎。啓攻有扈之時。親于其牀上擊而殺之。其命何從出乎。此亦無所据。而牧豎之說。又與上章相表裏。未詳其說。

〔補註〕啓擊其牀。而有扈已先出矣。則其命果何所從乎。意當時必云有扈氏不得爲啓所殺。如漢人言淮南王故不死者。其相傳有如是耳。

恆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

〔註〕舊說朴大也。言湯嘗能秉持契之末德。出獵而得大牛之瑞。其往獵者。不但驅馳往來而已。還輒以所獲禽獸。徧施惠祿于百姓也。此篇言秉季德者再。而其說不同如此。蓋本文已不可攷。而說者又妄解也。

〔補註〕左傳成十六年。叔孫穆子奔齊。避兄僑如難。遇庚宗婦人。私與之宿。及齊。夢天壓己。勿勝。有黑僕深目。猥喙。號曰牛者。助之得勝。及魯。召穆子歸。見庚宗婦所生子。則所夢也。卽號牛。後穆子疾。告牛饑渴。牛不許。私使饋者置于外。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饋旣畢。則牛以虛器命徹。昭四年。穆子不食。卒。言穆子嘗秉末德。何爲得此朴牛也。朴鄙惡也。往出也。往營。卽出營。言外求也。班祿。卽公所班卿祿也。旣得朴牛。何爲外乞饋食。乃至於此。竟不特驅馳避難有往來之困已也。昏微遵跡。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

〔註〕舊說人循闡微之道爲戎狄之行者不可以安其身。謂晉大夫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洗婦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鴉萃止言雖無人棘上猶有鴉汝獨不媿也。今詳其說上一句迂曲難解下事亦無所據補引列女傳陳辨女事又無負子肆情之意要皆不足論也。

〔補註〕狄猶過也轉也。廣雅夷狄皆作敷。魯頌曰狄彼東南若云遵闡微之跡有過然其不安者何爲繁鳥尙萃棘見婦子而卽肆情無不安之意也。繁當作驚。廣雅云鴉驚鳥也。陳風墓門詩曰墓門有棘有鴉萃止此萃棘字同而鴉驚字又正同。此當以陳風墓門詩爲問也。負婦古通字如許婦史記作許負是也。舊註列女傳俱附會此只問陳風墓門詩耳。詩曰夫也不良卽肆情之謂也。援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註〕四句不可曉似謂天旣授殷以天下而今亡之使其位何所施耶。蓋唯反其所以成者足以至于滅亡而其爲罪果何事耶。但語意太簡未有以見其必然。

〔補註〕天旣授殷以天下則必擇賢主而立之其位何所施而與紂也。猶詩云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也。時帝乙長子曰微子啓以母賤不得立故云然也。旣已予之則天之成就紂矣。反其成而又亡之則其罪何也。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

〔註〕成猶遂也。底至也。昭王南遊至楚楚人鑿其船而沉之遂不還也。杜預云昭王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白雉事無所見。舊註謂周公時越裳氏嘗獻之。昭王德不能致而欲親往逢迎之。

亦恐未必然也。

〔補註〕越裳獻雉。在周公時。昭王安得而迎有之。按竹書紀年。昭王之季。荆人卑詞致于王曰。願獻白雉。昭王信之。而南巡。遂遇害。是昭之南遊。本利而迎之也。而卒以遇害。故曰何所利也。獻白雉。正南巡事。妖夫曳銜。何號于市。

〔註〕銜。綵絹反。先是有童謠曰。壓弧箕服。實亡周國。後有夫婦相牽引行。賣是器于市。以爲妖怪。執而戮之。

〔補註〕曳。牽援也。銜。賣也。廣雅云。自媒也。矜銜者。必自媒。故亦作賣。或爲與鷓鴣曳銜。銜字相近。以爲字形誤。非也。曳銜者。曳而銜之。曳銜者。曳而賣之。所謂號市者。正謂呼賣于市耳。王註云。後有夫婦賣是器。以爲妖怪。執而曳戮之於市。而朱註亦云。以爲妖怪。執而戮之。則雖曰賣器。而終以曳銜爲牽銜義也。曾有妖夫曳戮之於市。而賣是器爲成文乎。今北人賣物皆號曰叫賣。號市者。叫賣者也。何者。何以有此也。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旣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註〕馮弓引弓滿也。其他文多不可曉。註以爲后稷。補以爲武王。未知孰是。今姑闕之。

〔補註〕馮弓挾矢。文王事也。史記文王脫羑里之囚。紂賜之弓矢。鈇鉞。使得專征伐。是也。驚。震也。文王三分有二。勢已寢逼。其震驚紂。切激實甚。書稱西伯戡黎。祖伊奔告。史記稱崇侯虎譖西伯。諸侯嚮之。將不利帝。皆是也。大意謂文王旣爲紂所惡。囚之羑里。何以馮弓挾矢。殊能行之而不礙也。且文王之勢旣已逼。紂何爲紂不亟除之。而幽岐之國。終得遭逢久長也。逢長。見眩弟節。是立國久長義。舊以爲后稷武王。

固非是一說。竹書有王嘉季歷之功。賜之弓矢。九命爲伯語。或是王季事。但竹書王季爲伯。卽已見殺。與問意不合。若九命爲伯。卽他書每見之。賜之弓矢。攷古本竹書。初未嘗見此文也。

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

〔註〕言武王發欲誅殷紂。何所悒悒而不能久忍。遂載文王之柩于軍中。以會戰。何所急而然也。此亦當時傳聞之語。故爲伯夷叔齊叩馬之辭。亦有父死不葬之云。與此皆誤也。

〔補註〕當炤舊註尸主也。史記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柳對所謂以栗文考是也。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

〔註〕舊註以爲此太子申生之事。未知是否。

〔補註〕此申生事也。伯長也。林君也。詩曰。有壬有林。毛謂有孝子之人君。鄭謂有卿大夫。又有國君也。爾雅疏云。平地有叢木曰林。蓋謂人物之衆。必樹君長司牧之。故林爲君。蒸亦爲君。所謂文王蒸哉也。申生晉獻公世子。是長君也。雉經。縊也。獻公取驪姬。生奚齊。驪姬欲立之。讒申生。申生縊死。國語云。雉經于新城之廟。註言頭搶而懸死也。或曰王充云。申生雉經。林木震竇。則似伯曾雉經于林中者。當以林雉經爲文。亦一說也。抑冤也。感天抑墜。言感激天地也。左傳僖十年。狐突遇太子。太子曰。夷吾無禮。吾得請于帝矣。將以晉界秦。狐突不可。後又因巫者以見。復告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敵于韓。卽其事也。夫誰畏懼。言誰使之見。畏懼于晉也。

彭鏗樹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長。

〔註〕彭鏗、彭祖也。舊說鏗好和滋味，進雉羹于堯，堯饗之，而錫以壽考，至八百歲。莊子以爲上及有虞下及五伯是也。但此本爲上帝，已爲妄說，而舊註以爲堯，又妄之尤也。

〔補註〕路史：彭祖以斟雉養性，事放勳，壽七百六十七。詳其說，似謂以雉弭性，如熊經鳥申事，故多壽。斟雉，介雉也。古介氏卽斟氏。春秋稱介斟是也。以雉性耿介，故稱介雉。或曰：斟雉，斟國之雉。斟與彭同姓，故越裳氏地多雉。帝饗言上帝亦饗受其意，令不死耳。潛夫論：老彭、高陽氏師也。則鏗非堯時，抑可知也。中央共牧，后何怒？螽蟴微命，力何固。

〔註〕此章之義未詳，當闕。

〔補註〕宋祁曰：欲正四方，先定中央。中央，中國也。中央共牧，中國所共君也。后，帝也。中國共君，亦寵大矣。何以上帝有時覆怒之乎？螽蟴細物，其命甚微，何以其力反固，能自全乎？言大者有時以失，而細者有時以得，存亡禍福，旋轉無已，不可知也。怒者，猶詩言敬天之怒，書言皇天震怒也。舊註固杜撰拙塞可笑。唯周紫芝楚辭贅說略近之。然上句何字無問意，下句竟無何字，總之，不得解也。

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

〔註〕此章未詳，亦當闕。

〔補註〕此夷齊事也。按譙周史攷云：夷齊采薇，有婦人難之。劉峻辨命論云：夷叔斃淑媛之言。註：夷齊采薇，有女子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因餓首陽。又按廣博物志：伯夷、叔齊逃首陽，棄薇不食，白鹿乳之。又類林亦云：夷齊棄薇，有白鹿來乳，似言夷齊采薇，旣驚于女，何以鹿復祐之也。驚，警也。夷

齊初不知采薇之非。聞女言而後警焉。故曰驚女。猶言警於是女也。李德裕譏夷齊云。聞媛不薇爲不智。是也。回水。河水回曲處也。首陽在蒲坂華山北。河曲中禹貢。河水至雷首下。屈曲而南。故曰河曲。曲卽回也。猶瓠子歌所謂北渡回也。萃。止也。言夷齊諫武不聽。從而去之。則亦已矣。抑又何喜于首陽而就止之也。其曰北至。以雷首在北。莊子北至于首陽之山。路史北之止陽上。是也。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

〔註〕此下皆不可曉。今闕其義。

〔補註〕薄暮雷電。呵而問時之境也。按原外傳云。時呵而問之。天慘地愁。白晝如夜。卽此謂也。言薄暮雷電。可以歸矣。何以憂不能自己也。爲君所放。不得事君。使我不能奉承其威嚴。不知君固何所求於我也。此卽詩我罪伊何。孟子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意。

伏匿穴處。爰何云。荆勳作師。夫何長。

〔補註〕爰。於也。伏匿穴處。卽遊于江潭也。將于何告乎。楚方以興師爲功。夫何能久長乎。言享國日蹙也。穴處。巖穴是處。隱者通語也。作師。猶興師。卽史記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擊之。大破楚師于丹淅。懷王復悉發國中兵。深入擊秦。戰于藍田。是也。

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

〔註〕吳光。闔廬也。

〔補註〕悟過改更。猶言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久余是勝。言楚祚將衰。爲人所勝久矣。料楚之必滅。

于秦也。春秋昭二十三年，吳人伐州來，爲吳王僚八年。是時公子光帥右師，定四年，吳入郢，爲吳闔廬九年。闔廬卽公子光也。故曰吳光爭國，久余是勝，猶曰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也。久，長也。或曰：大勝我，非也。此皆往事，蓋借以見楚衰耳。舊以中央共牧，節爲楚不當憂夷狄，而當憂秦吳，似乎此時猶有吳者，且以悟過改，更爲當就吳謝過，尤可怪也。

何環穿自闔社丘陵，爰出子文。

〔註〕子文，楚令尹鬬穀於菟也。左傳曰：若敖娶于郢，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郢，淫于郢子之女，生穀於菟，實爲令尹子文。夫子稱其忠，事見論語。他則不可曉矣。

〔補註〕環穿，旋轉開鑿也。楚無人矣，安得旋轉開鑿？夫闔社丘陵而復出子文，其人者，猶俚云開天擣地而得之也。內而闔社，外而丘陵，自中及外，無所不穿，故曰自闔社丘陵也。爲此言，痛憤極矣。吾告堵敖以不長。

〔註〕楚人謂未成君而死者曰敖。堵敖者，楚文王子成王兄也。

〔補註〕吾告堵敖以立國之不長也。堵敖卽熊羆。楚文王子春秋莊十九年，熊羆立，二十二年，其弟熊惲弑之，代立，故曰堵敖則已成君矣。楚人以不成君與無諡號者，皆謂之敖。前此若敖、霄敖，已不可攷。若見于春秋者，如糜、被、弑、稱、郟、敖，以無諡號。子于被、弑、稱、警、敖，以未成君，兩義不同。則堵敖之敖，亦祇以無諡號耳。非未成君也。按王逸舊註云：堵敖，楚賢人也。柳宗元非之，故天對註曰：楚文王兄而朱子則又正宗元之非。特曰楚文王子成王兄，以一言而數正若此，然又不免未成君而死之爲非也。則讀古亦難矣。上

言夫何長。恐楚國之入于秦。此言不長。則恐懷王之死于秦也。

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補註〕試。嘗也。吾豈敢嘗試君上。盛以自予。以爲忠名可彰顯乎。言不敢以訐直試君。而以美好自予也。

西河文集

館課擬文一卷

折客辨學文一卷

答三辨文一卷

釋二辨文一卷

辨聖學非道學文一卷

辨忠臣不徒死文一卷

古禮今律無繼嗣文一卷

古今無慶生日文一卷

禁室女守志殉死文一卷

同里莫春園曰。先生讀書講學。壹以宣明義理爲主。而故實隨別白焉。自經集而外。文集甚爲浩繁。而理之昭晰。事之精詳。一似出獨見以抗衡古今者。至披誦其文。始有以得歸宿而極根柢。振槁發蒙。不足爲喻。憶先生自康熙乙酉歸城東草堂。余始得從述齋夫子後。親承教誨。乃先生發一解。樹一義。猶河漢而無極。及反覆玩味。固未嘗不日星明而江河流也。嘗私論之曰。古人篇籍。要不徒作。作必有以自見。然而祛千古之疑。成一家之言。辨難疏解。不遺餘力。而使事理畢達。無遁情。無剩義。則豈有如先生者。莊生有

言至言不出俗言勝也。又曰：高言不止于衆人之心。夫悼俗言之煩穢，而發高言以拯世溺，豈曰細故。此亦何問小篇大章，均可以垂世而行遠矣。

西河文集

館課擬文目

卷全

三江考

九江考

西河文集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名姓稿

文輝充有較
遠宗姬演較

館課擬文

三江考第一課

范檢討擬題

三江之爲名久矣。其在經傳則雜見之禹貢、周禮、職方氏、爾雅、國語、水經、註、史記、吳都賦、吳越春秋諸書。而特其所爲註言人人殊。卒莫得而指定之。夫讀書通大義。自昔已然。況古今山川陵谷遷變。耳目踪跡。未必悉合。泥古者無所于通。而揣摩臆度之見。又未可爲據。然而大概可睹也。考禹貢有曰：三江既入。而孔氏爲傳則曰：自彭蠡江分爲三江。而入震澤。夫彭蠡未嘗分爲三也。且彭蠡亦未嘗入震澤也。周禮有曰：其川三江。而賈公彥爲疏則曰：大江至尋陽而合爲一。至揚州入彭蠡。而復分爲三。而後入于海。夫公彥雖不以三江之入爲入震澤。然而彭蠡在尋陽之南。幾見江漢之分。至尋陽始合。而大江之合。至彭蠡又分。且聞彭蠡入江矣。未聞彭蠡能入海也。至若禹貢導水。則復有東爲中江。東爲北江之文。而漢地理志附會其說。遂以吳縣南一水。東入海者爲南江。蕪湖西一水。東至陽羨入海者爲中江。毗陵北一水。東入海者爲北江。夫毗陵北一水。卽大江也。夫仍以大江爲三江之一。旣已不倫。而又其所謂南江者。則經

無明文。徒以北江中江而推類言之。且經之所稱中江北江。無非大江。今但以北江爲大江。而中江不然。則又何也。乃若郭璞註爾雅。則以岷江浙江松江當之。夫浙江松江固矣。岷江卽大江。按周禮職方氏。其在荊州。則曰其川江漢。而于揚州。則曰其川三江。夫猶之岷江江漢一江。而旣以表荆。復以之表揚。不其紊乎。乃若吳都賦註。則以爲松江婁江東江。而宋儒註禹貢。因之。夫松江似矣。而東江則自昔迄今。必無其地。且史記正義。但云婁江入海已耳。亦未聞入海之江有三也。不善讀書者。泥于禹貢之文。曰三江旣入震澤。底定。則必震澤之定。有藉于三江之入。而後可。夫文無定形。或對舉而分標。或連稱而轉見。彼我參合。亦各有義。如必以旣入爲泥。則禹貢兗州有曰雷夏旣澤。灘沮會同。青州有曰嶠夷旣略。濰淄其道。將必雷夏澤而後灘沮同。嶠夷略而後濰淄道乎。抑非乎。夫事不證。今仍當考古。夫三江之說。于今已不合矣。請卽以古較之。夫揚州之域。其地甚廣。其爲川爲浸。爲澤爲藪。亦甚不少。如必拘旣入之文。而限于一地。則職方氏云。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假使具區爲五湖之始。而三江卽五湖之終。則猶之五湖也。五湖太湖也。揚州何地。職方氏何掌。周禮何書。而問其澤。曰太湖也。問其藪。曰太湖也。問其川。曰太湖也。問其浸。曰太湖也。不幾小揚州而笑職方之陋哉。然則如何。曰韋昭曰三江者。松江浙江浦陽江也。夫揚州之水。亦有大江。其言彭蠡。則已該大江之勝矣。而于是南及松江。則震澤之下流也。而于是又南及浙江。浙江卽錢唐也。卽水經注所爲漸江者也。而于是又東及浙東之水。曰浦陽江。浦陽江者。與錢唐異源而殊流者也。其後雖同流。然其殊者自在也。蓋浙之入海。力大身雄。其爲水長亘千餘里。湯湯下溲。歸于尾閭。此易曉也。松之入海。則吳淞支流。分而爲婁。雖其入海處踪跡未明。渺不及浙江之萬之

一。然猶易曉也。惟浦陽入海。則酈元水經注。南國頗略。遂訛爲入江。不知浦陽者。發源于烏傷。而東逕諸暨。又東逕山陰。然後返永興之東。而北入于海。其在入海之上流。卽今之錢清江也。其接錢清之下流。卽今之三江口也。故明世紹興知府戴君湯君導郡水利。則上遏浦陽之入山陰者。而使之注江。下濬浦陽之入海者。而使之注海。其在錢清相接之口。名三江口。其在海口之城。名三江城。置衛。名三江衛。建閘于其上。以司啓閉。名三江閘。其尙名三江。則自古相仍。幾微不斷。餽羊名存。夫亦可以爲據矣。至若水經注記臨平湖。則又曰。湖水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名曰東江。則疑庾仲初作吳都賦註。所稱松江婁江東江者。未必不卽指松婁與浦陽。而後人誤釋之。而求之吳淞之左右。毋怪乎求之千餘年。而終不得其地也。要之浦陽本獨入海。而由諸暨而山陰。而蕭山。其中經流。雖多沿革。而入海之道。依然如故。此可驗耳。若非浦陽。則岷江。松江。婁江。皆吳地也。國語曰。夫吳之與越。仇讎戰伐之國也。三江環之。夫松婁則焉能環越哉。且國語又曰。與我爭三江之利者。非吳耶。若非浦陽。則盡屬吳地。而反曰。吳將與我爭吳地之利。是妄語也。且不聞范蠡之去越乎。吳越春秋曰。范蠡去越。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夫惟浦陽爲三江之口。則蠡之去越。將必出浦陽而入海。由海而入松。由松而入湖。國語所謂遂乘輕舟而入五湖者。是也。如以爲松江婁江。則松婁者五湖之下流也。豈有出松婁而反入湖者。古文具在。而學者貿貿。究至堅持其說。必欲執三吳水利以註古經。夫水利焉能註古經矣。

九江考第二課 施侍讀擬題

禹貢九江。不知所在久矣。其在趙宋以前。皆以彭蠡爲九江。如班固地理志。于廬江尋陽曰。禹貢九江在

其南而司馬遷史記有余登廬山觀禹疏九江之說則以彭蠡在廬江之南廬山在彭蠡之側故云是以應劭謂廬江尋陽分派爲九而鄭康成則云九江者廬外之尋陽也雖廬江尋陽舊在江北而其所爲九江者則或曰廬南或曰廬外總之彭蠡焉已矣夫禹貢揚州既有彭蠡既豬之文而其在荊州又別有九江孔殷之句則彭蠡在揚九江在荊分明兩地況禹貢導水于導漢下則曰東匯澤爲彭蠡而于導江下則曰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夫江之迤北而會于匯者卽漢之匯澤而稱爲彭蠡者也先過九江後會彭蠡前後秩然況中隔東陵斷難溷爲一水者此後儒之疑所爲紛紛而起也第原其始誤自秦漢郡國借水爲名歷代沿革遂致貿亂按九江水名源在荊州而秦時名郡相傳在西陵蘄春之間正荊州境也至漢高革九江郡而孝武復之于是漸移之壽春若所爲潯水城者然後有尋陽九江之說則揚州境矣然而猶在江北也自劉歆謂湖漢九水入于彭蠡謂之九江而新莽信之因改壽春之九江爲延平郡而以豫章爲九江且改豫章之柴桑爲九江亭于是九江之名在江南焉其後東漢九江仍還壽春而晉改九江爲淮南郡至元康之初復設江州名而割揚州之七郡荊州之三郡以隸之方是時其設名江州之義雖不必專以九江而秦時九江治在蘄春實荊州之境晉復設江州之治于江北在蘄春界內他時所稱蘭城者此卽九江蹤蹟之見端而永興以後忽移江州之治于潁城且分廬江之尋陽武昌之柴桑置尋陽郡又置九江上甲二縣于郡內至隋改郡縣則直改尋陽爲九江郡而于是江南九江雖至今猶不易焉則是九江立郡原在荊州而或東或南漸移之揚州之境遂以爲郡名水名俱在彭蠡而不不知禹貢九江實在荊不在揚也乃宋儒註經既知其非則宜虛懷考析實求其所在而不究根抵不辨沿

南海至于北海。則自南至北。若謂左足所經至于右足。此在孺子猶嗤之。而宋人註經。其于彭蠡之非九江。辨論極析。而至此而皆茫然何也。夫天下有明明歷歷。顯示其地。而人顧不之察者。孔安國云。江至荆而分爲九。則在荆下也。江水至荆下而自分九派。故桑氏水經曰。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夫岳州在秦漢本長沙郡地。而岳之巴陵。武昌之崇陽。通城。皆下雋地也。九江在其西北。則江水分派。正當在荆州之東。岳州之北。以迤至于黃蘄之西之間。故張僧監作尋陽記。列九江之名。有曰申曰鳥蚌曰鳥白曰嘉靡曰。賦曰源曰廩曰提曰菌。而樂史寰宇記。與李宗諤九江圖經。雖與僧監所記九名相同。而曰分流于江鄂之境。則正云荆下岳北鄂陵江口諸地。故張漬九江圖。名稱不同。曰三里曰五洲曰嘉靡曰鳥土曰白蚌曰白鳥曰菌曰沙提曰廩。然其曰九江參差。隨勢而分。其間有洲。或長或短。百里至五十里。始別于鄂陵。終合于江口。則正言大江之自爲九派而分之合之。故唐陸德明曰。九江隨水勢而分。而杜佑曰。是大禹所疏。桑落洲上下三百餘里。皆歷歷可指數者。蓋卽一江而分之爲九。如一河之爲九河。而其後水道變遷。瀾而爲一。亦如九河之仍爲一河。是不必以播九河與過九江疑其異文。夫播九河者。是禹疏之使爲九。曰此九河者。本禹之導之而播之者也。過九江者。是大江原分爲九。而禹之導江從而過之。曰此九江者。則禹之導之而過之者也。未分而導之。則爲播。已分而導之。則爲過。又何疑焉。故賈耽九江則又曰。江有八洲。曰沙曰人曰九江曰葛曰象曰鳥曰感曰蚌。此八洲者。曲折而與江爲九。雖其言不可盡信。然雜九江名于諸洲之中。而且連江爲九。則亦可驗其九江爲一江所分。而非別有瀦澤焉。斷可識矣。間嘗考之經文。又東至于澧。過九江。夫澧者。今澧州也。以澧水從此入江。故名其地爲澧州。此在今荆州之東。岳

州之西。蓋江水自蜀至荆。已五千餘里。又越數百里而至澧州。則在荆下矣。故顏師古曰。澧水在荊州。今隸岳州境。而實與荆近。自史記作東。至于醴。醴澧通字。而漢儒以醴陵當之。誤以澧之源爲澧之流。是非澧入江與江水所經之地。固無容深辨者。乃大江東流。越五百七十里而至岳州。卽又北流。經岳之臨湘。而後至鄂州之界。所謂江夏蒲圻者。皆鄂州境也。然而從岳至此。又五百里矣。然而九江在其地。則是東至于澧。過九江。自至澧之後。凡一千餘里。而後經九江。而過之也。乃經文又曰。過九江。至于東陵。向使九江爲洞庭。東陵爲巴陵。則跬步之內。曰。過曰。至。世無此理。然而何者。爲東陵。曰。東陵者。廬江之東陵鄉也。水經曰。東陵在廬江金蘭縣西北。而酈氏所注。則又曰。江水過下雉縣北。邗水自東陵來注之。所謂下雉者。卽今武昌之興國州也。言江水至鄂。而廬江東陵之水。則自東來注之。則東陵在廬江明矣。故今黃州與麻城黃陂。皆漢西陵地。而西陵在黃。東陵在廬。上下相對。名稱歷然。此與巴陵之臆斷爲東陵。有大異者。且自鄂州至東陵。凡六百里。歷江州尋陽。今改爲德化縣者。而後馴至于廬江之東陵。則道里相去。上下相接。周齊均等。而然後東北而會于匯焉。所謂匯。卽彭蠡也。故曰。彭蠡之非九江。此不待言也。若宋儒傳寅云。東陵在荊州。今隸鄂州。則誤以下雉興國爲東陵。而妄指之下雉爲東陵之水。所注非東陵也。蓋惟九江在江鄂之間。黃蘄之上。則秦郡治蘄春。晉郡治蘭城。卽蘄春界內。水名郡名。亦得相證。卽黃州有九江城。在黃梅縣內。爲九江王黥布所築。亦隱隱可考見。卽推之宋儒所引楚地記。巴陵在九江之間。洞庭之淵。非謂洞庭卽九江也。言巴陵北負九江。南俯洞庭。則其地在兩水間耳。亦彼此相脗合。自宋儒註經。動輒改竄。初辨彭蠡之非九江。旣謂彭蠡非江漢所匯。後且謂東匯北會。必經文有誤。夫彭蠡之非九

江此漢儒之誤。非經誤也。彭蠡非江漢所匯。則夏時至今。水道變遷。或非近今所能測也。至于東匯北會。則漢匯而江會之。經文秩然。乃以不解經之故。而遂欲改經。引鄭樵邪說。以爲東匯澤爲彭蠡。與東迤北會于匯。俱屬衍文。而其後元儒如吳澄輩。阿意承旨。竟改東迤句入導漢東匯澤爲彭蠡句下。萬或以東陵九江求之不得。始而改九江爲洞庭。改東陵爲巴陵。又旣而改敷淺原爲廬山。改東會于匯爲居譙之湖。而再求不得。勢必并九江東陵而盡刪之。禹貢幾何。堪此割剝。故予之爲此說者。非好辨也。以爲此固有在焉。而非可以臆說斷也。臆說者。改經之漸也。

西河文集

折客辨學文目

卷全

序起一條

心性事物之辨三條

存理不去欲二條

論學不可有爲而發一條

良知無良能一條

陽明致知一條

知行合一之辨一條

西河文集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
又名姓稿

文輝充有較
遠宗姬潢較

折客辨學文

客有作讀傳習錄辨者。刻其書四卷。裝潢示予。予謝之曰。予不能讀也。子言語株離。無主客。無首末。無針齋綿絡。指不能達心。而學復蒙昧。如入大霧中。惛惛莽莽。但自作己說。其于所辨之人之理。豪釐不接。且時時以一己之腹強坐君子。此固無容置喙者。然聖賢大學豈可混也。姑記其平日往復與予所質難者數條。卽名之曰折客辨學文。蓋以不辨辨。而辨亦得焉。世之好學者幸鑒之。

嘗在錢唐倉吳氏宅。飲次。客縱論。囂囂不已。予曰。徐之子第提一主語。使我可解。曰。知行不偏廢。纔說致良知。則便無行一邊了。予曰。此非陽明之言。孟子之言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有良能。何謂無行。曰。正惟良知有良能。而專言良知可乎。曰。然則子不讀孟子矣。孟子又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孟子不言能。而能在其中。何也。知愛敬。知也。愛敬。卽能也。陽明不言能。而能在其中。何也。良知。知也。致良知。卽能也。然則陽明之言。孟子之言矣。予嘗謂致良知三字。聖學首功。祇不宜爲大學致知作解註耳。大學格物者。格其

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所先後之知。此在宋儒元中子。已明明言之。陽明但以生平所得力。認作首功。此如春秋賦采蘩。意在薦享。而聞者認作大國恤小之義。各言所得。非訓詁也。此皆不足爲言者病也。

丙子秋。在清和坊飲次。客忽作心性事物之辨。時平湖陸義山在坐。顧而問予。予曰。予充耳久矣。無已。試再理前說可乎。曰。君臣父子物也。以孝以忠事也。陽明答顧東橋書云。事父不成在父上求。只在事父之心上求。事君不成在君上求。只在事君之心上求。殊不知事父明有個父在。明明有個事父之事在。事君明有個君在。明明有個事君之事在。若教人在心上求。則舍事事物物。將這心求在何處。曰。此但知主說而全不知有客說者也。夫陽明何嘗謂無事物。但有心乎事父。不在父上求。非無父也。只在事父之心上求。謂只以此事父之事求之于心。非舍事父之事而但求心也。客明明曰。事父之心。而主但曰。心可乎。且心不能在事物上求也。陽明謂事物在心上求。則有事物。而子必謂心當在事物上求。則不惟無心。并無事物。何則。心能有事物。事物不能有心也。請觀之天。夫天一物也。四時錯行。日月代明者。物之事也。然而目不見碧落耳。不辨氣候。日星不知何所綴。風雷不識何所發。其物與其事。幾乎冥絕。然而卽心求之。而千歲日至。可坐而致。向使必求之事物。則夸父逐日。有渴死已耳。故閉門造車。不見九道也。而動合軌轍。陋巷簞瓢。未嘗服周冕乘殷輅也。但其心不違。而用卽可行。若謂事父必在父上求。事君必在君上求。則此心未通。而天倫已絕。何則。人不能皆事君也。向亦謂君在心上求。故人人有君。今必在君上求。則君門九重。求在何處。卽子亦會上公車受職。然並不會立君朝。踐君陛。任君事也。事君之心不可求。而求之事

君之物與事君之事。則又皆非子所有。是卽子一身。而君臣大倫。早已廢絕。尙何暇曉曉講事物乎。嘗讀徐仲山傳是齋日記。其中作事物心性之辨。有云。紫陽說知行俱向外求。故知則格物。行則求事物。未免馳驚向外。若與聖賢存心知性之學有所不合。所以陽明以事物在心上求。對照挽之。然俗儒猶曉曉者。以爲反求心性卽禪學也。吾謂陽明多事。尙周旋俗學。故有事物在心性上求一語。孔孟卽不然。孔孟絕去事物。專求心性。大學不云乎。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心逐事物。便是不在。故聖賢爲學。專求此心。孔子曰。操則存。非操此心乎。舍則亡。非言此心不可舍乎。孟子曰。求放心。則惟恐其舍之。而專求此已舍之心。此一聖一賢。斬斬截截。千秋萬世。又誰敢以禪學非之。惟性亦然。中庸不睹不聞。此中並無事物也。孟子平旦之好惡。此中並無事物可參求也。故大學言心。祇曰慎獨。中庸言性。亦祇曰慎獨。獨者。獨也。謂一物不交。一事不接。獨有此而無有他也。慎者。謂卽此而加之功也。然則聖賢之爲學。其專求心性。必不容有一毫事物參擾其間。亦已明矣。往者。施愚山作湖西道時。講學于廬陵書院。楚人楊耻庵與其徒來。正作事物心性之辨。耻庵咨嗟曰。事物在心上求。則有心有事物。萬物皆備。卽反身而已得之。孟子之言也。若在事物上求。則天下事物必不能求。而此心已先失矣。千文曰。逐物意移。此在兒豎能誦之。況學人乎。時聞者嘈嘈而起。目之爲姚江之學。且有昌言孔顏學徒定無心上求事物者。愚山亦不省。唯唯而別。次日。愚山自言曰。講學甚難。只一顏子不遷怒。必不能到。昨會中多人盤飧闕具。吾已取官庖責之。今晨治魚不去乙。吾又取責。則未免遷怒矣。且昨所責者。誤公也。今以口腹而責人。公私謂何。如此者。將何以治之。耻庵曰。治之以心而已。衆方愕然。耻庵復徐徐舉手肅四坐云。如此者。請列

坐各道一言。可能在事物上求乎。四坐數百人。皆俯首無一言。耳可察蟻螭。半晌。愚山幡然折膝曰。先生言是也。吾講學二十年。憤憤久矣。今知所歸矣。時廬陵學徒有羅姓者。自言先輩有從姚江舊講會中學得歌法。請試之。乃歌孟子牛山之木篇。衆皆悚然。歌者亦慷慨悲哀。涕泗被面。歌畢。衆各起揖謝。乃罷。然則儒者求心有必不能在事物上求者如此。

或疑心在事物上求。他無可見。然夫子與仲弓言仁。曰出門使民。則曷嘗僅求之心。不知此正求心之極功也。向謂周子主靜。尙非聖學。以但求之靜邊耳。聖人靜固求心。動亦求心。無時無刻而不求此心。所謂無終食之間。造次必是。顛沛必是。況出門使民乎。是以出門不在門上求。曰如見大賓。則并不在賓上求。何也。以並無賓也。心也使民不在民上求。曰如承大祭。則并不在祭上求。何也。如祭非祭也。心也。夫出門自有事物。況使民則更有使民之事。與使民之物。于此而不求事物。則無處求事物矣。立與在與亦然。世幾見事物之來。可以影響倏忽。一如飄風之當前。鬼蜮之掩至者。乃曰參前曰倚衡。此則非事物之求而心之求矣。曰惟心之求。豈不是佛。曰聖與佛不同。而人則同人。人與人不同。而此心則同。此非佛法入中國而後裁生此心。亦非佛法入中國而後裁言此心。求此心也。正心盡性。大中言之。存心養性。孟子言之。今以佛家有明心見性之說。遂使聖賢正心盡性。存心養性之正學。反不敢道。裁言心性。便類佛氏。坐使上天所生。吾身所有。千聖千賢所共講共求之心性。而一旦委而歸之佛氏。可乎。夫佛氏不患其相類也。人之不類于佛氏者何限。自此心性而外。卽此身已自不類。而況由身而家而國而天下而萬物。有何一可相類者。吾儒求心有體有用。佛氏求心有體無用。其體同。其用不同也。吾儒求心有功有效。佛氏求心有

功無效。其功同。其效不同也。今陽明以有體有用有效之學。專求之心。毋論陽明所求之學。與佛不類。卽使有類于心。而由身而家而國而天下而萬物全體大用。弘功極效。仍與佛氏毫不相類。則卽此求心。其亦吾儒之心。聖人之心矣。況佛家求心。單拈句子。原是空求。陽明求心。存理去欲。實是誠意。卽其體其功。亦原有截然不同者乎。張南士嘗曰。吾儒用心。不同于釋。然而同此心。人與蟲獸。則絕無一同者。然而虎狼父子。蜂蟻君臣。其心亦尙有偶相類處。今舍物求心。惟恐類禪學。而棄而勿求。則君臣父子。將必恐其類蟲獸而盡棄之。是蟲獸不若也。

客曰。陽明致知。是個做不得的。但言以之事父。自然大孝。以之事君。自然大忠。以之應萬事萬物。無不中節。其效驗廣大如此。便把聖人教人學問思辨。勉強積成的工夫。一切掃盡。且自說此旨埋沒了數百年。不知未埋沒之先。那一個聖人賢人曾說過。曾做過。無論見效不見效。請陽明說出來。好做個榜樣。那知是斷斷沒有的。是斷斷做不得的。曰。如此。則喪心病狂極矣。夫知貴乎行。儒者空講理學。有知無行。陽明真有知有行者。事君則忠。事父則孝。臨事接物。無不汎應而曲當。如此做不得。則將誰做得乎。且陽明未嘗言致知是生知。必進去學問思辨。勉強積漸工夫。而獨致此一知也。子徒以一己之腹強坐。君子固已奇矣。且知之有行。以行此事物也。求心在事物。謂當求此心于事物之間也。今陽明力行已有明效。陽明于事物又得大驗。而反謂無論見效不見效。千古聖賢。無此榜樣。詰使陽明自說。則假使陽明自說。必曰。堯舜周孔。其榜樣也。使吾輩代陽明說。必曰。陽明卽榜樣也。萬一陽明使詰者自說。恐肺腸面目大有不堪爲榜樣者。況近世攻陽明。全屬門戶。子欲傍其門戶。彼門戶多人。未必肯受。且至尊大聖。最惡門戶。視

蔭之年。何苦爲此。若謂陽明逼拶門弟子。苦苦勸人將聖賢大路從此阻絕。故欲以此救之。則又杞人之憂矣。予嘗作土司傳。方陽明在龍場時。土司安貴榮暴橫無禮。自恃從征功。欲并諸官驛作土司地。陽明貽一書示之。彼卽歸罪恐後。夫陽明何嘗苦勸人。而所至嚮化。此卽躬行有效之一證矣。嘗見貴鄉道學。有在敵郡開講肆者。適敵邑有道學門徒。兄弟爭繼。其人立作數千言判之。陰陽反覆。實不知其中有私與否。乃自此判出。而兄弟各執。反挑釁成隙。兩相構訟。以至于死。然則勸人之效。誰得誰失。聖賢大路。誰通誰塞。請平心易氣爲一省之。

客又曰。陽明有存理去欲之說。不知欲是去不得的。耳目口體與生俱來。無去之理也。書曰。惟天生民有欲。記曰。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此豈可去乎。若作虛字說。欲仁得仁。是好一邊。生亦我所欲。是也不好一邊。然未有說去欲者。惟佛家以六欲爲六賊。不可不去。儒者無是也。曰。存天理。去人欲。此舊儒嘗談。未嘗始陽明也。子弟拾書記一語。謂欲不可去。而于書記之全文。仍未嘗讀書。曰。惟天生民有欲。不又曰。無主乃亂乎。記曰。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不又曰。滅天理而窮人欲。此大亂之道乎。夫使無主以又欲。則必亂。不窮天理而滅人欲。則必大亂。此正言欲所必去。而子盡反之。此非書記語也。夫欲者。惡之別名也。存理去欲。猶言爲善去惡也。惡可不去乎。卽朱子亦云。好善惡惡。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故易曰。閑邪存誠。于寶謂去其陰。非也。論語曰。克己復禮。朱子謂克去己私也。蓋邪惡與私。無論所生非所生。而必有以去之。克己私。則克在私而不在己。去人欲。則去在欲而不在人。此皆于身與己。並無礙者。若謂耳目口體卽是欲。去欲卽是去耳目口體。則朱子謂己是身之私欲。得毋克己是克身乎。且欲不可在去留之間也。學者用功。

貴在斬截。吾儒言理，最忌鶻突。左捶而右挪，則百事斲裂。既謂之欲，則斷無在去不去之間者。夫好善不用惡惡不去，郭所以亡。況在用功之際乎。上蔡張仲誠讀蔡沈尙書註，有道心嘗爲之主而人心聽命焉。語嘆曰：此害道語也。既曰：人心人欲也。欲可聽命乎。推蔡沈之意，必謂欲即心，心不可去耳。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將攻其邪心。朱子孟子註亦引此。夫心尙可攻，豈不可去。有賊于此，律當迸逐，乃不幸而引經折獄者曰：此民賊也。不通者遂爭之曰：然則此賊不可去，何也。以賊是民也，則將逐賊乎。抑留民乎。引經之不通，何以異是。

克伐怨欲不行焉，不行欲，卽是去欲。未有禁絕之而尙留中者。朱註猶曰：克去己私，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令其潛藏隱伏于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則是去欲之說，起於朱子。欲尊朱斥王，而不識所尊爲何等。子欲附朱子，朱子不屑也。且儒佛不同，然不礙有同者。以佛有六欲，而不言欲，則佛有六道，可不言道矣。且佛祇薙髮，猶尙有耳目口鼻。子何不鬣鼻滅口，以自異于佛。曉曉何爲。

客又曰：知行兩事，並無說合一者。經書所說，無一不以知行分作兩件。如言之不出，耻躬不逮，其言不作，爲之也難之類。子知處說得緩，子行處更說得急。從未有能知自然能行，不行只是不知的說話。惟佛家教外別傳，纔有此等言語。予曰：子欲辨知行合一，歷引言行相對者言之，則以言屬知，以爲屬行。此是書理未通之故，不足辨也。只知行合一四字，予前已明言之矣。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孩提知愛親，無所謂行也。然而行矣。且孩提只愛親，無所謂知也。然而知矣。故孟子前說知能，此只說知以知能。

合一也。此其義紫陽亦言之。紫陽註中庸曰：由不明，故不行。此非不行只是不知乎？又曰：顏子惟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非能知自然能行乎？然則陽明此言，卽紫陽之言，而子妄謂教外別傳，何與？往在史館時，同官尤悔庵題得王文成傳總裁惡傳中多講學語，駁令刪去。同官張武承遂希意極詆陽明。予曰：何言之曰：知行合一，聖人之學乎？予曰：知行合一有二說，皆紫陽之言。然紫陽不自踐其言，而文成踐之。其一說，卽予前所言者是也。其又一說，謂知是理，必行是理；知是事，必行是事。此卽紫陽註中庸所云：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知在此，行卽在此。凡所知所行，當在一處，亦謂之合一。乃其註大學于格物，則所知在物，于誠意則所行又在意，在物少一行，而在意少一知，何也？有人于此，曰：吾格禮節，文登降，所當習也。吾格樂鐘鼓，考擊所當事也。知禮樂當行禮樂，乃曰：吾知在禮樂，而所行在意，可乎？且知禮樂只知禮樂，乃曰：吾已知禮樂，而凡吾心之所行，更不必再知，可乎？是此知非此行，此行非此知。一知一行，斷港絕流矣。此非合一之病，不合一之病也。此非陽明之言不合紫陽，紫陽之言不自合也。武承大怒，愬之總裁，歸卽作許陽明一書，將進之。乃連具三劄：一曰：孝宗非令主，二曰：東林非君子，三曰：陽明非道學。三劄齊進，同館官並起而譁之。會徐健庵庶子方入都，總裁咨之。健庵大驚曰：陽明已耳。孝宗東林豈可令史館是非顛倒至此。儻在明代，京朝內外共得以逐之矣。總裁遽毀劄而罷。其後武承不甘，復與湯潛庵侍讀爭辨格物。上書潛庵，潛庵但致書于予，竟不之答。而武承已死。旣而文成一傳，館中紛紛，有言宜道學者，有言宜儒林者，有言宜勳臣者。總裁斷曰：勳臣而已。又曰：前史無道學傳，惟宋有之。今何必然？請無立道學名，但立儒林，而屏陽明之徒于其中。何如？衆皆唯唯。獨予不謂然，然而不能挽也。總裁嘗召予曰：

聞子說知行右陽明而左紫陽。有之乎。曰。無之。從來論文成者。皆謂其不合紫陽。而予獨曰否。請試言之。鄭端簡作今言云。人但知陽明大學不合紫陽。然平情以觀。恐不可便以宋儒改本爲是。以漢儒舊本爲非。王弼州題正學元勳卷云。陽明直指心訣。以上合周程之說。所未合者。朱子耳。嘉靖中。曾以新建從祀。策山西鄉試。其議有云。朱子訓詁章句。爲不失聖人之統而已。未必盡得聖人之心。新建致良知。簡切痛快。實有接乎孟子性善之說。卽其他訓詁章句。小不盡合朱子耳。非不盡合聖人也。萬曆十二年。詔申時行等定論。新建從祀。時行上言。守仁致知出大學。良知本孟子。未嘗禪也。或者謂崇守仁則廢朱子。不知道固有互相發者。且朱與陸並祀矣。朱學不聞以陸廢。今獨以王廢乎。時神廟得疏。嘆曰。皇祖嘗稱王守仁有用道學。國家能得一有用道學。雖不合宋儒。其又何疑。時有議進王端毅者曰。今人疑文成而去端毅。爲其專事功也。夫孔子不薄事功。何也。孔子轍環天下。歷七十二君。而不遇。退而刪述六經。然猶曰。我欲托之空言。不若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然則舊儒論王學。皆謂與朱學不合。而獨予則倡之曰。知行合一。實朱子言之。而王子述之。且朱子不自踐其言。而王子踐之。是右朱學者莫如予。而反曰左之。何也。總裁推案起曰。此事非吾輩所能定也。他日總裁諸儒。臣于內廷供奉之次。間論諸儒學術同異。皇上諭之曰。守仁之學。過高有之。未嘗于諸儒有異同也。衆皆俯首頌揚而退。蓋至是而文成之學。有定論矣。予嘗觀天童僧北遊語錄。載世祖皇帝稱守仁之學。有似孟子。初不信其書。今皇言大哉。昭昭如此。然則知行合一。其幸爲歷代帝王所許可。豈易事乎。先仲氏嘗云。天下論理論學。皆不可有爲而發。當時攻陽明。不知何意。總裁諸大臣。皆抱虛公。並無所爲。今則頓成時局矣。往讀鄭端簡集。謂宸濠之變。江彬許秦張忠輩。既耻大功爲文成所先。必肆加羅織。而

忌功之徒。又附和之。反謂文成通濠。功成詭遇。當濠反時。予年二十一。應試杭州。見諸路羽書。皆不敢指名濠反。或稱兵變。或稱寇起。或稱南昌告警。或稱江西巡撫被害。並不及濠一字。何則。恐事成後。受族滅也。及文成檄至。直曰。寧王反。當是時。文成直以全家生命授之濠矣。小人有所爲。倡爲邪說。何足惑衆。王弇州史料亦云。正德實錄。翦抑文成功。不遺餘力。雖今已暴白。然未有摘發當時史官握筆之心事者。蓋實錄之始。爲總裁者楊文忠。廷和繼之者費文憲。宏而以副總裁專任者董文簡。祀也。楊公與王恭襄。瓊有郗恭襄雖陰譎。然能識文成而獨任之。在南贛時。假提督軍務之權。便宜撫勦。以故前後平賊。及平濠之疏。皆歸功兵部。一字不及內閣。楊公切齒久矣。費文憲久與濠忤。文成平濠後。未嘗薦及費。亦恨之。董最名伎毒。于鄉里如王鑑之輩。盡力巧詆。又內忌文成之功。而外欲以媚楊費。作此誣史。將誰欺乎。後文成之天定復爵贈諡。而董受不根之謗。至徹聖聽。未必非鬼責也。觀此。則陽明當時議論未定。亦尙有名儒大臣洞心剔骨。推見隱慝。使讒邪之徒無所容蔽如此。況近代陋學。肺肝如見。稍有所爲。卽十目十手。未有不知所自者。嗟乎。可不慎與。當時策議文成者曰。新建膺闔外之寄。建百世之績。而嬰權幸。牙角爪距之鋒。柄在悍帥。則悍帥攬摠之柄。在中貴。則中貴擲揄之柄。在輔相。則輔相媒孽之。皆極言受侮羣小之事。並無一正人起爲難者。若同時誦揚。則在朝在外。比比而是。皆屬君子。予嘗略記明代實錄。其薦從祀者。一則尙書舒化。左都趙錦。侍郎倪光薦。右通政陳瓚。大理寺卿曾同亨。少卿何源。諭德吳中行。都給事中齊世臣。御史俞文煒。龔一清。陳遇文。再則侍郎周子義。洗馬陳于陞。三則大理寺丞羅應鶴。四則給事中顧問。其他萬曆年詔議諸臣。不可記數。至若道學統宗。則自餘于新會而後。凡海門周氏浮峰張氏諸

學者俱以新建直接周程之統。卽崇禎末，東林學長，如念臺劉公，所在講學，立聖學統譜，以周程張朱王五子相禪，但錄朱子晚年定論于譜中，以示合一。卽國朝學儒，如容城孫鍾元，上蔡張洙輩，纂聖學宗傳，道一錄諸書，其說亦然。然則王學之在天壤，昭昭如此。況道學是非已定之，至尊聖鑒之中，涇渭秩然，譌言雖多，不足搖惑吾願子之且休也。康熙丁丑閏月錄。

西河文集

答三辨文目

一 孔門三世出妻辨

一 井地辨

一 秦伯三以天下讓辨

釋二辨文目

一 三族辨

一 叔嫂無服辨

西河文集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名姓。

張文鷹、鳳林、沈鳳起、軼九較。

答三辨文

一孔氏三世出妻辨

一井地辨

一秦伯讓天下辨

月日平湖陳佑以同邑陸瑛卓字蘊嵐三辨寄訊予。毫病不能答，已踰時矣。猶子文輝見之，謂此亦學術中事。彊予口授解義，且書之，以便復去，因存稿焉。

辨 人道之大倫有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五倫具而人道全矣。聖人，人倫之至也。孔子三世出妻說，不知作俑何人，而家語附會之，遂使萬世聖人竟缺五倫之一。程子以爲出於漢儒謬說，真知言也。追厥所由，祇誤解檀弓不喪出母之出字始。

答 方今士林有文人而無學人，能作是辨鮮矣。況辱遠訊，焉敢不答。第有不能不直答者。古五倫，只父母兄弟子，並無君臣夫婦朋友。此在尙書春秋傳，凡所稱五品、五典、五常、五教，皆然。今之五倫，是朱氏註中庸，錯認五達道爲五倫，以致沿誤，此不可不考正者。

若以孔氏三世出妻爲疑。則其說出于檀弓家語諸書。六經惟三禮最叵信。家語出于王肅家大不足據。但不當臆斷。墮宋人說經習氣。如謂聖人不宜缺夫婦一倫。則在真五倫止五人也。然而堯有兄摯。有子朱。而舜且父頑。母嚚。弟傲。子商均不肖。于五人無一全焉。可曰堯舜非聖人乎。

如程氏謂孔門出妻。出于漢儒謬說。則檀弓家語並皆戰國人所作。非漢人也。明明有張罪。而故刑李。尤不可也。若謂悞解檀弓出母之出字。則檀弓自誤容有之。無悞解也。

辨 不知出母云者。謂所出之母。猶今所云生母耳。子思曰。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子上之出母。庶非嫡妻。故子思不使喪之。厭于嫡也。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纁緣。旣葬除之。不敢並尊于嫡也。王子母死。其傳請數月之喪。可證也。

答 古禮並稱被出之母爲出母。並無以生母爲出母者。此並非誤稱。且亦並無濶稱也。若以生母爲庶母。則尤不可。生者。就其所生而言之。若庶母。則嫡子之稱。猶言諸母爾。幾有爲其所生。而可稱其母爲庶母者。且本文明云。此原是伋妻。故當爲白母。今已出。非伋妻矣。白安得母之。則此不爲妻。從出母言。若指妾。則非伋妻者。正是白母。何則。其生母也。生母正其母。而反曰不爲白也母。則又何說。且生母之服未嘗厭于嫡也。古喪服禮。祗屈于父。而不屈于母。父在。則嫡母亦在所屈。禮。父在爲母期。是也。若嫡母。則何所厭屈。惟朱氏註孟子。杜撰無學。謂厭于嫡母。此千古笑話。今襲孟子註。并引儀禮公子爲母喪服文。而亦斷之曰。不敢並尊于嫡。則豈可訓。且儀禮所稱公子。是諸侯之子。一如孟子所稱王子者。與大夫士又不同。故旣葬除服。若大夫。則父在當爲其母大功。士則父在當爲其母期。子思。士也。能使其子弗服生母喪。

乎。正惟子上之母是被出之母，可服可不服，故姑且已之。此與子思喪嫁母，鄭志載張逸問答，考核服制，彼此未定。一類若生母，則父在服期，父沒三年，禮文具在，而子思獨廢禮而弗使服喪，亂矣。

辨 伯魚之母死，孔子使之喪，生母之喪，子思所謂道隆則從而隆也，至期而猶哭，則幾于匹嫡矣。故嘆其甚，而魚遂除之。孔子十九歲娶開官氏，六十六歲開官氏卒，則孔子無出妻事。

答 惟出母可服可不服，故有隆汙若生母服喪，在禮不在道矣。且孔子十九歲娶開官氏，諸書有之。若十六歲而開官氏卒，則祇見闕里志，係後人所撰，不足據矣。若史記家語，則較可信于闕里志者。然云孔子十九歲娶開官氏，二十而生伯魚，向使伯魚是庶母所生，則十九所娶者，妻也，而期年所生，又是妾子，將孔子甫及冠，而一年之間，妻妾並娶，豈有此理。

辨 子思之母死于衛，子思哭于廟，門人以爲庶氏之母，不當哭于孔氏之廟，其曰庶，正所以別于嫡也。故子思受過而哭于他室，而解者以爲伯魚死，其妻嫁于庶氏，不知又何據也。按伯魚年五十而卒，其妻亦應四十餘矣，四十餘改嫁，此在恒人猶無之，而謂聖門反有是乎。若以死于衛，遂解爲嫁于庶氏，則子思嘗仕衛，其母獨不得從其子而受養乎。且既云嫁矣，則與廟絕矣。胡爲柳若猶以四方觀禮而欲其慎之也。此皆自相矛盾，不通情理之論，而二千餘年曾無一人駁正之者。

答 此適有庶氏，遂疑爲庶母之誤。不知庶母不得稱庶氏，且庶氏與孔氏對文，明是庶姓，不是庶母。況庶母焉得不哭廟禮。凡妾先死，必中一而祔于妾祖姑，無妾祖姑，則又中一而祔之高妾祖姑之傍，是廟原有妾，而後妾之主又得祔入，庶妾當祭廟矣。誰謂不當哭于廟。特孔門皆出母，而此又稱作嫁母，似

乎有誤。但不容哭廟。則雖非嫁母。而出母或容有之。故前儒亦饒疑義。而未敢定。若云改嫁。則伯魚五十而死。豈有四十餘歲之婦。而尙再醮者。一語斷定無疑也。至于檀弓之矛盾。不止四方觀禮一語。既曰子思之母死于衛。赴于子思。則思不在衛。故以訃來。且云哭于廟。則惟魯有孔廟。是時子思在魯。不在衛。明矣。乃又以柳若衛人。戒思慎禮。是思哭在魯。而戒思之人。則又在衛。眞矛盾也。且子思祇哭耳。卽不然。亦祇以齋衰期服喪服已耳。而乃以禮與財較量厚薄。是以含歛棺槨爲言。一如凡子之喪母者。是又矛盾也。來辨矛盾二字。已啓其局。而尙未發覆。然惟此節最明快。故曰六經惟三禮叵信。何況家語。但當有實據。窮極根柢。不然。宋人杜撰無益也。

又辨 秦伯三以天下讓。朱註其心卽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不知何爲卻有讓周之說。據朱子明註。季歷生子昌。有聖德。太王因有剪商之志。而秦伯不從。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此本註也。有疑闕宮詩人爲推本得天下之由者。朱子曰。若推本說。不應下實始剪商。剪商自是周人說。若無此事。他豈肯自誣其祖。左氏分明說秦伯不從。未知是不從甚事。小註如此。夫朱子下字。斟酌盡善。豈無其志而肯故入古人之罪耶。

秦伯所讓。是讓季歷。則不必云讓周。而自不得有他讓。此在漢迄今。由註疏以及行文家。無異詞者。獨朱氏一人倡言讓商。此是武斷。而反謂讓周之說。不知所由。此是何解。凡人不讀書。欲造說以說古事。亦當就本事略一諦觀。從來三代世系。載之國史本紀者。自有明文。乃本紀云。秦伯亡之。荆蠻以讓季歷。則讓字有實落矣。孔子是言。正因史文讓字推言之。而曰豈止讓弟國哉。此經文來歷。蛛絲馬跡。極瞭然者。是

以漢儒去古未遠。卽三讓三字。亦有實落。如一採藥。二聞計。三斷髮類。在王鄭輩。皆能言之。雖不必盡信。然讓則無他解矣。

故先仲氏謂朱氏說經。總不顧前後。不惟亂經意。卽己意亦自亂。太王以季歷生昌。而謂爲可與。不過痛己亡國。冀倖圖存。並不敢稍覬此全盛之大商。而朱氏以爲志欲翦商。則其所云能翦商而欲傳位者。正季歷也。泰伯欲讓商。而反逃之。以使之必傳。此能翦商之季歷。可謂讓商乎。

乃杜撰無理。自造故事。又且自加解辨。以曲爲回護。而究之一往紕繆。徒爲經禍。如註云。太王有翦商之志。泰伯不從。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夫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此魯頌文也。忽添之志二字于其下。已自不通。乃又撮春秋傳泰伯不從四字以接之。則不通彌甚。按之志二字。猶徒抱其志而未嘗翦。及另造一說。則太王直自翦之。其說云。闕宮翦商。有謂詩人推本得天下之由者。朱子曰。若推本說。不應下實始翦商語。翦商是周人說。若無此事。他豈肯自誣其祖。信然則太王自翦商矣。夫翦者。滅也。謂滅商也。太王何曾滅商。豈曾以翦刀翦商幾刀乎。太王爲狄滅。尙不能翦狄幾刀。而謂能翦商。直夢嚙中語。然且謂周人自說。周人自誣祖。亦嘗就本詩一讀之乎。此詩係魯僖祭姬廟。而史克作詩。雖是周人。然周人之通者也。翦者。滅也。滅商者。武王也。武王之滅商。實從太王始基之。此猶武成云。我太王肇基王迹。肇者。始也。王迹者。武王滅商之迹也。肇基王迹。正是實始翦商。一史克言之。一是武王自言之。爾誣他。他不誣祖也。若泰伯不從。直接太王有翦商之志。則尤爲不通。夫古經未易讀也。泰伯不從。出之春秋傳宮之奇諫虞公語。其曰。泰伯虞仲。太王之昭也。泰伯不從。是以不嗣。以不從接太王之昭。原自難解。然正須解說。以求

經義乃強接之。翦商之志之下。而于本文仍不解。反曰左氏分明說不從。不知是不從甚事。夫祇有志而不從。已不可訓。勢必添不從父命爲言。而父命二字又添不出。何則古兄弟讓國。惟秦伯與夷齊。而夷齊有父命。故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而秦伯無父命。故前儒註經者。惟恐有誤。特于論語正義專下一疏曰。文王有聖德。太王欲傳之。而未有命。竟以未有命三字絕之。其慎重如此。朱氏旣無學識。又堅愎自用。反爲回護曰。不從個甚事。蓋原不解春秋傳不從之義。而復強抵一句。一似伯之不從。舍從父一事。便無他事可解者。

不知秦伯不從。陡接太王之昭句。正讓弟實解。而世罕識者。古工史書世宗祝序昭穆。而孔氏正義曰。父子異昭穆。兄弟同昭穆。然而同昭同穆中有先後焉。先後定而位次因之。順其位次。謂之從。倒其位次。謂之逆。故春秋文二年經。書躋僖公。而國語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正謂閔僖兄弟。閔先立。僖後立。而升僖于閔。非昭穆位次也。孔子訛之曰。縱逆祀。所謂逆也。其後定九年經。書從祀先公。則以陽貨是時。易閔僖之位。而順祀之。卽謂之從。從者順也。所謂順而從之也。今秦伯季歷。同爲太王穆考之昭。而不依長次。舉國讓弟。謂之逆而不順。不順卽不從。故曰不從同昭之位次。而不嗣周國。此正讓周讓弟實解。而舉世不識何也。

辨 意伯此時。隱憂惻怛。必忱思以感之。不能。則幾諫以動之。正諫以格之。夫得罪于鄉黨州閭。寧熟諫也。況君臣間乎。伯于此時。惟有逃之一着。而然後父子恩全。君臣義盡。非陷父不義也。

答 此直推廣朱氏說。而縱言之。宋人經禍。當此益浸淫矣。古事人多不曉。然亦顯顯在人。而人並不講。

且並不體察。如伯與夷齊。其事亦何嘗祕密。而皆不能察其苦心。觀伯夷傳云。其父死。叔齊讓伯夷。是兩人之逃。必父死而後行之。其生前隱諱。必不敢悻悻求去。以見諸形跡。當何如者。惟伯亦然。伯深體父意。而隱忍不發。至太王疾亟。而後托採藥而幡然去之。此並是實事。而乃儼然撰事曰。幾諫曰。正諫。父子兄弟幾幾闕市出一門矣。曾宋儒經禍而可尤效之如此。

又辨井地之制。在夏商以前不可考矣。卽夏商以後。有貢助名。而其爲五十七百畝之制。則全不能解。夫經界有定規。溝涂有成域。各自少而變多。必將移易其封植。更改其疆畷。煩擾已甚。竊意夏后氏時。洧洞方平。人民尙少。一夫五十。不過隨其力之所至。地之所出。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其間溝洫道涂。必尙廣裕。廣裕則必有間田隙地。棄之無用。故周家百畝之徹。因之以成大抵。因商之舊。斟酌其溝洫道涂五等之廣狹。而蓄壅而墾闢之。夏商尺度已無可考。周人以八寸爲尺。履畝而計。則商人七十畝。以八準之。八九七十二。幾當周九十畝。而遂廣深各二尺。溝倍遂。洫倍溝。澮倍洫。川。受上四則之水。分廣陜而蓄壅之徑。廣容牛馬行。畛容大車。涂容車一軌。道容車二軌。路容車三軌。分廣陜而墾闢之。又可得十畝有奇。則井形悉仍商舊。不必有改作之勞。而周人百畝。可按數得矣。

井地創于黃帝。古有明文。乃朱氏獨曰。商始爲井制。無論毛詩維禹甸之。春秋傳少康一成。一旅。王制夫三爲屋。屋三爲井。總夏后氏制。而卽辨中所開溝深廣倍遂。洫倍溝。澮倍洫。川。受上諸水。出之。遂人職文者。皆夏后氏親治之。虞書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而論語亦遂云。禹盡力溝洫。是明明夏有井制。

而註孟子者敢曰井制始商。將欲舉毛詩、虞書、春秋傳、禮記、周禮考工記，并所註論語而盡付之祖龍可乎。

且其所云夏后氏時，洛洞初開，人民尙少，至商後始漸次開闢，亦未是也。夏后非洪荒之世，洛洞爲災，不過丁數百年治亂一轉運耳。故阨運未幾而卽已平復。如禹貢記揚州之貢曰厥田惟下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正言井制有九等之田，九等之賦，九等任墾之人，而耕作十三年後盡復如舊。所云十三年者，並是堯年卽舜年五十載，亦尙未及。何況夏后氏。故此一說，在前儒亦曾言之，總無當也。

乃若以尺度減短，作朝三暮四之說，前亦有之。然未經推算，今旣推算，則應有實數，而仍然不合。如云商人七十畝，以八準之，八九七十二，幾當周九十畝。此大謬者。據商七十畝，以周尺八寸計之，當云準七，不當云準九。夏制夫九爲井，以八準九，不能合五十。且旣夏商尺無考，何得以今尺作商畝之準。且以八準九，則所伸十八，合之猶是九十畝，不得云幾當周九十畝也。夫必減尺度以伸畝數，則以周八寸之尺準商人七十畝之數，八七五十六，先以五十六畝抵商七十，而所餘一十四畝，又得伸二百八十步，增出二畝，八分之數，合之可得八十六畝八分。然欲以之抵周人百畝，則究竟不合。又且畝數以步準，不以尺準，周制六尺爲步，步百爲畝，則在商必六尺爲步，步七十爲畝，猶之今制六尺爲弓，弓二百四十爲畝，但改弓步而不改尺數，似乎地畝長短，全非尺度所能限者。

乃又于減尺之外，另欲壅溝洫，闢塗路，以爲增畝之法。因引遂人職文，謂井地水道有遂溝五等，可填水，兩傍以拓之，井地經界有徑、畛、五等，又可鑿界兩傍以恢之，則煩擾滋甚。從來水道通塞，陋者可使廣，而

廣者反不能使陜。況以丈尺之水。欲但存中流。而畚土以填其兩傍。則世無此事。若欲削塗路。則車徒牛馬。量所行以定廣陜。自容牛容馬。容一軌以至容二軌容三軌。矩步截然。縱善鑿削。欲其削車軌。鑿牛馬足。毀成法以恢此尺寸之土。勢又不能。向以爲改疆界。變封植。由五十以更七百畝。力有難爲。故刻求良法。而今此變更。仍然不減。又且有難通者。人第知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倍之廣八尺。深八尺。卽謂之洫。亦知溝附于井。止得十夫。千畝之地。而進而爲洫。卽爲方十里之成。爲百夫萬畝之地。而進而爲澮。卽又爲方百里之同。爲千夫十萬畝之地。能割此水邊幾尺。路邊幾尺。以分給此方百里千夫之家。使各成百畝。以合充此十萬畝之數。雖鬼神在前。亦且却步。而猶曰可得十畝有奇。吾不知此十畝有奇之地。從幾溝幾徑得之。而得之而分給之。千夫之井中將安給也。此又難通之甚者也。

釋一辨文

一辨三族

一辨叔嫂無服

子歸草堂。與莫子蕙先。觀歸安鄭芷畦所寄婚禮經典參同。謂士婚禮于請期一條。有云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註三族是父母兄弟。子言幸無此三族意外喪服。可以擇吉行嫁娶禮。據此文。則三族祇身族上下。斷非父族母族妻族之說。何則。以母妻黨服僅功總之末。不礙嫁娶也。況六經稱九族。皆註高祖至玄孫之親。並不傍及親黨。豈有三族反傍及者。其說甚善。會張風林從館來。咸集草堂。坐客因嘆自循蜚至三代。何許年歲。雖苗民播惡。不及族誅。而暴秦倡之。致斯高之徒。延及親黨。一何酷烈。而風林

曰不然。雖暴秦亦無此事。案史記秦記。文公二十年。倡族誅法。張晏曰。三族。父母、兄弟、子。則正與士禮同。惟如淳無籍。妄註爲父母妻三族。然其言無驗。在當時已不行其說。觀李斯誅咸陽市。無父母兄弟。則祇及其子。所謂率犬上東門者。正父子受誅時語。況如淳不學。但悖誕立說。卽註史記而不識史記。記于張耳傳。趙相貫高明云。人孰不愛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論死。豈肯以王易吾親哉。實實以三族指父母妻子。此是史記大文。無容更註也。且三族二字不止見士禮也。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明指親族。而仲尼燕居直曰。閨門之內。三族不和。世無母妻二黨。在閨門內者。此尙何疑惑。而舉世夢夢。至今未了。予因念儒說爲禍。宋明實甚。而前儒已開之。雖耄荒健忘。胸無一字。猶記九經之註。早已明白。然亦有異義。如夏侯勝、歐陽和伯、釋書九族。誤據爾雅釋親。以母妻二黨可稱兄弟。且詩有兄弟婚姻語。遂解九族爲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合而爲九。其說與如淳不異。而又推廣之。殊不知爾雅所釋。謂母妻二黨。雖繫親串。然引而近之。可有此稱。並不以此釋族屬。若角弓所云。則正以族屬疎遠。致等九族于婚姻。故戒胥遠。觀平王不親九族。而詩直刺曰。終遠兄弟。謂他人父。可驗也。且以九族分三黨。尤極無理。卽一父女昆弟適人者。子卽姑子也。姑子視舅子。猶之舅子視姑子一例也。則母族中亦宜添出母昆弟之子一族。而今又無有。若母之父母爲一族。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又爲一族。則何以母父母祇一族。而妻之父母則分而爲二。此直是孩稚無稽。喪心狂病之言。可笑擲之者。但三族九族。旣繫經學。且厚繫國事。不敢不藉此辨定。以了其說。世亦知三族九族。歷見經史。而三九之外。尙有五族七族乎。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謂已上及父。下及子。三也。又以父及祖。以子及孫。五也。此三之推爲五也。若五之爲

九則中已包七而略言之。乃儒說便云曾高同齊衰。曾玄同總麻。故無七族。及讀史記鄒陽傳。則云荆軻湛七族。而張晏亦註曰。七族。上自曾祖。下至曾孫。若然。則三五七九皆親族矣。蓋同姓爲族。異姓爲黨。故爾雅于內宗曰。族于母妻曰黨。禮稱母之黨。妻之黨。妾服女君之黨。反葬女氏之黨。無稱族者。大抵族與氏相聯。國君傳族。每一君爲一族。如曰桓莊之族。桓戴之族。有時分氏爲族。如高陽一氏而分爲一十六族。然合之止高陽一氏。有時分族爲氏。如魯桓一君而分爲孟孫叔孫季孫三氏。然合之止爲桓族。他氏皆不得而參預其間。然且族有寡多。而總以服爲之斷。自三至五。自五至七。至九。總皆以服推及之。若但以族言。則鄭之七穆。初祇罕駟與國氏游氏。而後復分爲子南少正諸氏。皆穆族也。魯之三桓。初但有孟叔季氏。而後漸分爲子服爲南宮。爲叔仲公彌諸氏。皆桓族也。然則族亦煩多矣。惟三族服始。九族服盡。以是爲斷。則族屬雖繁。而各有限制。雖族誅之法。三古迄今。早已廢絕。不必更爲過慮。而儒者論學。最貴嚴確。亦安可使天地之間。有無稽亂道。至于如此。

古叔嫂無服。至唐初變制。始有小功之服。見開元禮。此在學禮家皆能言之。近歸安鄭芷畦作喪禮經典參同疑。士禮喪服記有云。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似夫爲兄弟服期。而妻降大功。爲從兄弟服大功。而妻降小功類。如是。則叔嫂有服矣。將欲據此文。一雪從前言禮之誤。予與莫子蕙先見而疑之。謂士禮大功傳。明言叔嫂無服。且故爲問答以著明之。豈有一傳一記自相矛盾之理。時張風林在坐。曰。此但以恒稱兄弟解士禮。非士禮例也。士禮自有例。凡恒稱兄弟者。皆變稱昆弟。如同父之子曰昆弟。從父之子曰從昆弟。以至從祖昆弟。族昆弟。而凡同姓之所爲伯仲者。盡之矣。若兄弟二字。則不論同姓異姓。與凡

繫屬之稍疏而有服制者。皆得稱之。故鄭氏于大夫之子于兄弟降等文。註曰。兄弟猶言族親。是也。然必
有功總未服。一如從祖昆弟。昆弟者。始當其稱。故傳曰。小功。兄弟之服也。若記則直引傳作問答。以明
其說。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曰。小功以下爲兄弟。其說之再三。而確鑿如此。似未可以恒稱兄弟。強解之
矣。但此條兄弟。在賈公彥疏。單指是夫之從母之類。則頗費解。按從母係母之姊妹。其不他及者。據疏云。
妻從夫服。其親族在前傳已有諸祖父母。外祖父母。世叔父母。昆弟。昆弟之子類。凡傳之所載。記不重出。
故第補此親。以類推之。則但舉從母。所以補其闕。非謂族親止從母也。此說良是。特明稱兄弟。何以同姓。
異姓。男氏女氏。皆得稱之。予曰。周官春官。以飲食親宗族兄弟。而秋官刑族人。亦曰。不使國人慮我兄弟。
則宗族稱兄弟。固也。若爾雅釋親曰。母黨妻黨爲兄弟。又曰。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則卽此
數語。而異姓男女稱兄弟。皆可見焉。且他經亦有之。不讀詩乎。王不親九族。而詩曰。終遠兄弟。此宗族兄
弟也。乃王舉族燕。以異姓爲賓客。而詩曰。兄弟具來。曰。兄弟甥舅。是公族與賓客皆兄弟也。然且古有飫
禮國語。每歲必飫。或祭畢行飫。大抵以宰夫爲主。異姓爲客。王與族人飫于堂。后與內宗之屬。飫于房。內
外交飫。然而常棣曰。儻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楚茨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
言燕私。是男氏女氏俱兄弟也。

西河文集

辨聖學非道學文目

一十一條

辨忠臣不徒死文目

一十二條

西河文集

蕭山毛奇齡字老晴
又名性稿

姜兆熊色貽較
興文鳳風林較

辨聖學非道學文

聖學不明久矣。聖以道爲學。而學進於道。然不名道學。凡道學兩字。六經皆分見之。卽或併見。亦祇稱學道。而不稱道學。如所云君子學道。小人學道。蓋以學該道。而不以道該學。其在論語則曰。君子學以致其道。而在學記則曰。人不學。不知道。如是而已。

惟道家者流。自鬻子老子而下。凡書七十八部。合三百二十五卷。雖傳布在世。而官不立學。不能羣萃州處。朝夕肄業。以成其學事。祇私相授受。以陰行其教。謂之道學。道學者。雖曰以道爲學。實道家之學也。故隋書經籍志明云。黃帝大道。但傳之其人。而不立師說。惟漢時曹參薦蓋公。能言黃老。而文帝師之。于是有道學一派。倡始兩漢。而魏晉以降。六季最盛。如陳書儒林傳。載梁簡文嘗置宴殿堂。集玄儒兩家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此正清言肆出道學盛行之際。然猶玄儒兩判。無溷雜者。是以道書有道學。□□道學。□分居道觀。名爲道士。士者。學人之稱。而琅書經曰。士者何。理也。身心順理。惟道之從。是名道學。又謂之理學。宋儒管理始此。

逮至北宋而陳搏以華山道士自號希夷與种放李溉輩張大其學竟搜道書無極尊經及張角九宮倡太極河洛諸教作道學綱宗而周敦頤邵雍與程顥兄弟師之遂纂道教于儒書之間其說詳見予河洛原舛及太極遺議諸文又佛書禪源詮集亦載太極圖名阿鞞耶識相傳周濂溪亦受之了元禪師者今遺議不載

至南宋朱熹直句

史官洪邁爲陳搏特立一名臣大傳而周程諸子則又倡道學總傳于宋史中使道學變作儒學凡南宋儒人皆以得附希夷道學爲幸如朱氏寄陸子靜書云熹衰病益深幸叨祠祿遂爲希夷直下孫良以自慶又答呂子約書云熹再叨祠祿遂爲希夷法眷冒忝之多不勝慚懼是道學本道家學兩漢始之歷代因之至華山而張大之而宋人則又死心塌地以依歸之其爲非聖學斷斷如也

向在史館同館官張烈倡言陽明非道學而予頗爭之謂道學異學不宜有陽明然陽明故儒也時徐司寇聞予言問道學是異學何耶予告之徐大驚急語其弟監脩公暨史館總裁削道學名敕明史不立道學傳祇立儒林傳而以陽明隸勳爵出儒林外于是道學之名則從此削去爲之一快當是時予辨陽明學總裁啓奏賴皇上聖明直諭守仁之學過高有之未嘗與聖學有異同也于是衆論始定卽史官尤侗作陽明傳其後史斷亦敢坦坦以共學適道取學道二字歸之陽明特聖學何在則終無實指之者

予謂聖學之中原該道字初學聖人祇謂之學學聖旣成卽謂之道學者道之始道者學之終旣非兩途又非兩事且並無兩功夫第從事于此而學在是道卽在是焉是以聖學聖道只在忠恕雖子告子貢多學一貫祇是學字惟告曾子吾道一貫則全現道字然而道在忠恕學亦在忠恕忠者中也執道心以去人心恕者推也去人心以推道心此本堯舜禹湯相傳之道當時所稱道經者而聖門諸徒則皆受之以

爲學是忠恕二字。合之道經十六字。舉千聖百王賢愚治亂古今一貫也。而祇以精一允執成學者之事。則聖學之該聖道。概可見矣。

然且允執之忠。全在去人心。盡屏其自私自利之心。以推其道心。是道全藉學。而忠又全藉乎恕。道學忠恕。總是一貫。是以曾子忠恕。曰吾道。曰夫子之道。一何鄭重。而子貢以學該之。祇一恕字。如之貢曰。一言而終身行。一貫也。道也。曰其恕乎。則祇恕也。且以不欲勿施八字示之。曰學恕已也。又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恕也。而進乎道也。曰非爾所及也。恕固可進道。而時則未也。須學也。乃終以博施濟衆爲聖仁。堯舜推忠行恕。立聖道之極。而夫子終以能近取譬歸之強恕。謂忠之必藉乎恕。道之必藉乎學。有如此。

道學則不然。並一道家。而各立名目。其在北宋。曰主靜。清靜教也。曰立極。無極之宗也。曰涵養用敬。則養以毓其氣。敬以定其神。葆秘之事也。世無審動靜。探主宰。且葆秘神氣。而可云行聖學。入聖道者。至南宋云格物窮理。則又竊儒書名目。以陰抒其萬物之奧。聖人至蹟之道教。其並非儒學。早已顯著。乃一聞聖道。夫子之道。而相顧茫然。徒以萬殊一本當之。夫萬殊一本。佛家之萬法歸一也。且亦籠統。何着落。及聞忠恕二字。宜憬然矣。乃猶疑借端。曰此不過借學者盡已推己之目。以著明之。夫明指本心。明明以學道一貫直本之堯舜。以來共推其執之道心。而猶曰借端。是于當身且不知。而欲其知道知學。得乎。

況博施濟衆。正推己之極。爲子貢終身行恕之終事。並不高遠。大學明德。必至新民。中庸成己。必至成物。論語修己。必至安人安百姓。孟子獨善其身。必至兼善天下。卽學記記學。自九年大成後。忽接曰。夫然後

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是博施濟衆。正聖道之成。爲聖學中所有事。而乃以子貢徒事高遠斥之。則毫釐不知學道者。故曰道學非聖學。大須辨也。

然且以能近取譬亦作借端。謂如釋氏說。如標月指月。雖不在指上。亦欲隨指見月。須恁地始得。夫推心取譬。求進聖仁。亦甚平易切實。何至如指月恍惚。盡付借境。況忠恕既借。取譬又借。一身所有。並無着落。七尺男子。直等之隣人之醯。已屬怪事。又且指月之解。出自圓覺經脩多羅教。不惟道學兼唱佛說。及其唱畢。久之。又云。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翻然出席。如此行逕。直是佛氏舉動。以宗門而行道。教聖學掃地盡矣。

若聖道聖學。諸書一貫。論語一部。無非忠恕之道。且無非恕學。其在前文。已明白可見矣。乃以大學言誠意忠也。其止善去不善。而無自私自利之心。則恕也。此卽學也。乃卽以其學爲絜矩。推心度物。極盡忠恕。而明德新民。由身心意知以推之家國天下。道皆一貫。然而只一恕字。曰所藏乎身。不恕。曰所惡乎下。毋以事上。無非恕也。中庸亦然。至誠忠也。由明善致曲。以推之動變。卽恕也。亦卽學也。于是成已成物。盡己性以盡物性。天地位。萬物育。何者非一貫之道。乃其學則始于忠恕。曰忠恕違道不遠。又只是恕。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于人。且隨以所求未能。鋪排恕字。至于孟子。則萬物皆備。一貫也。道也。反身而誠。則忠恕也。然而強恕而行。只是恕字。蓋學也。而道在其中焉。自孔孟不作。道學專行。聖道聖學。其不明于世者。越七百年于茲矣。今一旦指出。上自堯舜。下及孔孟。始終本末。到處一貫。時時可見。人人可行。無借無雜。不疑不惑。學以致道。庶幾無媿。後有學者。其亦從此而進求焉。可耳。

辨忠臣不徒死文

忠者事君之則也。論語曰：臣事君以忠。以者用也。謂事君則用之。然而何以用忠。則經無明文。惟春秋傳曰：凡忠者于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卽謂之忠。一似用忠不一。凡所爲之事。苟利君國。則無論大小難易。無往不可以見忠。是以韓詩有云：以道化君爲上忠。以德調君爲次忠。而春秋傳又曰：楚子囊臨死。一言不忘社稷。便可謂忠。故忠臣已事。自唐虞至春秋。不多概見。乃由龍逢比干外。經傳罕有。祇左傳稱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推爲忠臣。論語問令尹子文。仕已不喜愠。舊令尹之政。告新令尹。而夫子特許其忠。夫第家無私畜。與不私其官。不忘諸官政。亦初無化君之大。衛社稷之重。而六經表忠。以此推首。則夫事關君國。隨地見忠。其不擇細小。并無一定。斷可知也。

乃不學之徒。誤讀子夏所云。事君能致其身語。而謂爲捐軀。夫致身者。服勤致死。以身許國之謂也。而捐軀也乎。且誤認見危授命。殺身成仁。爲忠臣之事。夫志士仁人。隨在立名。凡君親朋友。與一身名行。皆是也。而止忠臣之事也乎。乃後儒無賴。竟鑿然以必死歸之忠臣。如魏徵有云：但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語一似忠臣止有死者。夫忠臣不必死。前亦旣言之矣。然而間有死者。則必厚係于君事與國事。而不得已。而後死之。未有君死亦死。徒死其身。而于君國兩無與。而可言忠者。禮記明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于君。則爲之。殺其身無益于君。則不爲也。蓋死君死國。至不得已而死之。謂之殉難。不謂之殉死。其殉難奈何。

一曰死諫。龍逢比干是也。三代忠臣。此爲最著也。然而韓詩以周公相孺子。管仲相桓公。俱不必死。因有以伍員伏劍爲死怨。而汲黯懸直。反得與東方諷諫。同享忠名。是死亦忠。不死亦忠。伊管不死。不必遂遠。遜逢干下也。

一曰以死衛君。齊無知紘。襄公徒人費。禦賊而死于門。稽紹以晉帝蒙塵。挺身捍衛而端冕而死。此死君之無可議者。顧公叔文子。衛侯親許其以身捍君。可不謂忠。司馬續漢書。極稱楊仁忠勇。能持戟以嚴衛宮門。第文子與仁未嘗死也。

若夫齊逢丑父。以貌類頃公而代公死。漢之紀信。假漢王之車以代漢王。此皆身代君死者。其亦忠矣。然猶曰。此必君佞幸。與齊孟陽代諸兒同。故左氏與漢史俱未稱之。

至于晉愍受毒。登床哀號。宋欽褫衣。抱持哭泣。此死君難者。豫讓圖趙氏。不憚漆身。高漸離觸祖龍。甘矐其目。此爲君復讎者。然而晏嬰不死。君難。家語稱晏嬰忠臣。張良復讎不死。人尙稱張留侯始終忠于韓者。凡此者。雖皆殉難而死。皆不得已而後死。豈曰非忠。然而有不死而亦仍曰忠。以爲無益于君。則雖死不死。固有懸殊。而其爲無益。則無以異也。

況夫國事多端。殉難不一。齊莊公襲莒。而杞梁死之。魯師戰乘丘。而縣賁父死之。此轉戰而死于鬪者。然未嘗與我戰。則克者有等差也。張巡守睢陽。而百折不回。李玄通管定州。而屢誘無所詘。此保地而死于守者。然不必與開疆辟土者分同異也。

是故忠臣大節。最重託孤。苟息立奚齊。卓子當濟。忠貞。然而季友之忠。歷立般。立閔。而此身凝然不少動。

至散輔諸公子亡臣狐趙輩不失爲忠而召忽殉難夫子反等之匹夫匹婦之諒其死重有益而不重無益至于如此

至若宋人文信國謝枋得之死雖止一身名行不關係國事然大節所在不是徒死正是殉難與齊王蠋之死燕師漢龔勝之死新莽之召前後一轍特是魯連不帝秦王哀不事晉不皆身死且祇名義士不名忠臣此與殉國難亦微有別者

向時從六經諸子求一唐虞三代忠臣國亡身死者而必不可得無已庶或以夷齊當之然殊不相類按夷齊避紂久已歸周並非以商亡作殉死計者祇因諫周不合幾被殺身則義不可留因逃首陽然且採薇而食並未求死卽死亦有爲而死與今所云國亡身死者大別且此正是義士不是忠臣又且當時未必死論語祇稱餓首陽不稱餓死其曰死者郭象曰莊子之誤也

乃自宋以後皆謂忠臣必死且無故而死並未嘗殉難而祇是殉死謂之徒死夫父子不殉死禮有明文滅性傷生等之不孝若君臣殉死則三良殉秦詩人以婦寺目之未有徒死稱忠臣者而乃禮教不明江河日下無論在官在籍祇君死亦死國亡亦亡但知以一死塞責全不計與君事國事毫釐有益與否此則唐虞以後宋元以前並無此等不待言也

然且身不在官名未通籍以無何之人苟非韋布卽是襤褸目不見君王足不履殿陛亦復棄父母拋妻子以覓一死夫事君以忠謂事君則用之幾有不事君而亦用此者不讀孟子乎以顏淵而救民飢溺亦有何害乃論者譏之至比之披髮而救鄉隣之鬪題之曰惑夫惑者在本身爲狂惑行事迷亂而在旁人

則爲駭惑。以爲凡事有分。伊何人斯。可妄作至此。今無端求死。以生前限分。必不許其得共事者。而今且捱身而入。公然身死。則其爲狂惑。爲駭惑。宜何如者。乃今作表忠記者。多載此等。且更以用兵所在。不幸冒刃者。皆稱忠臣。如此。則長平之卒。盡國殤矣。顧作表忠者。假冠予序。恐觀者不諒。謂顛倒名義。自我輩始。則冤抑尤甚。故予于通辨之末。一併及之。

西河文集

古禮今律無繼嗣文目

卷全

古今無慶生日文目

卷全

西河文集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 又名姓稿

張文楚南服較
張文鸞風林較

古禮今律無繼嗣文

古繼嗣一禮從無明文所可考者惟

〔天子繼嗣〕雖經史亦無明文然自帝紀夏中康商太丁漢史惠文昭宣後尙有宋濮議明大禮聚訟不已此固無容議者

〔諸侯繼嗣〕

中庸繼絕世所以懷諸侯也 論語興滅國繼絕世俱以諸侯言

禮運大人世及以爲禮鄭註大人諸侯也 正義曰世者父子相繼及者兄終弟及也

史世家吳泰伯爲吳君無子而卒弟仲雍繼之此繼爵也及武王克商始使仲雍曾孫周章繼泰伯爲後而

別封周章之弟仲于虞名虞仲奉仲雍祀此謂繼絕

〔宗子繼嗣〕

喪服小記大傳俱有曰別子爲祖謂諸侯異子爲君其次子名別子使別立一宗而自我作祖繼別爲宗而世繼之名

爲大宗卽宗子也 繼禰者爲小宗自次子後諸子但父子相繼各自立一宗而並統于大宗爲一族則名小宗今多誤解詳見大

小宗通釋

儀禮傳曰。大宗不可絕。故爲人後者。必後大宗。

公羊傳註曰。大宗無後。不可絕。小宗無後。當絕。

喪大記曰。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正義曰。宗子之子。若殤而死。猶當繼殤。然而殤子無繼禮。則凡爲宗子

殤後者。仍繼殤子之父。而但以殤服服殤者。其委曲如此。

此三者有繼絕禮。餘無繼者。射義。孔子射矍相之圃。使子路爲司正。有曰。與爲人後者不入。與者。干預也。

正以當時公族大夫不繼嗣。有干預繼諸侯者。謂之支庶入繼。干預繼大宗者。謂之繼別之後。皆不使入射。蓋專指此二者言。

雜記云。大夫無子。則但爲置後。正義曰。置後者。謂借他大夫之子。暫爲喪主。一若爲之後者。而喪畢卽撤。

仍不立後。謂之置後。若宗子。則立後矣。他大夫之子。不拘同異姓。撤者。還使歸也。

喪大記曰。喪有無後。無無主。謂大夫士庶。凡有喪者。正義曰。主所以接賓。無則攝之。若無後。則身自絕嗣。何關

于人。故可無後也。

然且攝主有制。若本族無主。必不令妻黨得以攝之。雜記曰。如無主。則東西南北家主之。無有。則里尹

里長。主之。其嚴如此。

他若論語。臧武仲以防求爲後。左傳。不可使叔段無後于鄭。季友酖叔牙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皆繼爵。

非繼人者。

今非封建之世。無諸侯宗子二者。則有何繼嗣。而民俗紛紛。終年爭繼。且造爲律文。有以長繼長。絕幼不

絕長諸說。勒爲金科。致殘害骨肉。攘奪財產。訐訟不已。一如六季諸王爭篡。有所云願世世勿生帝王家者。則慘毒極矣。今試以律考之。其必繼絕者。惟

〔官員襲廕〕此與封建時諸侯繼絕相等。

律。有嫡立嫡。無嫡立庶。無庶。則然後以同族之倫次相當者繼之。如不依倫次。撓越冒襲者。杖一百。徒三年。

〔軍官襲職辦事〕

其律如前。如異姓養子。詐冒承襲者。杖一百。發邊遠充軍。其當該官司知而聽行者。同罪。

〔丁役〕

此條在兵律。卽唐人相沿庸調一法。大抵重有子而規避不先立者。故不稱繼嫡子法。而反稱立嫡子違法。責其不遵法預立。以承丁役。開手便云。立嫡子。違法者。杖八十。蓋罪其規避也。隨又云。如嫡子年五十以上。無子而不立庶子者。罪亦同。卽亡子者。已立同宗之子爲子。而是子捨之而去。罪且加等。是此一兵律。專責有子而違法不立。未嘗責無子而令繼立者。是繼立之律。惟此三者。而皆與民俗繼嗣絕不相干。則律無繼嗣文。有明據也。

乃律旣無文。而會典所載。且有庶民之家。不必立繼。二語。則顯與禮合。惟條例有許民繼嗣一條。謂無子家有願承繼者。許之。然必昭穆相當。先儘同父周親。及子姪之有服者。如俱無。方許及同姓遠房。聽其擇立。並不許同姓。案昭穆及異姓亂宗。祧則祇是願繼之家。倘告官司。則官司許之。非律令也。

然且此許繼之子。若不得于所繼之親。卽許其告官別立。則是其所已繼者。意苟不欲。尙得告官司而棄絕之。況未繼者。則是繼嗣之文。在條例亦祇此一節。而卽此一節中。亦且官許其繼。亦官許其絕。其爲不必繼。亦甚了了。而民俗險薄。必妄捏無影響之律例。以脅制官司。而官司不察。亦並不實據律例以折此獄。致無子之家。稍有財產。必多方訟訐。極至戕害周親。雖人亡產絕而恬不知怪。盍亦就禮律兩文一省觀之。

古今無慶生日文

古有賀生文。無慶生日文。其有賀生文何也。自昔帝王聖賢。必表其所生之地。與生時之瑞。如孟子。舜生于諸馮。

帝王世紀。堯母慶都。出觀三河。寄于祁氏家。有神感之。懷孕十四月而生堯。故堯姓伊祁氏。世本。禹母修己。吞神珠如薏苡。胷坼生禹。

毛詩正義。契母簡狄。以玄鳥至。日吞鵲卵。生契。稷母姜嫄。以祀高禘。日之野。履巨人跡。欣而生稷。此似皆有生日者。然是契稷受生日。非生契稷日也。故俗儒無學。誤以誕彌厥月爲生稷之日。因以生日稱誕彌。不知彌作滿解。祇懷孕滿其月。不惟非生日。并非生後滿月。如晬日者也。

卽漢後諸史。亦多載此等。如史本紀稱漢高母劉媪。息大澤之陂。雷電晦冥。若有蛟龍覆其上。生高帝焉。南史。梁張后。方孕吞菖蒲花。生武帝。

隋文帝生時紫氣集庭。

他若詩非熊非羆男子之祥禮生男則設弧門左。

晉賈充生時有充閭之兆陳徐陵母夢五色鳳集肩。

唐李白母夢長庚星入懷類。

因而有賀生之禮如漢盧綰傳綰與高帝同日生里中以羊酒賀兩家祇是賀初生非慶生日也。

又且古有祝壽文亦並無慶生日文如

華封人三祝曰多壽洪範九五福一曰壽周人九如頌曰如南山之壽皆非生日進此頌者

若雅頌所載則隨地稱祝如檇樸以官人而曰周王壽考行葦以賓客飲射而曰以翼壽者載見以諸侯

朝王而曰以介眉壽江漢以方伯征伐而曰天子萬壽闕宮以祭廟述祖德而曰俾爾壽爾富楚茨信南

山以祀田祖禱歲而曰壽考萬年曰曾孫壽考並與生日無與焉

卽或實以引年加禮如六十杖鄉七十杖國六十養于國七十養于學類或自爲宴會以私誌慶幸如唐

白傳作香山九老社宋宋琪輩有至道九老社以及文彥博有耆英會司馬溫公有真率會類要皆重年

歲不重生日故漢後倣古引年如漢文賜八十米肉唐元宗七十八十賜帛絮几杖仍以十計卽社會中

人計年不計十如耆英張壽年七十富弼年七十九至道李運年八十張好問年八十五類其爲非生日

前後總一轍也

此惟唐元宗時張說請于上萬壽日名千秋節此實古今慶生日之始事然而諸王大臣以下及士庶皆

不之及。則仍是古帝王孤行一節。其與明代以後。比戶稱慶。無是禮也。春秋記魯莊子同生。是記生日始事。然不立慶禮。

故子謂自古鍾生。宜有生年月日。傳于世者。獨孔子一人。他可無有。然而孔子生日。猶無實據。至今不得明定爲何年何月何日。考春秋三傳。左氏但記其卒日。不記生日。而公羊穀梁則並記之。乃公羊于襄公二十一年冬記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則明與春秋本經月日大相悖謬。經云。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夫以庚距庚。相距十日。今由庚辰至庚寅。由庚寅至庚子。相距祇二十日耳。經以庚辰爲十月朔。而傳乃以庚子爲十有一月。是一月祇二十日。天地無此時。古今無此曆也。

穀梁不記十一月。似乎有見。但于十月後。問記曹伯來朝公會商任兩條。盡十月之事。而後及孔生。則仍在十一月內。與公羊同。

若史世家。則云魯襄公二十二年而生孔子。直差一年。司馬索隱曰。公羊作二十一年。而此饒一年者。以周正十一月屬之明年。故誤也。此尤可怪者。從來三正推法。祇以後月屬前月。並無以前月屬後月者。周正十一月。第能爲夏正九月。未聞又能倒而爲夏正之正月者。真笑話也。

至作通鑑前編者。且直造云。周靈王庚戌二十有一年。冬十一月。孔子生。則不可問矣。

故古年月日無全見者。秦始本紀。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故名政。政卽正字。然不知何日。孟嘗君傳。田文五月五日生。以爲不祥。顧不知何歲。若夏啓呱呱。在辛壬癸甲之後。屈平自叙。惟庚寅吾以降。則且有支干而無月日。

惟六季後作墓銘者記卒葬之日必逆記生時則往往及之然史集殊文慶弔殊禮墓闕之言非所常道故明代喪禮亦妄據墓文直以所死之生日謬稱忌日古忌日不祭而今且生忌死忌分作兩祭此在作婚喪禮者尙有知其非而痛闢之祇生日之慶無敢議者予嘗曰此明代惡習亟宜屏絕卽以文集觀之唐後作序者無所不序而獨不序壽近卽儼然有生日序見文集間則其非古法端可驗也予不幸犬馬齒長客有以慶賀來強邀者予臥床口授而敬謝之

西河文集

禁室女守志殉死文目

卷全

不守志

不合葬

不殉死

西河文集

禁室女守志殉死文目

一五八七

西河文集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
又名姓稿

張文鳳風林
邵國麟在撰較

禁室女守志殉死文

自古無室女未嫁而夫死守志之禮。卽列代典制所以褒揚婦節者，亦並無室女未嫁而守志被旌之例。則直是先聖之禮，後王之制，兩所不許者。況六經二十一史，諸子百氏及名人文集，可爲學士大夫所稱道者，亦並無此等。祇樂府有貞女引琴曲，有處女吟。前此作樂錄與古今註者，皆云魯室女作，然亦並無守志事。且亦小說家言，不足據。又且貞女卽貞婦，如鮑蘇妻稱鮑女宗也。是此旣違禮，又畔制，又爲主持名教端風勵俗者所不道。且又循蜚以來，下至宋元，百千萬年，所不必有之人事，而不謂近世好異，比肩接踵，且愈出愈奇，而未有已也。少與蔡子伯遊，見其族姑有未嫁夫死而守于室者，年已五十矣。未能旌也。祇句學士大夫以詩文旌之，而世多未應。惟子伯重族誼，兼念姑祖龍池公，以名進士爲推官，有聲而姑之夫，則父與伯叔父皆狀元進士，或殉死，或守義，如所稱余忠文先生兄弟者，以故子伯強作詩，而予亦依回從之，以致後之索詩文者，遂不能絕。然未能破旌例也。旣而諸暨孟氏，以先世孟女屬傳，謂女名蘊，在洪武初，爲同邑蔣文旭所聘。文旭年十七，爲監察御史，請歸親迎。值陳時政十二事，中有暱戚殺

平民一條。忤旨賜死。女哭告父。謂文旭既親迎。有吉日。禮應往弔。不許。又謂文旭死。其父母無子。請往事舅姑。又不許。乃闢柩過門。躍出隨之。俟舅姑亡後。仍歸室。築一樓以居。名柏樓。比柏舟也。時請旌不得。歷洪武永樂洪熙。至宣德六年。而始旌之。雖已破典例。而仍不爲例。予念文旭賢死事可感。縱傍人猶憐之。以通名之婦。而與之齊一。亦復何過。又且請命歸娶。事聞朝廷。告母往弔。早有吉日。因爲之作傳。卽後入史館。作明史列女傳。亦力持其說。卽以此傳入史傳中。曰雖非禮。已有例矣。當是時。予論列侃侃。內省無媿。顧嘗自忖曰。表章太過。得毋有效尤而起。竟破其例爲論列罪者。乃未幾而果有仁和計二姑事。二姑許同里陳桓爲妻。桓以貧從軍。于康熙甲寅。隨總制姚公征閩海。而身沒于陣。姑過桓家。親爲操作。且絡絲糊錫。日取傭值以養桓二親。逮老死。杭府縣屬。遂有據孟女柏樓明史立傳已事。請特創旌例。以擴典制。卽當事亦以此上之。雖廷議破例。而終不爲例。然亦岌岌矣。今康熙辛卯。予年迫九十。臥病城東草堂。客有以六安潘女事屬表章者。其傳云。夏舉人諱聲。與潘貢生諱瀚者爲婚姻。夏子死。潘女請隨母往弔。不許。暨母歸。而女已投繯死矣。大驚曰。今室女守志。又復有死焉者乎。古有殉難。無殉死者。況夫婦無殉死事。不惟室女不殉。卽已嫁守志。亦何必殉。此惟女遇不幸。有奪其志者。不得已偶一死之。韓憑妻是也。樂錄。宋康王好色。築臺于青陵。而奪憑妻。妻投死臺下。此惟奪志有然。然此卽殉難。非殉死也。然且有殉難而仍不死者。周郁妻戮鼻不死。魏溥妻割耳不死。王凝妻斷臂不死。清河崔氏截髮不死。以至曹文叔妻。刈耳復割鼻。梁之高行婦。戮鼻復斲面。而皆不死。卽共伯之妻。明云父母不諒。將之死。然仍不死也。故父母不殉死。親死亦死。謂之滅性。又謂之以死傷生。名曰不子。不子者。不孝也。惟君亦然。三良而殉死。卽

斥爲不忠。與婦寺等。夫倫類之尊。莫如君親。忠愛之切。亦莫如君親。向使君親當殉。則人孰無君。孰無父母。一君二親。將見薄海之內。民無子遺。縱有三身。亦掄不及夫婦矣。況夫婦則斷斷不可死者。夫婦不言情。故曰夫婦有別。又曰關雎好逑。鷺鳥離立。惟小說家言情則然。後有暱情身死之事。如謁漿乞飯。裂塚返魂諸事。生而死。死而再生。此則離經悖道。蠱壞風俗。大非士君子所宜言也。生平寡學識。予族弟會侯。以祥符知縣還里。與予同年同館友。方君渭仁。結子女之好。已嫁娶矣。忽子死。而女爲殉之。投繯不死。墮樓不死。而絕食而死。予無狀。有文傳之。旣而新安吳戴。皆名族子女。吳死而戴。卽吞金以殉。且祠于墓間。名吞金祠。此全類小說家事。顧謁予爲誌銘。予曲爲之說。且多方解譬。以明其義。而實則不可爲訓。徒強詞以奪正理。飢壞名教。雖曰已嫁而殉。說猶可原。然亦無故覓死。仍亦循蜚以還。所未有事。況室女殉死。公然作俑。此尤急宜救正者。乃其傳又云。太守州牧議以女棺歸夏氏。與其子合葬。則更非禮之甚。顯然與先王之禮。孔子之言。大相刺謬。不惟破例。抑且蔑禮。不得不大聲疾呼者矣。不讀曾子問乎。曾子問婚禮。而孔子答之。其言曰。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此何說也。蓋婚禮頗重。一禮未備。卽謂之奔。謂之野合。故自行媒納采。納徵問名。卜吉請期而後。有三告廟禮。一曰告迎。告親迎也。一曰告至。謂婦車至又告也。一曰謁廟。則主人主婦帥新婦而謁之于廟。卽朝廟也。有兩見舅姑禮。其有舅姑在堂者。則名曰婦見。謂婦至之日。舅迎于門。謂之主人。姑迎于堂。謂之主婦。但交拜行賓主禮。而次日質明。則婦以特豚之鼎。棗栗修脯之筐。拜舅姑于堂。而舅姑受之。夫然後醴婦饗婦。而婦禮成焉。脫不幸而舅姑偕亡。則于是行廟見禮。俟成婚三月。新婦始菜。孟素服。扱地而見之于廟。謂之廟見。雖向謁廟時。

舅姑二主亦儼然在廟。然是謁廟。非見舅姑也。惟此一見後。夫然後擇日專祭禰廟。而婦于以成。故曰廟見始成婦。乃或已婚三月。不廟見。而不幸女死。則孔子又曰。不遷于廟。謂棺不殯廟。不祔于皇姑。謂不令立主而祔之祖姑之傍。反葬于女氏之黨。謂其棺反歸女家。循其黨類而葬之。何則。示未成婦也。謂非其家之新婦也。夫奔與野合。固不成婦。若禮儀未備。比之奔與野合者。明有間矣。況祇未廟見。其在前此諸禮。亦何一不備。雖主人主婦不在。亦必有世父伯母爲之主者。諒從前致辭。從後致命。必不可少。缺又況同牢合卺。請衽薦趾。已越三月。徒以廟見一節。有乖大義。遂曰不成婦。直使棺不殯廟。主不祔祭。生非其親。死非其鬼。其禮之嚴毅而剛斷如此。今以平白不相干之人生不見形。死不覲面上。無主婚之尊長。下無請衽之僕婢。既不婦見。又不廟見。不特非取婦。并非來婦。則亦何道而可使歸棺合葬。聯樞柩。通窆窆。冬夜夏日。至于如此。此明明與孔子所言。一水一火。一朱一墨。一東一西的的相反。如此而可爲。將見亂臣賊子。邪說暴行。凡可以反先王。悖先聖者。將無不爲之。禮教從此掃地矣。故合葬非古。但自周公創始。而其禮倍嚴。他倫皆無此。而惟夫婦有之一男一女。合并匪易。原有較婦行得失作分合者。春秋葬哀姜。齊桓以其尸歸齊。而僖請歸魯。一離一合。是非判然。故禮當合葬。雖生不得合。而死必合之。周大夫之妻。無過而爲夫所棄。既已異居。然而妻必請合葬。所云穀異室而死同穴者。苟不當合。則雖同寢處。而亦無合理。郟陽季兒。其兄爲其夫所殺。雖不復讎。而共衾不忍。因自經。而請不合葬。是以歸尸及棺。必有着落。苟爽之女。至臨死。而以粉書壁曰。尸歸陰氏。卽韓憑之妻。倉卒赴難。亦且預書裙帶曰。願以尸賜憑。此等大。事原非可以杜撰作臆計者。又且傳女事者。重爲曲護。更有隱就禮文以謬合其義。如云。禮取女有吉日。

而女之夫死。女斬衰而弔。又曰。婦人不二斬。既謂之夫。而爲之服斬。固不二斬矣。可二夫乎。予初不記有是禮。而既而記之。此卽曾子問不廟見不成婦之次一章也。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然。據此。則是取女有吉日與室女在室。不經請期者。仍然不同。且並無斬衰往弔之文。惟禮註有之。卽禮註亦祇云。弔服以斬。非謂服三年斬也。乃接云。婦人不二斬。爲之服斬。則直服斬服終三年喪矣。是不特與禮註未有三年之恩。故不服斬語不合。且明明與禮文既葬而除之一語正復相反。是改禮文也。改禮文不可也。又且婦不二斬。出自儀禮子夏傳。傳曰。婦不二斬。不二尊也。女在家從父。則祇尊父。故室女爲父斬三年。及既嫁從夫。則尊夫矣。爲夫斬。而父且降期。是不二斬。謂不二斬服。指夫與父言。而乃以父爲夫。以不二斬服爲不服兩夫。是既改曾子問。又改子夏傳。聖經有幾。堪此數改。又況曾子所問。尤宜審慎。前文已有合吉日而壻父母死之問。在女家已遣弔過矣。然而既請吉日。則必爲致辭。故壻當已葬。必乞伯父致辭女家。使女家許諾而弗敢嫁。禮也。此壻致命女家也。及壻既除服。則女之父母必使人請壻。勿娶而后嫁之。禮也。此女致命壻家也。是男女將婚。已經擇吉。徒以親喪間隔之故。致男辭勿嫁。女辭勿娶。而爲之註者。且曰。女可改嫁。男可改娶。此雖註之誤。然亦見室女未配。則其易離而難合。遂致如此。今陰竄禮文。竊改禮註。拗曲揉直。以伸其說。不過謂近代無學。經宋元訖。今毀經蔑禮之後。必無有明指典籍。直言其非者。予乃舉一淺近禮文。盡人當知者。一指示之。三禮有周禮。雖未必如宋人劇尊爲周公之禮。然與禮記儀禮同出戰國。實周朝禮也。周禮媒氏。掌男女之判。不云禁遷葬及嫁殤乎。舊註云。男女未婚者。有男死而女求歸之。謂之嫁殤。若男女偕亡。而合兩棺而葬之。謂

之遷葬。是堂典禮。條例灼然。今室女求歸。與死而合葬。兩禁俱犯。既斃名教。復蔑典禮。且又犯三代先王所製禁例。是歷求之而無一可者。予之言此。將以扶已斃之教。植已蔑之禮。稍留此三代偶存之律例。于以救秦火未焚。私竄私改之載籍。并保全自今以後千秋萬世。愚夫愚婦之生命。世有識者。當共鑒之。

西河文集序目

勝朝彤史拾遺記 六卷

武宗外紀 一卷

後鑒錄 七卷

蠻司合誌 十五卷

蠡吾李搆曰。此先生史集也。先生少時。以避賊故。聚唐五代宋遼金元史于土室中。思有所考正。而不幸出走。棲遲道路者。越三十年。會聖天子舉制科。召試入史館。自鬪題分草。作帝紀列傳外。復爲后妃盜賊土司三雜傳。而錄其賸者。學者更其名而彙爲斯集。若武宗外紀。則有見于其時之爲此紀者。盡刪去本。事而輯實錄以補之。因編入焉。向使先生丁盛年。優游日月。無憂患奔走。卽慨然出世。或早得遭逢聖朝。其于唐後十一史。必別有建明。而惜其止于此也。或曰。然則何以無史論。曰。先生言之矣。吾生平可幸者。三。一、少無負郭田。作衣租食稅男兒。二、不爲繼子。慈孝兩隔。三、行文無宋人史論惡習。蓋有所鑒云。

西河文集

勝朝彤史拾遺記

卷一

〔洪武朝〕孝慈高皇后馬氏

郭寧妃

郭氏惠妃

〔建文朝〕孝康皇后常氏

建文后

昭獻王貴妃

卷二

〔洪熙朝〕仁宗皇后張氏

繼后孫氏

郭嬪

憲宗太后周氏

貴妃孫氏

皇淑妃李氏

胡妃

建文太后

〔永樂朝〕徐皇后

權妃

〔宣德朝〕恭讓胡皇后

景泰吳太后

〔正統天順朝〕睿皇后

王貴妃胡惠妃

卷三

〔景泰朝〕景皇后

唐氏

〔成化朝〕憲宗廢后吳氏

王皇后

孝穆紀太后

邵貴妃

萬妃

卷四

〔弘治朝〕張皇后

沈氏選侍

鄭金蓮

〔正德朝〕夏皇后

沈賢妃吳德妃

王妃

馬氏

劉美人

浣衣王滿堂

卷五

〔嘉靖朝〕興王妃蔣氏

陳氏皇后

廢后張氏

方后

皇貴妃王氏

杜康妃

李嬪

〔隆慶朝〕穆宗皇后李氏

繼后陳氏

孝定皇太后

段恭妃

〔萬曆朝〕皇后王氏

王貴妃

鄭貴妃

卷六

〔泰昌朝〕光宗后郭氏

孝純皇太后劉氏

東李妃

〔天啓朝〕懿安皇后

李成妃

胡貴人

皇貴妃田氏

昭仁宮宮婢

王皇后

李妃

選侍趙氏

裕妃張氏

馮貴人

〔崇禎朝〕莊烈皇后

青霞女子

西河文集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
又名姓稿

丁 盟廷望令人較
謝自崑較

勝朝彤史拾遺記一

彤史者。後宮女官名也。其制。選良家女子之知書者充之。使之記宮闈起居及內庭燕褻之事。用示勸戒。而惜其書不外傳。予幼時。得先子石阡府教授所藏宮闈記一卷。自洪武至萬曆。凡十三朝。可謂小備。雖所闕亦無幾。第載事未確。其文不雅馴。予承乏爲史官。值修明史。嘗圖題起草。得順成弘正四朝后妃列傳。因歷探中祕。以爲必有異聞。畸事可補疏略。而遍搜史竄。但得詳冊封年時。及后妃崩薨喪葬諸禮節。而他無所有。乃不得已。仍取外史所記。與實錄稍不誣者。草成應之。而拾其餘臆。歸而雜之。先子之所藏。復爲斯篇。大抵事取可驗。寧闕勿備。謂之拾遺。旣無彤史。稱彤史者。曰非史官之正史焉。

太祖朝。洪武。孝慈高皇后馬氏。宿州徐王馬公女也。馬之先有宋太保默者。家于宿之新豐里。一作閔子鄉新豐里。數傳及公。以貲豪里中。善施而貧。元至順間。其母鄭媪生后。卒。公殺人避讐。投所好友定遠郭子興。以后託焉。會江淮亂。子興起兵據濠州。太祖在軍中。子興妻張氏奇太祖力。勸子興妻太祖。以后曰。是人。有異相。非常。當藉此收之。且馬公不可負也。子興以爲然。遂贅太祖于其家。獨子興子三與太祖不相能。

數數搆太祖。間以他事。幽太祖別室。絕口食。后竊懷鑕底飼之。值蒸饑饉。熱后乘熱竊其一。懷之。薄乳傍乳爲之糜。幸張氏憐后。意皇急。陰解之。原評曰：陰解不屬上一節。然急接此句。又急接下一段。則與後册后諭言照映。警切。

時諸軍四出。多鹵獻。獨太祖無有。子興怒。后密勾張氏婉轉。且以棗脯薦子興。子興置不問。后善承人意。而知書。精女紅。太祖每出軍。一切軍狀皆屬后。籍簿井井。雖踰時詢之。不少遺。暇卽率諸校妻縫紉衣襦。以備不給。至太祖渡江。后多智。恐元兵躡其後。必相隔。不俟太祖命。急率諸校妻過太平。止繁昌陳迪家。而元兵果扼渡。如后慮。后遂于迪家生皇長子焉。時吳漢接境。戰無虛日。后時時贊太祖規畫。嘗謂太祖曰。定天下在得人心。人心者天下之本也。又曰。用兵焉能不殺人。但不嗜殺人。則殺亦罕也。太祖深然之。洪武元年。上卽皇帝位。册后。旣册。謂羣臣曰。昔光武受命。嘗回思滹沱麥飯。以勞馮異。唐德長孫后。以其能周旋于隱太子構隙之間。今皇后同朕起布衣。閱歷憂患。每不憚灼肌體。懷熱食飼朕。此不止麥飯也。至郭氏猜嫌。幾罹叵測。后卒能多方彌縫。以脫朕于難。其與長孫之周旋險易何等。語曰。妻者齊也。又曰。家貧思賢妻。非后德齊。一安有今日。其敢以富貴忘貧賤哉。羣臣呼萬歲。旣而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陛下不忘妾。妾願陛下尤不忘羣臣百姓。原評曰：一段雖似馮異傳。然文氣直逼四京。與後漢稍異。乃

追封馬公爲徐王。鄭媪爲夫人。以無嗣。且不得公媪死所。乃瘞袞冕。置冢戶。立廟新豐里。后歲時饗祀。哀焉。清江范孺人者。習女史。后令說古今賢后事。至竇太后。后曰。黃老者何教。而太后好之。曰。黃老者。清靜無所爲。不必爲仁義。而民孝慈。是其教也。后曰。孝慈卽仁義也。世有舍仁義爲孝慈者哉。左右諸嬪。有以明德馬后比后者。后曰。吾安所及之。亦效之耳。第后性本儉。嘗命練故織爲袞褥。以賜貧民。緝裁餘繒。帛。

及織工治絲有荒類者。纂爲衣帔。以賜諸王公主。身御澣濯。久紕不卽易。曰：此弋綈遺法也。周王之國。遣慈母江貴妃從。一作孫貴妃。賜以已所御紕衣一杖。一曰：王有過。則披衣杖之。卽違。馳以聞。歲蓄六宮皆蔬食。請上賑卹。上許之。后曰：儲備之不先。以致有此。夫賑以卹其後。不如儲之備于先。爲有要也。上深然其言。上意氣豪略。威福多不測。后順事承指。每從容開導。其所補救。有爲外庭所未稔者。先是參軍郭景祥。總制和州。或言景祥子不孝。嘗持槩趣景祥。上曰：若此。當誅之。后從容曰：妾聞景祥止一子。獨子者必驕情也。然亦安至是。且陛下殺一人。而遽至絕人之後。此非細也。毋亦廉而後殺之。及廉之。果不實。上曰：微后言。幾誤斬郭氏祀矣。李文忠守嚴州。上聽楊憲言。欲召改爲楊州守。后曰：文忠賢。其行信于人。改則失人心。且敵方壓境。守將未易動也。上然之。文忠遂克杭州。春坊李希顏爲諸王授經。擊王額以管。上怒甚。后解之曰：幾有使製錦而惡其翦者。夫曲謹。婦寺之愛也。而以責師傅。可乎。宋濂以學士歸里。坐孫罪。被逮。將刑。后念其有師傅功。急進曰：宋學士家居。豈知情者。妾聞里塾延一師。尙終身敬衛之。況官家乎。上曰：此非汝所知也。会后侍上食。舉匕向鏹鼎。潛然而却。上問故。后曰：妾痛宋學士之刑。而欲爲諸兒服心喪也。上聞。投箸起。明日赦濂。改安置茂州。吳興民沈秀。實富侔國。曾爲上犒軍。而築都城三之一。上忌欲誅之。后諫曰：妾聞法也者。所以誅不法也。非所以誅不祥。民富侔國。民自不祥爾。夫不祥之民。天菑有之。於國法何預焉。乃釋秀。戍雲南。嘗令死囚築都城贖刑。后曰：以役贖死。仁也。然以久瘼之囚。而重之力役。得微仍以役死乎。上爲罷其役。釋之。后慈愛性成。而又持大體。嘗曰：施恩必使遍。然推之有差等也。今民間衆庶。固多艱難。獨念京朝官。去井里。挈妻子。僮僕。奔走事上。而俸入有限。反多徧譎。差祿之謂何。乃

勸帝厚日給別賜諸饗錢且請太學生之攜妻室者置家糧名紅板倉糧皆后恩也后細務必親既貴猶自主饋事近臣及奏事官朝罷必會食后每取嘗之卽不旨必爲上言責光祿卿至御饌日上后必省視宮人請自重后曰事夫親饋食禮也且上性嚴急萬一偶失餽吾得承之汝輩堪此耶他日羹寒上翻羹汚后衣后令燂再進他無所責上嘗怒宮人后亦怒令付宮正司治罪上稍解問后曰不自責付宮正何也后曰妾聞賞罰惟公足以服人故明主不以喜怒如刑賞當陛下怒時恐有畸重付宮正則酌之矣卽陛下論罪人亦有司者治之耳上曰爾怒何也后曰妾之怒所以解陛下怒也后初知書及貴益好學嘗爲上曰法屢更必弊法弊則奸生民數擾必困民困則亂生上曰至哉言也命女史書之冊嘗俘元寶玉至陳于廷后陽認之曰元有是何以失之意者此非寶與上曰朕知之矣后多學必謂珠玉非寶惟善爲寶也后拜曰如陛下言原評曰不以爲風諫而以爲銜弄多學一語不可刪去洪武十五年八月后疾羣臣請禱醫后曰生死命也禱醫何益且醫一不效或致錄醫是重吾過也上問有言乎曰陛下與妾起布衣藉陛下神聖得貴爲母后足矣復何言所願言者惟陛下求賢人納讜諫而已是月丙戌崩年五十一上悲悼終身不再立后九月葬孝陵葬日各不同故不錄以成穆孫貴妃永貴妃江貴妃祔越日祔太廟逾年宮人思之作歌曰我后聖慈化行家邦撫我育我懷德難忘懷德難忘于萬斯年泌彼下泉悠悠蒼天后生懿文太子標秦王棧晉王櫛成祖文皇帝周王橚寧國安慶兩公主初諡曰孝慈皇后永樂元上年上尊諡曰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嘉靖十七年復上尊諡曰孝慈貞化哲順仁徽成天育聖高皇后初后生成祖有龍見于寢嘗夢微時野歸遇賊皆紅冠追之成祖以馬進扶后執轡賊見成祖皆避去后以故

鍾愛之。然勿言所夢。及上厭太子柔弱。曰：非繼體也。后始以夢告。仍戒勿洩。而其後卒有靖難之事。貴妃孫氏。陳州人。父和卿。以仕元。偕妻晁氏。至常州家焉。元末兵亂。妃父母相繼死。獨長兄瑛有材幹。辭家遠游。久未歸。妃年十三。隨其次兄璠。避兵江都。將以次北還。而江都城陷。璠又死。元帥馬世熊妻得妃。育爲女。年十八。未字也。上求有容德者。納宮中人。或以妃告。及按果然。遂納之。妃敏慧端麗。而嫺禮法。言動皆中矩。高后嘗謂上曰：古賢女也。妃痛無外家。間一請上。求兄瑛所在。久之得瑛。官參省。上卽位。册貴妃。位冠諸妃。上妃佐高后。相六宮事。高后以慈妃以法。皆相濟得治。洪武七年九月癸未。一作庚寅。薨。年三十二。上震悼。賜諡成穆。妃無子。祇生四女。上命周王橚主其喪。服慈母三年。皇太子諸王皆葦。并敕詞臣撰孝慈錄。凡庶子爲生母服三年。衆子爲庶母皆葦。推妃恩也。時命有司營厝於朝陽門外褚岡之原。賜兄瑛田租。以供歲祀。而其後祔高后陵。

郭寧妃。臨淮郭山甫女也。山甫善相人。上龍潛時。嘗游臨淮。過山甫家。山甫自外至。見上。大驚。急呼內治饌。治畢。夫婦捧七箸。侍上飲。笑語甚歡。中酒。闔外戶。踞曰：公非常人也。自愛。嘗言鍾離有王者氣。當在公矣。上去。山甫謂諸子。若曹皆田舍郎爾。而有封侯之相。吾初疑之。今始知以是也。原評曰：此等形寫。在史公高紀之上。乃遣其二子從龍渡江。而親飾妃納乙室。侍孝慈皇后行間。洪武三年。封寧妃。孝慈崩。妃攝六宮事。稱皇寧妃。生一子名檀。封魯王。上甚念山甫。及妃貴。而山甫已死。乃累贈山甫爲營國公。二子皆以開國勳封侯。如山甫言。長子興。鞏昌侯。次英。武定侯。

皇淑妃李氏。壽州人。其父傑。當洪武初。曾以廣武衛指揮北征。戰而死。十七年九月。册淑妃。以高皇后服。

闕不立后。進爲皇淑妃。攝六宮事。

郭惠妃者。滌陽王長子郭大舍女。滌陽生三子。皆非命死。獨大舍遺一女。封惠妃。人有相郭氏宅者曰。宅有女當大貴。初惡其言。至是驗。徐王託孝慈于滌陽。滌陽育之。亦郭氏女也。妃生蜀王。豫王。谷王。及汝陽永嘉二公主。豫王卽代王。

胡妃。臨淮人。父顯。以世開國功。襲定遼都指揮同知。進都督。旣而改武昌護衛。妃生一子。名楨。封楚王。

建文帝朝孝康皇后常氏。懿文皇太子妃。開平王遇春女也。洪武四年。冊爲皇太子妃。旣而有疾。薨。太祖哀之。爲輟朝三日。高后素服臨。諡曰懿敬。建文元年。追尊懿文皇太子爲孝康皇帝。廟號興宗。遂尊妃爲孝康皇后。永樂改元。復降稱懿敬皇太子妃。祔懿文陵。其後嘉靖二十年。孝宗張皇后崩。廷臣議尊諡。有以孝康進者。或曰。此興宗皇后諡也。世宗曰。興宗旣降尊。襲之何害。遂諡孝康。蓋世宗有微意云。

建文太后呂氏。壽州人。洪武十一年。冊爲皇太子繼妃。國初。有呂本。會仕元。爲總管府。已而歸順。官吏部尙書。出爲都轉運鹽使。是其父也。妃生虞懷王。雄英。及建文皇帝。吳王允熲。衡王允燧。徐王允熿。建文元年。尊妃爲皇太后。靖難兵至金川門。遣人迎太后。太后至軍中。成祖再拜。自陳不得已。起兵之情。太后無一言慰勞而返。及返。未至宮。宮中火起。遂于是年七月。隨幼子允燧。居懿文陵。永樂改元。革太后號。復稱皇嫂皇太子妃。

建文皇后馬氏。光祿少卿馬全女。洪武二十八年十月。冊后爲皇太孫妃。建文改元。立爲后。生二子。文燧。文圭。靖難兵入城。而后崩于火。聞者哀焉。

成祖朝永樂徐皇后。成祖后也。武寧王徐達以張夫人妒。太祖爲之娶謝氏。生后而賢。幼時誦書史一過不忘。人稱女諸生。然縝慎不狎獵。每觀書得一善事必一再思曰。奈何傲之。太祖聞其賢。親召達乞聘爲燕王妃。洪武九年正月授封冊。高皇后深愛之。曰。眞吾婦也。燕王之國。后理王宮政甚治。乃以居高皇后喪。斷酒肉三年。每語及高皇后。輒流涕。成祖問后。高皇后遺言多可誦。顧何言最要。后能舉之乎。后一一舉之。無所遺。靖難兵起。后留與世子居守。李景隆攻城。城幾陷。后親率諸將校妻。擐甲登陴。挾矢石禦之。敵遂以卻。洪武三十五。上卽皇帝位。乃以十一月壬辰冊皇后。后明于治理。每言南北兵爭久。民敝宜急休息。而上方用人稍稍以新舊爲間。后力爲解釋。有曰。伊呂宮散。卽勝朝猶用之。況太祖所遺者乎。原評曰。此學問語。惜以成祖之英敏而見不及此。后弟增壽當建文時。曾以國情輸之上。而建文君誅之。至是議贈爵。后不可。上曰。后欲爲漢明德耶。顧今豈以外戚故封之。竟封定國公。而命其子景昌襲其爵。命下始告。后后不謝曰。非妾志也。會冊皇太子及漢趙二王。后以爲太子仁。可不忝主器。而二王不馴。勸選宮僚。且請仍用廷臣兼署之。曰。一則任使。一則疑隙不生。此高皇帝善制。所宜萬世永遵者。嘗問陛下所與共治者何也。上曰。六卿理政務。翰林職論思。皆是也。后曰。請得悉召諸命婦觀之。上許諾。及召入。遍觀喜甚。各賜以冠服鈔幣。且諭之曰。凡婦相夫。豈止衣服饋食云爾。必將有德行之助焉。古公侯夫人及大夫士之妻。其能助成夫德。載諸簡牘夥矣。今上所共理者。六卿翰林之臣也。爾諸命婦。詎無所以贊于內者。夫百姓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臣夫婦皆安。此所當共勉者也。且夫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而易入。爾其思之。又召翰林學士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楊士奇。金幼孜。妻見柔德殿。各賜勸勉。且賞賚甚。至后

善精女憲女誠諸書探其要者作內訓二十篇曰德性曰修身曰慎言曰謹行曰勤勵曰儆戒曰節儉曰積善曰遷善曰崇聖曰景賢範曰事父母曰事君曰事舅姑曰奉祭祀曰母儀曰睦親曰慈幼曰逮下曰待外戚又纂古嘉言善行彙一編名勸善書頒行天下永樂五年七月后疾上臨問后以求賢才明邪正厚宗室抑外戚爲請上納之既而謂皇太子曰往者靖難時諸從征婦之居留者皆爲我授兵嬰城捍敵往往扯衿纏瀝粉汗每愧無以謝之聞上將北巡吾欲于此時爲追請恩澤今不逮矣又曰積善如登山久必高積惡如穿坎久必陷乙未崩年四十有六后生仁宗及漢庶人高煦趙王燧永安永平安成咸寧四公主上勸曰吾從此不得聞善言矣乃爲后薦大齋于靈谷天禧二寺聽羣臣致祭光祿卿營齋事惟謹十月甲午册諡曰仁孝皇后七年葬天壽山升祔太廟二十二年仁宗卽位改葬長陵上尊諡曰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

昭獻王貴妃蘇州人也隨父宦在京永樂初選擇良家女妃入宮册爲昭容時宮中上下多朔產略少委曲獨妃具才德能從容婉婉以行其意以故妃佐理宮政稱穩伏仁孝愛之永樂七年仁孝服闋進貴妃上自仁孝崩後在宮多任性間或躁怒宮人皆惴惴懼妃特輒轉調護徐俟意解自皇太子親王公主以下皆重賴焉十八年七月丙子以疾薨上震悼爲輟朝五日賜祭諡昭獻貴妃命禮臣考高皇帝成穆貴妃故事一視其喪葬以寵卹之

權妃者朝鮮人永樂七年五月朝鮮貢女充掖庭妃隨乘女入上見妃色白而質復穠粹問其技出所攜玉琯吹之窈窕多遠音上大悅驟拔妃出衆女上逾月册賢妃授妃父永均爲光祿卿八年十月妃侍上

北征凱還而疾至臨城。曰：不能復侍上矣。遂薨。上哀悼，親賜祭，諡曰恭獻。命厝其柩于澤縣，敕縣官守之。時朝鮮所貢女，其見具位號者，復有任順妃、李昭儀、呂倜仔、崔美人四人，皆命其父爲京朝官。順妃父添年爲鴻臚寺卿，昭儀父文倜仔父貴真爲光祿少卿，美人父得霖爲鴻臚少卿。其後永均以宣德一作洪熙中卒。計聞上仰推先澤，遣中官賜祭，賜其家白金二百兩，文帛表裏有差。

西河文集

蕭山毛奇齡字僧開
行十九稿

繪錫宸較
雍聖臨較

勝朝彤史拾遺記二

仁宗朝。洪熙。仁宗皇后張氏。河南永城張麒女也。麒由兵馬指揮使封彭城伯。生二子一女。卽后也。后以洪武二十六年册燕世子妃。永樂二年四月改册爲皇太子妃。時仁宗體肥腰腹徑數圍而膠臙。上命與諸王馳馬。仁宗辭不能。上大恚。命有司減仁宗膳。仁宗危甚。會上令監國二王播流言中之。幾易儲。后內寬仁宗。而外事成祖及仁孝皇后甚謹。重得仁孝心。仁孝每言于成祖。成祖亦意解。嘗曲宴內苑。仁宗侍成祖。見仁宗色變。唾而詈。移時指后曰。此佳婦。他日當承我家。脫微此。廢爾久矣。后起頓首謝。頃之。忽失后所在。上怪。使覓后。則后方親入宮庖。手湯餅出薦。上且喜且感。顧仁孝。原評曰。三字人所忽。此段傳神全在此三字。仁孝爲慰勞。泣下。乃呼仁宗及后前。劇飲盡懽。乃罷。由是太子得不易。永樂二十二年十月。仁宗旣卽位。命英國公張輔持節册皇后。明年仁宗崩。宣宗立。尊爲皇太后。凡軍國大事。悉上皇太后參決。皇太后亦每事諮詢。不敢以聽政。自居。擅外廷議。方是時。海內太平。上入奉起居。出侍遊宴。四方貢獻。雖瓜果微物。亦必先上皇太后。然後嘗食。兩宮慈孝聞天下。宣德三年。太后遊西苑。上親掖輿。皇后皇妃皆從行。泛舟。

登萬歲山上。捧觴上壽。獻詩頌太后。太后亦賜觴。諭上以保境安民至意。上稽首謝。五年二月。謁長陵。獻陵上親囊韉騎導。至河橋。下騎扶輦行。既過。復騎。畿民觀者夾道傍。皆感悅。呼萬歲。時陵園父老適迎至。太后顧上曰。百姓以君能安民。故不憚遠赴趨承。踊躍爭欲得一望顏色。倘無以安之。恐天下之望君者不止是矣。上拜謝。及還。上奉太后過農家。召婦女問生業安否。婦女應對俚朴。如家人然。太后喜。賜鈔幣。飲食。時有以野蔬村酒獻者。后嘗訖。復賜上曰。此農家味。當知之。扈臣張輔、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請候見行殿。太后慰勞之。賜酒饌。及白金文綺。且曰。爾等皆先朝舊臣。今日之清寧。得展游宴。雖祖宗實祐之。亦卿等輔相力也。其勉導嗣君無忽。輔等頓首謝。是日。諭上作賞春賦。他日上謂士奇曰。太后謁陵還。悉能道汝輩姓名及所行事。謂張輔、武臣也。而達大義。蹇義、厚重。小心。但少斷耳。惟汝能正言。無所避。先帝或數不樂。然終能從汝。以至不敗。特三事未從。可悔也。士奇謝。太后遇外戚嚴。兄景、彭城伯、弟昇、忠安伯。至醇謹。時諭以恭儉。愆飭保家族。不許預議國事。楊士奇每言昇果賢。非他戚比。卽所議事。鮮非是者。其令預議。便。太后終不許。暨宣宗又崩。英宗方九歲。太后謂國福長。君欲召立襄王。不果。英宗旣嗣。大臣請太后聽政。太后曰。毋壞我家法。凡事付閣議。然後行。致書兄景及弟昇。第朝參。勿干預一切。特除去宣宗宮中諸玩物。及不急諸務。時島上以學。又數語洪宣間。委任股肱事。故是時天子尊師。傅興學校。舉任賢才。爲一代極盛。正統二年。太后御便殿。召張輔、楊士奇、楊榮、楊溥、胡濙入。上東立。近榻。輔等立西。下。女官佩刀劍。雜侍。太后召輔等前曰。卿等皆舊臣。嗣君幼。幸同心爲社稷計。又語士奇溥曰。先皇帝監國時。念二卿孤忠。及在位。猶時時道之。言在耳。不忘也。士奇等伏地謝。乃顧謂上曰。此五臣皆先朝所簡。

帝其重之。凡事非五臣贊決，勿行也。先是，中官王振者在宣宗時，曾以技巧逆上意，後用英宗伴讀恩秉司禮監，惡未著也。然而太后知其奸，故當大臣請垂簾時，太后令一切政務必閣下裁決。越日遣使一，至閣詢若日議若事，俟閣臣列奏，太后親驗之，始行。或出振不赴閣議者，必立召振責格其事，其防如此。然終恐振不可制。原評曰：急著此段，則后之懲振有謂舊本皆遺此，或將此記他處，俱失篇法。至是，令呼振振至，太后色頓

改曰：汝侍帝起居多不法，今賜汝死。女官抽刃加振頸，帝跪請，五臣隨帝跪。太后曰：此輩誤人國多矣，帝烏知之？既而曰：且以帝及諸公故寬汝，勿再也。由是振終太后世不敢預大政。七年十月乙巳，太后崩，遺詔曰：吾自洪武中配仁宗皇帝三十餘年，及爲未亡人，又有八年，今得全歸，從先皇帝地下足矣。惟是國家至重，當以愛人爲保國之本，爾諸臣咸佐帝行仁政，秉忠勤，勿懈。諸后妃家遵皇祖訓戒，勿干預國事。喪服遵仁宗遺詔，以日易月。天地祖宗社稷之祭，不可以卑廢。尊及百神之祀，皆循常例，勿停。十一月丁巳，上尊諡曰誠孝恭肅明德弘仁順天啓聖昭皇后。越日，祔太廟，合葬獻陵。后生宣宗，及越王瞻墉。襄王瞻墉，方太后大漸時，召大臣楊前問國家尙有何大事未舉者，士奇言建庶人立四歲，雖已亡，當復其位，號修其實錄。太宗詔有收方孝孺諸臣遺書者死，宜弛其禁。太后默然未答，若不省者。諸臣受顧命邊出，故遺詔不及焉。

宣宗朝宣德恭讓胡皇后者，宣宗廢后也。名善庠，濟寧人。父榮生七女，洪武初，長女名善圍，以才色給事掖庭，充尙宮，頗見任使。榮故子，是時得授錦衣衛指揮。至永樂十五年，有詔選皇太孫妃，司天奏星氣見奎婁，當在濟河間求之。使者下濟寧，因以榮第三女進，則后也。按之合法，相遂。于是年册皇太孫妃，先是鄒

平孫忠者。由太學生擢永城主簿。生一女。姣皙而慧。仁宗張皇后。永城人也。其母彭城伯夫人。曾見孫氏。女子主簿官舍。奇之。會永樂八年。太宗謂皇太孫長。當擇配。彭城夫人稱孫氏女賢。乃因張皇后言于太宗。太宗取孫氏入宮。甫十歲。卽令張皇后育之。已七年矣。原評曰。此以合傳體敘二后事。方有眉目。舊史如隔幔張炬。絕不明白。至是。詔選妃。以司天奏故。竟冊立胡氏。而以孫氏爲之嬪。彭城夫人每爲張皇后唧唧。而張皇后賢。不言也。原評曰。著此句。又著下句。俱見筋節。是時。仁宗知其事。故于仁宗嗣位。冊孫氏嬪。時特賜孫氏得服妃冠服。宣德改元。尊張皇后爲皇太后。皇太后有旨。謂兩家定位久。無可議。仍冊胡氏爲皇后。孫氏爲貴妃。故事。冊皇后。用金寶金冊。皇貴妃而下。金冊無寶。時宣宗初嗣位。意亦稍稍向孫氏。特爲孫氏請寶于太后。敕尙寶製金寶如后。賜孫氏。當時疑之。既而上頗事遊幸。且好弄。后數數規諷。上稍厭后。適后疾。無子。而貴妃宮人有身者。貴妃隱之。爲己有。二年十一月。宮中傳言貴妃生皇第一子。上遂召張輔。蹇義。楊榮。夏原吉。楊士奇入。諭之曰。朕有一大事與卿等議。固出不得已。然亦決矣。朕三十無子。而中宮屢身不得育。頃且病。日者言中宮祿命必無子。今貴妃有子。當立爲嗣。夫母以子貴。禮也。特何以處中宮。輔等皆不答。上乃舉后過一二。顧榮。榮進曰。是可廢也。上曰。廢后有故事耶。義曰。宋仁宗廢郭后爲仙妃。是也。時輔與原吉。士奇。嘿然無言。上特問士奇。士奇曰。臣事帝后。猶子事父母也。寧有爲人子而議廢母者。榮曰。上命也。士奇曰。正惟上命。勿輕出耳。輔與原吉是士奇。且曰。此大事。非詳議不可。上曰。不貽外議乎。士奇曰。宋仁宗廢后。孔道輔。范仲淹極言其非。因率臺臣十數人入諫。見黜。夫廷臣非之。至今史冊猶譏之。誰謂無議哉。既退。榮謂原吉曰。上志久矣。恐非臣下所能止者。原吉曰。然廢之不可也。士奇曰。卽上所舉中宮。

過亦何一當廢者。而輕言若是。明日上召榮士奇。至西角門。問曰。昨議云何。榮出懷中紙條。后當廢事。以進。上覽未及竟。輒然曰。渠曷有此。顧士奇。爾何言。對曰。漢光武廢后。詔書有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宋仁宗廢后。而後復悔之。願陛下詳慎。幸勿卻休福而貽後悔。上不擇罷。他日。又詔問五人。輔原吉對如前。士奇曰。皇太后神聖。豈無旨者。上曰。與卿等議。卽太后旨也。是日。議未決。最後。乃獨召士奇于文華殿。屏左右。諭曰。朕聞卿必欲卿處之。如何。士奇曰。此非臣所能處也。上曰。雖然。以卿如是者。三士奇俯久之。仰而曰。中宮與貴妃無嫌乎。原評曰。有明一代。多廢后。自此始。大臣依回處。寫出可惜。曰。無之。頃中宮病。踰月。而貴妃日過視。且倍慙也。士奇曰。若然。曷若乘中宮有疾。而陛下導之使辭讓焉。上曰。善。卿第勿言。俟朕入導之。數日。復召士奇。曰。如卿言。中宮果辭讓。雖太后不許。貴妃亦不受。然中宮意決矣。士奇曰。若此。願陛下待兩宮均等。無厚薄。無崇庳。終之始之。昔宋仁宗廢郭后。而恩意彌篤。可監也。上曰。朕不食言。明日。以諭義等。義等皆曰。善。上乃敕禮部。皇后自罹多病。不能承饋祀。重以無子。懷謙退。上表請閒。朕念伉儷重。屢拒不納。而后憊再三。不得已。已從所請矣。夫因其謙德。而遂尊之禮也。其稱號服食侍從。悉仍舊不改。如敕。乃更立孫氏爲后。而后竟廢。后乃退居長安宮。性本恬。不喜事華飾。至是。學清靜。奉黃老爲仙姑。張太后甚憐之。特召入居清寧宮。凡內廷朝會饗宴。必命后居。孫后上。孫后常怏怏。英宗立。尊張太后爲太皇太后。孫后爲皇太后。后益謙讓。然視后如故。正統七年。太皇太后崩。后祭奠列名。妃嬪中。竟不得與。孫后齒。因痛哭不已。踰年。亦崩。下外庭議喪禮。時楊士奇病在告。諸臣就問之。士奇請用后禮葬。諸臣曰。此非內廷意也。士奇面床陰。不言。諸臣竟用嬪御禮。別葬于金山。諡靜慈仙師。天順六年。孫太后崩。英宗皇后錢氏。

嘗事後。知后賢。每爲英宗言。后無罪廢。羣臣畏太后。殮葬諡號。皆無禮。傷之。英宗問李賢。胡母后以疾請開耳。諡仙師。豈令典耶。朕欲尊上皇后諡。且飾其陵寢。饗殿神主。皆得更制。如奉先殿式。何如。原評曰。英宗復胡后位號。與止宮妃殉葬。皆足爲千古法式。第復位號。事稍涉私嫌。猶不及孝宗之公。若止殉。則度越遠矣。賢頓首謝。稱善。上

敕羣臣。皇考以胡母后多疾。聽其請開。朕以冲齡。當母后令終。上諡無狀。心甚缺然。其改議尊諡。令所司修葺陵寢。饗殿如制。七年七月己未。禮部尙書姚夔等議。上尊諡曰。胡太后入嬪先皇。久專宮闈。嗣任嬖之。徽音慕黃老之清靜。讓位別居。優游卒歲。顧典禮未行。重違素志。尊崇有自。特發宸衷。夫有至行者。必受令名。慎追遠者。可風末俗。先太后謙讓如彼。我皇上克念如此。至德大孝。古今罕有。臣等躬逢盛事。不敢掩忽。謹議。上尊諡曰。恭讓誠順康穆靜慈章皇后。乙丑。修陵寢。甲戌。遣駙馬都尉石璟詣陵所。上册寶焉。

宣宗繼后孫氏。鄒平人。永樂八年。選入宮。十五年。爲皇太孫嬪。二十二年。改稱皇太子嬪。宣德改元。冊貴妃。時雖立皇后胡氏。而后以無子。且多病。將遜位與妃。妃乃謬敬。后后病。妃故朝夕視。陽爲憂勞。及妃稱有子。后上表退讓。請定國本。妃猶固辭。曰。皇后病已。自有子。吾子敢先皇后子耶。宣德三年三月。以后表遜故。竟冊貴妃爲皇后。子爲皇太子。是爲英宗。英宗卽位。上尊號曰。皇太后。車駕北狩。后用于謙策。斥議遷者。而命邨王入監國。社稷安。邨王卽位。尊后曰。上聖皇太后。時英宗在迤北。后嘗寄禦寒衣裘。手自縫織。及居南內。后時遣使問候。遺珍饌。且數自入視。會守者王誠舒良。密謀伺后入。當白景皇帝。留后南內。后開始不往。既而石亨曹吉祥等謀奪門。密白后。后許之。英宗復辟。上徽號曰。聖烈慈壽皇太后。先是。

宣宗册后爲嬪時。賜嬪冠服。及册妃。賜妃寶。皆非制。原評曰。此用略筆。後用詳筆。一詳一略。當與胡后記參看。明初宮閨無上尊者。時岷王徽焯因禮部尙書楊善以請。英宗難之。曰。恐非祖宗法。貽後議也。其後尙寶卿錢溥。兵部尙書陳汝言。復以爲請。且曰。復辟時。非太后有詔。誰敢提兵入禁門者。今曹石等皆受賞。而太后尊號缺。然是逮卑而反遺尊也。上從之。然而明代之廢后。上后徽號。凡宮閨破例。皆自后始矣。后端慎而有裁決。然故識大體。其待外家皆有法。初王振肆橫。祭酒李時勉遇振車不下。振怒。廉時勉他過。械其首示文廟前。太后聞大驚。召上曰。祭酒者國子師也。至重。卽有罪。奈何戴囊頭辱之。謂觀瞻何。上謝不知。太后大怒。曰。卽不知。何用汝作皇帝。帝遣問。知振所爲。立釋之。土木之變。太后知于謙能任難。卽以待郎陞本兵。復辟後。太后憐謙忠社稷。以不賞死。面詰上曰。何爲不留謙。上深悔悟。至若后父忠。在永樂初。爲永城主簿。母董氏年九十。有子五人。繼宗。紹宗。顯宗。續宗。純宗。及諸孫數十人。竝以后故賜官爵。繼宗。爵會昌侯。董興。董太夫人弟。亦以奪門功封海寧伯。然太后無私外家意。時繼宗已侯。復有爲紹宗言者。上謂李賢曰。孫氏授官。必數請而後得之。然太后猶怫怫不樂。曰。我家有何功。而冒濫至此。今左右復爲之求恩。謂慰太后心。不知正不爾也。賢頓首稱嘆。因曰。祖宗家法。外戚總不得預政。今會昌侯典禁軍。太后知之乎。上曰。近侍初言。京營者所以警非常。非皇舅領之不可。故與之。實非太后意。且太后未嘗不悔也。會顯宗。奴客奪莊田。私造店房。截估人貨。上命議如法。其兄會昌侯乘間請。且乞太后念董太夫人。太后曰。豈可以親故。斲國法也。敕還田。毀店房。羈械其奴客。戍之。天順四年。清冒迎駕功。許檢舉。繼宗檢舉其子弟家人共二十餘名。上用李賢言。令革去家人。存子弟名。曰。若白太后不侯矣。六年九月崩。上尊諡曰。孝恭。

懿憲慈仁莊烈齊天配聖章皇后合葬景陵主祔廟。

景泰吳太后者宣宗妃景帝母也丹徒人宣宗以宣德中册吳氏爲賢妃景帝卽位尊爲皇太后英宗復辟復稱宣廟皇賢妃成化中薨父彥忠先官都督卒子安封安平伯天順元年削爵。

郭嬪名愛字善理鳳陽人穎悟警敏有文章名宣宗聞之納爲嬪入宮二十日卒嬪自知死期書楚聲以自哀其詞曰修短有數兮不足較也生而如夢兮死則覺也先吾親而歸兮獨慙乎子之孝也心傍徨而不能已兮是則可悼也。

英宗朝 正統 天順

睿皇后英宗后也姓錢氏直隸海州人洪武初有錢萬者以軍功封昭勇將軍世襲

金吾指揮使再傳及貴由金吾指揮使陞中軍都督追贈安昌伯一作后族徽外家無封諡娶明威將軍燕山

衛指揮僉事包諒女一作后父貴以燕山護衛陞指揮僉事諡生后正統六年正月奉太皇太后懿旨敕禮部選擇

直隸南京鳳陽淮徐河南山西陝西官民家女子年十三至十五容貌端潔資性醇美中禮度者有司聘給其父母親送詣闕時后年十四中選迎入宮八年四月册爲后十四年上北狩后盡出中宮所有贊仗變之佐迎駕費每夜露告天罷卽臥地因壞一股復以久泣故傷目景泰改元遷后仁壽宮及迎上還后乃隨上居南城上復辟太監蔣冕白於皇太后謂后無子周貴妃有子請立周貴妃爲后上怒立斥之先是太后陰以上爲子人無敢言者至是太后崩后具言狀且爲胡廢后白所枉上始悟然終莫知母宮人者爲誰也甚恨會后弟欽鍾以從征殉土木難上念之欲封其子雄而后辭甚至上以是益重后然終念后無子恐他日蹈胡后轍特于彌留時遺命錢皇后千秋萬歲後與朕同葬大學士李賢書册藏閣中

憲宗立。上兩宮尊號。周貴妃倚子貴。故不欲與后齒。曰：豈有皇帝非其子而稱太后者？倡言錢后無子。損肢體。久病。當視胡廢后故事。獨尊上生母爲太后。遂傳貴妃意。使太監夏時集外廷議。大學士彭時、李賢交爭之。且曰：胡太后以讓位故。遲于上尊。今太后名位在。未嘗讓也。夏時曰：卽讓。何不可？時曰：胡皇后讓位。宣廟在也。先帝已大行。臣子誰敢爲太后讓者？夏時厲聲曰：公等敢二耶？二卽罪矣。彭時仰天立語曰：兩宮同尊。皇上之孝也。臣子所不敢不爭者。正爲皇上全孝德耳。錢太后已無子。又誰利耶？有太祖太宗之遺法在。又誰二耶？夏時入請命。良久出。令草並尊詔。時復與賢議。特加正宮二字以別之。乃上后曰：懿皇太后。而上周后曰：皇太后。常是時。上方營裕陵。時與賢復疏營三壙以俟。而上不之許。成化四年。太后崩。復集廷臣議葬事。彭時首言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祔廟。故制也。有何議？夏時曰：所議者。謂懿皇無子。損肢體。必難以入山陵耳。彭時曰：懿皇母儀三十年。當先皇帝在時。未嘗以損肢體無子。違寢御也。夫先皇帝不異室而爲臣子者。反謂其難與同穴。吾未敢聞。況先皇帝遺命在耶？原評曰：讒言難此。厚快。他日上御文華殿。召閣臣至。問懿皇禮如何。彭時仍以合葬對。上曰：朕豈不知。但與皇太后有礙耳。時曰：皇上以孝事兩宮。禮之所合。孝之所歸也。何礙？時商輅、劉定之等皆言之。且曰：孝從義。不從命。上曰：不從命。尙孝耶？彭時曰：合葬亦先帝命也。臣惟陛下從先帝合葬之命。而後虛其右壙。以曲從太后之命。庶孝兩全耳。夏時曰：前議三壙已不行。今可再乎？彭時曰：慮今有爭。前所以議也。前旣不行。今所以爭也。原評曰：語皆對針。奮史敘此。驢頭馬嘴矣。上不能難。彭時出。明日。復上疏。謂大行皇太后正位中宮。陛下旣尊之爲懿皇太后。在先帝伉儷之情。與陛下母子之義。俱炳然矣。今復以祔葬之禮。反多異議。是必以皇太后千秋之後。當與

先帝竝尊陵廟。惟恐二后同配。非本朝制耳。夫有二太后。自今日始。則竝祔陵廟。亦當自今日始。且前代一帝二后。其並配祔者。未易悉數。卽如漢文帝尊薄太后。雖呂后得罪宗社。尙得與高帝並葬長陵。宋仁宗尊李宸妃。雖章獻劉后無子。猶得與眞宗同祭太廟。何則。並尊不相格也。今陛下純孝。遠過前代。而祔葬一節。反出漢文宋仁下。臣未之信。且慈懿旣祔。則皇太后千秋之後。正足驗兩宮雍穆。在生前旣其所尊。而身後更同其享。此後禩觀型所由起也。疏入。再下議。吏部尙書李秉禮。部尙書姚夔。廷臣九十九人。皆議如時言。且曰。萬一大行皇太后與皇太后千秋萬歲。後不合葬同祔。安保後來無議改者。上曰。卿等言是也。但朕屢請。皆未得乖禮非孝。違親亦非孝。卿等爲朕圖之。明日。詹事柯潛。給事魏元等疏上。又明日。尙書姚夔等合疏上。皆執議如初。內旨猶傳別擇葬地。夔等乃率百官跪伏文華門候旨。自己至申上。諭羣臣退。衆叩首曰。不得旨不退。于是商輅。劉定之等皆入內勸上降旨。如羣臣議。羣臣齊聲呼萬歲。退。七月丙子。上尊諡曰孝莊獻穆弘惠顯仁恭天欽聖睿皇后。九月庚申。祔裕陵。然猶異隧。去英宗元堂約數丈。中窆之。而虛右壙待周太后。則隧道通焉。且又不得與於奉先殿配祭。弘治十七年。周太后崩。孝宗問劉健。李東陽。謝遷。出裕陵圖。指示曰。此有二隧。然是隧中通。而是隧則否。此當日中官爲之外廷未曉也。朕見成化間。有彭時。姚夔等疏。嘆先朝大臣爲國如此。而猶餘遺憾爾爾。健遷等乃極言當時委曲。先帝不得已之意。上曰。當時先帝亦惑于形家言耳。司天謂上干陵堂。恐漏風氣。故因循聽之。朕今欲爲之一決。因以指書紙曰。皇堂窆。天地閉。叶音必列反皇堂一通。風氣流行。朕意旣定。可無慮此。健等力贊之。他日。御便殿。問健等曰。太后祔廟禮如何。健等言。祔二后。自唐人始也。祔三后。自宋人始也。漢以前一帝一

后而已。曩者定議合祔配享。以孝莊太后居左。今大行太皇太后居右。如唐宋故事。臣等以是不敢復請。上曰。二后已非。況三后乎。遷曰。彼三后者。謂一繼立。一生母也。上曰。凡事須師古。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朕豈敢忘。顧私情耳。祖宗舊制。一帝一后。今設並祔。則改壞祖制。自朕始矣。不可。且卿輩尙不知奉先殿祭也。皇祖特座一飯一匙而已。夫孝穆皇太后生朕。朕且設奉慈別祀之。今仁壽宮前殿寬。朕意欲奉太皇太后于此。他日奉孝穆皇太后于傍。歲時享祀。如太廟禮。何如。原評曰。聖主舉動可感。東陽對曰。陛下言是也。上曰。雖然。此大事。須卿等確議。時吳寬以禮部尙書掌詹事府事。立議曰。魯頌姜嫄闕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別廟也。漢唐亦然。自宋始祔祭。其禮已謬。然猶是諸帝繼室。生前作配。非後世子孫所追尊者。惟李宸妃沒。仁宗悲慟。乃爲追祔。雖至情。然實非禮。不足法。上覽議大喜。翼日出奉先殿圖示羣臣。指仁壽宮前可廟處曰。廟成。并遷孝穆太后于此。皆對曰善。再問。再對。遂命爲廟名。孝肅太皇太后殿。在仁壽宮前。奉先殿西。其制中奉孝肅。左奉孝穆。中外稱合禮。頃之。欽天監奏。通陵事歲向不利。內官監亦言英廟寢傍難。以輕動。竟不行。上意終不已。就陵殿移英廟神座居中。孝莊居左。孝肅居右。

憲宗太后周氏。英宗妃也。昌平人。初入宮爲貴嬪。正統十二年十月。生太子。卽憲宗也。天順元年四月。冊爲貴妃。八年正月。憲宗立。尊爲皇太后。與慈懿竝。成化二十三年四月。上徽號曰聖慈仁壽皇太后。是年十月。孝宗卽位。加尊爲太皇太后。而徽稱如故。太后當憲宗時。憲宗孝。所以事養者備至。五日一朝。燕饗必躬親。每出游。至尊必躬導寶輿。太后意所欲得。惟恐不得。當稍不豫。卽憂疑見顏色。以故慈懿祔葬事。獨難。太后意久不能決。及孝宗入宮。紀太后暴薨。懼懼不測。太后親育之。飲食起居必護視。得以無恙。故

孝宗之事太后。過于憲宗。日夕問寢饋。定省不輟。太后偶瘍。孝宗夜籲天。適春郊當宴。以太后未安。詔罷太后病已。特誥諭羣臣。謂疇昔憲宗以天下養。克盡子道。今皇帝嗣位。實能紹述先志。奉養加厚。予偶嬰瘍疾。皇帝夜起籲天。爲予請命。春郊罷宴。問視惟謹。頃者醫藥奏功。食飲如舊。以昔視今。父子一道。予甚嘉焉。又謂予感帝孝。以爲天下物皆帝所有。無以報帝意。故託之語言。以彰聖德。原評曰。孝宗實有可感語。亦諱切堪念。且命副藏內閣。傳之無窮。而上于是時亦奉表稱謝。一時中外稱慈孝焉。十一年十月。太后以清

寧宮災。遷居仁壽宮。越一年。清寧宮成。太后還居之。先是。太后家以恩澤封者甚衆。太后父能。由慶雲伯進侯。加太傅。及死。追贈寧國公。諡榮靖。弟壽。嗣慶雲侯。彧。封長寧伯。尋加世襲。壽子璋。瑾。瓚。瑛。彧子瑋。瑨。皆授錦衣衛指揮千百戶。彧嘗與張鶴齡忿爭。聞上前。上以太后故。不問。至是。彧家有賜田。有司請釐正。上難之。太后聞曰。奈何以我故。令皇帝不得守法。使歸地于官。而后有長弟名吉祥者。兒時好游。游卽去其家。爾時太后未入宮也。久之不歸。至天順中。爲僧大覺寺。好游如故。晝游他所。夜卽宿報國寺。伽藍殿中。太后亦忘之。報國寺者。都城宣武門外小寺也。太后夜忽夢伽藍神來告。妃弟在我殿中宿。妃知之乎。其夜。英宗夢亦如之。醒而相語。初不信。遣小黃門物色之。至則小黃門見吉祥坦腹臥伽藍殿中。遂擁以行。入白太后。太后時爲妃。以告帝。帝召入。大喜。使具言生平。太后泣下。因曰。弟爲僧。何如爲皇親耶。吉祥曰。爲皇親何如爲僧。原評曰。其前後行運。只此一語已了。乃遣還寺。厚賜之。憲宗嗣位。太后爲拓報國寺。建大慈仁寺。居之。賜莊田數百頃。其後壽與彧歸所賜田。或身後隨見奪。而吉祥莊田藏寺中者。雖至今猶存焉。弘治十七年三月。太后崩。議上尊諡曰。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太皇太后。詔撰冊文。未及上。孝

宗尋與劉健謝遷議立奉慈殿別祀。不祔廟。遂罷諡。仍稱太皇太后。語在睿皇后記。嘉靖十五年。遷太后奉慈殿。主與紀邵二太后主竝祀于陵殿。不繫審純。別嫡庶云。

王皇妃順天人。與胡惠妃皆有寵。英宗遺命。止宮妃殉葬。有云。皇妃他日宜合葬。惠妃葬桃山。亦宜遷來。以下諸妃。皆任其年終。次第陪葬。其後惠妃仍葬桃山。諸妃皆別葬金山。然竟無殉者。初太祖以四十六妃陪葬孝陵。其中所殉惟宮人十數人。洪武三十一年七月。建文帝以張鳳、李衡、趙福、張弼、汪賓、孫瑞、王斌、楊忠、林良、李成、張敏、劉政。由錦衣衛所試百戶散騎帶刀舍人。進爲本所千百戶。其官皆世襲。以諸人皆西宮殉葬宮人父兄。世所稱朝天女戶者也。成祖以十六妃葬長陵。中有殉者。仁宗殉五妃。其餘三妃。以年終別葬金山。洪熙元年七月。宣宗追諡皇庶母貴妃郭氏諡恭肅。淑妃王氏諡貞惠。麗妃王氏諡惠安。順妃譚氏諡恭僖。充妃黃氏諡恭靖。其郭妃二王妃。卽永樂二十二年十月所册立者。宣宗殉十妃。宣德十年八月。英宗追贈皇庶母惠妃何氏爲貴妃。諡端靜。趙氏爲賢妃。諡純靜。吳氏爲惠妃。諡貞順。焦氏爲淑妃。諡莊靜。曹氏爲敬妃。諡莊順。徐氏爲順妃。諡貞惠。袁氏爲麗妃。諡恭定。諸氏爲恭妃。諡貞靜。李氏爲充妃。諡恭順。何氏爲成妃。諡肅僖。其册辭曰。茲委身而蹈義。隨龍馭以上賓。宜薦徽稱。用彰節行。嗣後皆無殉。自英宗始。惟景泰帝尙以唐妃殉。則天順元年事。在遺詔前。

西河文集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
又名姓稿

傳光通時嘉較
汪煜雷昭較

勝朝彤史拾遺記五

景泰帝朝景皇后汪姓順天人。祖泉。金吾左衛指揮使。父瑛。中兵馬指揮使。皆以后封。故進都督。正統十年八月。英宗選擇。鄜王妃。得后而賢。册立之。十四年。英宗北狩。鄜王由監國卽帝位。册爲皇后。時京師新被鹵。凡死事及老弱殺傷者。暴骨滿原野。后下懿旨。令官校掩埋。且勸帝設齋醮。歸之。第后無子。生二女。而次妃杭氏生一子。名見濟。景泰三年五月。將廢英宗子憲宗爲沂王。而立見濟爲皇太子。議定。后執不可。謂若此。恐礙監國名。夫猶是祖宗之天下。已代之爲帝。而反其子。讓則公。公則賢名皆歸之。上怒曰。謂見濟非而子耶。竟廢英宗子。立見濟。并册見濟母杭氏爲后。而后竟廢禮部郎中章綸。上弭災疏。首請復中宮位號。以正母儀。忤旨。榜掠幾死。英宗復辟。仍令稱王妃。會景帝晏駕。廷臣議王妃之殉。時杭氏先景帝崩。將及后。李賢曰。景泰妃雖嘗爲后。然旋見幽押。生亦有何恩。而死殉之。且遣二女幼。可憫也。上惻然曰。卿言是。而憲宗時爲太子。雅知后不欲廢己。感后意。因言上。令他妃殉。遷后外王府。而留養二女于宮中。當是時。錢皇后在宮。憂勞哭泣。日藉后慰恤。有如妯娒。而孝肅孫太后。以母后烜赫。頓失勢。危疑見

門闥。賴后事恭謹。多保護。願有以報后。至是。后淪落。一興一衰。因于后歸國時。流涕飲餞。凡在宮所有服御貨器。及其故宮人答應。皆令隨后。遷外王府。而于是外王府所蓄與宮禁等。原評曰。興廢情形。寫得綿邈。后既歸。齋素事佛。每歲時令節。太后與后。猶必召入飲宴。敍家人禮。而二女稍長。亦齋素。矢不下嫁。至憲宗強之。始嫁其一于郡馬王憲。惟后父瑛。于天順改元。仍降都督。爲兵馬指揮使。然亦隨進爲錦衣僉事。終后之世。皆無恙。正德元年十二月薨。壽八十。廷臣疑祭葬。王鏊曰。葬以妃祭。以后。遂用皇妃禮。合葬金山。明年。上尊諡曰貞惠安和景皇后。后性本醇懿。然多執持。不輕徇。英宗既復辟。嘗入內帑。檢故物。問太監劉桓曰。記有玉玲瓏繫腰。今何在。桓言。景帝曾取去。當在汪所。上遣使再三索。皆對以無有。左右勸后出還。上不肯。既而語人曰。是實有之。但景帝雖廢。亦嘗爲天子七年。一腰繫何不可消受。乃迫取耶。且景之天下。尙歸之上。何有此數片玉。當上索時。吾實怒而投之井矣。原評曰。賢后此節。尤不可少。舊本多刪句。不合其執持如此。後有言后出攜甚多者。英宗命檢取。得銀二十萬。他物稱是。則所蓄可知矣。后賢而壽。與景帝同齒。閱歷數朝。復位號。而杭氏以景泰七年庚子崩。諡孝肅。祔廟。至天順初。革封號。遷主別室。其一子卽懷獻太子。早卒。

唐氏者。景帝妃。都督唐興女也。以景泰七年進宮。八月。封皇貴妃。寵倖冠後廷。嘗乘馬隨帝遊西苑。馬驚。妃墮。帝乃命中官劉茂。選御廐之最良者。日控習以待。天順元年二月。革封號。郕王薨。羣臣議殉葬。及妃妃無言。遂殉之。葬金山。

憲宗朝。成化。憲宗廢后吳氏。順天人。天順八年七月。冊立爲皇后。方憲宗居東宮時。有宮人甫笄。竊侍太子。

起居者。卽萬妃也。寵甚。多無禮。后立而惡之。摘其不法。加杖焉。原評曰。后能杖萬妃。雖廢何憾。舊史猶諱言。祇稱帝所寵宮人何威懾乃爾。先是。英宗擇太子宮妃。有司以十二人進。英宗親選。得三人。一吳氏。一王氏。一柏氏也。三人皆留居宮中。而第王爲首。會孝肅太后與英宗先後崩。憲宗不敢主。復奉太后旨。命禮部選擇三人。選如故。而掌選者爲司禮牛玉。遂選立吳氏。至是。憲宗怒。謂吳氏德不稱。輕率好歌曲。不足母天下。且選立非先帝意。下掌選詔獄。重鞠之。詞連后。父俊及后弟雄。謂立后時。玉以王氏非己選。說太后更易。而俊雄父子遂賂玉。獄上。上乃白太后。敕諭中宮。爾輕浮。羸率。留心曲調。不足以敬承宗廟。表正閨闈。其上皇后冊寶。退居別宮。且下詔羣臣。朕仰遵憑几。勉舉大婚。時方在疚。不忍聞命。矧敢知其事。特念皇后位重。當先帝臨御。親爲朕簡擇賢淑。其時已定。王氏儲俟及時。而太監牛玉。朦朧奏請。易選吳氏。禮成之後。朕親見舉動輕率。德不稱位。因察其實。始知非預立者。用是不得已。請命母后。已廢吳氏。間住別宮。更冊王氏。以仰承先帝遺意。時后父俊已授都督同知。乃敕與其弟雄同戍登州。而發牛玉。孝陵種菜。聞者冤之初。典璽局局丞王綸者。侍憲宗東宮。侍讀錢溥。嘗教內書館。綸受學焉。時尙寶司丞朱奎。以幼童陪讀。皆相狎。及英宗不豫。溥意綸必入司禮。密遣奎通綸。綸因借奎造溥宅。歡飲必竟夕。而大學士陳文者。居第與溥鄰。每綸至。溥必邀文俱。而是夕獨否。覘之。則屏人語選婚事。然未有屬也。旣而英宗崩。李賢當草詔。文掣賢筆曰。無庸有草之者矣。錢侍讀與閣綸計。且代公賢頷之。未發也。會英宗大殮。綸侍立。外衰而襲貂。上惡之。玉亦恐綸卽柄用。遂悉數綸過。且發其通溥狀。降綸南京閒住。而謫溥爲順德縣知縣。凡與通者。皆得罪。玉勢大振。至是。傾玉者亦互相根株。玉姪侍讀牛綸。甥吏部員外郎孫琮。皆革職。而南京六科給

事中王徽、王淵、朱寬、李翔、李鈞等復羣起劾玉詞、連李賢，謂賢與玉通，上重黜徽等，乃罷。然兩家傾陷者，皆借兩后事抵讞，言詞曖昧，多周章，而于是廢立之勢成，竟難挽焉。后退居西宮，適紀氏以懷妊故，懼萬妃不測，居后宮傍，生孝宗，而后保護之備至。孝宗即位，念后恩，命服饌起居一如母后禮，且將復后位，號而抑于孝貞，遂已之。時邏卒有捕后姪盜幽宮寶器者，召問之，曰：吳后自門隙投出，非盜也。上憐之，置不問，且復官其姪錦衣衛百戶。原評曰：聖主舉動可感，此當與神宗救禮廟恭妃事參看。正德中，后薨，劉瑾欲焚屍以滅其跡，閣臣力持之，乃罷。既而議以妃禮葬。

王皇后，上元人，中軍都督追贈阜國公王鎮女也。英宗初，擇太子妃，以后與廢后吳氏柏氏留宮中，意屬后。英宗崩，太監牛玉請太后冊立吳氏，而后與柏居別宮。憲宗不悅，下牛玉詔獄，仍廢吳后，立后焉。時萬妃有寵，吳后與妃不相中，因見廢后賢而有智鑒，吳事一以曲處之。嘗游西苑，妃車先后行，歲時朝見，不執妃禮。昭德宮醞饌，每加于中宮，帝嘗令妃戒服侍酒，使太監段英掌宮，后一無所忌。成化二十三年，孝宗即位，尊爲皇太后。孝宗崩，后傳諭內閣，自古帝王能力惇孝行，竭事慈宮，如大行皇帝者，恐不多得。先生輩應定一佳諡傳之。故事，上列帝諡，率上十六字，而未統以孝。惟孝宗獨用爲廟諱，感后旨云：弘治十八年，武宗即位，加尊太皇太后。正德五年，加上尊號，曰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十三年二月，后崩，合葬茂陵。三月上尊諡曰孝貞莊懿恭靖仁慈欽天輔聖純皇后，祔太廟。

孝穆紀太后者，憲宗妃，孝宗母也。賀人本蠻土官女，成化中，征蠻，太后在俘中，久之，中宮人選，受女史，以警敏，俾守內藏。時萬貴妃寵而妒，他妃幸上者，皆治使傷任，卽任百計使墮，由是他妃勿敢進。上嘗行內

藏紀太后應對稱上意。上悅之。就藏。幸太后萬貴妃察知。恚甚。至不食。嘿俟數月。令婢鉤治之。婢謬報曰。病瘥。于是貴妃譖太后。上前譎居安樂堂。久之。孝宗生。太后使門監張敏溺焉。敏驚曰。上未有子。今縱不敢使上知。顧奈何棄之。稍哺粉餌。飴蜜藏之他室。當是時。貴妃雖日伺。無所得。且甚秘。至五六歲。尚不敢翦其胎髮。唯吳太后廢居西內。近安樂。獨往來。知其事。時時就哺養。上不知也。他日上召張敏。櫛照鑑。嘆曰。冉冉矣。而無子。敏伏地曰。死罪。萬歲見有子。何言無邪。上叱。安得有敏。伏地叩頭曰。有。祇恐不能保耳。倘能保子。見在也。上曰。吾自當保之。顧安得有安在。敏叩頭言狀。上急起。入西內。令召見。使至安樂堂。宣旨。后抱孝宗泣曰。事已覺。吾無生矣。兒去。見黃袍有鬚者。兒父也。乃爲孝宗易衣。置小車中。昇之行。既至。孝宗髮被地。走入上懷。牽上衣。上顧視大喜。且泣下曰。我子也。類我。一云。大監段英乘間爲妃言。妃念已不復孕。乃啓上召見。非是。原評曰。此段淋漓不必言。且亦搶卒處。寫得安洽。與他所記召見處迥然不同。會其年五月。乾清宮災。外

廷憂上無繼嗣者。稍稍見章奏。上乃使司禮監懷恩出。謂大學士商輅等曰。主上有子六歲矣。莫之知。因具道故羣臣聞之。皆大喜。卽請爲命名。擬上不稱旨。上自名之。於是後宮報有子者相繼至。上乃移太后居永壽宮。數數召飲酒。甚懽。貴妃日夜泣怨曰。羣小無狀。不使我知其六月。候上召太后飲。置毒酒中。暴薨。上悲悼之意。貴妃而不敢言。賜諡恭恪莊僖淑妃。張敏懼。亦吞金死。孝宗竟立爲太子。成化二十三年十月。孝宗嗣位。卽以其年十二月。追封皇太后。諡孝穆慈慧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遷葬茂陵。奉主奉慈殿。時貴妃已死。中外譁然。指切貴妃家。監察御史曹璘等。請告貴妃罪于大行皇帝。斥其葬。削其諡。號孝宗不許。曰。何以妥先帝。遂已。乃特遣太監蔡用之。賀求紀家。得紀父貴紀。祖旺。兄弟二人。以聞。上旣

悲傷念太后。聞得其家兄弟來。大喜。詔改名父貴爲貴。授錦衣指揮同知。祖旺爲旺。授指揮僉事。賜予金帛。第宅莊田奴婢。不可勝計。追贈太后父爲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媼爲夫人。其曾祖祖父亦如之。遣修太后先塋之在賀者。置守墳戶。復其家。而其旣以僞敗也。先是太后在宮中。嘗自語世賀縣。姓紀。親族幼不能知也。太監郭鏞陸愷皆聞之。愷故廣西人。姓李。蠻中紀與李同音。因妄稱太后兄。一云愷故無爲州巢縣人。

其時冒太后兄。世官錦衣百戶。遙嶽鎮守兩廣。太監爲訪其族來。而族虛無人。唯愷女兒夫妻。父成者。出冒之。有

司遂待父成以戚畹。名所居里曰迎恩里。于是貴旺者謀曰。父成本章氏。而猶冒焉。況我姓李。因詐爲宗系。上有司。有司莫辯也。旣而父成詣闕爭聽者。遂父成。而仍不能察。貴旺是否。及上使使者修治后先塋。蠻人凡姓李者。皆自稱太后家。數輩見使者。使者訝之。謂紀也。而李及還。奏貴旺不實。上復遣給事中孫珪。御史滕祐。間行連賀間訪之。珪祐微服入。搖撞中。察得其僞狀。歸奏。上譴罪鏞等。而戍貴旺邊海。于是數求太后家。竟不得。弘治三年八月庚寅。禮部尙書耿裕奏曰。臣伏見陛下追念太后。深渭陽之思。重力微之痛。魏書力微無舅家。使者數輩相訪。見似而喜。上聖之隆恩。昊天之感也。但粵西當大征之後。人民

奔竄。歲月悠遠。踪跡難明。陛下求之益勤。恐天下鑿空以應。陛下者益巧。昔者孝慈高皇后。尋求家族。久不克獲。乃立廟宿州。春秋祭祀。以表霜露。今紀太后幼離西粵。賓天已久。連賀非徐宿中原之地。嬪宮無母后正位之年。陛下風木雖悲。訪詢雖切。安能得其要領。獲其疏屬哉。臣愚謂可仿徐王故事。定擬太后父母封號。立祠桂林。春秋致祭。必有在天之靈。來歆明祀者。上曰。孝穆皇太后蚤棄朕躬。每一思念。怒焉如割。向謂宗親尙可旁求。寧受百欺。冀獲一是。卿等謂歲久無從。物色請加封立廟。以追慰聖母地下之

孝。朕虛有此心。終天痛之。其依我皇祖故事。封后父。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慶元伯諡端僖。后母伯夫人。有司立祠。桂林府歲歲祀。大學士尹直撰哀冊。有睹漢家堯母之門。增宋室仁宗之慟。二語上燕閒。念誦輒流涕。

邵貴妃者。昌化人。興獻王母也。父林。淘沙軍。杭俗。軍衛多貧人。無業。取民屋傍沙淘之。得金。以易食。他人則否。後凡淘沙者。卽非軍。亦皆以軍名之。一作妃兵家女。年十四。聘者七人。輒死。有指搢聘之。已上馬矣。墮而死。其父充漕

卒。攜妃至京。生一女。鬻于杭鎮守太監。太監愛其慧。爲授書。讀唐詩。詩餘數千首。稍長。有容色。知禮。太監攜

還京。會中宮選掌禮嬪妃。應選時。萬妃妒甚。妃託微疾居外宮。未進也。偶夜坐。自詠所製紅藥詩。憲宗過聞之。大喜。遂召幸。原評曰。今人見此。必以爲小說家言矣。紅藥一本作紅葉。成化十二年。冊爲宸妃。二十三年。進貴妃。

生三子。一興王祐杭。一岐王祐楡。一雍王祐標。興王卽睿宗也。興王之國。妃不得從。興王作思親詩。上妃。妃答之。正德十四年。世宗繼大統。妃老矣。尙在宮。目盲。喜其孫爲皇帝。摸世宗身。頂至踵。乃推本所生。越舊制。進稱皇太后。嘉靖元年三月壬戌。頒詔曰。自古帝王。以孝治天下。尊親之禮。其來遠矣。朕祖母邵氏。聖善慈仁。靜專明哲。克事憲祖。贊理內政。燕禱兆祥。澤隆啓佑。濬發慶源。若斯之遠。而徽號未加。朕甚恚焉。其尊稱曰壽安皇太后。大赦。乃封太后弟昌化伯。大爲林。治墳西湖。費可十餘萬。名邵皇親墳。杭人訛呼爲邵王墳。是年八月。上選婚。初傳昭聖皇太后懿旨。昭聖者。孝宗張皇后也。旣而諭內閣。候壽安皇太后旨行。大學士楊廷和等再疏言。事不歸一。無以昭示中外。仍改傳奉昭聖旨。十一月。太后崩。卜葬椁于嶺。世宗欲祔葬茂陵。下廷臣集議。禮部尙書毛澄等知上意所在。不敢爭。楊廷和言。宋寧宗欲祔孝宗于

裕思諸陵。朱熹以爲祖陵不當數興工作。驚神靈。今禱壽安于茂陵。不幾驚憲祖靈乎。如原議便。上猶豫未決。後用工部侍郎賈詠奏。卒合葬茂陵。明年。上尊諡曰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佑聖太皇太后。別祀奉慈殿。尋遷主陵廟。改稱皇后。卽孝肅孝穆亦如之。皆前此未有者。太后嘗曰。女子入宮。無生人樂。飲食起居。皆不得自如。如幽繫然。以後選女入宮。毋下江南。此我留大恩于江南女子者也。江南人家亦幸無以丐恩澤。送女子入宮。當時皆以爲良言。太后姪喜。旣爲昌化伯。一年卒。子蘭嗣。五年。又卒。無嗣。其族人爭襲。下吏部會郭勛、張璠、方獻夫、胡世寧、李承勳議。世寧議曰。皇上必嗣邵氏封者。推皇考所自于皇太后。又推皇太后所自于其父母與其族氏子姓。可謂遠矣。今皇太后子孫不幸皆絕。而爭嗣者又世次不明。誠恐賜之一門之爵。反瀆其百代之宗。祚祀不享。彌滋貿亂。莫若罷封爵。量加恩澤。不報久之。特降旨令其族人杰嗣伯。又久之。革去。其後族人貧。毀邵王墳。拆其石。賣官築湖塘焉。

萬妃。青州諸城人。父貴。爲本縣掾史。以坐法謫居霸州。妃生四歲。選入掖廷。爲聖烈孫太后宮人。及笄而妍。充小答應。給事仁壽宮。憲宗爲太子時。見而悅之。因竊侍太子。旋命司秩。改侍太子宮。有日矣。及卽位。吳后初立。猶以宮人禮視之。加朴責。吳后廢。王皇后繼立。鑒吳后事。每損意優容之。妃亦警敏。故善迎帝后意。且籠絡諸嬪御。諸嬪御畏之。無敢忤者。上嘗游幸諸宮。必令妃袴褶爲前驅。猥褻備至。然猶未立爲貴妃也。成化二年正月。生皇第一子。上大喜。爲遣中使四出。祈祐諸山川之神。三月。封貴妃。旣而皇子薨。妃亦自是不再娠。于是大媚忌。絕嬪御進幸。卽偶有進幸者。必藥之墮其胎。且有從是死者。柏賢妃生悼恭太子。暴卒。卽孝宗之生。頂上有寸許無髮。皆藥所中也。時中外洶洶。皆知妃無狀。上將乏嗣。深憂之。言

者每勸上薄恩澤。廣御幸。然未敢顯言妃之妒也。惟給事中李森言及之。而妃寵益甚。初居昭德宮。後復移安喜宮。進封皇妃。服用器物每侈僭。在中宮上會彗星見。六科給事魏元等上疏曰。竊見春來留異疊。仍近者彗星又見東方。光侵台垣。此皆陰陽相薄之所致也。臣聞陰陽分政。不可參貳。頃傳中宮昭德。彼此相亢。一若有參貳之者。曩者大學士彭時。禮部尚書姚夔。每以爲言。陛下謂此係內事。朕自處置。臣等聞命以來。屏息傾聽。將半年矣。而處置未聞。原評曰。彭姚二公疏諫。不另出。附見于此。此亦作法。但傳尚食所司。昭德進饌。不減中宮。夫宮墻雖深。視聽甚近。衽席雖微。懸象甚著。陛下富有春秋。震位尙闕。豈可以宗廟社稷之大。聽其蠱蔽。而不思固國本安民心哉。不聽。妃益驕恣。凡四方所進獻珍異奇巧。必歸之妃。中官卽用事。稍忤妃。立見斥逐。妃所親倖者。出外鎮守。如錢能。覃勤。汪直。梁芳。章與輩。皆假貢獻科民財。中外騷擾。至爲妃求福。凡一切祠廟宮觀齋醮饌禮之費。竭水衡輸之。宮中帑藏。爲之一空。上嘗指語芳與曰。帑藏之空。由汝二人。汝知之乎。輿懼不敢言。芳仰言曰。臣爲陛下造齊天之福。何謂藏空。卽以所建祠宇。歷數之上。曰。我或恕汝。恐後人無汝恕者。蓋指東宮也。芳等退而懼。時上方鍾愛與王。或爲芳等謀曰。不如語昭德。勸上易之。立與王。是昭德無子而有子。與王無國而有國。如此。則共保富貴無已。豈直免禍哉。然之言于妃。先是東宮生母薨。孝肅皇太后養之。每囑之曰。貴妃召爾食。勿食也。旣而妃進太子羹。太子卻之。曰。疑有毒。不食。妃恚曰。是兒數歲。卽如是。他日魚肉我矣。氣憤不能語。至是。力勸上易儲。會泰山震。臺官奏東朝有戒心。上覽奏。悟曰。天意也。事遂寢。二十三年春。上郊天。大霧。人皆訝之。明日慶成宴罷。上還宮。忽報貴妃薨。妃體肥。是日以拂子撻宮人。怒甚。中痰死。上聞報。憮然曰。萬使長去。吾亦安能久矣。爲輟

一恭肅端慎榮靖皇貴妃葬天壽山初妃父貴以兵馬指揮使進都督同知兄通錦衣衛都指
士氏出入掖庭大學士萬安呼丘嫂每邀之來家敬禮之朝士倖進者爭趨通門弘治初言者
曰璘請削妃諡號而魚臺縣縣丞徐頊請籍萬氏家窮治紀太后暴薨狀孝宗不從遂已語具

西河文集

蕭山毛奇齡字僧開
行十九稿

蔡 女子闢較
李日煨次暉較

勝朝彤史拾遺記四

孝宗朝弘治張皇后。孝宗后也。與濟人父巒。母金夫人。夢月入懷。生后。后當適人。其所當適者忽大病。及選爲太子妃。則前所當適者病已。孝宗卽位。立爲后。篤愛宮中同居。無所別寵。有如民間伉儷然者。巒自都督同知封壽寧伯。其卒也。加贈昌國公。子鶴齡嗣侯。而鶴齡弟延齡亦從都督同知進。封建昌伯。竝加保傅。其他羣從。以后故。受中書舍人及錦衣百戶諸官者。不可勝數。帝又爲后立家廟于興濟。土木闕麗。明世外戚之盛。無過張氏者。后知大體。不干預政事。而外家稍盛。多側目。帝陰爲之解。山東副使楊茂元。以河決論事。言水陰象。失職以后故。后怒甚。必殺茂元。上爲后徵茂元。至。薄譴之。而御史胡獻論延齡鶴齡。上下之獄。竟解。戶部主事李夢陽言二齡。二齡奏夢陽謗訕。母后當斬。令夫人入泣訴。上下夢陽詔獄。他日上與后夜遊南宮。二齡侍酒半。上召鶴齡膝前解之曰。毋使我以外戚殺諫臣。鶴齡免冠謝。乃已。帝之所以內應后而外處羣臣若此。后生武宗及蔚王厚煒。至武宗卽位。尊爲皇太后。正德五年。加慈聖皇太后。武宗崩。太后委政楊廷和。散豹房。收江彬神周下獄。罷威武團練官軍。革皇店旂校。而遣各邊鎮守。

大監之在京者。凡喇嘛哈密諸屬國留侍者。皆使還國。一切政務。皆整飭儲備。以待世宗。世宗入嗣。加稱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已而復進聖母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上初母太后。已用張璠議。母本生太后。而以后爲皇伯母。居仁壽宮。十五年。進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二十年八月辛酉崩。諡曰孝康靖肅莊慈哲懿翊天贊聖敬皇后。合葬泰陵。主祔廟。后正位中宮。侍孝宗者十八年。歷武宗朝。爲太后十六年。及世宗嗣位。又二十年。其長年享尊宮中。比之孝誠張太后。獨太后定策迎立世宗。而世宗事之不以禮。初興國太后迎入宮。后尙以藩妃相視。稍抑之。及上入朝。后頗倨。上以此銜后。當大婚時。初傳昭聖旨。而卽以壽安易之。及三年二月。興國太后誕節。敕命婦朝賀。燕賚倍常。至后誕。獨免賀。修撰舒芬具疏言。昭聖誕節。乃陛下承權之會。所當聚天下歡心。以奉事其親者也。今遽傳免賀。遠近驚疑。宜別降綸音。以彰至孝。敕奪俸三月。御史朱瀚言。昭聖手攜神器。親授陛下。母子至恩。天日昭見。幸值千秋。義應請賀。縱母后固辭。陛下猶宜敦請。豈可以傳免之旨。出自陛下。命逮詔獄。又御史馬明衡言。暫免朝賀。在平時則可。當此議禮紛更之時。忽聞報罷。安得無疑。使此旨出自太后。則必有因事拂鬱。生今昔之感。此不可不有以慰之。若出聖意。則母后在宮。恩同一體。豈可以本生嗣統分等殺哉。下北鎮撫拷訊。已而御史陳近季本員外郎林惟聰又言。陛下以宮闈之故。罷及言官。其于本生正統之義。軒輊已極。忠臣義士尙敢忼慨言天下事乎。并逮訊之。會后弟延齡爲人上變。以殺人謀逆坐族誅。原評曰。世宗隱心大不可問。此篇節節具良史筆意。刑部尙書聶賢覆言。無左證。卽有謀。亦未成。世宗怒曰。論謀逆者。謀不謀耳。以成否耶。詰責賢等。使急促窮治。太后皇恐無所出。會哀冲太子生。太后請入賀。上知太后欲有言謝。不見。太后使人請。亦不許。

閣臣張孚敬乃上奏曰延齡過惡有之。顧實未反。且孝宗皇帝獻皇帝兄也。延齡其懿親。陛下宜推獻皇帝友愛之情。以全椒房之誼。毋傷伯母心。世宗降手書曰。親不過同姓。同姓爲逆。其能免乎。天下者。高皇帝天下。孝宗皇帝守高皇帝之法者。卿慮傷皇伯母心。亦慮傷高孝二廟心邪。孚敬復奏曰。臣何敢爲延齡游說。但臣受恩重。不敢不對當陛下嗣統時。昭聖太后欲子陛下。在朝諸臣亦曾多設謬妄。惑悞太后。陛下獨用臣言。排破衆議。孝隆所生。始尊太后曰伯母。然而朝士歸過陛下。至今未已。茲者延齡被罪。大小臣工。嘿無一言。豈以爲延齡果可誅。太后不足顧哉。誠幸太后一旦不得所安。以深陛下之過耳。夫謀逆之罪。滅人種類。必欲成獄。當坐族誅。昭聖皇太后獨非張氏人乎。臣又不審陛下何以處此。世宗乃第坐延齡殺人罪。絞。降鶴齡南京錦衣衛指揮。會冬月。慮囚。上欲卽誅之。令考問漢薄昭故事。孚敬又奏曰。明律。皇家祖免以上親。太皇太后皇太后總麻以上親。皇后小功以上親。皇太子妃大功以上親。犯罪當議。公侯誓券。有免死文。延齡戚則皇太后親也。爵則侯也。宜緩與否。似應議。上曰。且爲卿已。既有男子班明者。奏鶴齡私通益莊王。造符咒。壓帝星。上逮鶴齡。道死。而市人劉東山者。陰賊人也。以他事繫獄。與延齡居。延齡久繫。怨望。時探撫故事。寫成帙。題其端曰。君道不明。東山竊取之。他日牢吏弛延齡鉗。繫繼東山。東山不受。繼吏笞焉。東山忿。因挾延齡手書上奏。奏及吏。上復大怒曰。死革無君果矣。召赦東山。加延齡罪。斬。而罰諸刑部官。前後弛繫者。東山出。益僞張疏草。持喝延齡家。日鮮衣怒馬。恣行長安中。百官畏之。大學士夏言曰。誰能治此。御史陳讓曰。讓能。一日。東山怨其父。關弓射之。不中。父告讓。讓窮捕東山。東山急。反誣讓諸子。與延齡通。竝爲壓星圖。壓鎮聖母皇。上其圖。凡五十。向年班明所言皆實。延齡家人

往來仁壽宮。盜內藏。伺上動靜。皆御史讓陰主之。上大怒。逮讓等。與延齡俱移繫詔獄。東山因益株引所不快。定國京山諸公侯俱坐繫。太后至衣敝襦席藁爲延齡請。上猶不許。陳讓從獄中上書曰。東山等結構奸黨。瀆毀聖躬。妄連宮禁。陛下有帝堯既睦之德。而東山敢言漢武巫蠱之禍。陛下有帝舜底豫之孝。而東山敢言暴秦遷母之事。若復赦不誅。則將睚眦殺人如郭解。離間骨肉如江充矣。且天下未有忍于弑父而可以預人家國事者。唯陛下詳察書奏。不省。會按詔獄者指揮王佐。謬與東山知次第。誅之。得其情。牆上反坐。乃始械死東山。出讓等。而延齡竟長繫不釋。暨后崩。而延齡誅矣。始鬱故宦族。鄉貢入太學。父爲夔州守。有聲。從兄岐爲都御史。負侃侃名。獨二齡以外戚故墮其家。聞者悲之。

沈氏選侍。名璠。蓮。烏程人。昭慶富民沈秀後也。秀行萬三。洪武初。徙家雲南。而其族仍留烏程氏。父廷禮。仕于朝。弘治初。選被入掖庭。孝宗試選女知書者。命爲守宮。論氏援筆立成。其發端曰。甚矣秦之無道也。宮何必守哉。孝宗悅。擢居第一。使給事御前。賜名曰女學士。弟溥。舉人。官通判。氏有寄弟試春官詩。傳于外。

鄭金蓮者。初名王女兒。武成中。衛軍卒鄭旺女也。幼鬻之高通政家。因採入內。備選侍。得侍上寢。其後遷周太后宮。侍太后。名鄭金蓮。宮中有訛言。皇太子爲鄭金蓮生者。時皇太子已冊立。會金蓮父旺陰結內使劉山。求自通。山遂與言。若女鄭金蓮。卽皇太子母也。在周太后宮。汝何不潛發其事。而受尊享焉。旺聞之大喜。遂稍稍播其語。語聞孝宗。孝宗怒。磔山于市。并論旺死罪。尋赦免。至武宗嗣位。旺悻悻以爲及今不卽發。則何待矣。乃仍爲浮言如初。而市僧王璽說與旺共厚利。因于正德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璽密攜

旺潛入東安門喧言國母鄭娘娘幽居太后宮若干年矣欲面見皇上有所奏東廠執以聞下刑部訊無實擬妖言律兩人不肯伏大理寺駁讞者再乃具獄誣罔議如山例置極刑鄭金蓮不罪

武宗朝正德

夏皇后大興人

一作上元誤考實錄作大興當是

武宗后也正德元年冊立其父儒初授錦衣衛指揮

尋陞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時監察御史杜旻上言人君處貴戚患在不教蓋其人多起側微一旦姻連帝室非乞田請爵則侵官罔利以所與居者非端謹之士未嘗聞禮義之訓故也都督同知夏儒以后父得饗殊錫恐驕侈易成罪戾必至宜慎選儒生俾爲師友吏部議如旻言乃選老成端潔堪爲師友者一人授以訓導之職令爲儒講學未幾封儒慶陽伯尋卒后以世宗卽位歲上尊號曰皇嫂莊肅皇后十四年崩禮部上喪儀請上素服冠經帶舉哀臣民二十日如禮上曰嫂叔無服又兩宮在上朕服青足矣臣民則如母后服耳禮部尙書夏言謂皇上以嫂叔絕服則羣臣不敢素服見皇上請覲罷朝參許之旣而下羣臣議諡故事凡帝后諡竝用十二字至是大學士張孚敬持異議曰大行皇后皇上嫂也與累朝元后異諡宜用二字或四字大學士李時曰當用八字而都御史王廷相曰均帝后也何殊之有夏言集上其議因奏古人尙質諡法簡今以漸而增非獨飾媵抑亦臣子之情矣夫少可多多不可少大行皇后諡其于皇上服制有無名分尊卑固不相涉惟是帝后媿美妻以夫尊今列聖元后皆用一十二字而獨于大行皇后諡文減損跡涉降殺二四與八于禮無據不如仍用十二字爲當上曰朕昔在藩臣子也今則無事嫂如母后之義且兩宮在上昭聖皇太后于皇嫂實壓母道不便其再議禮部請如孚敬言用二字上曰其用六字數旣半合陰焉于是上諡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十五年上忽曰禮不備不稱配武宗加

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僭聖毅皇后十二字如故。

沈賢妃。吳德妃。皆武宗妃也。賢妃父傳。德妃父讓。皆以妃貴。授指揮僉事。故事。選后以二女陪選。正德改元。上大婚。二妃陪后進。慈聖太后卽命封爲妃。越一月。命禮官上冊妃儀。上乃具袞冕。告大行皇帝。几筵預命鴻臚寺官設節冊案。綵輿。教坊司設中和韶樂。及大樂。錦衣衛設鹵簿法駕。上御華蓋殿。皮弁陞座。傳制執事官舉節冊。由殿左門出。正副二使跪受制。制曰。正德元年九月初七日。皇帝冊沈氏爲賢妃。吳氏爲德妃。卿等其持節行禮。于是執事官舉冊置綵輿中。蓋用黃鼓樂。至右順門。正使持節。副使捧冊。北向授內官。內官贊之。由正門入。詣二妃所。二妃禮服。護以扇。宮人隨者各擊執。迎節冊入。拜受之。女官宣冊授二妃。而以節授內官。贊之出右順門。授使。使持節復命。于是二妃謁奉先奉慈二殿。几筵詣太皇太后。皇太后兩宮行禮。還內殿。上皮弁。皇后具禮服陞座。女官導二妃詣前行禮。禮畢。還宮。方是時。二妃固嫺禮。當太后意。而上甫新政。盡宮廟之敬。動合矩度。一時宮中皆稱之。原評曰。帶綬帶議。皆見筆法。舊史于此處全不曉。且上詳敘冊禮處。舊俱不備。既而賜后家及二妃家各給莊田若干頃。時奸民投獻者。咸謂近畿土地腴利。饒當佃諸近畿。而近畿之不便者多。怨望至嘉靖改元。奸民覘世宗意薄。無復舊感恩。遂嚇之上訴。而莊田盡除。

王妃順天人。能詩。工筆札。以才色爲武宗所幸。嘗侍上幸薊州溫泉。命妃爲詩。妃手自書之。刻于石。附時

塞外風霜凍異常。水池何事暖如湯。溶溶一派流今古。不爲人間洗冷腸。

馬氏。馬昂妹。豹房供奉女也。美黠。江彬白之上。時已適畢。指揮有娠。寧庶人僞檄稱馬指揮妻。非是。

上令中使

召迎之至豹房。馬氏善騎射。解于闐龜茲諸樂。能道番語。遂絕幸。封兄昂右軍都督。馬氏一門。無大小皆賜蟒衣。內庭中官皆呼昂爲舅。賜第太平倉東。上嘗從數騎過飲。其第六科都給事中呂經等言。近聞開住將官馬昂。獻其有孕女弟。輒見狎愛。且睹內降。已超授昂右軍都督。臣等惶懼。不知所爲。夫以失身之婦。而寵奪宮闈。必其人之有異耳。夫天生尤物。亂人聽視。苟非德盛。鮮不及禍。況其身已失也。今昂及子弟。出入禁闈。楊釗之寵。重見今日。昔者王氏封侯。黃霧四塞。昂今拜官。異亦若是。恐失今不治。漸致難測。伏乞誅昂。并斥孕婦。以遠禍水。御史徐文華亦言。中人之家。尙恥再醮之婦。以萬乘之尊。而顧有是。誰爲陛下進此者。罪可族也。竊料其熒惑聖聽。不過曰是姬殊色。多技能。而又宜子。陛下悅彼甘言。誤蒙寵納。已婚未婚。有身無身。皆所不計。萬一防杜闕略。而不韋李園之徒。抵隙以進。所繫豈細故哉。且陛下降等威。削尊嚴。與昂兄弟子姪。媵服共坐。或同臥起。賞賚無章。倖臣皆降禮而莫敢抗。其權寵可知矣。馬姬專寵于內。昂等擅權于外。欲禍機不發得耶。俱不報。未幾。六科都給事中石天柱等。又言。馬昂進納孕婦。臣等已疏論。迄今再旬。未蒙進止。豈陛下之意。將爲其有身諱與。秦以呂易嬴。而嬴亡。晉以牛易馬。而馬滅。彼二君者。特不知而墮其計耳。今陛下知之而復爲之。何也。萬或陛下急于宗嗣。踪跡曖昧。真僞未明。言之咋舌。宜立賜裁決。蚤絕覬望。御史程啓充等。又言。內寵爲嬖。是謂女戎。外寵爲幸。是謂男戎。妹喜伐夏。妲己伐商。褒姒伐周。此女戎也。莽卓伐漢。賈趙伐晉。安史伐唐。此男戎也。夫兵戈之顯伐。易知。而中籌之伏機。難測。馬昂兄妹。寵擅後宮。子姪無賴。雜處中禁。臣等昧死有言。未蒙聖斷。夫昂本驕淫暴橫。而濟之以姦。馬姬柔佞多能。而濟之以媚。是兼內外之戎于一家。積夏商周漢晉唐之患于一時也。復不報。後上

幸昂第酒酣召昂妾昂忤上旨上怒起昂懼乃謝病歸既後得劉美人而馬氏寵衰

劉美人亦稱劉夫人太原民劉良之女世稱美人名良女非是晉王府樂戶楊騰名下妓也正德十二年上幸

大同駐驛偏頭關遍索女樂于太原美人偕衆妓雜進上遙見美人悅其色及聆謳大喜遂從榆林還再

召之載以歸命爲美人大見寵幸初居豹房後漸入西內專寢飲食起居必與偕言事輒聽左右或觸上

怒陰求之輒一笑而解江彬諸近倖雖甚貴倨見必觸首以母事之呼之曰劉娘娘後上將南征陰移美

人至潞河約駕先發而隨以他舟迎美人美人脫一簪贈上行且以爲信曰見簪而後赴上藏簪衣間過

蘆溝馳馬失簪大索數日不獲去及至臨清州上遣中使召美人美人辭曰不見簪非信不敢赴上乃獨

乘舸晝夜行傍徨至張家灣親迎美人載而南原評曰此千載韻事且出自實錄而舊史以異詞諱之殊不必然當上

發臨清時倉卒內外從官無知者既而有數人追及之亦寥甚民船爭榜見上舟不能避抵觸訶湖廣

參議林文纘衝上舟過怒止之入其舟奪一妾行及至上至揚州每以數騎獵揚州城西止宿上方寺後遂

無厭屢出獵馳突不測美人諫乃止時又稱爲夫人自上方寺至南京所臨寺觀旛幢錦繡梵貝夾册有

爲上所錫賚者悉署上與夫人劉氏名字其上正德十六年世宗入嗣用南京給事王紀言以爲至尊別

號媠媠啓悔不可示天下後世自今南北凡大行皇帝御駕所臨驛置寺觀有書威武將軍鎮國總督及

夫人劉氏名者悉令撤去從之

浣衣王滿堂者霸州民王智女也以麗色嘗與選嬪宮既而罷歸恥不肯適人又時時感異夢謂必有趙

萬興者來聘當許之其人貴不可言里中僧出入智家知其夢間以語人道士段銀挾妖術聞之遂潛易

姓名且賂僧使僧先一日謂智家曰爾家明日當有大貴人至詰旦銀至問其姓名曰我趙萬興也智家
懽呼羅拜之遂妻以滿堂銀乃出妖書轉相煽亂愚民既神其夢及見書大信從之者日益衆銀畏事漏
攜滿堂逃之崧陽旣而崧陽人亦信之有嶧縣儒生潘依道孫爵杖策至陰受其術時背人行主臣禮于
是銀遂僭號改元大順平定往來牛蘭神仙二山間久之銀出行新城民掩獲銀并得其妖書撫按以聞
詔釋愚民之從者獨斬銀與依道爵三人西市乃特降中旨令勿殺滿堂沒入之以官奴送浣衣局旣而
召入侍豹房大幸世宗嗣位復出浣衣局人謂之王浣衣云

西河文集

蕭山毛奇齡又名姓字僧開稿

張文獻鳳林較樞星旋較

勝朝彤史拾遺記五

世宗朝嘉靖興王妃蔣氏。世宗母也。其先徐州人。以尺籍隸京師。父効。初授兵馬指揮使。嘉靖間。進贈玉田伯。生妃。迪詩書。嘗著女訓十二篇。弘治五年。冊爲興王妃。生二子。長岳。王厚燠。次卽世宗也。興王薨。妃居邸一年。世宗入繼大統。卽位甫三日。卽奉箋詣藩邸迎妃。而令廷臣議推尊禮。廷臣舉大義。謂宜考孝宗而稱興王爲皇叔父。妃爲皇叔母。議三上。不允。時妃已迎至通州。聞稱皇叔母。大恚。曰。安得以我子謂他人母乎。不肯入。上聞之。啓慈壽太后。願奉母歸藩。而進士張璫者。逆上意。謂宜考興王而母太妃。上大喜。乃始迎妃來。將入宮。禮臣具儀注。謂應由崇文門進東安門。皇帝出東華門迎而入。不許。再議。自正陽門進大明門。承天端門。午門之東。從王門入。又不許。崇文門。京師東門也。正陽門者。正門也。御道在焉。王門。諸王所出入門也。上曰。聖母當從御道入朝太廟。于是羣臣相顧爭。謂王妃無謁廟禮。不聽。又謂當具諸王妃儀仗。不聽。乃尊稱興獻太后。具太后車服儀仗。竟以太后從正陽門直入。謁奉先殿。不廟見。頃之。加稱興獻皇太后。羣臣又力爭。謂稱皇非是。大學士楊廷和至辭位去。不聽。會清寧宮傍室災。論者謂議禮

所致。乃姑稱興國太后。然非上意也。越三年。上尊號曰本生章聖皇太后。當是時。張璪、桂萼等揣上意。有在。益任情與羣臣辨。謂上宜考興獻帝而母興獻后。去本生二字。乃成禮。上是之。遂以是年秋。尊妃爲聖母。章聖皇太后去本生二字。原評曰：此篇以逐節反覆爲章法。五年。爲興王作世廟成。奉妃入謁廟。大學士石瑤

等力爭之。不聽。七年。加尊稱曰慈仁。九年。頒所製女訓于天下。十五年。四郊廟享禮成。加尊稱曰慶靜貞

壽。九月。奉妃謁天壽山七陵。又謁恭讓章皇后及景帝后陵。十六年。奉妃幸金山。命諸臣進賀行殿。十七

年九月。奉妃居慈寧宮。十二月癸卯崩。諭禮工二部曰：朕皇考獻皇帝陵遠在承天。升遐之日。尙以諸王

禮葬。藩衛淺薄。堂隧狹隘。比者展視山陵。于成祖長陵之北。得支山曰大峪。林崗鬱衍。實爲吉丘。欲起逆

梓宮。遷祔于此。朕不敢專。卜告于皇祖。旣得吉。卜二三助輔近臣。咸贊曰：宜。爾部臣其擇期襄事。又諭曰：

聖母升遐。山陵爲重。分遣大臣祭告大峪山。預建顯陵。于是以駙馬都尉京山侯崔元爲奉迎行禮使。兵

部尙書張瓚爲禮儀護行使。太監鮑忠爲奉侍官。指揮趙俊爲吉凶儀仗官。又敕太師翊國公郭勛知聖

母山陵事。上親幸大峪視之。忽諭曰：獻皇帝體魄藏顯陵者二十年。北遷遙遠。大不寧于朕心。朕將奉慈

宮南詣合葬。其議以聞。於是禮臣嚴嵩等議謂靈駕北來。慈宮南詣。共一舉也。而春秋享祀。遠近迥殊。如

初議。便上曰：孰謂四海非王土。與。且孝陵何以尙在南也。因止。崔元等毋行。第令趙俊往承天。啓視元宮。

乃上太后尊諡曰孝慈。慎順仁敬誠。一步天誕聖獻皇后。明年。趙俊還。謂顯陵不吉。上乃議南巡。九卿大

臣許賢等暨左都御史王廷相各疏諫。不聽。已而侍郎呂柟給事中曾燧。御史劉賢。郎中岳倫。皆相繼諫。

不聽。已而太學生陳良鼎上書諫。不聽。良鼎下詔獄。上乃至承天。作新宮。虛其一。以待合葬。工竣。歸。過慶

都御史謝少南言慶都有堯母墓佚于祀典請祀之上忽曰帝堯母有墓洵乎合葬非古也即拜少南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檢討更議聖母葬大峪山四月上躬謁長陵忽召禮臣嚴嵩曰大峪山何如純德山耶仍命崔元護梓宮南祔七月合葬顯陵主祔睿宗廟

陳皇后元城人少與諸女擲錢戲錢四側既長昭聖張太后爲世宗選婚臺官言大名有佳氣得后迎入宮嘉靖元年冊爲后授后父萬言都督同知賜第西安門外工部尙書趙璜言西安門近宮治萬言第請毋過高廣上怒逮營繕郎中葉寬員外郎翟璘下獄而封萬言泰和伯給世券既而萬言侵牟其縣民縣令張好古執萬言家人杖之好古亦下獄時上方議禮以爲禮始自宮闈每誦關雎講教化原評曰先入此數語史筆值上與后坐張文二妃者尙茗上循視其手后恚投盃起上大怒后以驚悸忽墮姪既而崩當墮姪時萬言乞妻入視上以非祖制不許至是議喪禮欲從殺因裁禮官所上儀注上玄冠素衣十二日更淺色衣聽政西角門朝兩宮則具如常服百官三日臨喪服十二日朝則玄冠素衣通二十七日除閣臣張璫執不可請上素衣經帶十二日乃更服玄冠素衣百官則素衣經帶侍西角門通二十七日除上曰不如朕言朕且以九日除矣璫曰不然天子與后猶父與母春秋天王一歲有三年之喪二焉爲后也古人服妻三年後世易以期期之喪諸侯絕旁期也妻之喪正期也日易月殺矣殺之九月後若有殺者則將無也且寧忍臣子不終君母之服者上曰以上有兩宮皇太后故也終不聽既而詹事霍韜奏曰今百官有妻之喪不當公古人父在喪母杖不上于堂避尊也臣請陛下玄冠素衣御西角門十日即玄冠玄裳御奉天門百官朝則玄冠玄裳退則素二十七日除謂夫陛下二十七日皆御西角門則無辨于大喪

也。百官表衣朝中門。則禮不肅敬也。陛下卽以玄冠玄裳御奉天門者。當陽之義也。猶之百官有妻之喪。不當公也。百官退而素。不敢見陛下。避尊之義也。猶之古人杖不上于堂也。庶幾變于禮者之禮也。上可其奏。乃諡曰悼靈皇后。以其年別葬之天壽山嶼兒峪。葬之日。出梓宮王門。罷辭祖禮。百官一日臨。都給事王汝梅諫不聽。十五年。禮部尙書夏言議。謂先皇后正位中宮。母儀天下者七年。天崩諡悼。雖倖古法。而靈義有六。竝非美稱。請下翰林更諡。上意旣久釋。乃改諡曰孝潔皇后。其後繼后諡孝烈。先祔廟而后祔。祔奉先殿西室。卽西夾室也。一作東室。悞。隆慶初。禮臣議。孝潔大行皇帝元配也。宜合葬祔廟。若遵遺制。祔孝烈。則舍元配也。若同祔。則二后也。皆不合典制。臣竊以大行皇帝升祔時。宜奉孝潔配。遷葬永陵。孝烈移主陵廟。制曰可。乃上尊諡曰孝潔恭懿慈睿安莊相天翊聖肅皇后。

廢后張氏。世宗第二后也。父楫。錦衣衛指揮僉事。后初入宮。封順妃。嘉靖七年。陳皇后崩。兩宮皇太后命。上自擇諸妃中可者。因下詔曰。皇后之尊。與朕同體。承宗廟。母天下者也。順妃張氏。侍朕以來。克盡禮道。其册立爲皇后。當是時。上方追古禮。而后甚婉婉。稱上意。每歲祭后。必從上分獻宗廟。方春。率嬪御行親蠶禮。日講章。聖太后女訓于宮中。嘗誦翰林所撰內則新詩。使宮人歌之。以當古房中之樂。如是者六年。原評曰。著此段纒纏。不知其爲風也。至十三年正月癸卯。忽降諭禮部曰。朕惟陰以相陽。若地承天。妻綱于夫道。

在敬順而已。朕元配早失。進册張氏。藉其內助。恩遇特隆。近乃不思敬巽。罔顧承乾。俟其自倭。竟成終怙。應收皇后册寶。退閒別所。其天下箋賀總停。如勅。十五年。薨。上命喪葬視憲廟。吳后禮。十六年。改稱廢后。葬金山。

方后江寧人安平侯方銳女。以嘉靖九年選入宮。十年奉章聖皇太后旨。選九嬪。先是祖制。無九嬪名。自后妃下。雜置諸嬪宮。而間以婕妤。好昭儀。貴人。美人。諸位號。今史官言明代宮中無昭儀。昭華。諸位號。非是。雖稍參漢制。要其所以爲儲嗣計。未嘗乏也。至是。特用張璠言。謂上未有子。古者天子立后。並建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廣儲嗣。陛下春秋鼎盛。宜博求淑女。爲似續計。于是下慈旨。爲九嬪之選。而后居其首。三月。后與鄭氏。王氏。閻氏。韋氏。沈氏。盧氏。沈氏。杜氏。九人。並受冊。並冠九翟冠。大采鞠衣。圭。用次玉。穀文冊。黃金塗。視皇后。殺五分之一。至期。上袞冕。告太廟。還服皮弁。御華蓋殿。傳制遣大臣行冊禮。既冊。乃從皇后。朝奉先殿。禮成。百官入賀。上仍服皮弁受之。當是時。后冊名德嬪。上以其行禮敬。且升降有儀。度悅之。然未爲后也。原評曰。此篇逐段起伏。皆見筋節。越二年。忽廢張皇后。欲立后。以問夏言。言故逆上意。頓首曰。臣請爲陛下賀。夫天圓而地方者也。上大喜。遂以其年立爲后。而以僖嬪沈氏爲宸妃。麗嬪閻氏爲麗妃。副之。故事。立后。謁內廟而已。內廟者。奉先殿也。上謂天子立三宮。所以承宗廟。故禮經有廟見之文。何以不謁廟。下翰林禮部議。議謁廟。是正月壬子。上御奉先殿。遣太傅武定侯助爲正使。少傅孚敬爲副使。持節冊立。上乃率后謁太廟及世廟。越三日。頒詔天下。明日。受命婦朝賀于未央宮。自是之後。上嘗薦高祖及高后尊號。后捧高后主亞獻。上稱其有禮。睿皇后升祔及禁日。后親扶寶幄。尚七挾。惟謹。睿皇后祥。后奉几筵。帥嬪御行享祀。皆恭恪。稱上意。上嘗特褒之。二十一年十月。上性卞。待宮人多不測。宮人懼。會所幸曹妃及王寧嬪侍上寢。寢酣。宮人楊金英等謀弑逆。用組繫上頸。而以釵股雜刺上膊間。幸繫組倉卒。誤爲殊死。結得不縮。金英懼。同事張金蓮者知事敗。走告后。后馳至。解組。上蘇。然病悸不能言。后

命太監張左高忠捕宮人雜治詞首王寧嬪云曹妃者雖不與然亦知之。后乃傳上命收曹妃及金英等十餘人磔于市并捕斬其族屬十餘人而藉其家。先是曹妃有容色上愛之册爲端妃故每侍上寢至是上稍愈疑妃冤曰端妃我所愛宜無此心因德后救已而翻以妃故憾后是年進后父銳安平伯爲安平侯以報后功二十六年十一月宮中火中官請救后上不應后遂崩已而復悼曰后救我而我不能救后厚評曰此以述語爲斷語純乎史法乃欲厚其喪葬禮且欲重抑孝潔以厚之遂稱后爲元后豫名所葬地曰永陵遣太傅兼太子太傅成國公希忠爲正使持節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言爲副使捧册諡曰孝烈皇后故事凡册諡使臣至宮門內侍傳節册以入上又諭諡后禮重其命二使上殿拜命于門內勿如舊明年二月喪百日特修薦事于永禧宮詔羣臣齋戒十日是日皆素服辦事五月葬永陵將葬禮官請儀注上命梓宮從中道行虞殯如禮用九數百官送喪者皆制服至入朝以素服加烏紗帽黑角帶退而以素服素冠辦事至迎主之日仍用制服至思善門外行安神禮主還更以素服素冠辦事禮畢除時廷臣謂踰舊制且有引孝潔前事爭者皆不聽二十八年十一月后大祥禮官請安主奉先殿東夾室先是孝潔葬嶼兒峪後主不議祔至十五年禮官始請祔奉慈殿邵太后傍以爲喪服小記有婦祔祖姑之文因祔主焉及邵太后遷陵廟而奉慈殿毀廷臣議遷孝潔主于奉先殿旁室而殿旁地陜惟斜廊兩廡難以奉安于是有奉先殿盡西夾室之祔蓋迫于所請也今請安后主于奉先殿東則位先孝潔此明以元后尊后者而上復不許謂當祔太廟下輔臣嚴嵩尙書費寀等議嵩等言祔祖姑禮也請歲時饗獻則入太廟藏主則幄憲廟皇祖妣之傍以從祔于祖姑之義而上曰不然祔禮無遷就者后雖非

帝然帝之配也。帝自有一定之序。而后即因之。今后以朕存不啓櫃不定祝已矣。安有變在此而主藏彼之禮。其依祖制奉祧仁宗。而祔以朕。他日之新序。其勿違。蓋上意尊后。且慮他日祧睿考。故欲乘己生存時預祧仁宗。而借后以定序也。原評曰。直斷數語。皆舊史所未敢道者。然史記漢書在本朝已自有此。嵩等謂諭及新序。則非臣子所敢言。乞下廷臣議。上命暫已。待再葺姑藏主皇妣睿皇后傍。明年再葺奉主睿皇后傍。入享于太廟。位設新序。不及祝。而上終欲祔主太廟。命再議。禮部尚書徐階。都給事楊思忠。皆以爲不可。餘無言者。時帝使人覘會議得狀。及疏入。怒曰。爾等懷二之心。猶爾耶。此非專論后也。又非子爲親夫爲婦也。第以朕躬論。正序定位。禮所應有。乃無肯奉行者。階思忠二人議定。卽是矣。於是階思忠惶恐言。臣等愚昧。不能仰知聖諭。竊惟周建九廟。三昭三穆。率六世而祧。至後兄弟相及。亦有不及六世者。國朝廟制。同堂異室。與周禮不同。今太廟九室皆滿。若以聖躬論。仁宗當祧。固不待言。但此係異日聖子神孫之事。而陛下自言之。是自豫廟也。臣聞夏人之廟。五商以七。周以九。禮由義起。五可七。七可九。九之外亦可加也。請于太廟及奉先殿各增二室。爲十廟。祔孝烈皇后。毋祧仁宗。陛下亦無豫焉。上曰。會議當人人盡言。今兩人各一言而止。此會議耶。臣子之誼。當祧當祔。自應上請。而乃自爲見。且禮有一定。苟定矣。何猶豫爲。於是階等乃如旨議。上報聞。隨條上祧祔儀注。并請曰。忌祭近矣。望可臣奏。上猶銜初議。報曰。孝烈繼后。非元后。其所配者。又入繼之君。不忌祭。亦可階等惶恐。請益力。上曰。非天子不議禮。后當祔廟。朕久諭之。願謂未宜。徒飾繁言惑衆聽。實欲待題朕主矣。因諭嚴嵩曰。禮官卽從朕言。勉強耳。諸臣爭親爭帝。爭祔爭名。三十年矣。至今猶未化耶。今卽不忍祧仁宗。且置后主別廟。他日任臣下處之。令忌日尊一卮酒。不

致以仁宗傷衆情也。于是禮臣不敢復言。第請如敕行。許之後二年。六科官表賀正旦。思忠首署名。上猶修前卻。摘其表語詰責之。杖之百。削籍以杜異議。然當時議臣從無敢爲孝潔言者。隆慶初。上后尊諡曰孝烈端順敏惠恭誠。祇天衛聖皇后。不稱肅字。且移孝潔配世宗。祔廟。遷葬永陵。而別祀后主弘孝殿。見陳皇后記。

皇貴妃王氏。指揮僉事王隆之女。嘉靖九年。選入宮。十年。册爲昭嬪。十五年。生皇子戴。生時。有他妃夢星官以嬰兒送昭嬪。上異之。是年。進昭妃。明年。册爲貴妃。皇子有奇質。嘗見上。叩頭曰。兒不敢時。時舉手者。以天在上也。上奇其言。至是。益重妃。十九年。進皇貴妃。二十八年。皇子薨。年十有四。時初冠。行冠禮。翼日而病。命太醫視之。不治。忽北面拜曰。兒去矣。端坐而逝。上悼之。諡莊敬太子。明年。妃薨。先是。閹麗妃生一子。薨。諡哀沖太子。至是。命妃與閹妃同葬。而以哀沖莊敬二太子祔之。其地在天壽山。已而禮部言妃當與閹妃同祔。主孝潔皇后陵廟。詔可。妃弟朝用。累官都督僉事。

杜康妃者。穆宗生母也。大興人。父林。封慶都伯。嘉靖九年。妃應選入掖庭。明年。封康嬪。十五年。進封康妃。十六年正月。皇子生。是爲穆宗。三十三年。妃薨。是時。穆宗以裕王居邸。上下禮部議喪禮。尙書歐陽德等言。累朝皇妃。或未生皇子。或子非居長。而受封國。或子立爲東宮。而先薨。俱與今不同。惟成化中。淑妃紀氏薨。所生皇子。倫序居長。與妃事相類。但彼時孝宗尙幼也。今裕王既已成婚。禮宜持服。主喪送葬。乃議上輟朝五日。裕王主喪。遵孝慈錄。斬衰三年。其儀仗人數。皆視舊有。加上不許。于是輔臣引洪武七年太祖命周王橐服貴妃孫氏故事。以對曰。彼慈母猶爾。況生母耶。上命考賢妃鄭氏例。以聞。於是德等復上。

儀註制可册諡爲榮淑康妃葬金山及穆宗入嗣以隆慶元年正月己未諭禮部曰朕仰荷天眷嗣守丕基。迺惟慶源所自。我生母榮淑康妃。恩實大焉。朕曩居外邸。奉養之禮。既闕。生前光揚之典。未從身後。追思罔極。痛切于衷。夫孝在篤于所生。愛必由于親始。今朕方以孝治天下。而母恩未報。大禮未舉。其何以表因親之誼。立成教之本哉。昔孝宗皇帝上生母淑妃尊諡。祔葬茂陵。建奉慈殿。大內歲時祀享。萬世稱孝焉。茲當如故事。仰稽懿德。恭薦鴻稱。舉遷祔之上儀。營祀享之專宇。爾禮部其詳議以聞。丙寅。上尊諡曰孝恪淵純慈懿恭順贊天開聖皇太后。遷祔永陵。祀主神霄殿。

李嬪。延津人。嘉靖十四年十月。夏。言請慎選賢淑補嬪御。以廣儲嗣。上命夫人女官出諸王館選擇。妃父李拱臣。自詣通政司上白。有女端麗。堪充下陳。因轉送禮部。以請。上曰。此非大臣獻諛也。既係親陳。當從所願。遂令拱臣送至京。既至。適上行郊禮。夏。言請淑女赴諸王館。擇日選視。上曰。淑女至京。適逢郊享。此高祿之兆也。原評曰。勅必引古。然不可已。勅勿赴館。選徑進大內。既進。册寧嬪。無子薨。

穆宗朝隆慶。穆宗皇后。姓李氏。昌平人。封德平伯李銘女。穆宗爲裕王。册爲妃。生憲懷太子。嘉靖三十七年。薨。王邸。穆宗卽位。諡曰孝懿皇后。六年秋。神宗卽位。加上尊諡曰孝懿貞惠順哲恭仁儷天襄聖莊皇后。合葬昭陵。主祔廟。

繼后。姓陳氏。通州人。一作大名。父景行。封固安伯。嘉靖中。孝懿李皇后爲太子妃。早薨。册后繼之。隆慶元年。進爲后。已而后無子。出居別宮。越一年。后疾。左右無侍者。外廷憂之。既疾甚。試御史詹仰庇上疏曰。皇后者。本先帝所賜。以配陛下。陛下宜遵先帝命。篤宮闈之好。上承宗廟。下以立四方家人之則。舊聞皇后舉

止端肅久拂聖意而去歲車駕謁陵園皇后隨輦朝野皆慶以爲相傳或失實羣疑總釋頃又聞皇后離坤寧置之別宮左右失起居以致抑鬱成疾陛下又略無眷顧之意中外憂懸萬一不起如聖德何亦何以承先帝命上曰后無子多病近移居別宮冀稍安適或可從此卻病耳爾不曉內廷事乃妄言神宗卽位上徽稱曰仁聖皇太后六年進懿安十年進康靜二十四年七月崩諡曰孝安貞懿恭純溫惠佐天弘聖皇太后祀奉先殿別室與孝烈皇后同先是神宗在東宮時后病居別宮而神宗生母李太后者斯時尙爲貴妃也神宗每晨謁奉先殿朝帝及貴妃畢卽往候后曰娘娘寂莫禮不可曠后聞履聲卽喜彊起取經書指而問之神宗應聲答后且感且喜貴妃聞后喜亦喜原評曰貴妃和厚神宗睿孝兩皆可感神宗旣嗣后稱仁聖貴妃稱慈聖兩宮旣同尊而后與慈聖皆賢素無猜嫌至是益親謚神宗又孝事兩宮一無所間由是后無疾優游慈宮者二十五年神宗嘗設四齋近侍二百餘人陳百戲爲兩宮歡每遇令節先于乾清宮大殿設兩宮座使貴嬪請導上預俟雲臺門下拱而立北向久之仁聖輿至景運門慈聖輿至隆宗門上居中北向跪少頃兩輿齊來前已復齊至乾清門上起于是中宮王皇后扶仁聖輿皇貴妃鄭氏扶慈聖輿導而入少憩請陞座自捧觴安几以及獻饌更衣必膝行稽首屏顧攝息原評曰一段祇摩敘迎宴一節如許詳盡皆豈非司馬寫生之筆皆從來儀註所未有者是始陳戲劇歡乃罷凡大饗多此類

孝定皇太后李氏神宗生母也潮縣人一作東安父武清侯李文全一作偉母王媪生后時里中聞異香經

日不散后初爲宮嬪進貴妃生神宗進皇貴妃萬曆元年前上徽稱曰慈聖皇太后故事天子非嫡生而尊

皇后稱皇太后若生母亦稱皇太后則加徽號于皇后以別之時太監馮保欲媚上風大學士張居正設

竝尊禮。于是下議尊皇后曰仁聖皇太后。皇貴妃曰慈聖皇太后。而兩宮無少別焉。慈聖徒居乾清宮。視上臨御。諸外廷事一切倚任閣臣。不敢預。獨于上起居務極嚴切。上偶不讀書。召使長跪。每御講筵。入嘗戲作講。臣進講后。后亦以是驗其記否。每朝日五更。至上寢所。呼曰帝起。今日上朝。敕左右掖上坐。取水爲盥面。挈之登車以出。故上在宮中頗祇畏。而一二中官奉太后懿旨。左右夾持。時至過當。六年。上大婚。太后將返慈寧宮。敕諭閣臣謂吾不能視皇帝朝夕。恐不若前者之向學勤政。有累聖德。先生親受先帝付託。有師保之責。其爲我朝夕納誨。用終先帝憑几之誼。社稷蒼生。永有賴焉。是年。進徽號曰宣文太后。雖還宮。嚴切如故。八年十一月。上曲宴西苑。兩宮人侍。上醉。顧之。使之歌新聲。辭不能。既退。取劔擊兩宮人。左右勸止之。遂戲割其髮以出。翼日。太后聞。大怒。自尙青布袍。屏簪珥。傳語閣臣居正。具狀切諫。且令草罪己御札。又召上跪地。數其過。至云必用汝作皇帝耶。時宮中喧傳。太后令馮保向閣中取霍光傳。將退。上立潞王。上大懼。跪泣不起。久之。方解。乃答其所嬖客用孫海二人。逐之。原評曰。此八年事。舊誤列太后還宮之前。不惟失實。且于太后始終嚴教之意。多少不合。

十年。進明肅十二年。太后與仁聖太后同謁山陵。二十九年。進貞壽端獻三十四年。進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四十二年。二月。崩。遺詔曰。予以眇躬。獲侍穆廟。敬恭罔懈。幸誕育今皇帝。踐祚四十餘年。天下頌太平之休者。咸歸功啓佑。予實慙焉。茲者遘疾瀕危。皇帝齋居露禱。顧命數已終。予亦怡然大還。其奚怛化之有。皇帝至孝。哀慟必過。良軫予懷。當順變節。哀靈承帝眷。親賢圖治。永保鴻基。皇太子亦宜及時進學。無忝元良。大小臣工。相與戢睦。共理邦隆。以副予倦。倦至意。其赦恤事。已親囑皇帝。喪儀悉遵典制。特詔。上尊諡曰孝定貞純欽仁端肅弼天祚聖皇太后。合

葬昭陵。別祀崇先殿。后性慈愛。雖視上甚嚴。而保護備至。上事太后孝。能伺意承指。竭力奉養。時時以設宴陞座。特具後庭供奉。陳宮戲外戲名。四齊近侍。玉熙宮近侍。各二百餘人。次第承應。后晨夕歡燕。暮齒益健。且究心內典。好施予。凡天下名勝地。皆置梵刹。動費鉅萬。時天下宴安。物力充物。上亦助施。無所吝。嘗侍后慈寧宮看花。時已秋節。有銅盎生紅蓮。蓮心抽蕊九。而攢簇四向。如臺蓮然。上令文書官宋紳傳外廷觀看。看畢。仍送慈寧。上親帥后妃稱賀。且賦詩以爲太后慈壽之瑞。嘗于太后千秋節。爲太后祈福。敕取內庫所藏吳道子畫觀音像。臨撫之。易以慈容。使梵刹瞻仰。勒石刷千頁。以布天下。天下梵刹皆供之。原評曰。聖孝用心無所不極。數段文亦踴躍。又諭內閣。朕面奉聖母慈諭。謂浙之南海有補陀山。大士現身處也。其刹燬于火。而基址尙存。欲發願修復。不費官錢。自捐帑銀。蓋造仍舊。已完功矣。卿等當撰文製碑。頌聖功德。其孝如此。後以册立事未定。給事中姜應麟等。屢以請定國本。日見斥革。后聞而惡之。會上入侍。饈母后問其故。對曰。以彼是都人子故也。后大怒曰。爾亦都人子也。上遽跪伏地不敢起。蓋當時內廷呼宮人爲都人。后初亦由宮人進。故云。旣而羣臣請福王之國。行有日矣。鄭貴妃難之。復以祝太后千秋爲辭。且多設禮幣。冀以悅后。后揮卻之。且曰。不知吾潞王可宣來上壽否。貴妃乃不敢留。曹學程以建言論死。后憐其母老。言于上。釋之。玉熙宮女伎能戴燈舞。自言家大梁。曾許里中人爲儒生。后遣還其家。使配焉。后雖不預政。而明于大義。且善御外家。后父封武清伯。進侯。子誠銘嗣。弟誠鏞。誠鉅等皆都督。偶武清舍人給軍士布花多乾沒。軍士譁。內使以聞。上命取所支布一疋驗之。果紕裂。卽謁太后言狀。太后怒甚。遣諭內閣。革武清職。上御講筵。召閣臣言狀。居正爲營救。得止。太后乃召武清父子立宮門外。遣中使出數

之而抵其家人于法。后生神宗及靖王潞王。時有昭順英妃韓容妃皆失傳不載。

段恭妃無子。萬曆中猶存。嘗以外家貧。遣中使持金茶壺一私遺外家。爲門者所奏。上曰。此雖妃所有。然大內器物。豈可闖出。詔答中使。而自以百金遺妃。曰。卽妃家貧。以此給賜之。先帝所賜物。勿出也。

神宗朝 堯曆皇后王氏。餘姚人。生京師。父偉。以后貴。封永年伯。萬曆六年。孝定太后爲神宗擇配。册后爲皇后。后性端謹。上丁承平久。天下無事。中年好靜攝。一切章奏。盡留中不下。后封識藏弃。每語一事。卽隨取上之。光宗在東宮。危疑數矣。后調護備至。且善事孝定太后。得太后歡心。上寵幸鄭貴妃。置之不較。宮中皆稱后盛德。比孝貞焉。萬曆四十八年四月崩。諡孝端。先葬定陵。光宗卽位。擬上尊諡。曰孝端貞恪莊惠仁明。媿天毓聖顯皇后。未及上。帝崩。熹宗立。始舉大禮焉。主祔廟。后與新建伯守仁同族。時守仁孫承勳方襲爵。上嘗問。后家有官乎。后對曰。猶記新建伯妾猶子行也。見在京翼日。召見坤寧宮。賞賚甚厚。因奉差爲南京守備。十九年。提督操江掛漕運總兵官印。三十五年。加太子太傅。用皇親品服。時稱餘姚王氏有二伯。聞者榮之。一云后本姓黃。冒王氏。見通志。

王貴妃者。光宗生母也。初爲宮嬪。無寵。年長矣。偶幸有娠。上諱之。故事。宮中承寵。必有賞賚。文書房內官卽記年月日及所賜。以爲驗。上侍慈聖。宴語及之。上不應。慈聖命取內起居注相示。且以好語相慰。藉曰。吾老矣。猶未有孫。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貴。寧分差等耶。十年四月。封恭妃。八月。光宗生。是爲皇長子。旣而鄭貴妃生皇三子。進封皇貴妃。而恭妃不封。后旣無寵。又不得見上。一切恩禮。盡爲鄭氏所抑。二十九年。册立皇長子爲皇太子。妃無封如故。三十四年。元孫生。加慈聖皇太后徽號。然後進封皇貴妃。光宗

每至后宮。鄭氏必使人尾之。四十年。病革。光宗馳至宮門。猶閉。挾鑰而入。后目眇。手光宗衣。泣曰。兒長大如此。我死何恨。言訖。遂薨。光宗泣。左右皆泣。鄭氏猶令閉。三日不傳。閣臣葉向高言。皇貴妃薨。四日未見傳諭。且禮儀未定。雖會典所載頗詳。而皇太子母妃前所未有。宜另議從厚。不報。向高又言之。乃議諡。溫肅端靜純懿皇貴妃。葬天壽山。光宗卽位。下詔曰。朕奉皇考遺命。嗣承基緒。撫此萬方。溯厥慶源。則我生母溫肅端靜純懿皇貴妃。恩莫大焉。朕昔在春宮。旣莫親于溫清。今居禁闈。徒有痛于柩捲。欲申罔極之深。惟。有肇稱乎殷禮。昔我皇祖穆宗皇帝。上生母榮淑康妃尊諡。祔葬永陵。建奉慈殿于大內。歲時享祀。茲當如故事。仰稽懿德。恭薦徽稱。舉遷祔之隆儀。飭闈宮而孝享。爾禮部其詳議以聞。熹宗卽位。上尊諡曰。孝靖溫懿敬讓貞慈參天胤聖皇太后。遷祔定陵。祀奉慈殿。

鄭貴妃。大興人。萬曆六年。上大婚。下選擇令。民俗稱大婚曰官婚。爭嫁娶。雖城司禁之。不止。妃故許鄰家子爲婦。然闕聘物。妃家不聽娶。而鄰家強之。兩家爭且鬩。妃闈門哭。適中官過門。見妃美。卽籍姓去。原評曰。門中鬩。牛鬩謂之鬩。見左傳。此用鬩門二字如畫。

旣入宮。冊貴妃及生皇三子。進皇貴妃。妃權譎善媚。後庭寵倖者無出妃右。時恭妃旣生皇長子。願無寵。冊立未有屬。妃恃寵。請立己子爲太子。上許之。先是大內北上有大高玄殿。祠星君。最神。妃嘗以祈嗣過祠。進禱焉。至是。請謁謝。邀上設誓。許他日冊立。因御書一紙。緘玉合中。賜妃。人未知也。第妃加位號。而恭妃不及。人頗疑之。至冊立未定。多飛語。外廷爭之者。且紛紛。至凡請冠。請婚。請預教。不一而足。至二十九年。羣臣爭不已。而慈聖皇太后又堅持立長。妃復于是時小失歡于上。上乃移皇長子居迎禧宮。旣而冊立爲皇太子。同日冊妃子爲福王。皇五子爲瑞王。皇六子爲

惠王。皇七子爲桂王。既立。上遣人取玉合視之。封識宛然。而內所書字則盡已盡。齧之矣。上觀悚然。因助妃廣建祠宇以祈福焉。初。刑部侍郎呂坤爲按察時。作閨範圖說一書。太監陳矩從坊間購之。持以進。上偶賜妃。妃爲之重刻。坤不知也。三十六年。有撰閨範圖說跋者。名曰憂危竝議。以爲此書本呂坤媚妃爲之。其中首頌漢明德馬后。且首載其由貴人進位中宮一事。則明明以明德指妃。而妃之刻之。因以自指。此易儲之本也。故其文託朱東吉爲問答。朱東吉者。謂東朝也。其名憂危。則以坤曾上憂危一疏。因即借其名風之。且曰。此可憂危事。然即憂危者爲之也。時其跋盛傳京師。然不得其人。久之。有疑出于給事中戴士衡與全椒知縣樊玉衡者。以士衡曾糾坤。玉衡曾彈妃也。妃弟鄭養性爲言于上。上重譴二人。然置妖言不問。越五年。又有爲續憂危竝議者。其題曰國本攸關。是時皇太子已立。然又恐更易者之隨之也。其文託鄭福成爲問答。鄭福成者。謂鄭之福王當成也。且曰。朱廣爲相。廣者更也。更易之義也。而廣所用者。文則有王世揚。孫瑋。李汝。張養志。四人。武則有王之楨。陳汝忠。王名世。王承恩。鄭國賢。五人。共九人合妃而十。周之十亂。有婦人焉。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卽此是也。上聞之。大怒。謂誣罔宮閨。甚間骨肉。命賊曹四出捕。期在必得。於是輦下大臣。或借以傾危。人人重足立。既久。得嫩生光者。抵之。乃已。至四十年。又有王曰乾者。上變言奸人孔學等爲巫蠱。將不利于聖母及太子。語侵妃。賴閣臣葉向高勸。上以靜處之。禍遂寢。其後挺擊事起。王之竊親鞫張差。其所供龐保。劉成。則坤翊宮內使也。妃大懼。而劉廷元等合詞謂差風癩。差之供係之。竊指使。廷臣各相持不能解。于是貴妃向上泣。上曰。外廷語藉藉可畏。若自乞東朝解之。妃乃向太子號訴哀禱。上召見羣臣于慈寧殿。太子降諭。毋株連。因立殺張差。定獄。而他

不之及。神宗崩，遺詔封妃皇后，未及行，而光宗又崩，乃與光宗選侍李氏共踞乾清宮，邀封。賴大臣力爭，于是又有移宮事，而國事已壞。崇禎三年七月，妃薨，諡恭恪惠榮和靖皇貴妃，葬銀泉山。鄭國泰、鄭養性皆以妃貴，官都督。

西河文集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稿
行十九

傅光遇時嘉較
汪燧寓昭

勝朝彤史拾遺記六

光宗朝 秦昌光宗后郭氏順天人萬曆二十九年冊爲皇太子妃生皇一女四十一年十一月丁未薨諡恭靖四十八年九月進諡恭靖端懿溫惠元妃熹宗卽位十一月上尊諡曰孝元昭懿哲惠莊仁合天弼聖貞皇后遷葬慶陵主祔廟后父初封博平伯進侯旣死子振明襲

王皇后者熹宗生母也順天入初入東宮爲選侍萬曆三十四年十一月生熹宗進才人四十七年三月丁未薨諡昭肅恭和章懿皇貴妃熹宗卽位十一月上諡曰孝和恭獻溫穆徽慈諧天鞠聖皇太后遷葬慶陵祀奉先殿封后父王昇爲新城伯昇卒子國興襲崇禎末殉難

孝純皇太后姓劉氏海州人後居河間父應元一作應槐誤應元號思槐母徐媪初入太子宫爲淑女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生莊烈愍皇帝旋以細故失光宗意被譴薨旣而光宗悔恐神廟知之戒掖庭勿復言葬于西山愍皇帝封信王進賢妃天啓中信王未之邸嘗居勗勤宮問近侍曰西山有田懿王墳乎曰有其傍有劉娘娘墳乎曰有每密封金錢往祭焉及卽位上尊諡曰孝純恭懿淑穆莊靜毗天毓聖皇太后遷

葬慶陵。而封后父瀛國公。母瀛國太夫人。稱太異數也。弟效祖。和陽衛正千戶。封新樂伯。繼祖。錦衣衛都指揮同知。姪文炳。文耀。錦衣衛指揮同知。後皆加保傅。進都督。上五歲失太后。問左右以遺像。莫能得。傳懿妃者。亦東宮淑女也。生皇六女。皇七女。進封懿妃。嘗與太后比宮居。自言宮人有相類者。雜指其眉睫。及頰輔。間召太后母瀛國太夫人認之。時武英殿中書梁祝善形摩瀛國太夫人。同懿妃出宮。人指示。揣以意。令髣髴爲圖。圖成。敕具法駕。鹵簿。由正陽門警而入。上親跪午門迎之。旣入。懸像乾清宮。呼老宮婢及素侍太后者來前。使瞻視。或曰是。或曰否。上爲之雨泣。六宮皆泣。原評曰。聖主痛心事。偏摩寫瑣屑。乃爾。猶記瀛國太夫人謝表有云。聖孝難窮。慈容不闕。上揮涕慰勞。卽以所圖四軸。賜其一。令供于家。及國破。文炳率家人環哭于孝純像前。閉門自焚。凡死者四十二人。乃加傳懿妃封號。賞賚太后家。及承奉王裕民。中書梁祝。各有差。上旣追念太后。且自以薄祜當憂勞。于加上太后尊號時。羣臣奉冊寶以進。上以手拭淚。欷歔不能已。故事。生母忌日。不得設祭。服青。十五年六月。上以太后故。欲追宣宗以來生繼七后。同建一廟。而祀太后于其末。乃御德政殿。召輔臣及禮部尚書林欲楫。侍郎蔣德璟等議。上曰。太廟制有九。皆一帝一后。祧廟亦然。今祧廟自德懿熙仁四祖外。加以仁宣英憲孝五帝。凡九廟。而其廟已滿。且其制一帝一后。其繼后及生后七位。仍不得入。卽宮中奉先殿。亦一帝一后。雖嘉靖後有以繼后及生后八者。而前此七位尙無祭也。上意在太后。而特未顯言。德璟曰。奉先之外。有奉慈殿。亦祀繼后及生后者。今雖廢。盍舉行焉。上曰。孝宗皇帝建奉慈。而世廟廢之。然尙有弘孝神霄本恩諸殿。不止一奉慈也。德璟曰。內廷規制。臣未之悉。但旣有諸殿。則似隨在可奉祀者。上曰。太廟之禮。一帝一后。朕豈敢輕易。惟是奉先地廣。可以恢拓。朕欲將祧廟之主。祫祀奉先。未

審可否。德璟曰：大禘之禮，在歲暮已行于太廟，今復欲以祧廟之主竝入奉先，終恐陋耳。上曰：奉先殿中現已有繼后及生后七位主矣。德璟曰：此萬曆初始增入，非舊制也。上曰：然按故事，弘治初別建奉慈以奉孝穆紀太后，而孝肅孝惠亦竝祀之。嘉靖中遷三主祔陵廟，罷奉慈之祭。至隆慶初，奉安孝烈于景雲殿，更其名曰弘孝，又奉孝恪于神霄殿。萬曆三年，卽奉孝恪孝烈于奉先，而弘孝神霄之祭又罷。此奉先附祀所由來也。然以朕思之，奉先之祀既有定禮，則諸殿沿革歷世可驗，似不若別建一殿以祀七后爲較便。德璟曰：善。于是闕殿祀太后，而七后共之。崇禎十七年，都城戒嚴，文炳文燿入衛帝。時李邦華請太子南遷，不得及事急，上召文炳及附馬都尉鞏永固，使護行文炳叩頭言外戚親臣不藏甲，臣等徒手，安能護皇上搏賊，皆相向哭。旣而城陷，文炳文燿闔門死。

李妃者，光宗選侍也。時宮中有兩李選侍，無所別，因以所居東西宮別之。莊妃居東宮，稱東李，此居西宮。稱西李。然西李最有寵，神宗初以熹宗早失母，命西李母之。旣而信王亦失母，仍以命西李。會西李生皇八女，遂改命東李母之。皇八女，卽後稱皇八妹者也。光宗卽位，妃與鄭貴妃同住乾清宮。時上諭封郭元妃爲皇后，王才人爲貴妃，又諭封李選侍爲皇貴妃。及上不豫，召大臣入乾清宮，上御煖閣，憑几諭曰：李選侍夙保震器，撫育國本，宜速封。如是者再，署禮部事侍郎孫如游對曰：今孝端孝靖兩太后及元妃才人大典未竣，俟四大禮舉後行未晚也。旣而上崩，選侍遂踞乾清宮，因挾制皇長子，邀封皇后，傳言欲垂簾聽政。於是大學士劉一燾，吏部尙書周嘉謨，都給事中楊漣，御史左光斗等，力請移宮，而選侍始踉蹌移仁壽殿去。于是移宮之案興焉。熹宗卽位，下詔曰：朕昔幼冲，皇考選侍李氏恃寵，屢行氣毆聖母，以致

崩逝。使朕抱終天之痛。朕雖幼。未嘗忘也。前皇考病篤。大臣進內問安。選侍威挾朕躬。使朕傳封皇后。復用手推朕。向大臣覲顏口傳。至今念及。尙含羞赧。朕因避李氏暫居慈慶宮。又令李進忠劉遜等傳言。每日章奏文書。先呈選侍。方付朕覽。仍欲垂簾聽政。且欲處分御史所言。選侍他日必有武氏之禍者。朕思祖宗家法甚嚴。從來有此規制否。朕今奉養李氏於曦鸞宮。俱遵皇考遺愛。有此體悉。外廷誤聽李黨謠。誅實未識朕心之敬也。其李進忠田詔等。皆係盜庫首惡。自干憲法。勿使渠魁賄囑當事。播弄脫罪。卿可傳示遵行。故諭。十二月。復下詔曰。朕沖齡登極。仰庇祖宗眷祐。內外清平。以爲大小臣工。開誠布公。定無異議。不意外廷近來。乃妄生謗語。輕聽譏傳。誠有如科臣楊漣所奏者。朕不得不再伸諭。避宮始末。以釋羣疑。九月初一日。皇考賓天。閣部文武大臣科道等。進宮哭臨畢。請朝見朕躬。李選侍阻朕于煖閣。當時司禮監等官。設法請朕出見羣臣。選侍許而復悔。及朕出煖閣。又使李進忠等請回。如此者。至再至三。朕至乾清宮丹陛。大臣扈從前導。選侍又使李進忠等持朕衣不釋。若非司禮監奏請。朕前進不可退。又不能。此時顏面存于何處。及至前宮門。選侍又差人數次著朕還宮。不令御文華殿。卿等親見當時景象。安乎危乎。當避宮乎。不當避宮乎。諸臣欲行庇護之謀。先藉安選侍爲題目。使是非溷淆。朝政不寧。輔臣義在體國。爲朕分憂。何不代朕傳諭一言。屏息紛擾。君臣大義何在。如初一日。朕躬視皇考入殮。選侍又阻朕于閣中。不令出入。及翼日。恭送皇考梓宮于仁智殿。選侍必欲朕朝見彼後。方許回慈慶宮。明是威挾朕躬。垂簾聽政之意。朕蒙皇考派在選侍照管。亦不住彼宮。其飲膳衣服。皆係皇祖皇考所賜。選侍侮慢凌虐。朕晝夜涕泣。皇考自知其悞。親來勸朕。此其親疎自有分別。原評曰。西晉後多此等文字。諸所行事。朕曾

祕諭閣臣不令傳抄。若避宮不早，則爪牙成列，盈虛在手，朕亦不知如何矣。選侍因毆崩聖母，自知有罪，每使宮眷王壽花等時來探視，不許朕與聖母下原任各官娥說話。如有卽捕去重處，朕之苦衷，外廷豈能盡知。今朕奉養選侍及皇八妹，俱從優厚，各官何以猜度過計，藉爲口實。如異日選侍患病而逝，將用人以抵命乎？將歸咎于朕乎？豈不聞聖母之崩，由選侍之毆，可不問乎？邇來各官不爲聖母，只爲選侍，失其輕重，理法何在。前日刑部執奏，父母之恩如天地，履后土則思母德，戴皇天則思父仁，仁人孝子之心，固宜如此。然父母之讎，不共戴天，朕不加封選侍，以慰聖母在天之靈，奉養選侍，敬遵皇考之意，該部亦可仰體朕心矣。大小臣工，惟知私于李黨，責備朕躬，不顧大義。姑不深究，卿等可傳諭大小臣工，務令和衷各供乃職，毋得植黨背公，自生枝節，以取罪愆。故諭天啓元年二月上復諭曰：賈繼春暗渴流毒，造言誣朕，若黑夜行刺，使人莫防，朕本不深究，然自繼春出揭以來，引類彌天，爭端大起，大臣求去，小臣紛囂，咸懼繼春莫敢直言其非，朕皆隱忍，今繼春全不改省，乃昂然肆辨，目無君父，況選侍移宮以來，未嘗見繼春有疏明其可否，卻借密揭爲櫻鱗逆耳之說，箝制朕躬，要名減罪，姑著照原揭回話。閏二月又諭曰：朕以冲年，皇考見背，仰體在天之靈，敬禮選侍，其移宮一事，大小臣工，連章奏請，始末情節，舉朝共知，獨賈繼春首倡邪說，捏造李選侍雉經，皇八妹入井，播煽流言，誣詆朕躬，若不窮究分明，何以傳信天下。後世乃繼春奉旨回話，初則一揭朦朧，再則遮飾支吾，本欲逮訊，今自認風聞無影，顯是明肆誣捏，姑從輕削籍，永不叙用。當是時，上方厭選侍移宮一案，尙無畸見，獨賈繼春有選侍自經，皇八妹投井之說，以爲當安選侍，故有是諭。而其旣客魏用事，而上意遂變。四年七月，詔封選侍爲康妃，羣小念移宮之名正。

不足以殺諸賢。乃創爲封疆一案。緹騎四出。大獄旁午。至五年九月。賈繼春召至。忠賢遂矯詔諭羣臣曰。先帝升遐。朕躬嗣服。父子承繼。正統相傳。臣子何得居功。而楊漣、左光斗等。妄希定策。串通王安。倡爲移宮之事。捏造垂簾等語。王安奸惡異常。乘機報怨。內外交結。黨衆力強。不許康妃從容奉旨。而逼令踰階出宮。先帝體尙未寒。言猶在耳。漣等卽有權勢。固亦人臣。乃棄體忘君。犯上不道。至于此極。使非賈繼春等。明揭于前。天牖朕心。補封于後。將終始蒙蔽。恩禮有虧。卽寸斬楊漣、左光斗。何救于事。況與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深盟固結。招權納賄。黨護熊廷弼。夥壞封疆。鐵案旣定。猶貪其重賂。力爲出脫。託汪文言內探消息。暗弄機關。遍樹私人。布滿津要。壞法亂紀。欺蔽朝廷。及汪文言事發。奸謀畢露。自知理屈。乃巧借他題。以掩其罪。信口裝誣。毫無影響。肺肝如見。欲蓋彌彰。朕言念及此。深切痛恨。已將熊廷弼處決。傳首九邊。楊漣等雖追賊身死。而顧大章係同惡之人。卽送法司。從重擬罪。爰書旣成。將諸奸罪狀。及守正諸臣向來疏揭。并近日屢次明旨。俱著史臣編緝成書。頒行天下。垂示將來。以昭朕孝思。據事直書。毋得回護。使善惡邪正。炳如日星。而黨與不得借口文奸。飾非亂聽。違者治以妖言惑衆之罪。特諭。由此璫難大起。而國運隨之。要其禍自移宮始。先是熹宗初立時。值九月早寒。霜甫下。而宮中李花齊開。咸以爲選侍當封。相顧賀。而後闖亦李姓。識者謂此草妖云。

東李妃亦光宗選侍也。以別西李妃。故稱東李。性簡重。寡言笑。名位素居西李前。而寵不能及。嘗奉光宗旨。撫視皇五子。皇五子成立。入繼大統。選侍功居多。天啓元年二月。冊封莊妃。客魏用事。妃持正。牴牾。凡宮中禮數。多被裁抑。妃不平。會忠賢同官徐應元爲承奉正。每謁妃。稟慢不以禮。嘗在妃前。笞宮使。鴟肆

無忌妃以負氣薨。原評曰：此時宮闈極饒氣節，如莊妃、裕妃、成妃輩，比比皆是。豈亦東林過激耶？先是，皇五子在宮，每日起拜天畢，退而謁母，選侍亦愛之。嘗夢黑龍蟠殿柱，以告選侍。選侍私自喜，囑勿言。又所居東宮，後有井二。皇五子隨選侍過之，戲汲井，得金魚。汲次井，亦如之。至是，泣曰：「吾不能奉侍王矣。」崇禎初，上念鞠育勞，加上妃封號，與其弟李成棟官給田千頃，而應元以忠賢敗，發南京賜死。

選侍趙氏者，未有封號，與忠賢客氏不合。熹宗即位後，矯旨賜死。選侍聞命，出光宗所賜物，列案上，沐浴西向禮佛，畢痛哭自縊。客氏復矯旨用宮人禮葬，而斥其答應王亮等，發鳳陽陵園。

熹宗朝，天啓，懿安皇后祥符人，張姓。太康伯張國紀女。天啓元年四月，冊爲皇后。后性嚴正，數于上前以顛倒舊章爲言，蓋指客魏也。客氏橫肆宮闈，后召至，欲繩以法。客魏大恨，遂于宮中播流言，謂后本孫二女，犯辟以女託之生員張國紀。張國紀女之非己女也。罔上大不道，上亦疑之。幸其說不根，無左驗。乃已。三年，后有身，客魏盡逐宮人之異己者，而以其私人承應，后脅痛，假按摩，陰傷之，竟損元子焉。時有匿名帖榜于宮門，列忠賢逆狀，并及忠賢黨七十餘人。忠賢怒，疑出國紀，并被逐。諸人所爲，而逆黨邵輔忠、孫杰等欲因此與大獄，盡殺諸門戶，而借國紀以動搖中宮。事成，則立魏良卿女爲后。劉知選偵知之，首上疏參國紀。梁夢環繼之，禍且叵測。賴閣臣力救，得免。熹宗大漸，后折逆奄謀，力與大臣傳遺命，定迎立事。愍帝立，上尊號曰懿安，居慈寧宮。時奄方叵測，左右窺伺者皆其黨。后豫戒信王宮，勿食宮中食，及即位，猶從戚畹家取饋食進。至是，上見后，感激盡臣子之敬，乃召還戚臣張國紀于河北，慰之，而論知選夢環以謀危先帝中宮之罪。崇禎十四年，刑科給事中胡周肅請上后徽號。時國用日匱，上恐舉大典多費，嘆曰：

吾之不能盡孝事貧也。或言周肅有所授，已下理而頓釋之，曰：恐傷后心。后嘗語周后曰：吾南中尙有家可居。又曰：延儒誤皇叔，因歷言延儒罔上事。周后間以聞，上怒，詰周后所從來。周后以后對，遽已。十七年三月，都城陷，賊渠李崑者中州人，知后賢，特覓后宮中護衛之后，自縊死。

裕妃張氏有嚴性，不爲客魏用。客魏惡之，會妃已有身，鋪宮膺冊，妃禮畢而遲久不乳，遂誣其有後言。矯旨閉禳道中，盡逐其內官及宮婢等，絕其飲食，經數日，天雨，妃力疾匍匐，啗簞溜死。乃復矯旨革妃封，如宮人例，焚其屍。愍帝嗣始復妃位號，改葬如禮。

李成妃順天，天啓四年二月，生皇二女，封成妃。是日地大震，宮瓦皆墮。既而皇二女薨，妃失寵。會張皇后病，皇貴妃任氏以孕皇三子，臨月，成妃仍當夕，上慰之。先是范氏慧妃者，頗見幸，生悼懷太子，封皇貴妃，以忤客氏意，被斥。妃與慧妃好，每見慧妃，輒悵惋。至是，侍上寢，從容爲慧妃乞憐。原評曰：事甚可感，此一殿亦殊勝緒先生文。客氏聞，大怒曰：彼欲樹兵向我耶！遂矯旨革封，幽妃別宮，而逐內庫管理李謙于海子，殺

之。幸妃故鑿裕妃事，預蓄乾食，藏瓴甃間，半月得不死。後乃斥爲宮人，而遷之乾西。崇禎元年，詔復妃封號，并饗禮。且請居慈慶後宮，置供奉焉。

熹宗六妃：惟王良妃、段純妃、居東西兩宮。任容妃，卽皇貴妃，生懷獻太子，不受璫禱。張裕妃，以幽死。李成妃、范慧妃，俱被斥。又有定嬪、襄嬪、恪嬪，皆禁居乾西。崇禎初，復加封冊，使宮中供養如法。他有馮貴人、惡忠賢、擅嘗勸上罷內操，忠賢怒，矯旨謂貴人誹謗，賜死。胡貴人甫爲上所幸，以非忠賢黨，恐見寵，乘上出郊，日掩殺之，而報以貴人暴卒，上不問。

愍皇帝朝 崇禎

莊烈皇后周姓其先蘇州人徙居大興父奎以醫名娶繼妻丁氏生后家貧躬操作顧性

貞靜居平不見齒天啓中選信王妃以后進故事宮中凡選婚每選一必以二副者陪升即中選皇太后幕以青紗帕取金玉跳脫繫其臂不中則以年月帖子納淑女袖而侑以銀幣遣還時神宗劉昭妃攝太后寶而中宮之政悉稟成于熹宗懿安后懿安后疑后弱小將及其次昭妃力贊之曰今雖弱小他日不長大耶因冊爲信王妃上即位立爲皇后以后父奎爲南城兵馬副指揮進都督同知既而封奎嘉定伯后家本節儉而入典宮政務減儉裁宮中糜費不爲外家乞恩澤即歲時大臣命婦入朝賀亦賞賚必以禮時天下飢饉府庫虛上憂勞議節用而后所行合上意上甚敬之初神廟以孝養故設兩宮百戲自宮中宴戲以及民間鬻弄無不備至是悉裁革而獨留舊戲承應如所稱過錦戲者彷彿古優伶供奉取時事諧謔以備規諷時旱蝗中州賊大起戲者作驅蝗及避賊狀后見之徐謂上曰有此耶因掩面泣上亦泣是日遂罷戲原評曰后語只三字而仁心靜實減書番事種種聖德無一不見上薄于聲色宮中不兼寵惟田貴

妃者頗愛之妃見后稍倨后每欲抑之以禮會歲旦朝正妃當詣坤寧宮朝適天寒雨雪翟車止門外不即入又不令傳免久之袁淑妃車至時淑妃亦進爲貴妃即傳入相見且故爲好語謝之去于是始傳妃車入坐朝之朝已遽下無他言妃大恨向上泣訴妃父教之上書陽引愆而別爲微詞挑之上在交泰殿與后語不合上推后仆地后憤不食欲自戕上尋悔遣中使持貂裯賜后且問后起居后勉爲一餐上傳旨令貴妃省愆退居啓祥宮三月不召既而后在永和門看花請召妃上不應后遽令以車迎之乃相見如初后嚴正自處而性最仁母丁太夫人入宮必先朝后始行家人禮后見母之朝己也而泣欲太子爲

謝左右力言不可。乃止。後聞寇漸棘。微言曰。吾南中尚有一家居。蓋意在南遷也。上問何從知之。后不語。后凡有所言。不欲盡。且不欲言外。多此類。先是。宣懿康昭劉妃者。神宗妃也。萬曆六年。立中宮時。隨冊爲昭妃。於嬪嬙中最賢。而有年。崇禎改元。上使之居慈寧宮。掌太后印。稱太妃。周后之選。昭妃贊成之。以是也。至是。歲節。上必朝太妃。朝畢。坐而饗以茶。上甫就坐。忽欠申。偃栲栳。駢胸徐聞。太妃戒勿驚。命尙衣者覆以帔。左右皆植立。屏息以俟。有頃。上覺。攝衣起。謝曰。聖祖時。天下少事。宮中皆晏安。太妃所親見也。至兒子苦多著。北人呼多爲多著。實難枝梧。兩夜省文書。自謂年甫踰壯。尙可磨耗。不謂蚤困劣。在太妃前。惛然不自持。一至此。太妃泣。上歸爲后言。后亦泣。時上念寇禍。茹蔬斷庖。割后見上體瘁。具酒餚爲上解菜。上接瀛國夫人奏。瀛國夫人者。孝純太后母也。瀛國夜夢。孝純歸語上。瘁而哭。言動舉止如平時。又云。翼日有爲解菜者。上勿卻也。上持奏入宮。見后解菜。驚詢曰。汝何以爲此。豈亦有所聞耶。曰。無有。外人有導之者。耶曰。無有。因念先后慈。在冥冥尙保惜至此。后亦賢。能感先后意。乃出奏示后。再拜舉筯相向哭。淚溢盤榻。后生皇長子及長平昭仁二公主。皇長子已冊立。出閣讀書。昭仁主六歲。未封。以居昭仁宮。故名。故事。太子旣出閣。非上命不朝。后偶上坐便殿。皇長子以出閣故。來請朝。時案有急奏。則寇破河南報也。上嘆曰。兒見母有幾。而關我耶。今後竟入朝。勿問也。十七年三月十九日。都城陷。上至宮。曰。事急矣。后卽于上前再拜自經死。清兵定京師。世祖章皇帝特諡曰。莊烈愍皇后。與愍帝同葬田貴妃寢園。名思陵。皇貴妃田氏。西安人。世行估。居揚州。父弘遇。以奢自豪。生妃而嬾妍。揚故多銜女。習伎能。弘遇娶之爲後妻。教妃鼓琴。天啓中。選妃入信王邸。信王入嗣。冊禮妃。時同冊者爲袁氏淑妃。禮妃父弘遇。授遊擊將軍。

錦衣衛指揮淑妃父佑授錦衣衛正千戶。二妃雖竝冊居東西宮而禮妃最寵未幾進禮妃爲皇貴妃貴妃體潔有蘅蕪香雖盛暑無汗嘗被禮服上令啜羹以試之終如常顧敏慧善伺上意指上寵之嘗鼓琴上問師何人以後母對上不信妃恐上疑己躑月以他節請召母入乘間令鼓琴上前一再行上悅賜勞之自是母出入嘗注宮門籍不復禁妃善粧攏每以新飾變宮中儀法燕見卻首服別作副髮藏髮間宮衣用紗縠雜綴諸翦繡而隱以他色如罨畫然上冠舊綴鴉青石與珠相間妃去珠易以珠胎而嵌鴉青于其中望之有光焉宮中燈多縷金匝雖炬麗而炬不外達妃乃列燈扇每當炬處去一方以疏綃幕之炬影左右徹觀者稱快嘗厭宮闈過高迥崇杠大甌所居不滿意乃就廊房爲低檻曲楯蔽以斂榻雜採揚州諸什器牀簾供設其中宮西建一臺壘石爲洞蒔花藥每張幄坐其傍曰翫月臺又以永巷接宮門御蓋往來必行風日中妃令爲蘆薄夾棕葉覆之凡用心工巧多此類雖變易舊製然較便故上亦聽之且嘗去小黃門之舁已輿者而易以宮婢上稱其有禮原評曰雜敘妃工巧變儀法處一往有也特妃頗干預每見上輒爲外家乞恩澤而弘遇以妃故官左都督交游結納極園林聲伎之盛朝士附勢者爭相造請每以外情輸宮禁上頗厭之先是宮中凡令節宮人以插戴相餉偶貴妃宮宮婢戴新樣花他宮皆無有中宮宮婢齊向上叩頭乞賜上使中官出採辦越數百里不能得上以問妃妃曰此象生花也出嘉興有吳吏部家人攜來京而妾家買之上不悅至是妃以搆后故上怏怏本欲斥妃以洩后忿會上入不食妃叩之上曰吾欲破格用朝臣而朝臣執可用者妃曰聞霍維華好及上出而薦維華者適至上大怒摘妃冠斥妃啓祥宮令省愆妃生皇三子永王及皇五子皇五子遂薨于啓祥宮既而用后言召妃復妃禮如

故而妃遂病。當妃居啓祥宮時，皇五子有疾，兩河催餉者日三至。武清侯孽子李國正，訐其兄國瑞藏禁物，自莊房土地外，精鏐環寶累萬萬，上召見國瑞，諭以輸餉，國瑞辭不能，上怒責之。時瀛國太夫人嘉定伯奎駙馬都尉曷同辭爲上請，不聽。既而國瑞死，皇五子疾劇，有愆之爲言者曰：吾九蓮菩薩也。上待吾家薄，吾逝將去此，皇五子慧隨我行。先是神廟時，孝事慈聖皇太后，有言慈聖爲九蓮化身，宮中遂以慈聖像裝九蓮菩薩祀之。武清侯卽慈聖家也。至是，宮中禱九蓮，徹三晝夜，而皇五子終不起。上悔，嘆息曰：竟以我故殺此兒，諡曰悼靈王，而武清竟免。後上至妃宮，思悼靈哀之，值寇亂甚，河南諸王多被害，愴念骨肉間，傷懷呼老宮婢能言宮中往事者，使言之。因言福王之國時，神廟鍾愛王，出宮門，召還者三，且約三歲當入朝，上詘指曰：三歲一千日，但恐皇父不待汝，如何。時上年高，王皇后稀進見，當大漸時，猶顧視貴妃，啜啜以河南爲念，今何如矣。上唏噓而起，其後妃居承乾宮，病篤，上數自臨視，妃無言，惟以外家女兄弟爲囑，上雅知妃意，且亦微聞其女弟甚美，然無意求也。妃以十五年七月薨，諡恭淑，端慧靜懷，皇貴妃葬天壽山，其後上與后亦就其地葬，稱思陵焉。

青霞女子，青霞室中答應女也。上自后妃諸嬪外，不欲多宮寵，每有選淑可承侍者，于乾清宮傍室，更名青霞，令雜居室中，名女子，賊入宮，女子共奔入乾西闔戶自焚死。

昭仁宮宮婢費氏爲賊得，自稱昭仁主，賊以獻，自成，自成令宮監驗之，非是，以賜賊帥羅讓。費氏曰：吾雖非主，然故名家子，必欲犯者，須以禮帥，乃張宴，集諸渠豪飲，擁入室，費氏挾刃舂帥喉，連刺數渠，遂自剄。臨剄曰：吾之不能殺自成，天也。時諸宮宮人多殉者，不得其姓氏。

附

洪武五年。上令定女職。禮部具陳。周制。後宮設內官以贊內治。漢設內官一十四等。凡數百人。唐設六局二十四司。凡一百九十人。女使五十餘人。皆選良家女充之。上初以所設過多。更令裁定。既而做唐制。仍設六局二十四司。而外加宮正一司。名六局一司。六局者。一曰尙宮。二人。掌導引中宮。統司紀司言司簿司閣之事。二曰尙儀。二人。掌禮儀起居。統司籍司樂司贊之事。三曰尙服。二人。掌內服。統司寶司衣司飾司仗之事。四曰尙食。二人。掌內膳。統司饌司醢司藥司供之事。五曰尙寢。二人。掌燕寢。統司設司與司苑司燈之事。六曰尙功。二人。掌督女功。統司製司珍司綵司計之事。一司者曰宮正。一人。掌戒令責爵。統司正之事。有佐有史。其六尙一正秩皆正六品。

六尙女職。取良家寡婦及幼女之知書者充之。或幼女不知書有聰慧者。送內書館教習。

宮人知書。先授女秀才。以次升女史。女宮正。司六局。掌印。凡聖母后妃禮儀等事。用女秀才爲引禮贊禮官。

六尙所需大小衣食金銀幣帛器用百物之供。皆自尙宮取旨。署牒送尙寶司用印。內使監覆奏。移部取給。若尙宮不及奏。內使監不覆奏。輒領于部者。論死。或以私書出外。罪如之。

二十二年。令六局官服勞既久。或五載六載許歸其父母。從宜婚嫁。年高者。亦許歸。以終天命。願留者聽。其在宮闈有見受職者。家給與祿。視外品。

